

蒙古語比較語法

〔苏联〕桑席叶夫 著



民族出版社

157307

41.531

2



书号：2209(1)097

蒙古語比較語法

桑席叶夫著 陈偉、杜傳、力山譯 清格尔泰校

民族出版社出版

地址：北京安定門外和平東路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47號

中央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1959年4月北京第一版

1959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850×1168公釐 1/32 印張11 1/2 303千字 印數：1-1,000冊

統一書号：9049·7

定价 0.80 元

蒙古語比較語法

桑席葉夫著 陈 偉等譯

民 族 出 版 社

1959年·北京

汉譯本序言

中国有人为了把几年前出版的拙著《蒙古語比較語法》翻譯成汉文，花了很大的精力和宝貴的时间。这项辛勤的工作現在已經完成了，这本书的汉文版就要与讀者見面了，我对此非常感謝。我想在該書即将出版之际作如下的說明。

这本《蒙古語比較語法》写成的时间和出版的时间离現在已好些年了，因此，現在看起来这本书有如下的某些重要缺点：第一，在近十年来的历史时期里，由于中国人民的偉大革命的胜利，內蒙古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內蒙古自治区，奇迹般地发展了自己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因而蒙古民族的文学語言也大大地发展了。內蒙古自治区已經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因此，內蒙古的語文工作大大地改觀了，蒙古諸語言之間的关系也根本改变了。完全可以这样說正在內蒙古发展着的文学語言具有极大的意义和作用。

第二，在近年来，內蒙古的学者們仔細地研究了中国境內的蒙古語族各語言和方言，因此我們在这方面的知識的領域扩大了。閱讀呼和浩特市出版的《蒙古語文》杂志的人，可以發現对我这本书为补充和修正材料。他們对《蒙古語文》上发表的清格尔泰同志写的《中国境內的蒙古語族諸語言和蒙古方言概况》一定頗感兴趣的。

著者 桑席葉夫

1958年8月8日

前 言

自从1950年在《真理报》上进行了语言学辩论以后，在蒙古诸语言及其方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方面，我们祖国的、俄罗斯的、苏维埃的蒙古学家就有广泛的可能继续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展开工作。斯大林写道：“比方各种斯拉夫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是无疑地存在的；研究这些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是会使语言学在研究语言发展规律方面有很大益处的。”^①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的这些名言当然也跟研究蒙古人民语言的亲属关系问题完全有关系。

大家知道，最初对蒙古诸语言的历史进行广泛地比较研究的是卓越的苏联蒙古学家，已故的Б·Я·弗拉迪米尔佐夫院士。他曾出版了有关蒙古学的许多有价值的著作，其中占特殊地位的是他的《蒙古书面语言及喀尔喀方言的比较语法（绪论和语音）》（列宁格勒，1929年）。遗憾的是，这位杰出的苏联学者的早逝妨碍了他完成蒙古语言学方面的巨著。

现代的和过去的蒙古诸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在目前还有相当的困难，因为：

（1）苏联语言学家还未完全深入地揭露出语言学中的历史比较法的严重缺点；

（2）蒙古诸语言及其方言还没有全部充分地研究，而其中有一些根本没有经过调查。因此完全可以了解，现在这本蒙古诸语言的比较语法的编著只能算是尝试性的。事实上，为了在历史比较方面更深入地研究蒙古诸语言，首先应该对于旧的书面的蒙古语言发展中的各个时期和一切活的蒙古语及其方言进行精密的研究。然而这些工作还远未作到：弗拉迪米尔佐夫对旧书面蒙古语言的发展史的研究仅仅是个开始，可惜的是在他逝世以后，没有任何人步其后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32页。

塵；有些蒙古語及其方言几乎全未研究过（如阿富汗的莫臥兒語，中国东北部的达斡爾語，內蒙古和西藏高原的蒙古諸方言）；而那些所謂已經研究过的方言，比方在基本詞汇和整个詞汇方面，依然沒有深入全面地进行过調查。

然而，由于主要是我国的蒙古学家們的努力，在蒙古諸語言的历史比較研究方面还是有不少的貢獻，这个研究方向初步肯定下来了，在我們現在所掌握的那些新資料的启示下，总结这些努力的成果的时机在某种程度上說已經到来了。正是因为这样，我們才有可能开始編著这部蒙古諸語言的比較語法。同时我們不仅依靠了我們的先輩們在蒙古語言学方面所作的工作，而且还依靠了最近許多学者的努力所积累的一些新的材料。我們認為沒有任何必要等到所有过去的和現在的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都研究过了，所有过去的書面蒙古語的文献都調查清楚了以后才开始編著蒙古諸語言的比較語法；要知道，印歐諸語言的最初的比較語法；当該語系的許多語言不仅沒有深入地研究过，甚至还沒有被发现，还不为学者們所知道的时候就出現了。

在写作过程中，我們尽量利用了所有那些事实材料，不論是我国蒙古学家的——А·А·博勃罗夫尼科夫、А·М·波茲德涅耶夫、В·Л·科特維奇、А·Д·魯德涅夫、Д·А·阿列克謝耶夫、Т·А·別尔塔加耶夫、К·М·切烈米索夫等，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們的一——达姆丁苏倫、罗布桑旺丹等，还有国外的一些研究者——藍司鉄、田清波、李盖特、列維茨基等的著作中的那些材料。当然，对于我們的著作有特殊意义的首先要算是弗拉迪米尔佐夫院士所写成的，我国可以引为自豪的蒙古学著作。我們有可能亲身实地研究了蒙古語的喀尔喀(Халха)方言和达尔哈特(Дархат)方言，卫拉特(Ойрат)語的一些方言以及布利亞特(Бурят)——蒙古語的大部分方言。

我們的著作准备分两卷出版。第一卷包括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的緒論，蒙古諸語言的語音概述、詞类和句子結構；比較詳細地叙

述靜詞變格體系、格和後置詞的用法。第二卷將提供動詞的形態學和結構學研究的結果以及必要的參考書目和索引。由於蒙古諸語言研究水平的狀況，我們不能同樣充分地說明這些語言里的一切現象；如果說在我們的研究中這些語言的語音以及形態學部分的份量或多或少地一致，那末在結構學方面，我們只能依靠它的歷史發展的第三個時期的舊的書面的蒙古語言的資料（見本書15頁），現代布利亞特蒙古語、蒙古語和衛拉特語的資料。這是在蒙古學的現狀下不能避免的。

目 录

汉译本序言（附蒙文）

前言

概論

关于蒙古各族人民及其語言·····	1
蒙古諸語言的形成·····	8
旧的书面蒙古語言·····	13
14到15世紀的蒙古諸語言·····	24
莫臥儿語、达斡尔語和蒙古尔語·····	30
卫拉特語·····	37
布利亚特蒙古語·····	46
布利亚特蒙古語諸方言·····	57
蒙古語·····	70
現代蒙古文学語言·····	80

第 一 部

語 音 概 述

第 一 章

元音 ·····	93
短元音·····	93
长元音和複合元音·····	100
和諧律·····	110

第 二 章

輔音 ·····	115
輔音概述·····	115
塞擦音 Ч 和 Ц·····	122
塞擦音 ДЖ 和 ДЗ·····	134
元音 i 的轉变总述·····	141
元音 i 的各个轉变·····	149

就阿尔泰学的材料論塞擦音.....	157
-------------------	-----

第二部 語法結構

第一章

語言結構概論.....	166
1. 句子結構.....	166
2. 詞類.....	171

第二章

變格.....	175
數目.....	176
格.....	193
詞干和主格.....	195
一般靜詞詞干.....	195
代詞詞干.....	202
屬格.....	221
賓格.....	226
與格—地位格.....	228
地位格.....	235
出發格.....	235
工具格.....	238
共同格.....	242
聯結格.....	243
不普遍的諸格.....	244
雙重格.....	247
物主變格.....	249

第三章

格的句法作用.....	254
詞干和主格.....	254
屬格.....	265

賓格.....	275
与格—地位格.....	277
地位格.....	279
出发格.....	281
工具格.....	283
联结格和共同格.....	289

第四章

后置詞的用法.....	291
附：引用書名称簡表.....	350

概 論

在这篇緒論中，我們想对过去的和現在的蒙古諸語言的口語和書面形式作一个概述，并且特別注意扼要地叙述現代蒙古民族諸語言——布利亚特—蒙古語和本土蒙古語，即喀尔喀—蒙古語形成的特点。

關於蒙古各族人民及其語言

在12世紀末和13世紀初，各种不同的蒙古方言构成相当統一的統一体。这些方言是統一的蒙古語的部落分支。使用这些方言的是蒙古諸氏族和諸部落的各个集团。由于成吉思汗远征侵略的一定历史条件，在13世紀—14世紀期間，蒙古人民开始和东歐、近东、中东以及中国的各族人民发生接触。这些国家和人民的一些学者，給我們留下蒙古人的口語的各种記錄，如詞表、单句和辞典等。这些記錄的研究使我們能够无疑地肯定，曾經統一于各族人民的征服者成吉思汗的国家的各个蒙古部落所使用的統一的蒙古語的諸方言，它們之間的區別較之現代蒙古諸語言之間現有的區別小得多。从遙远的北京到伏尔加河和高加索这么辽闊的地区上，当然不可能想象只能遇見某一个蒙古部落及某一个方言的代表者，他們的語言曾經被俄罗斯人和格魯吉亚人，阿尔明尼亚人和阿拉伯人，中国和中亚細亚的居民記錄下来。

由于仇視人类的成吉思汗远征侵略的結果，蒙古人民只得分散在从伏尔加河、高加索到中国的黄河一带的广袤的地区。在那里，个别聚居的蒙古人民永久定居下来，和自己的原素的故乡断絕了一切关系。当时本身沒有任何巩固的經濟基础的成吉思汗帝国，迅速

地崩潰和瓦解成許多独立的国家和封邑。所有这一切使得在13世紀初出現在广大历史舞台上的剛剛形成的統一的蒙古部族，由于它的剝削者远征侵略的結果而衰落下去。因为成吉思汗的殘酷血腥的远征，使得中国、俄罗斯、高加索和中亚細亚的各族人民遭受到墨笔难以形容的那么多的痛苦和灾难，尤其是蒙古的劳动人民，不仅在政治和經濟文化上，而且在肉体上也遭受到很大的痛苦。奧囊（Онон）和克魯倫（Керулен）的儿子們，在俄罗斯田野，在俄罗斯偉大的河流伏尔加河旁，在高加索山区，在中亚細亚的草原，在炎热的波斯，在辽阔无际的中国战死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封建主的貪得无厌的企图。現在很难相信，使用各种蒙古語的全部人口总共也不会超过四百万人（包括布利亚特蒙古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蒙古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內的內蒙古人；新疆的和中國其他省份的卫拉特蒙古人；阿富汗的莫臥儿人以及其他散居在整个亚細亚的蒙古居民的一些小集团）。

由于成吉思汗帝国的崩潰，曾經一度統一的蒙古部族也随之瓦解。随着这种瓦解而形成的这个部族的各个集团，彼此分散，遙遙相隔，因而統一的蒙古語也分裂了，还沒来得及在均衡的一定程度上消磨于这个統一的語言里的方言又开始复活起来，成为形成許多独立的蒙古語的基础。这一过程大体上經過了从14世紀到17世紀的几个世紀。为了要充分了解統一的蒙古語的瓦解过程，不仅必須考虑到它的政治和經濟—文化方面的情况，而且也必須估計到蒙古人正处在以前的統一体总的崩潰的情况中，因此来不及創造一种通行的文学語言。这种文学語言可以在空間上保持散居的蒙古人之間的某种联系，象阿尔明尼亚人民历史上的情形那样。13世紀初，蒙古文字存在了大概不超过二十年，它只为成吉思汗帝国机关的上层分子的需要服务，而文学只有傳誦的故事和叙事詩的形式。关于它們的內容，我們現在只能根据較晚时期的蒙古作者的历史紀事中所看到的个别片断来推測。

首先和其他一切蒙古人分开居住的是阿富汗境內的那些氏族和

部落。他們作为成吉思汗帝国的前哨据点迁居到那里，当帝国迅速瓦解以后，他們便永远定居下来，跟自己的祖国以及其他許多蒙古部落失掉了一切联系。

現在的阿富汗—蒙古語，或为他們自称的莫臥儿(Моголь)語，跟所有其他蒙古人的語言区别很大，以致其他的蒙古人都不能了解他們的語言。問題是，与其說莫臥儿語中大量地渗入了伊朗語的成分，还不如說它大大地保存了13世紀初蒙古語固有的成分。

13世紀初，处在青海地区西宁城东北的那些部落，失去了跟同族人的联系，跟其余的蒙古人分开了。这些蒙古人的語言，或如他們自称蒙古尔人(Монгол)的語言，处在汉藏語言包圍之中，并受到强烈的影响。無論是在大量的汉藏借詞方面或是在保存古詞方面，都跟其他的蒙古語截然不同。

17世紀左右，在滿洲出現达斡尔人。在人种关系上，他們是否屬于蒙古人，在科学上还没有完全証实：一些学者認為达斡尔人是那些受到通古斯滿洲語强烈影响的蒙古部落，而另一些学者倾向于認為达斡尔人相反地是在14世紀时改用蒙古語的通古斯—滿洲部落。無論如何，达斡尔語总是一种蒙古語，它具有14到15世紀时期蒙古語的特征，同时又具有大量的通古斯—滿洲語成分。

因此，莫臥儿人、蒙古尔人和达斡尔人的語言實質上和其他的蒙古語不同。首先，这些語言本身保存了13到14世紀統一的蒙古語的特征，其他蒙古語在这个时期以后失掉了这些特征；其次，它們有大量的外来語借詞。應該考虑到，在13到14世紀离开自己的同族人的这些蒙古人集团，从来没有使用过旧的書面蒙古語言，一般說来也沒有自己独立的文字。必須記住，当我們談到莫臥儿語、蒙古尔語和达斡尔語保存了大量13到14世紀本土的共同蒙古語所固有的古語詞时，决不應該推論說，这些語言根本没离开13到14世紀它們所处的那种情况。以上所談的只是想說明这些語言保存了其他蒙古語所失掉的13到14世紀的那些語言特征。而在其他方面，它們也經歷了一段其他親屬語言所沒有經歷过的另一条重要的发展道路。可

是，蒙古尔語、莫臥儿語和达斡尔語，在蒙古諸語言里畢竟占着特殊的地位，無論它們彼此之間及跟其他蒙古語之間，區別都很大。假如喀尔喀—蒙古人、布利亚特蒙古人和卫拉特蒙古人遇見时，在进行簡單的談話的过程中，能够彼此了解，并且可以找到日常用的共同語言，那末，对于莫臥儿人、蒙古尔人和达斡尔人來說，这种可能性是絕對不存在的。

研究得比較詳細的是卫拉特—蒙古語（或称卫拉特語）、蒙古語和布利亚特—蒙古語（或称布利亚特語）。

卫拉特諸部落所使用的那些方言，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和所有其他的蒙古方言有些区别。关于这一点，可以根据著名的历史学家拉什德·阿·丁的片断資料来判断。在我們所知道的历史时期中，这些部落在地域上几乎总是跟其他蒙古部落分开，直到現在，这些部落彼此之間还是居住得相当分散：他們的游牧領土的边界跟从前部落划分的边界几乎始終一样。这就促使卫拉特語分为部落方言的情况保持下来。对于其他蒙古語的方言就不能完全这样說^①。因此，虽然卫拉特人在最近的6—7个世紀的历史中，不止一次地到处迁徙，但是現代的卫拉特方言跟其13世紀初的方言的情况区别不大。在历史上相当的时期，卫拉特人彼此間分散得很遙远，而且同一部落的成員在不同的地区出現，但是他們繼續不跟其他卫拉特部落的成員混合，并且在自己的語言里保存着自己的語言中固有的方言特点，直到現在，卫拉特人的部落很少混合起来，并且在这些部落內部，各民族繼續保存自己的完整性，这正象早期的拉丁諸氏族一样。

由于17—18世紀对他們不利的历史条件，一部分卫拉特人被迫离开自己同族人的本部，迁移到布利亚特地区和从哈密到鄂尔多斯的比較狹长的地区。不同部落和民族的一小群卫拉特人定居在西部蒙古、科布多城地区，一部分挤入到喀尔喀地区（浩特郭伊图人

^① 当我們談到近代和現代的諸部落和諸部落方言時，当然指的是那些殘余現象。

〔Хотогайтү〕、額魯特人〔Элет〕和其他一些人)。在布利亚特地区，除了为数不多的那些卫拉特人变成下烏丁斯克—布利亚特人和准噶尔布霍特—布利亚特人的成員以外，卫拉特人的殘余部分早已布利亚特化了，未必能保存自己的方言特点。居住在本土喀尔喀地区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卫拉特人，早已开始发生喀尔喀化的过程（上述的浩特郭伊图人、額魯特人和其他一些卫拉特人）。

聚居在青海、安多、阿拉善、柴达木、蒙古西部、新疆地区的卫拉特人在某种“純洁性”上繼續保持着自已的方言特点。可見，卫拉特—蒙古語正是在新疆繼續存在着，并且按照自己的內部发展規律繼續发展。对于卫拉特人不利的历史条件使他們在过去不能創造出完全发达的文学語言，不能在語言方面統一起来。虽然在17世紀中叶，僧人扎亚·潘迪特創造了独特的卫拉特字母表，用这种字母表出版了为数不多的历史的、佛教的和史詩的書籍，現在在新疆还用它来出版一些書报。总而言之，过去的卫拉特書面語言陷入非常可怜的境地。只有現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在中国获得了人民民主的历史性的胜利，卫拉特人才有可能毫无障碍地发展自己的語言和文学。

可惜，还不能認为对卫拉特諸方言已进行了充分的研究，特别是分布在阿拉善、柴达木和主要是在新疆的那些方言。关于这些方言，目前我們只有一些片断的知識，它的根据是間接的資料，即蒙古西部的卫拉特諸方言的材料：吐尔扈特（Торгоут）方言，得尔別特（Дэрбет）方言，額魯特（Элет）方言，霍碩特（Хошоут）方言，准噶尔（Зунгар）方言，拜特（Байт）方言等等。

北部蒙古諸部落（現代布利亚特蒙古人的祖先）曾居住在貝加尔湖一带，他們不同于13世紀的其他蒙古部落，还没有游牧化，主要从事于漁猎，而显然只是捕漁业。由于1207年朱奇的“森林”远征的結果，这些部落隶属于成吉思汗的政权。不过，其中的一些部落，如布拉加欽人，即現代的布拉加特人）、巴尔虎人、科里人、伊启腊斯人（現代的厄希里特人）和其他一些部落，在朱奇远征之前，

虽然并没有积极参加当时蒙古地方的社会、政治生活和成吉思汗的远征侵略，但这些部落早已成为蒙古国家的成员了，在语言方面，这些部落没有象卫拉特人跟其他蒙古人那种程度的区别，当然；他们也使用自己的部落方言。总的说来，这些“原始布利亚特”部落，可以认为并没有完全被蒙古国家所管辖，而对于成吉思汗政权的隶属关系只表现为毛皮纳贡而已。在现代的其他蒙古人和突厥人中并未发现布利亚特—蒙古人的氏族和部落名称的这种情况，显然说明在13世纪初及其以后，北部的蒙古诸部落继续居住在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完全没有参加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远征侵略。他们偶然也拿起武装来抵抗蒙古封建主。关于这一点，可以根据布利亚特的传说来判断。如果现在布利亚特蒙古人中碰到与其他蒙古人同名的氏族，那末这些氏族就是为摆脱蒙古封建主的沉重压迫或者蒙古封建主之间不断的战争而从蒙古逃至贝加尔湖沿岸森林的较晚移民。如阿什阿巴加特人、准噶尔人、乃蛮胡特人、丛果尔人和其他一些氏族，主要是在16世纪以后到了贝加尔湖沿岸的。

在17世纪初，布利亚特—蒙古人自愿地加入俄罗斯版图。在这里，他们正确地看到了自己已经摆脱了来自蒙古封建主方面的无止境的侵袭。加入俄罗斯版图，对于布利亚特—蒙古人以后的历史命运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首先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才能摆脱满洲封建主方面的不可避免的威胁。当所有其他蒙古人民和中国人民遭受着满洲封建主的悲惨的和残酷无情的压迫的时候，布利亚特蒙古人仍然保存了自己人种的独特性，同时在伟大俄罗斯人民的良好影响下，较迅速地达到较高的文化，逐渐转务农业并定居下来。这就使得他们的生活起了根本的变化。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由于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胜利的结果，在布利亚特—蒙古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内，伊尔库茨克省和赤塔省民族州的布利亚特—蒙古人，统一成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类型的民族，其语言也已在科里（Хоринский）方言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民族语言。

很难說明13世紀到14世紀“原始布利亚特”諸方言的詳細特点是怎樣的，無論如何，到17世紀初，布利亚特蒙古諸部落已經脫離了中央亞細亞其他的蒙古人，組成單獨的人種集團，總的名稱為“布利亚特人”。根據俄羅斯哥薩克人和將軍們的“官樣文章”來判斷，17世紀的布利亚特諸方言還有輔音с,ц,ч,相當於現在的h,c,ш,換句話說，當時在布利亚特和喀爾喀諸方言之間還沒有現在的那些重要的語音區別。當然，應該假想，17世紀的布利亚特諸方言，也象現在一樣，在詞匯方面，跟喀爾喀諸方言有本質上的區別。布利亚特人跟所有其他的蒙古人民有很大的不同，他們沒有經過充分的封建化過程，置身於中亞細亞的暴風雨般的政治和戰爭事件以外，不僅從事畜牧，而且在頗大程度上也從事狩獵和漁業，不通曉文字，處在任何國家生活之外，只受自己民族的領袖們的管轄，或如當時俄羅斯的哥薩克人所報導的，由“大公們”管轄，也不知道有佛教（直到最近，大部分的布利亚特—蒙古群眾仍然是薩滿教徒）。所有這一切不能不影響到布利亚特—蒙古語及其方言的特徵。由於本身生活的歷史條件，布利亚特—蒙古人，早在他們併入俄羅斯以前的時期，就彼此散居得很遠（從下烏丁斯克到中國的巴爾虎 Барга，從列納河到蒙古邊境），因此，布利亚特—蒙古語很早就分支出許多部落方言和地方方言。

在中亞的草原和盆地，從那里直到遙遠的西方以及在中國，給成吉思汗的野蠻大軍作好了遠征侵略的準備。一部分蒙古部落繼續留下來，忍受着遠征的一切痛苦，忍受着草原上的封建主及以後滿洲侵略者的最殘酷的壓迫。這些集團就形成本土蒙古人，他們在15世紀中葉，在政治上分裂為所謂北方的蒙古人（後來的外蒙古人）和南方的蒙古人（後來的內蒙古人）。外蒙古人或喀爾喀蒙古人，在痛苦的封建壓迫和喪失國家獨立的若干世紀以後，到了1921年，由於人民革命勝利的結果，才重新恢復了自己的國家和獨立。他們的勝利是在偉大的十月革命直接影響下，由於偉大的蘇聯人民，首先是偉大的俄羅斯人民強有力的支持才獲得的。他們越過資本主義

发展的痛苦阶段，建成了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并在苏联的大力帮助下顺利地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内蒙古人民也是同样的情况，他们在最近几年，由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中国人民历史性胜利的结果，才获得了自己的自由。并且跟自由中国的其他人民一齐走上改造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道路。

外蒙古人或内蒙古人使用同一蒙古语的不同方言；喀尔喀方言，察哈尔方言，鄂尔多斯方言等。这种统一的蒙古语诸方言之间的主要区别多半是在语音特点上，比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居民使用的喀尔喀方言是嘯音的（цаг〔时间〕，дзам〔道路〕），而内蒙古的诸方言就是唏音的（чаг〔时间〕，джам〔道路〕）。当然，在语法结构和词汇方面也有区别，不过，就其性质而言是很不重要的。

蒙古诸语言的形成

由此可见，起源于12到14世纪统一的蒙古语的蒙古诸语言到现在由六个独立的语言组成：阿富汗—蒙古语（或莫卧儿语）、青海—蒙古语（蒙古尔语或土族语）、达斡尔语、卫拉特—蒙古语（或卫拉特语）、布利亚特—蒙古语（或布利亚特语）和本土蒙古语。前三种蒙古语，上文已经说过，不论是其彼此之间或是跟后三种蒙古语之间都有重大的区别。莫卧儿语、蒙古尔语和达斡尔语的语音形式、词汇和语法结构是那样的不同，以致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彼此之间以及跟其余的蒙古语的使用者之间，都不能互相了解，而后三种语言的使用者彼此间仍然可以了解，大约象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彼此可以了解的那种程度一样。

如上面所指出的，在13世纪，只有卫拉特诸方言有点儿单独地脱离所有其他的蒙古语方言。但是为什么把莫卧儿语、蒙古尔语和达斡尔语从现代蒙古诸语言中特别划分出来，而不把卫拉特语划分出来呢？蒙古诸语言及其方言的现在研究状况跟蒙古部族和部落的

历史資料总合起来，只能初步回答所提出来的問題。

首先，13世紀的卫拉特諸方言和其他蒙古方言的區別一般是不大的，卫拉特人和所有其他的蒙古人可以无障碍地进行語言交际。其次，当时某些蒙古方言和其他方言的區別主要在于詞头唇音 π 从 ϕ 到零声母的不同发展程度，比方，有的方言还保存这个詞头唇音 π ，另外一些方言变为摩擦音 h ，又一些方言則喪失了 h 。毫無疑問，現代的蒙古尔語是第一类的后代。13世紀的卫拉特諸方言，以詞头的零声母代替了从前的輔音 π 。卫拉特諸方言所經歷过的那些語音过程，另一些方言也經歷过，在这些方言中的一种方言的基础上首先形成旧的蒙古書面語言。目前不可能确定現代蒙古諸方言之中哪些是起源于13世紀这些“零声母”方言的。同样，我們也不能說出，現代蒙古諸方言中，哪些是起源于在13世紀具有声母 h 的方言，因为早在14世紀到15世紀，在中亚細亚和远东的蒙古人中間，就发现有这种 h 化了的方言（накавшие диалекты）。中亚細亚和中国的語文学家談到这一点，元代的方体文字的語言資料也說明这一点。目前在自己的一些土語里具有声母 h 的現代达斡尔人的祖先，可能当时还保存輔音 ϕ 。当然，除了这个主要的語音标志以外，还可以指出其他的标志，比方象：有或者沒有所謂未完成体形动詞，条件副动詞的各种形式，带附加成分—луга 的联結格等等。可能，当时諸方言之間最主要的區別是在詞汇。但是，可惜我們的資料暫時只有这些，以致我們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根据它們作出关于中世紀各种蒙古方言比較詳細的特征的任何認真的結論。然而不論当时这些方言之間的區別是怎样，根据我們掌握的关于它們的材料，也絕對可以肯定当时全部蒙古部落之間在語言上是非常接近的。

整个这些方言間的差別程度大約象現代北俄罗斯土語和南俄罗斯土語間的差別那样。

从这些叙述可以推測，达斡尔語、蒙古尔語和莫臥儿語跟所有其他蒙古語的显著區別可以用下列情况来解釋。

首先，这些語言的使用者，早在13到14世紀就脫離了所有其他的蒙古人，不再跟他們有任何接触。蒙古人的其余部分后来又分裂成个别的集团。但是彼此分开了的这些集团，彼此之間还没有完全失掉联系。这种情况之所以重要，还因为正是在14世紀以后，在蒙古諸語言的历史上开始了所謂中間音节加紧消失及語法結構的重大改革，当时諸方言的基本要素逐漸地不同程度地改进、改善和确定的时期。我們还没有談到关于卫拉特人跟本土蒙古人的祖先，也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了所謂游牧封建主义的发展阶段，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有关方言的詞汇特征，然而，布利亚特—蒙古人的祖先在当时还没有捲入封建发展的阶段。其次，达斡尔人、蒙古尔人莫臥儿人完全处在其他蒙古人的文学生活之外，始終沒有文字。第三，上述的語言的使用者，处在完全不同的語言包圍中，多少世紀以来受到伊朗諸語言、通古斯—滿洲諸語言、汉语和藏語的强烈影响，关于卫拉特人、布利亚特—蒙古人和蒙古人就决定不能这样說。

然而，要知道，蒙古其他部族和部落的瓦解也是后来发生的：15世紀以后，蒙古人分裂为南部和北部（或后来的內蒙古人和外蒙古人），而卫拉特部落大約在17世紀中叶，分散到从伏尔加河到鄂尔多斯相距遙远的广袤地区，同时彼此間永远失掉了联系。因而卫拉特語和蒙古語的方言仍不能成为形成独立語言的基础。对于布利亚特—蒙古語諸方言也可以这样說，这些方言的使用者，若干世紀以来便星散于下烏丁斯克直至遙远的巴尔虎，但也沒有引起布利亚特—蒙古語支某些独立語言的形成。这种情况可以这样解釋：首先是卫拉特語、布利亚特蒙古語和蒙古語的諸方言，当其使用者迁徙之前，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消磨在自己的語言範圍內，并拉平彼此的差別。其次，蒙古封建主无止境的糾紛，西方和东方蒙古人之間的战争，滿洲人对蒙古的侵略，这引起了中世紀的血腥历史事件，在这些暴风雨般的年代里，这些方言的使用者处在不断迁徙和到处游牧的状态中。而这时达斡尔人、蒙古尔人和莫臥儿人已經彼此分开，他們这时已經过渡到定居的农业生活，这种生活限制住人們隨

便迁徙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促使他們繼續固定在同一個地方。第三，卫拉特人和蒙古人已經有了形成了的旧書面語，尽管他們彼此各居遙远的地方，但是，这种旧書面語在某种程度上制止了口語的可能分化的过程。

当然，卫拉特語、布利亚特—蒙古語和蒙古語，在某种程度上分裂成各个地方方言；有些地方保存了部落方言以前的特征和范围，这全以語言使用者的历史生活中的不同条件为轉移。

这一切都証实了馬克思主义的原理：“一个部族由于缺乏必要的經济发展条件而还未成为民族，它的統一的語言因为国家崩潰便瓦解了，至于还没有在統一語言中被磨掉的地方方言，却活跃起来并成为单独独立語言的基础。例如，对于統一的蒙古語言，情形可能就正是这样”^①。蒙古諸語言的历史是单独的独立語言在未曾消磨在統一的語言中的諸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历史。由此可見，在一定程度上消磨在統一語言中的一些方言（当然，关于过去就不需要說到这种过程的完全結束，何况說的是封建主义时代的方言）最低限度在三四百年間不能成为形成单独独立語言的基础。虽然蒙古人在15世紀以后，在政治上，地域上划分为两个部分，但在語言上却没有分裂成两个独立的語族，原因就在这里。到这个时期，它們的方言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消磨在共同蒙古語中，而旧的書面蒙古語言就成了在共同通信的过程中，在文学領域內共同利益的标志下联合内外蒙古的因素。然而諸方言中的一切区别，使我們認識到諸标准方言是在統一的旧的書面蒙古語的範圍內形成起来的。总之，在語言方面，蒙古人发生的情况大約和阿尔明尼亚人的情况一样，大家知道，从17世紀开始，阿尔明尼亚人的現代文学語言就有西部和东部的两种变体。

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的历史完全証实了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原理：“要了解某种語言及其发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4頁。

历史，密切联系創造这种語言，使用这种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去进行究研，才有可能”①。

大家知道，象倒置的金字塔一样的所謂馬尔的“語言新學說”曾經論断說，在各种語言的歷史發展中，只是彼此原來沒有發生學上的联系的无数語言，發展成為未來的世界統一的語言。这种語言發展概念邏輯上只能出自手勢語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手勢語言彷彿發生在有聲語言之前，而人類彷彿利用这种手勢語言渡過了几乎整个旧石器時代。这就意味着，散布在整个地球上的人類彷彿沒有有聲語言，后来彼此獨立地創造了有聲語言，結果，最初只能形成在起源上非常多的種類不同的語言。而斯大林寫道：“有聲語言或詞的語言，始終是人類社會唯一的能作為人們完善的交際工具的語言。……有聲語言在人類歷史上是幫助人們從動物界划分出來，結合成社會，發展自己的思惟，組織社會生產，與自然力量作勝利鬥爭並達到我們今天所有的進步的力量之一。”②

馬尔断言：“从前独立的諸語言只是現在的方言和土語。”③根据这种反歷史的原理，就應該得出結論說，蒙古諸語言現在有近百種土語（僅僅在布利亞特—蒙古語里，我們就大概有13種方言，而這些方言又可再分為或多或少的土語），那末這些土語就起源于从前不同來源的近百種獨立的語言。然而，由於語言分化的結果，方言和土語的形成過程，恩格斯在他所舉的北美印第安人的新形成的部落跟方言的例子中早已闡述明白。恩格斯寫道：“我們從北美印第安人中可以看出，一個原來統一的部落怎樣漸漸地散布于廣漠的大陸；各部落怎樣分裂而轉化為民族，轉化為完整的部落集團；語言怎樣改變，以致不僅成了互相不懂的東西，而且差不多消失了原來統一性底任何痕迹……”④。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0頁。

② 同上，第46頁。

③ 馬尔：《選集》第4卷，第135頁。

④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北京，1955，第91頁。

如果相信馬尔，結果就会是在起源上大約百种不同的部落跟部族远在成吉思汗帝国形成之前，在階級出現以前，在蒙古部落过渡到畜牧业之前就已經“融合”并形成为統一的蒙古部族并有統一的蒙古語了。这样一来，根据馬尔，結果就是部落跟部族的集中过程在早期历史中比起在階級社会和国家存在的时代中还要緊張得多。然而，在离我們很远的时代，当然沒有也不能有任何經濟条件或其他条件足以促成在起源上完全不同的人种集团的这种集中。

在上面我們想簡略地說明形成現在許多独立的蒙古語言的那些历史条件。現在我們应当同样簡略地叙述这些語言的主要特征。不过要記住，在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的这种研究水平下，我們不能概括我們研究的語言現象的整个范圍和各方面，对它們的特征提出十分充分的說明。

在蒙古学的語言研究中，不仅要研究現代的布利亚特—蒙古語、卫拉特語、蒙古語、达斡尔語、蒙古尔語跟莫臥儿語及其方言，而且还要研究諸書面語言及过去蒙古口語的資料。在这方面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在蒙古学中称为“古典”时期旧書面蒙古語言发展的第三个时期（見下第15頁），卫拉特書面語言以及所謂方体文字。《蒙古秘史》的語言很独特，現在还未研究得很透彻。关于13到15世紀的蒙古口語，我們可以根据中国的，特别是中亚細亚的語文学家的資料来判断；14世紀格魯吉亞的佚名历史学家和13世紀阿尔明尼亚学者基拉科斯也給了我們片断的、但极其重要的报导。这些資料的总和，使我們能够对12世紀末和13世紀的統一蒙古語构成一个明确的概念。当然，研究得最透彻的旧書面語言，对于蒙古学來說，具有特殊的意义。

旧的书面蒙古語言

蒙古文字的起源，大概說来是在12世紀末和13世紀初。然而，蒙古部落最初怎样采用这种文字，書面蒙古語在怎样的蒙古語方言

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的，这些問題直到現在仍然不清楚。只能这样推測：蒙古人从維吾尔人借来字母表，維吾尔人最邻近的邻居，当时蒙古最先进的部落乃蛮人或克列特人首先采用了旧蒙古文字。無論如何，有这么一段傳說：在1204年，乃蛮人被成吉思汗、接着又被鉄木眞（Темучин）击潰的时候，有一位当乃蛮达彥汗“首相”的維吾尔人被俘虏，成吉思汗彷彿为了本国文書的需要，在这个維吾尔人的帮助下，根据維吾尔文字創造了蒙古文字。然而事实上，不仅是成吉思汗命令本国文書采用起源于阿拉美文字通过粟特文字傳来的新字母表，而且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已开始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成熟了的文学語言。以古乃蛮方言或古克列特方言为基础的这一語言沒有留下任何文献。不但如此，这种書面語言本身存在与否，一般說来也还没有确实証明。可是，弗拉迪米尔佐夫曾經这样推測过：克列特人首先創造了旧蒙古書面語言，因为在克列特人和乃蛮人中間流行着基督教的一派——景教。然而这种推測，除了方言方面的一些理由以外，并没有确定的事实証据：弗拉迪米尔佐夫的推測的出发点，首先是旧書面蒙古語言的特征类似卫拉特語的特点；其次，現代克列特人正好出現在卫拉特人中間。但是，如果說旧書面蒙古語言的特征类似現代卫拉特語的特征是可靠的話，那末就应当說，第一，克列特人从屬于卫拉特人这一点，不能認為是証实了的，因为被成吉思汗击潰了的这些克列特人到处扩散，其中也有扩散到現代哈薩克人祖先之間的；其次，旧書面蒙古語言确有的那些卫拉特語的特征，也可以是当时其他蒙古方言的特征。（这里是說örлүге〔早晨〕，дебел〔冬天穿在外面的衣服〕，едүге〔現在〕，олан〔多〕，хамига〔何处〕，өбер-ўн〔自己的〕型的写法和联结格接尾部-луга型，条件副动词接尾部-хула等形式，現在主要是卫拉特語的特征）。由此可見，旧書面蒙古語言的方言基础甚至不能認為大概确定了。

旧書面蒙古語言的历史发展，直到現在还没有充分研究过。弗拉迪米尔佐夫認為，这种語言有三个历史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到

13世紀末結束，它的特点在于，这个时期的文字主要是替国家文書的需要服务。旧書面蒙古語言发展的第二个时期由14世紀初起到16世紀末，在这个时期內，这种語言繼續替国家文書的需要服务，同时在西藏僧侶跟一部分維吾尔僧侶的领导下，开始广泛地被利用来翻譯佛教著作。維吾尔語、粟特語、和闐語、庫車焉耆語、波斯語和其他伊朗語的大量借詞正是这个时期借入的，这些借詞是旧書面蒙古語言的特征，通过这書面語言，借詞牢固地滲入到几乎全部現代蒙古語言里；一些阿拉伯詞甚至希腊詞也随着这些維吾尔語跟伊朗語的借詞一块儿滲入到蒙古語里去。在这个时期內，正如前一时期一样，維吾尔字母表几乎沒有变化，只是在書法上稍为改变一下。因此这两个时期的字母表称为維吾尔—蒙古字母表。旧書面蒙古語言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开始于16世紀和17世紀之交，特点是語言本身和字母表都有很大的变化。旧詞和旧形式已不為人們所懂，由新的代替了；这样就給民間方言成分广开方便之門；西藏語借詞开始滲入，同时，旧的維吾尔語和伊朗語的成分繼續存在和使用。文字本身也发生了变化，某些字母符号的用法明确規定了。由于这一切，直到最近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仍被用作文学語言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蒙古人現在还使用的那种古典蒙古語就形成了。重要的是指出，第三个时期的开始正是卫拉特蒙古人、布利亚特—蒙古人跟蒙古人彼此之間显然已經完全断絕关系，而佛教在蒙古地方开始加紧傳播之时。在这以前，佛教还不是群众性的宗教，在蒙古人民的历史生活中也未起显著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指出，到这个时期，在主要的蒙古諸語言里，現代語法体系形成的过程跟由于元音間的輔音 ϕ, ψ, π 和 j 消失的結果而形成长元音的过程已經完成了。可以說，正是在这第三个时期，旧書面蒙古語言成了本土蒙古人的語言，对于布利亚特—蒙古人跟卫拉特人來說，它好象处在“外国”語的地位。上面所說的意味着，从这个时期以后，旧書面語言只由本土蒙古語的方言成分补充，这些成分只是在正字法形式中复古了。当然，这种旧書面語言的形态学外貌还繼續保留从前的样子。到18世紀初，地

方方言的影响显然加强了，这引起彷彿是几种标准方言的形成。可是，真正的标准方言仍然不能形成，因为木版印刷事业集中在寺院中，主要是在南部蒙古，因此方言词汇主要出现在地方的公文、手稿和私人书信中。值得重视的是，在蒙古地方，由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世俗的民族文学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如果不把编年史和年鉴之类的翻译文献和历史文献包括在内的话。当然，它们不能怎样显著地影响旧书面语言的全貌。

因为这时在旧书面语言的正字法跟活语言的语音规范之间有了严重的脱节，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字母读法体系，不同的“正音”体系。在一种情况下，文字借助于该方言或土语的音位逐个字母读出来，比方：агуладур〔在山上〕，джам-ун〔道路的〕和джиргуган〔六〕，读成агула-дур，джам-ун或дзам-ун，джиргугано在另一种情状下，以该方言的形式替代旧书面语言的形式，同时每个词都由书面笔划的形式改成该方言的使用者熟悉的形式；比方，同样的一些词读成：Улада，Уланда，Улд；дзамин，джамин，дзამаё，замин；дзурган，джурган，зурган，诸如此类。可是，当遇见不认识的词的时候，就放弃第二种情况的办法，又按照第一种办法来读。

以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统一蒙古语的一种方言为基础的旧书面蒙古语言，它的语音和语法结构的基本特征是怎样的呢？关于语音的确定，应当考虑到它的表音法和正字法的特征，并用蒙古诸语言及其方言的历史比较研究的资料作出适当的“修正”。问题在于蒙古人向维吾尔人借用过来的旧蒙古字母表只有14个基本符号，因此，蒙古人不得不用同样的符号表达不同的音位，而同样的音位又根据词中的不同位置用不同的符号表达。比方：音位 o 跟 y，在词头用 o，词中用 o，词末用 o 的符号表达，而相同的符号在第二个和后面的音节里又表达前列元音音位 ö 跟 ü。音位 д 跟 т，用同一符号 o 的不同变体（以词中的位置为转移）表达。同一符号 o 在词头表达舌中音 j 跟塞擦音 дз 或方言里的 джо 两个“小齿”。在词头有时表达元音 a，有时表达元音 e 跟辅音 н 的结合，在旧书面蒙古语言

里，这一切现象造成了一定数量的同形詞，它們的音值只能靠上下文来确定。

比方，下列各对的写法是一样的：

- | | | | |
|-----|--------------------|---|--------|
| (1) | унуху [騎在馬上] | } | ᠤᠨᠤᠬᠤ |
| | онохо [觸到什么] | | |
| (2) | дзагун, джагун [百] | } | ᠳᠵᠠᠭᠤᠨ |
| | јагун [什么] | | |
| (3) | өнөр [子女多的] | } | ᠣᠨᠣᠷ |
| | унур [气味] | | |
| (4) | енде [这里] | } | ᠡᠨᠳᠡ |
| | ата [公駱駝] | | |
| | ада [吃小孩的魔鬼] | | |

在旧書面蒙古語言里，还有更多的詞，虽然不是同形詞，但是讀音却往往依靠方言来决定，比方：

- | | | | |
|-----|---------------|---|---------|
| (1) | модон | } | ᠮᠣᠳᠣᠨ |
| | 或 мудун [树木] | | |
| (2) | асхаха | } | ᠠᠰᠬᠠᠬᠠ |
| | 或 асгаха [倒出] | | |
| (3) | гулумта | } | ᠭᠤᠯᠤᠮᠲᠠ |
| | 或 голомто [灶] | | |
| (4) | хото | } | ᠬᠣᠲᠤ |
| | 或 гото [城市] | | |

这些情况，不能不增加意义不明的詞的讀法上的困难。因此閱讀蒙古語历史文献是件非常費勁的事儿，特别是遇到一些专有名詞时，它們的正确讀法不能肯定，因为历史比較詞源学的方法无能为力。

試問，为什么中世紀的蒙古語文字不能采用更正确地区別音位的某些附加符号，以便更合理地利用維吾尔字母表，象后来根据同样的維吾尔字母表創造出非常精确的字母表的滿洲人一样呢？留心

研究全部材料，就能够作出对这个問題有真正語言学根据的結論。問題是，蒙古人曾试图把在13世紀末忽必烈皇帝时代，根据西藏字母表創造出来的一套比較精确完善的字母表来代替这套远未完善的字母表。但是这种尝试沒有成功。同样，17世紀中叶創造过一种以語音非常精确为特色的所謂扎亚—潘迪特的“明白易懂的文字”，然而它在一些卫拉特部落中不能广泛通行。原来，当語言的方言割据現象很显著，而方言之間的差別还没有消失的时候，具有比較精确的字母表的文字，必然应当指靠某一种方言为基础。然而这样的文字当时对所有其他的方言使用者來說是不可能了解的。因此，在方言之間語音差別很大的情况下，創造一种对于全部或大部分方言好象都一視同仁的文字是必要的。这种文字为了要使所有的方言使用者同样能够理解，它在某方面就必须同样远离所有这些方言，因为只要它接近其中某一种方言，那末，作为整个語言全部使用者的文字交际工具的这种文字就不合适了。順便說說，忽必烈的方体文字和在一部分的卫拉特部落中間使用的扎亚—潘迪特的“明白易懂的文字”，經不起在語音上远未完善的旧蒙古字母表的竞争而失敗了。在方言割据的条件下，或者是象中世紀的蒙古那样，創造一种在語音方面的超方言文字；或者是象中世紀法兰西部分地方发生的那样，給每种方言創造文字，但是这样做不符合全国文書来往的利益。旧蒙古文字的特点正是上面所說的，这可以从它的字母表的字母本身看出来。讓我們注意这种情况，比方，不同的一些音位用同样一些符号表示，正是当該音位在諸方言之間有差別的时候。不但如此，我們还可以注意这种事实，在旧蒙古字母表上，音位дж, дз和ј只是在詞头沒有区别，而在詞的中間却有不同符号来表示这些音位。这是因为，从前在蒙古語里，这些音位从一种方言到另一种方言互相交替恰好只是在詞的开头。在布利亚特—蒙古語諸方言的某些詞里，现在还有这种情况：在厄希里特和布拉加特方言里，如果說 яргал [愉快]， йоргоон [六] 和йил [年]，那末，在所有其他方言里各是 жаргал, жоргоон 或 зургаан 和 жил。

由此可見，作為舊書面蒙古語言的基礎的蒙古語方言之一的音位組成，我們可以根據舊蒙古字母表符號和蒙古語歷史比較研究的資料列表如下：

後列元音：a, o, y;

前列元音：e, ö, ü; 中性的 i.

輔音：h, k, q,* r, ɣ, нг, б, с, ш, т, д, л, м, ч, дж, j, p.

此外，在上述的方言里還有複合元音 ai, oi, oi, yi, yi; 當時還沒有長元音。關於後列元音 i 存在的問題仍舊是個懸案，雖然弗拉迪米爾佐夫曾經認為當時還保留了這個元音。可以推測，元音 o 跟 y, ö 跟 ü, 在一定的情況下，最低限度在某些方言里，不象現代布利亞特蒙古語諸方言的前列元音那樣始終都有區別。

同樣，輔音 q—ɣ, k—r, т—д, дж—j 可能也有 дж—ч, 在不同的方言里互相交替（在舊書面蒙古語言的歷史發展的第三個時期開始以前，дж和ч只有一個符號，試比較現代鄂爾多斯方言的 джасу [雪] 和 джіхэ [耳朵]，而不是預期中的 часу 和 чіхэ）。輔音 q 和 y 是後列音位，跟前列輔音 k 和 r 對立。可見，語言的和諧律不僅元音系統有，部分地輔音系統也有。在詞的組成里，元音系統的組成和性質也受位置限制：如果說在第一個音節里可以有任何元音，那末在第二個跟以後的音節里就不能有元音 o 和 ö。因為，在第一個音節的 a, o 或 y 的後面只能有 a 或 y; 在 e, ö 或 ü 的後面只能有 e 或 ü; 元音 i 不論是在具有後列元音或前列元音的詞的任何位置上都能遇見。語音的這種性質跟組成几乎是12到13世紀全部蒙古方言的特征。如上所述，這些方言間的主要語音區別在於詞頭唇音 п 從 φ 到零聲母不同的發展程度（參閱上面第9頁）。在音節的末尾沒有輔音 k, q, r, ч, дж, j。輔音的組合在歷史上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只有在阿爾泰諸語言的詞根音節跟詞形變化的歷史比較研究的啟示下才能解決。

* 原書用拉丁字母表的 k，因容易跟前面一個俄文字母 k 混淆，所以在譯文里改用拉丁字母 q 表示（譯者）。

莫名其妙的是，比方，如果說在与格—地位格的变格表中、該变格的詞的詞干中、在收尾元音或輔音 н, л, м 之后，該变格詞尾不能有强的 т 而只能有弱的 д 的話，那末，在同一詞干上，元音和这些輔音跟 т 的組合是完全允許的。在蒙古諸語言的語音系統中，其他語音的可組合性与不可組合性的系統上也有类似的現象。

在語法方面，旧書面蒙古語言的特点是，現代所有蒙古語言和方言以及中世紀蒙古語里所有的全部的变格和全部動詞形式，旧書面蒙古語言几乎全都有。其中只是缺少了現代卫拉特諸方言里的限度格和方向格。然而，在所謂預先副動詞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е деепричастие) 的后綴 -магча (маг + ча) 里，我們发现死去了的限度格形式；至于卫拉特諸方言里的方向格的后綴 -p̄ȳ，則是后置一副詞 ур̄ȳ [往下]，[向，到] 的最近发展，它在旧書面蒙古語言里是 уругу 的形式。带后綴 -а — -е 的地位格是現代所有蒙古語言和方言里唯一沒有的旧書面蒙古語言里的独特的格。旧書面蒙古語言在形态学上如此丰富，不見得能这样加以解釋：这是旧書面蒙古語言的基础方言的形态学面貌，或者說，其他蒙古語和方言把什么丢掉了。显然，这种現象可以这样解釋：在七个世紀期間，除了在中亞細亞的蒙古語以外，所有蒙古語方言的成分經常不断地充实到旧書面蒙古語言里。

至于最近时期旧書面蒙古語言的詞汇，在这种語言和本土蒙古語之間就很难看出什么差別。当然，在七个世紀期間，旧書面蒙古語言的詞汇也逐漸发生变化。上面說过，古語詞早在这一語言的第二个发展时期末以前就大部分消失了。跟封建主义时代的概念和范畴有关系的一些詞以及佛教的術語，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革命改造年代里也消失了。由于新的生产建設，新革命文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許多新詞和術語出現了，代替了这些消失了的詞和術語，許多詞的意义改变了，获得了新的意义。

总之，可以这么說，第三个时期的旧書面蒙古語言随着本土蒙古語的变化而逐漸不断地发生变化。始終不变的只是跟詞根不是永

远相同的原始詞干和后来的詞干以及所有詞形变化的后綴的正字法形式：人們那样書写，彷彿中央亞細亞中部的蒙古語的語音从鉄木真时代以后就几乎不发生变化一样。違反12到13世紀的正字法规范的主要是在非第一音节里常常写成元音 o 跟 ö 代替 a 跟 e，比方：Онон 代替 Онан [河的名称] монгол 代替 монггал¹² [蒙古人]，богол 代替 богал [奴隶]，өгөре 代替 өгере [别的] 等等。

上述的情形使我們在非第一音节里也应当考虑到这些語音变化（特别是在表达 o 跟 y 的有关符号的轉譯的情况下）如：модун → модун [树木]，但 отар → отор [遙远的牧场]。旧的正字法形式基本上得以保存不变首先是因为，构詞后綴跟詞形变化后綴有表意符号的功用，比方，写成 -муі，但讀成 -на（叙述式現在将来时接尾部）。学习者通常学习并記住所有后綴的写法，这在頗大程度上变得容易，因为在构詞的部分，在所有元音之中只能写 a 和 e，而 a 和 e 在图形上又只用同一个符号表达；只有四个后綴（-сун，-бури，-ту 和 -лду）是例外。其次，口語的长元音相当于两个音节，两个音节被解釋为正字法表达长元音的方法：比方，对学习者說，长元音 ā 在文字上表达为 ага，而蒙古的讀書人一般不知道，比方，баатар [勇士] 这个詞曾經讀成 багатур，因为对于他們來說，ага 的組合只是长元音 ā 的表达工具，正象在現代的文学語言里，这个长元音表达为 aa [баатар!] 一样。

所有这一切就使得，1941—1945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内进行的改革，事实上不是从旧的文学語言过渡到新的文学語言，而只是从旧的字母表过渡到新的字母表，（为了創造新字母表，采用了俄罗斯字母表的符号），因为这种新的文学語言在新字母表采用以前，已經在現代口語的基础上逐漸形成了。因此，1941—1945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内进行的改革，不應該認為是語言本身的某种突然的革命（詳細情况請參閱《現代蒙古文学語言》一节）。無論如何，旧書面蒙古語言，特别是它的最近时期，只有在文字形式方面才算是一种独特的語言，虽然改用新文字无疑是一項最重要的具有革命意

义的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蒙古人的旧蒙古文字目前还繼續存在。布利亚特—蒙古人的这种文字保存到1931年就被新文字代替了（最初以拉丁化为基础，后来从1938年起改用俄罗斯字母表，詳情請参閱55—57頁）。

因为旧書面蒙古語言首先在其語音（正确些說，正字法）的跟形态学的外貌上整个反映了最初期的蒙古諸方言的一般状况，其次，在同样的这两方面，对于现在的和过去的所有活的蒙古語言來說，似乎处在中立的地位，所以在蒙古語言学的著作中把这种語言的形式和現象采納为全部蒙古語言及其方言的历史比較研究的基础。当然，在这里完全不能推測說，好象这些語言和方言中的某一种是“起源”于旧書面蒙古語言或者是它的发展的結果。由于这种語言的全部結構研究得最清楚，因而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所以，在叙述其他某种——活的——蒙古語或方言的特征时，大家只简单地指出，在这种語言或方言里沒有旧書面語言的某种形式或現象，或者相反地，指出它有旧書面語言所沒有的那种形式或現象就行了。換句話說，为了便于叙述，旧書面蒙古語言的形式和現象，在蒙古学中彷彿充当了比較的标准。由于它的方便明瞭，以后在叙述活的蒙古諸語言和方言的形式和現象时，我們也不打算放弃这种方法，可是要記住上述的条件。因此，在这里我們認為有必要列出旧書面蒙古語言的变格和动詞形式的一覽表，这样，以后在叙述某种蒙古語或方言的特点时，我們就可以限于簡略的叙述了。

在旧書面蒙古語言中有下列的一些格：（1）主格，（2）屬格，（3）賓格，（4）与格—地位格，（5）地位格，（6）出发格，（7）工具格，（8）共同格，（9）联結格。

在这种語言里有下列的一些动詞形式：

1. 命令式：

（1） 动詞詞干，它也是单、复数的第二人称使用的形式；

（2） 将来时第二人称使用形式；

- (3) 複数第二人称形式;
- (4) 愿望形式;
- (5) 第一人称形式;
- (6) 第三人称形式;
- (7) 怀疑或者顾虑的形式。

2. 叙述式:

- (1) 现在—将来时形式;
- (2) 现在—过去时形式;
- (3) 分明知道的行为的过去时形式;
- (4) 意外行为的过去时形式。

3. 形动词:

- (1) 将来时;
- (2) 过去时;
- (3) 现在时;
- (4) 多回体;
- (5) 一回体 (根据传统的术语, 实质上也是行为者的多回体名词)。

4. 副动词:

- (1) 联结副动词;
- (2) 区分副动词;
- (3) 紧密副动词;
- (4) 继续副动词;
- (5) 预先副动词;
- (6) 共同的 (或限度的) 副动词;
- (7) 特殊目的副动词(-ра);
- (8) 第一条件副动词(-бачу);
- (9) 第二条件副动词(-хула);
- (10) 让步副动词;
- (11) “引用”副动词 (-руи, 再看第75—67页)。

旧書面蒙古語言有下列五种語态：（1）直接（或主动）語态，（2）祈求語态，（3）被动語态，（4）共同語态，（5）相互語态。

数詞有下列一些构造：（1）基数数詞，（2）順序数詞，（3）集合数詞，（4）区分数詞，（5）列举的数詞。

旧書面語言在口語的影响下有时也出現其他的形式，特别是动詞（比方，带詞尾 -баг 的条件副动詞第三形式），在这里沒有任何必要引用它們，同时它們的数量往往根据某种并列关系出現的时间地点而搖摆不定。上面所述的特别是指旧書面蒙古言語发展的第三个时期而言。

14到15世紀的蒙古諸語言

按照旧書面蒙古語言历史发展的最后时期（主要是18到20世紀）的状况来看，它只是非常有条件地、有限地反映出較早諸时期蒙古語的特征，因为只有它的正字法才在一定程度上給我們描繪了12到13世紀蒙古諸方言的語音面貌，而后来的新詞和外語借詞的写法也必須人为地迎合这种語音情况。現在产生的新詞的詞汇以及語音变化，在正字法上总是用拟古形式，就是說，古代所沒有的形式反映出来。比方，在口語中，具有开口收尾元音的許多单音节詞常把这个元音延长：ki>xī〔做〕（在蒙古語諸方言里），为了表达这个元音，在各种手稿里也出現了 keji 的写法。关于形态学的形态也有上述情况。

这样一来，現代蒙古語的新的語音“內容”具有旧的形式。当然，研究第一个和第二个时期的原文，不仅在語音方面，而且主要也在詞汇和語法，特别是句法方面可以得到許多有关当时蒙古語状况的知識。应当指出的是，可惜在这方面目前还做得很不够。

至于14到16世紀蒙古口語的状况，那末我們可以根據方体文字的文献資料和中国的、阿拉伯的以及中亚細亞語文学家們的記載来

判断蒙古諸語言和方言的发展史中的这个中間（或过渡）时期是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因为，由于某些历史条件，首先是由于統一的蒙古国家崩潰的結果，主要正是在这个时期里发生了从前統一的蒙古語分裂成現在許多独立語言的过程，关于这一过程上文已說过。此外，正是在这个时期，由于元音間的 $\gamma, r, 6, j$ 逐漸脫落而引起两个音节縮合成一个音节的結果，几乎在所有蒙古語言和方言里都发生了长元音形成的过程。在这个时期里，又发生了元音 i 的所謂第三轉变，这就引起了整个蒙古語言和方言的全部語音面貌的重大演变，尤其重要的是，这种演变各不相同地深入到这些語言和方言里，这就更加加深了这些語言和方言之間的差別。只要回忆一下，蒙古諸語言和方言的詞汇和語法結構（動詞形式的演变）正是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以后各个分散的蒙古集团、氏族和部落就处在不同的社会經濟条件下不同的人种和語言的包圍中（这点上文已經說过了），那末，这个时期的重要性就更加明显了。

应当指出，上文所說关于中間时期蒙古口語的資料远不是完备的。这些資料几乎只是屬於該时期的开头的，很少談到15世紀下半期和几乎整个16世紀的蒙古語的状况，而关于由于不同的发展而形成現代布利亚特—蒙古語和本土蒙古語的那些方言的特征什么也沒有談到。比方，方体文字的文献只是与13世紀下半期和14世紀上半期有关。

大家知道，蒙古方体文字是西藏僧人八思巴遵照忽必烈皇帝的命令，在采用西藏語字母表符号的基础上創造成的；由此，这种文字的歐洲名称叫作：“方体文字”。蒙古語新字母表的創造和方体文字正字法的拟訂到1269年已告完成，当时皇帝頒布了勅令宣布采用蒙古国家的新文字（漢語称为“蒙古新字”或“国字”）。国家的新文字不仅是为書写蒙古語，而且也是为書写隶属于元朝的全部基本居民的語言（漢語、藏語和維吾尔語）以及梵語（佛教原文文献的語言）而采用的。換句話說，当时多民族的中国的蒙古統治者彷彿打算把整个帝国版图內的字母表統一起来。摹倣維吾尔文字的

蒙古新文字不同于西藏文字，它是从上到下直行从左到右书写的。作为国家文字，方体文字存在到1367年为止，此后，它在西藏、安多和内蒙古在极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在印刷上，作为书籍的标题等）。采用国家新文字并不意味着消灭和废除从前所有的文字：在中国、西藏和蒙古，仍然继续使用在历史上形成的文字来书写和出版书籍，虽然在国家文书范围内使用方体文字；但是也有些报导说用方体文字出版了一些非官方的书籍。现在还很难说，究竟忽必烈皇帝是想用方体字母表逐渐代替自己整个帝国版图内所有早期存在过的文字（包括维吾尔蒙古文字在内），还是只想把这些新文字用于官方文书范围内。关于这个问题，在东方学文献中发表过许多互相矛盾的推测，在这里我们不去分析研究它们，我们认为在本书中只须谈到这个问题的专门的语言学方面。我们只要指出，用方体文字的语言写成的有名的、研究过的蒙古原文，主要是元代的官方文件，如；皇帝的敕令，圣旨，牌子即内容简短的护照，石头上的小牌文和公告等等。

蒙古方体字母表的特点是非常精确，因此相当清楚地反映出当时南部蒙古语某一方言的语音外貌。蒙古方体文字文献的研究大概可以提供13世纪末到18世纪初南部蒙古许多方言的各种状况。但是为了慎重起见，以下我们只说及方体文字文献的语言特征，这样也就间接地叙述了那个时期南部蒙古语某些方言的特征。

方体文字的语言在语音方面的主要特点是其中还保存着起源于唇音 η 的声母 h ，当时它只以 ϕ 和 x 的形式保存在蒙古语里。这个声母 h 是13到14世纪大多数活的蒙古语方言的一般特征。而现在在达斡尔语的一些土语里可以碰到，它跟 x 互相交替，比方：（方体文字文献中的）一些例子：

方体文字	喀尔喀语	
hачи	ачї	[功劳]
hарбан	арвãң	[十]
hүре	үрө	[果实]

这种語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元音間的 $\text{ɣ}, \text{r}$ 已經开始消失，但两个音节縮合成一个音节，即长元音形成过程还没有发生，因为代替以前元音間的 $\text{ɣ}, \text{r}$ 的是一个特殊的喉头音，大概是摩擦清輔音 h ，它是用特別符号表示的。比方（方体文字文献中的）一些例子：

方体文字	喀尔喀語	
аһула	ўла	[山]
деһере	дёрё	[上]
баһу	бў	[下去]

有趣的是指出，在形成复数形式的时候变成处在元音間位置的收尾輔音 $\text{ɣ}, \text{r}$ 轉变成成为摩擦清輔音 h （ чериг [军队]， чери һ ү д ү н [军队（複数）的]）。

应当指出方体文字的語言的輔音系統的其他一些特征：

(a) 强輔音和弱輔音 $\text{т} - \text{д}$ ， $\text{ç} - \text{ɣ}$ ， $\text{к} - \text{г}$ 的混合，这也是現代本土蒙古語大多数方言的特征，但是差別在于，在本土蒙古語諸方言里我們看到的是摩擦音 x 代替爆发音 ç 和 к ；在某种情況下也发现有 з 代替 с （ сара [月份] 代替 сара ）；

(b) 沒有嘯塞擦音 дз 和 ц ，正如現在的內蒙古諸方言只有相应的 дж 和 ч 一样。

这种語言的元音系統方面的特点首先是，非第一音节的元音受到其中第一音节的 o 和 ö 的順同化（ орон 代替 орун [进入]； örгөн 代替 өргөн [寬广]， тоһон 代替 тоһан [数量]）；其次，元音 i 还没有发生象一般內蒙古方言所有的那种第二和第三轉变。

在語法方面，跟旧書面蒙古語言比較起来，方体文字的語言只有不多的一些特征。比方，只有 $-\text{да}$ 和 $-\text{дур}$ 是与格—地位格的后綴； $-\text{та}$ 和 $-\text{тур}$ 沒有遇見，显然，必定跟这种語言的强弱輔音的混合有关系。其次，讓我們注意带后綴的三种将来时形动词形式的存在： $-\text{ку}$ （用作定語，名詞和謂語）， $-\text{кун}$ （只用作定語），和 $-\text{куи}$ （用作定語和名詞）。

已知道的和研究过的方体文字文献的数量不多，因而我們不能

确定这些文献的語言的另外某些語法特点以及詞汇特点。

現在讓我們注意到关于同一个时期，即13到14世紀的蒙古語的其他資料，那就是中亚細亚和阿拉伯的語文学家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

(1) 1245年一位佚名作者的阿拉伯—蒙古語小辭典（有600个詞）；

(2) 14世紀初伊本—穆罕納（Ибн-Муханна）的蒙古—阿拉伯語小詞汇；

(3) 1339年哈姆达尔拉哈—卡茲維尼（Хамдаллах Казвини）的蒙古語小詞汇，約包括有50种动物和植物的蒙古語名称；

(4) 蒙古語辭典，15世紀末由一位无名氏把它抄写在1143年逝世的阿耳—扎馬赫沙里（ал-Замахшари）的阿拉伯語辭典內。这部蒙古語詞典的来源虽然不詳，但質量却非常好。

分析所有这些著作，給我們証明这是同样的蒙古口語，沒有任何特別的方言差別。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可以說中世紀西部蒙古語是整个統一的，也就是阿尔明尼亚的学者启腊科斯（Киракос）和佚名的格魯吉亚历史学家所报导給我們的那种蒙古語，因而也是在埃及、伊朗、中亚細亚、达格斯坦、格魯吉亚、阿尔明尼亚的馬木留克兵（мамлюк，中世紀的近卫兵）中間使用的那种語言。

中世紀的西部蒙古語在語音方面的特征大体上和方体文字的語言一样，虽然也有一些专门的特点。比方，在这里我們遇見同样的h代替古代时期的声母n；同时，在一定的情況下，元音間的r, r也消失了，而在許多場合下它变成了摩擦清輔音h。可能，这个摩擦音h簡簡單單地表示元音銜接（hiatus），因为方体文字和阿拉伯字母表的相当的符号，应用在当时蒙古口語的語音現象上沒有精确的音值定义。中世紀的西部蒙古語的这种語音現象也具有一些特征，这就是，在某些情況下，在两元音間的輔音r, r消失后，两元音成了长元音，而在另一些情況下，保存下来，銜接起来，或由摩擦清輔音h ← r, r銜接起来。由此可見，在这种情况下，跟还没有

长元音的方体文字的語言比較起来，中世紀的西部蒙古語只是稍微前进了一步，这可以用这种語言存在的大部分历史时期（直到15世紀初）來說明，而方体文字最晚的文献是屬於14世紀上半期末的。不过，方体文字的語言和上述語言之間的这种区别不是怎么重要的；但是它仍然証實了某些蒙古方言里的长元音的形成主要是在14世紀下半期和15世紀初开始完成的。

我們也遇見強弱輔音 $k-r$, $g-r$, $t-d$ 的混合，这同样地使我們想起在方体文字的語言里也有类似的現象。在許多詞里代替舌叶摩擦音 $ɟ$ 的唏塞擦音 $дж$ 的出現，是上述語言的輔音系統的特殊現象。可能，这是由于某种 $дж$ 型突厥語的影响。最特別的是在这种語言里，某些詞有爆发的 d 代替 $дж$ 或 $дз$ ($дадар$ [馬鞍]， $дергелс$ [比較]，試比較喀尔喀語的 $хадзэр$ 和 $дэргэлэ$)。这是元音 i 第一轉变的結果，关于这点将另外說明。

在元音系統中，我們看到元音的第三轉变的开始了的过程（在这种完全唏音的語言里，以及在內蒙古唏音的方言里。关于第二轉变的問題是相当难說的）。至于非第一音节的元音，在上述語言里在較少的情况下，开始发生順同化。

在語法方面，上述語言跟方体文字的語言和旧書面蒙古語言，原則上几乎完全沒有区别。在句法中发现那种在全部蒙古口語中都有名的現象，即主語在謂語之后，謂語在其他句子成分之前。关于这种句法現象有一种推測說，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它們的“荒謬”，文献資料不足信。可是这种推測是不合理的，因为这种語言出現謂語前置，只有在当句中只能作謂語的某种叙述形式作謂語的时候。換句話說，謂語前置是严格地合乎規律的，沒有任何混亂。因此沒有任何理由說到文献資料的“變質”或是說文献資料非蒙古作者的語言的影响。

显然，除了卫拉特諸部落繼續停留聚居在中亚以外，当然，也除了那些繼續居住在貝加尔岸森林，后来組成现代布利亚特—蒙古人民的核心的一些部落以外，所有各蒙古部落的代表者都是中世

紀西部蒙古語的使用者。总之，根据上述一切情况，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从北京到遥远的埃及和高加索，13到14世紀期間的蒙古諸方言彼此的差別是很不显著的。

莫臥儿語、达斡尔語和蒙古尔語

現代蒙古諸語言中，只有达斡尔語和莫臥儿語繼續保留中期共同蒙古語的一些特征，可惜，对它們的研究还很不透彻。

根据一些片断的报导来判断，阿富汗的莫臥儿語具有接近中期共同蒙古語的下列的一些特征：

(1) 保存早期的 q 和 k ；

(2) 沒有嘯塞擦輔音 $дз$ 和 $ц$ ；

(3) 沒有元音間的 r ， $г$ ，結果，或者形成长元音，或者形成两个元音的組合。

也沒有声母 h ，大概是在15世紀以后消失的。可作为特征的是，在前列元音的詞里在 i 前面保存輔音 c 。莫臥儿語的元音系統，在伊朗語的影响下发生强烈的变化：出現了长元音 $ō$ 代替长元音 $ā$ 和短元音 a 等等。不发生轉变的元音 i 穩固地保留着。在工具格后綴的組合中，具有长元音 $ā$ ，能否用“卫拉特影响”（ойратизм）来解釋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是早期所有蒙古方言的特征。有趣的是，謂語可以加上人称小詞（即人称代詞），正象現在在卫拉特語和布利亚特—蒙古語諸方言里所看到的一样。至于莫臥儿語的語法結構，由于缺乏足够完备的材料，要作出任何总结，目前还是相当困难的。然而現存的即使是有限的材料也可以令人想象，在語法方面，莫臥儿語与中世紀西部蒙古語的區別不大，比方， $qadār$ [馬勒]（代替 $хазар$ ）等类型的一些詞汇和語音的現象，莫臥儿語与中世紀西部蒙古語相近。

讓我們简单地評述一下达斡尔語和蒙古尔語。这两种語言在某些特征上跟中世紀蒙古語相呼应。在这里，由于上述原因，我們不得不局限于简单的評述。

达斡尔語在早期唇音 п 的使用方面并不是一致的，因为，如果说海拉尔土語 (хайларский говор) 已完全失去了这个輔音，那末其他土語則有舌根摩擦音 х，或有声摩擦音 h 代替这个輔音，在布利亚特蒙古語的个别方言里也遇見有与它相似的，由 с 发展而来的現象。

达斡尔語虽然也有某些特征，但是在共同蒙古語固有的帶元音間的 p, r 的双音节的使用方面，大体上很象中世紀西部蒙古語，鑒于年代範圍的不同，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省略一些次要的例外和細节，达斡尔語的这些特征，可以描写成下列的公式：

ага → ā	іга → ŷa → ē
еге → ē	іге → ē, ē
угу → ō	ога → ō
огу → ō	уга → ō
өге → ̄, ē	үге → ̄, ē

至于 агу 的結合，根据詞中所处的地位而有不同的反映，在达斡尔語里，它們有时是复合元音 aŷ，有时是长元音 ō 和 ŷ。复合元音 aŷ 只是在从前是双音节的，以閉音节收尾的那些詞的第一音节里才遇見。此外，在从前有三个或更多的音节的那些詞的第一音节里，也有这个复合元音。帶收尾开音节的双音节詞现在成为輔音加长元音 ō 的組合形式，在非第一音节里，共同蒙古語固有的 агу 的結合，现在变成 ō 或 ŷ。

比方：

а̄р ← агур	〔憤怒〕	
а̄н̄ ← агула	〔山〕	
ка̄ч̄н̄ ← қагуч̄н̄	〔旧的〕	
м̄ō ← магу	〔坏的〕	
гал̄ō ← галагу	〔鵝〕	
сар̄ул	〔月亮〕 ← сарагул	〔明亮的〕

共同蒙古語固有的 $er\ddot{y}$ 的結合，在達斡爾語里往往表現為 $e\ddot{y}$ ，而有時又表現為長元音 \bar{y} ，

比方：

$ce\ddot{y}л ← ceг\ddot{y}л$	[尾巴]
$e\ddot{y}д ← eг\ddot{y}ден$	[門]
$дж\bar{y}н ← джег\ddot{y}н$	[左邊的]
$кеч\bar{y} ← кечег\ddot{y}$	[困難的]

從達斡爾語元音系統的其他特征里我們只指出一些特征。原有的元音 i 幾乎在任何情況下都發生了變化，相應地發展成為 a, e, o, y 。元音 o 和 y 幾乎在所有的詞里都一致起來，在詞的開頭變成 $w\bar{o}a$ ，而在非開頭的地位變成 \bar{o} 或 o 。元音 \bar{o} 和 \bar{y} 在很多場合下也一致起來，正象在，比方，布利亞特蒙古語的許多方言里所發生的一樣，變成 \bar{y} 。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在非第一音節里的元音，特別是長元音，不發生唇音同化，比方， $чол\bar{o}j\bar{a}c$ [由石頭]。在這種情況下，達斡爾語和衛拉特語相呼應，而和本土蒙古語、布利亞特蒙古諸語言分歧，因而反映了共同蒙古語更古的狀況。

在輔音系統方面，達斡爾語的特征是強弱輔音的互相混合，更正確些說，就是弱輔音代替強輔音，雖然也遇見有相反的現象。特別有趣的是，音節末的輔音 b, d, f, r, c 發展為 p ，偶然也發展為 $л$ ，這種現象，其他的蒙古語是完全沒有的。

比方：

$харт\bar{a}c ← цабтасун$	[板]
$c\bar{o}г\bar{a}р ← сагуғад$	[播種]
$торт ← тоғта$	[停止]
$бул\bar{a}р ← булағ$	[泉源]
$дж\bar{y}р ← дж\ddot{y}г$	[方面]
$ол\bar{o}р ← улус$	[人民]
$толч\bar{y}г ← тобгija$	[膝]
$нiдж\bar{e}л ← нiджigед$	[一個一個的]

тоарял ← тогураг	[灰塵]
емелке ← емүске	[給……穿]
хархү ← хадху	[刺]
бүрї ← бөс	[布匹]

达斡尔語里不同于旧書面蒙古語言的語法特点中，可以指出蒙古諸語言里沒有的複数后綴 -сөл (-сәл, -сүл 等等)，比方，берёсөл [儿媳妇們] 和 күсүл [人們]，来自 берё 和 кү。类似的后綴只存在于鄂溫克語 (эвенкийский) 諸方言里。在形态学上，屬格和賓格完全相同 (附加成分 i)；-дә, -д, -тә, -т 是与格 - 地位格的后綴，同时，在变格的名詞詞干甚至以某一清輔音收尾的那种情况下，也使用带弱輔音 д 的变体，这种現象很象方体文字語言的特点。

达斡尔語的動詞体系具有下列一些特征：

- (1) 利用人称代詞作为人称小詞的人称变位；
- (2) 使用将来时的特別形式 -гән'ё，代替通常蒙古語后綴 -гараї, -араї 等等；
- (3) 使用后綴 -bei ← bai 作为将来时的附加成分，虽然在所有蒙古語里，它是过去时的附加成分；
- (4) 有过去时叙述式的后綴 -ли，代替 -лә 或 лаї ← -луға，这就証实了 -луға 是 -лу + -ға 的組合的論点，在这种情况下，达斡尔語和莫臥儿語相同；
- (5) 保存複数第一人称代詞的排除式 бә [我們 (不包括你們)]，在早期書面語言，莫臥儿語和卫拉特語的一些土語里才有的；包括式代詞 б'ад [咱們] 只出現在主格和屬格的形式里。

关于蒙古尔語，我們只知道它的語音部分，因为我們还没有拥有这种語言的語法材料。这种語言的語音，在汉藏語言环境的显著影响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在这里我們只想指出，蒙古尔語是以 φ 或 x 的形式保存了古代蒙古語詞头唇音 π 的唯一的蒙古語。大家知道，这个輔音在中期蒙古語里表现为 h，显然，除了达斡尔語的一些土語以及甘肅的蒙古土語以外，在所有的現代蒙古語言里

它都完全消失了。

比方：

蒙古尔語	中期蒙古語	喀尔喀語	意义
фән	һон	оң	[年]
фōді	һодун	одōң	[星]
фӯда	һугута	ўта	[袋子]
фугор	һүкер	ўхёр	[牛]
харга	һалага	алага	[掌]
харван	һарбан	арваң	[十]
хегі	һекін	ехің	[开始]

这样一来，上文我們研究了过去的和現在的蒙古諸語言和方言，它們反映了一般蒙古語发展中的中古时期。当然，决不能把莫臥儿語和达斡尔語跟方体文字的語言和中世紀的西部蒙古語完全等量齐观，因为，这些語言过去和現在都在非常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在年代上和地理上，它們都相隔很远，这些語言过去和現在各处在非常不同的人种环境和語言环境中。如果我們仍然在同一平面上来研究它們，那么这就是因为在这些語言的語音和語法的主要特征里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而不同于过去和現在的其他蒙古語。

凡是懂得旧書面蒙古語言或者現代布利亚特蒙古語、卫拉特語和本土蒙古語的人很容易接触并且沒有任何困难地閱讀和了解方体文字和中世紀西部蒙古語的文献，这种情况說明基本詞汇和語法結構的特別的穩固性。这种情况又証實了斯大林关于“語言和它的結構不能看作某一个时代的产物。語言的結構以及它的語法結構和基本詞汇，是許多时代的产物”^①的原理。但是，在現代蒙古諸語言里发生的那些变化是那么显著，以致只根据中世紀原文来研究蒙古語的人，对于現代蒙古諸語言的文句和言語是不容易完全充分地理解的。这就是說，語言的发展不是通过廢除語言結構中一切旧質的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24頁。

方法，而是通过逐渐改进、改善、改正和扩大现存语言的基本要紧的方法，通过新质要素逐渐积累的方法，通过语言及其方言的旧质要素逐渐死亡的方法而发生的。蒙古诸语言的历史证明了语言旧质要素的死亡完全不会引起语言的旧词、旧语、后缀和其他要素的必然消失，语言的旧质要素的死亡常常是以语言的这些要素的旧义死亡的形式发生的，即是说，旧的词、语、语法后缀和接尾部逐渐改变自己的意义。应当补充一点，在蒙古语的新质要素逐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积累的东西大大地超过了那些全无痕迹地消失了的旧质要素，这里我们说的是蒙古诸语言的词汇。因此现代蒙古诸语言的研究者比只研究这些语言发展中的早期文献的人知道的东西要多得多。

上面这些情况证明，过去的和现在的蒙古诸语言的差别主要是在语音方面，还有是在词汇方面，词汇处在几乎不断发展的状态中，随时直接地反映其使用者的一切活动范围内的全部变化。至于蒙古诸语言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它们保留了12到13世纪统一蒙古语的形式，没有特别重大的变化。无论如何，现代蒙古诸语言的全部使用者，彼此相遇并进行交际和谈话时，只会在语音和词汇方面感到困难，因为没有牵涉到基本词汇，尤其是它的词根核心。这毫无疑问说明了语法结构是特别稳固的，变化的速度也是非常慢的。当然，正如上文我们所已经指出的一部分和往下研究的过程中将会更详细地指出的那样，蒙古诸语言的语法构造也逐渐发生变化，逐渐改进、改良和改正自己的规则，用新的规则充实起来并在很小的程度内抛弃了旧的规则。现代的蒙古诸语言和12到13世纪的统一蒙古语的继承关系也就在这里。

关于语法结构变化的特点，斯大林写道：“语言的语法构造比语言的基本词汇变化得更慢。语法构造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它在语言中已是根深蒂固，所以它的变化要比基本词汇更慢。它当然逐渐发生变化，它逐渐改进着，改良和改正自己的规则，用新的规则充实起来。但是语法构造的基础在很长的时期中都保留着，因为历史

証明了，這些基礎能夠在許多時代中都替社會服務得很好。

由此可見，語言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匯是語言的基礎，是語言特點的本質。

……語言的穩固性是由于它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匯的穩固性所造成的”^①。

在這篇著作里我們用那麼大的篇幅來研究舊書面蒙古語言、方體文字的語言和中世紀西部蒙古語，是因為在我們往後研究的過程中，它們能夠給我們解釋現代蒙古諸語言，特別是達斡爾語、蒙古爾語和莫臥兒語跟早期統一的蒙古語的繼承關係，以及它們發展的道路和規律。

也許可以引証14世紀一位佚名的格魯吉亞歷史學家的資料來補充上文所引述的材料，他的資料告訴我們基本上一樣的情況。顯然，這位歷史學家或者他的報導者所接觸的蒙古人的語言跟13到14世紀的中亞細亞和阿拉伯語文學家所詳細地描寫的蒙古人的語言是接近的。但是，根據格魯吉亞語文學家的報導，蒙古人的長元音已經形成了；早已沒有聲母 α 的任何痕跡；塞輔音 q 部分變為摩擦音 x ；元音 i 前面的輔音 c 和非第一音節的元音系統基本上仍牢固地保留下來。顯然，所有這一切都足以證明佚名的格魯吉亞歷史學家或他的報導者是在14世紀跟蒙古人接觸的，因為在13世紀的蒙古語里，所有這些現象還未發生。

1241年阿爾明尼亞學者啟腊科斯記錄下來了關於蒙古語的一些有趣的材料，根據這個材料，在這種語言里有下列的一些情況：

- (1) 元音 i 的轉變還沒有發生；
- (2) 長元音只在某些單詞里開始出現，雖然我們也不能十分相信啟腊科斯是正確地注意到了這些詞里沒有元音銜接或摩擦音 h ；
- (3) 原有的、並未圓唇化的元音系統這時還保留在非第一音節里（ $\mu\gamma\alpha\lambda$ 代替較晚的 $\mu\text{O}\text{H}\text{H}\text{O}\lambda$ ）；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23——24頁。

(4) 噪輔音分为送气不送气，不同于后来的强弱輔音，清浊輔音的区分。

1240年在蒙古帝国統治者的朝廷里編写成的《蒙古秘史》的語言，对于蒙古学來說，有其完全独特的重要性。可惜这种文献語言直到現在还没有充分研究，因此在这里我們不打算特別討論。如果从当时蒙古語的音素构成和語法形式的簡單罗列的观点来看，这个文献只可以在很小的程度內补充我們上文所說的知識。但是这个文献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研究将会給我們闡明13世紀初蒙古語的句法和語法形式的意义。問題是，語法結構的发展不仅是在于語法形式的数量的單純增加或減少和它們的語音变化（在这方面，发展已經不是那样重要的了），而且主要也在于这些語法形式的用法和意义本質上发生了变化（比方，现代的将来时形動詞的形式有过去时、現在时和将来时的多回体行为的意义），当然，在这个文献里可以遇見現代蒙古諸語言已經沒有的某些个别語法形式（形态单位等等），但是这不能确定13世紀初蒙古語的特征。《蒙古秘史》的意义所以巨大，是因为它是唯一的长篇文献，而其他的文献資料只保存少量的文句、单句、单詞等等。

必須再次強調指出，蒙古学家只是对于現代卫拉特語、布利亚特—蒙古語和本土蒙古語以及后期的旧書面語言的語音学、詞汇学、形态学和結構学方面有比較詳細的研究。至于其他的現代蒙古語言、方体文字的語言、早期書面語言、中世紀蒙古語（根据中国、阿拉伯和中亞細亞的語文学家的資料）或《蒙古秘史》的語言，仍然有待于專門的研究，目前我們只能报导上文所簡略叙述的一些。

卫拉特語

我們要观察最通行的蒙古諸語言，必須从卫拉特語的叙述开始。大家知道，在1648年霍碩特的佛教僧人扎亞—潘迪特根据蒙古字母表的符号創造了新的卫拉特字母表并企图奠定独特的卫拉特文学語

言的基础，但这种尝试收效不大。新的卫拉特或扎亚—潘迪特的字母表符号完全适合于在文字上精确地表达活的卫拉特语的几乎全部的基本音位。这些符号不同于旧蒙古字母表的符号，它改变旧蒙古字母表符号的某些形式并采用个别的区分符号（由字母符号向右或向左的连字符），在文字上已经可以区别旧蒙古字母表所不能区别的下列音位：a—e, o—y, ö—ÿ, r—k, t—d 和 дж—з—j, 但是音位 дж—з 和 ч—ц 分别用一个符号，它们的区别，有时用正字法的手段，以位置为转移（在元音 i 的前面是 дж 和 ч，在其他元音的前面是 з 和 ц；正象旧蒙古字母表一样），有时按照口语的发音规范（чоно [狼]，цасун [雪]，джора [走马]，зун [夏天]）。长元音 ā 跟 ē, ō 跟 ö 用字母主体右边的连字符的结合表示，其余的长元音则常用各元音字母重迭写法来表示。后者的情况引起我们的注意。

从莫臥儿语元音系统的特点中已清楚地看出，在其他蒙古语里形成长元音 ū 跟 ū 的那些双音节的最初的元音保留或带有圆唇化的特点，比方，дöу ← дегүү [弟弟]，сöү ← сагу [他坐]。在这种情况下，在扎亚—潘迪特文字里用不同的两个元音字母组合的方法来表示一些长元音的特点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想起莫臥儿语元音系统的特点，比方：

öülen ← егүлен	[云]
ноур ← нагур	[湖]
хоуаі ← хогулаі	[咽喉]
дöү ← дегүү	[弟弟]
öүден ← егүден	[门]
торгоуд ← торгууд	[吐尔扈特人]

除了上述表示前列长元音的形式外，在扎亚—潘迪特文字里，我们也还发现两种方法：

(1) 把同样的符号重迭：

уула ← агула	[山]
ууху ← угуху	[喝]

засуул ← дзасагул [守卫]

(2) 在一个不重迭的符号的右边标上連字符:

т̄осун ← тогусун [灰尘]

б̄ө ← бөгө [薩滿教巫师]

доля̄н ← долуған [七]

把这些材料和莫臥儿語以及达斡尔語的一部分証据相对照，我們就可以确定，在双音节的縮減过程中，即长元音的形成过程中，早期元音間的輔音 Γ, γ 的全部痕迹彻底消失之后，早期組合的 $a\gamma y, e\gamma\ddot{y}, y\gamma y$ 的元音是最穩固的。如果說在其他組合（双音节）里的元音比較迅速地同化（ $o+a \rightarrow o+o; \ddot{o}+e \rightarrow \ddot{o}+\ddot{o}; y+a \rightarrow o+o$ 等等）而随后很快就形成长元音（ $o+o \rightarrow \bar{o}$ 等等），那末由 $a\gamma y, e\gamma\ddot{y}, y\gamma y$ 組合的长元音形成的过程就是緩慢的。显然，这是由于 y 和 \ddot{y} 前面一音节的元音 a 和 e 只发生不完全的逆同化，就是說，首先分別变成 o 和 \ddot{o} ，經過一些时候，元音 o 和 \ddot{o} 才完全同化，同化后两个相同的元音为一个长元音合并，不再受到特殊的障碍。

由此可見，現代的卫拉特語的 н̄ур [湖] 这个詞是这样形成的： $нагур \rightarrow наг̄ур \rightarrow на'ур \rightarrow ноур \rightarrow нуур$ （比較上面的 $уула$ ） $\rightarrow нур$ 。

然而上述的由于元音間的輔音 Γ, γ 的消失和后来紧跟着的双音节縮合的結果而形成长元音的这些詳細的过程本身并不是很重要的，同时对于我們关于这种过程的知識也沒有多大补充。但在另一方面对于卫拉特書面語言的正字法資料所确定的这些細节却很重要。显然，問題在于，早在17世紀中叶，一些或者甚至許多的卫拉特方言里，长元音形成的过程还没有充分完成，但对于当时的布利亚特—蒙古語和本土蒙古語來說，这种过程已經是經過了的阶段。

上述卫拉特書面語言正字法的特点只能这样解釋。上面所述还未牽涉到詞的构詞要素和詞形变化要素，也未牽涉到詞干收尾音节跟这些要素（即后綴）的組合。

由此可見，17世紀的卫拉特語方言，一方面跟中世紀的蒙古語相呼应（关于这点上文已談过），另一方面又跟現代莫臥儿語和达

斡尔語相呼应。所有这一切都說明，在这非常长的时期內，蒙古諸語言和方言的語音的历史发展过程整个地是极不平衡的：如果注意到达斡尔語和莫臥儿語的資料，那么，整个蒙古諸語言的长元音形成的这个过程，大約从13世紀延續到現代，还没有完全結束。

还应该补充說一說，所有卫拉特方言直到現在基本上仍然繼續保留古代蒙古諸方言的一些語音特征，这是几乎所有其他蒙古語方言早已消失了的。这里也包括了几乎所有現代卫拉特方言都有的那些特点：

(1) 以不变形式保存前列元音 \ddot{o} 跟 \ddot{y} ，其他蒙古語言里的中列元音 \dot{o} 跟 \dot{y} 与它相对应；

(2) 在 i 前面位置上，不管 i 后来的命运如何，在前列和后列的詞里，保存了早期的塞輔音 k ，在其他蒙古語言里这个 k 发展为摩擦音 x ，比方： $кем$ [誰]， $көвүн$ [儿子]， $сәлкән \sim сал'кән$ [风]；

(3) 在非第一音节里，沒有元音的园唇化，比方： $орат$ [进行着]， $өрәт$ [举起]，相当于喀尔喀語的 $орот$ 跟 $өрөт$ ；

(4) 最末音节几乎完全保存下来；

(5) 保存收尾輔音 $н$ 的舌前性質，在其他蒙古語里它变成舌后輔音 $ŋ$ ，等等。当然，卫拉特方言的語音在其他方面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是其他蒙古語所沒有的，象：

(1) 复合元音变成相应的长元音；

(2) 在非第一音节里长元音 \ddot{o} 和 $\ddot{o}-\ddot{o}$ 由长元音 \bar{a} 和 $\bar{\ddot{a}}$ 代替；

(3) 非第一音节里的短元音极端弱化，以致許多研究者倾向于認為在卫拉特諸方言里，这些元音根本消失，而反映在非第一音节里一些响輔音的构成音节的性質上，比方： $сәлкү$ ，而不是 $сәлкән$ [风]。

应当再补充說一說，卫拉特諸方言里的嘯塞擦音 $дз$ 也象布利亚特蒙古語諸方言里的一样发展成为摩擦音 $з$ 。特別有趣的是，在卫拉特諸方言里，曾經有过元音 i 的許多后列的詞，在同一元音 i

的硬顎化影响下变成前列的詞，往后，元音 i 本身又受到同化，比方：

морін → мörин → мөрѳн ~ мөрѳ [馬]

бірагү → бірү → бүрү [二岁牛]

(在这里我們省略了这个詞的发展的中間阶段)。

当元音 i 仍然保留后舌音性質即发 i 音的时候，元音 i 就发生轉变，在发生这种轉变的这些詞里就不会发生上述情况的变化（从这里就有 мах ← мiqa [肉] 类型的詞）。

所有这一切使得卫拉特諸方言（不同于其他蒙古語）除了 л' 以外，沒有硬顎化輔音。

卫拉特諸方言的語音特征也象其他蒙古語諸方言的一般語音特征一样，必須說得很多，因为正是語音差別使不同的蒙古語的使用者难于互相了解。这种困难程度，如果不是更大的話，至少也跟詞汇方面的差別所引起的一样大，因为詞汇牽涉到較晚的詞汇构成和变化。至于語法結構和沒受語音变化影响的、同时也是所有蒙古語的共同财产的那部份詞汇，在这方面不同蒙古語的使用者在交际的时候不会感到任何困难而容易彼此理解，虽然在这些語言之間也体验到某些差別。因此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輕視蒙古諸語言的語音特点。由此就可以理解表現在蒙古学中的对于語音研究的格外的兴趣。斯大林写道：“完全沒有語音材料和完全沒有語音的‘自然物質’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①。不用說，如果語言的“自然物質”即語言的語音体系本質上发生变化，如果从前統一的語言或者近亲語言的使用者，他們的語言的“自然物質”或語言的物質外壳由于长期发展的結果具有了不同的形式的話，那末在亲屬語言的使用者之間的交际範圍內不能不引起某些困难。斯大林写道：“語言是工具，武器，人們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②。但是，如果說人們的語言的“自然物質”发生强烈的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39頁。

② 同前：第20頁。

变化，那末怎样去互相交际，怎样交流思想和达到互相了解呢？当卫拉特人听到 *фугор уладза регу* 这个句子的时候，他怎样能理解蒙古人并“猜想”到这句蒙古语正好相当于他自己的卫拉特句子 *үкёр үлās ipөх* [牲畜从山上下来] 呢？在这里，其实这两个句子的词跟语法形式完全是一样的，只是在语音上表达不同，因而表达为十分不同的形式。

卫拉特语的语法特征跟旧书面蒙古语言的语法特征的区别，我们只指出下列的主要一些：

(1) 没有地位格，它只存在于旧书面蒙古语言里。它具有现代其他语言（如果不算鄂尔多斯方言和其他一些方言的话）所没有的联结格；

(2) 具有方向格，在其他蒙古语里后置词 *yp̄y ~ py* [向下，向] 部分地相当于方向格。同时还有限度格，它只存在于布利亚特蒙古语的某些土语里；

(3) 具有未完成体的结合形式，它只存在于西部布利亚特方言和其他一些蒙古方言里；而在其他的蒙古语言和方言里，未完成体则用联结副动词和助动词组合的方法来表达；

(4) 具有喀尔喀语和布利亚特语里所没有的第二条件式副动词；

(5) 没有现在时形动词；

(6) 具有附属于区分副动词的否定词 *yга* [不] 的用法，在其他的蒙古语里几乎没有遇见。

跟其他的蒙古语比较起来，卫拉特语的特点是分布最广，缺乏领土的统一，因为大约只有35万到40万的卫拉特人聚居在新疆，在那里现在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扎亚潘迪特文字）出版报纸和书籍。至于卫拉特居民的其他集团，则散居在整个亚洲中部的各小绿洲中，关于这点上文已经说过。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零星的卫拉特人集团在某种程度内受到了或正在受着比方布利亚特—蒙古等等的异方言的蒙古人的同化；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卫拉特诸方言下文将

要談到。

弗拉迪米尔佐夫傾向于把卫拉特諸方言和莫臥儿語一齐划分为特殊的西部蒙古方言群，并根据元音系統和輔音系統的特点（保存早期蒙古語的 ö, ȳ, κ），把它們同所有其他蒙古“諸方言”对立起来。看来，从我們对于蒙古諸語言和方言所作的敘述中，很显然沒有任何理由把卫拉特語和莫臥儿語划分为特殊的西部蒙古方言群。問題在于弗拉迪米尔佐夫把蒙古諸語言当作是同一种語言的諸方言。弗拉迪米尔佐夫写道：“分散在……广大的幅員上，参加不同的政治联盟，时而过着游牧生活，时而过着半定居或完全定居生活的这些蒙古人使用着許多种方言和土語。但是共同的蒙古語是根本不存在的。使用蒙古語即意味着使用蒙古語許多方言中之一種；如果可以說庫倫（烏兰巴托）附近的喀尔喀人使用的是蒙古語，那末同样有理由可以認為，从貝加尔沿岸来的布利亚特人和西藏高原上的霍碩特人……使用的也是蒙古語。在語言方面，全体蒙古人民都使用彼此之間有某种程度的区別的蒙古方言和土語”^①。

从斯大林关于方言的一般闡述的启示下来看，弗拉迪米尔佐夫的上述原理的錯誤現在就更加明显了，这种錯誤也是由于直到現在在語言学上还没有清楚的和公認的方言的定义所造成。关于部族和部落的語言，斯大林写道：“除了語言之外还有方言、土語，但是部落或部族統一的和共同的語言是占着統治地位，并使这些方言、土語服从自己”^②。其次，提到馬克思的关于“方言集中为統一的民族語言是由經濟和政治的集中来决定的”的指示时，斯大林指出：“可見馬克思承認必須有統一的民族語言作为最高形式，而把低級形式的方言服从于自己”^③。

斯大林的这些指示帮助我們正确地处理方言和独立語言的問

① 弗拉迪米尔佐夫：《蒙古書面語言和喀尔喀方言的比較語法》，1929，列宁格勒，3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10頁。

③ 同前：第12頁。

題，正确地寻求諸語言与方言之間的區別，不是也不只是在于不同的地方“話”的使用者彼此之間了解或不了解的程度怎样，虽然它們本身是重要的，也不在于相同的現象（等語綫）的数量或者甚至質量（其重要性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忽視），更完全不在于这些使用者的有无自己的独立国家，就是說，不在于直接的历史性的原因，因为国境的範圍經常迅速地变化着，而語言及其方言却活到許多时代。語言与方言之間的差別，正如由上引的斯大林的指示所得出的結論一样，應該在使得某种地方“話”对于另一种地方話表現出从屬关系，象低級形式服从于占統治地位的高級形式一样的那些标志里去寻找；應該在語言与方言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表現出来的那些标志里去寻找。

可見，方言是服务于全民境內某一部分人民群眾的全民語言的地方变体，具有和全民語言基本上相同的自己的語法結構和基本詞匯，并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根据这一发展的內部規律服从于全民語言，象低級形式服从于高級形式一样。

馬克思主义的方言学說幫助我們理解，比方，德語諸方言的使用者彼此之間的了解有很大的困难，为什么这些方言还是統一的和共同的德語的諸方言而不是独立的語言，又比方，吉尔吉斯語和哈薩克語的使用者彼此之間，比起同一种德語的不同方言的使用者彼此了解要更容易更迅速，为什么它們还是独立的語言而不是某种語言的諸方言。

在蒙古語領域內我們又有些什么情况呢？从上文我們可以看出，以前共同蒙古部族的統一的蒙古語由于这个部族的国家的崩潰以及后来紧跟着的各个部族的各个部分的地区的隔离的結果而瓦解了，但是存在于蒙古人的部落划分範圍內的地方方言还没有来得及消磨在統一的蒙古語里，又开始活跃起来，成为形成各个独立語言的基础，如本土蒙古語、布利亚特蒙古語、卫拉特語、莫臥儿語、蒙古尔語和达斡尔語。正象上文我們看到的而且以后还会看到的一样，从前統一的蒙古語諸方言的活跃过程和上述独立的蒙古諸語言

在它們的基礎上的形成過程表現在，由於上述的歷史條件，大概從14世紀起，這些方言在其進一步的歷史發展中，就不再服從於共同的內部發展規律。蒙古諸方言的語音、詞匯和語法結構往後的歷史發展，不再沿着整個蒙古語領域所共同具有的同樣的內部發展規律的道路前進，而是沿道不同的、只是這些方言的個別集團所共同具有的內部發展規律的道路前進。

大約從14世紀開始，衛拉特諸方言的語音、詞匯和語法，就跟“原始蒙古爾語”或“原始莫臥兒語”諸方言不同地發展；“原始布利亞特”諸方言的歷史發展，又跟現代本土蒙古語的“祖先”中部蒙古諸方言的歷史發展有不同的方式，而上文所列举的其他蒙古方言已不再服從於現代本土蒙古語的內部發展規律。所有的蒙古方言按照自己的內部發展規律繼續服從於共同蒙古語，象低級形式服從於高級形式一樣，而共同蒙古語在它們之間占着統治地位，象高級形式統治低級形式一樣，這樣的共同蒙古語大約從14世紀起，我們就再也看不見了。所有這一切決定於從前統一的蒙古部族的國家的潰崩和後來緊跟着的這個部族的各個部分的地區的隔離，特別是決定於大概從所述的時期起已經出現了逐漸形成現代獨立的蒙古部族和民族的蒙古氏族和部落的各個集團所處的那些不同的文化歷史和社會經濟條件以及不同的人種語言環境。

當然不能說蒙古學家們完全不了解蒙古語領域內的實際情況。蒙古學家們把現代蒙古諸方言劃分為某些一定的語族，跟我們把蒙古諸語言分成上述的六種獨立語言的劃分大致是相符的，這就說明，蒙古學家們總算是忠實地選擇了正確的研究方法，雖然這種方法有時是試探性質的或單純是經驗主義的作法。

蒙古學家們把達斡爾語、莫臥兒語和蒙古爾語確定為“孤立的”蒙古諸方言，因為語言學研究的這些對象按其語音、詞匯和語法特點來看，不能把它們包括進衛拉特語、布利亞特—蒙古語和蒙古語諸方言的組成中。然而把蒙古諸語言和方言分成西部和東部兩支，正如我們看見弗拉迪米爾佐夫所做的那樣，跟這種做法不是始

終協調的①。問題在于直到現在，在蒙古學中始終沒有把蒙古諸語言和方言的一般的分類法跟特殊的分類法之間的区别搞清楚。

蒙古諸語言和方言的一般的分類法是根据這些語言和方言的發展所遵循的、形成某種語言和方言的語音、詞匯和語法結構的全部总和的那些內部發展規律而建立起來的，這些內部發展規律本身是由這些語言中抽象出來的，並且取決于這些結構。可是為了便于研究語言的個別方面和細節而純粹假定地進行的特殊分類法跟一般的分類法往往有很大的分歧。比方，只按照具有唏塞擦音 дж 和 ч 來劃分蒙古諸語言和方言的時候，那末舊書面語言、莫臥兒語、達斡爾語和蒙古語南部諸方言就處在共同的一個語族內，這個語族跟按照具有相應的嘯輔音的另一個語族的成員，如衛拉特語、布利亞特—蒙古語和外蒙古語即喀爾喀方言對立起來。可見，在極端假定的特殊分類法內，同一語言的諸方言和土語可以成為不同語族的成員，可是因為這種分類法可以根据當時研究的直接對象從不同的觀點來劃分，因而彼此相加的結果就會是一些所謂等語綫的交叉綫的相當複雜的蜘蛛網，在地图上可以用這些等語綫來標志個別的類似現象。

可是即使是利用這種假定的特殊分類法也沒有任何理由把衛拉特諸方言和莫臥兒語劃分成蒙古方言的特殊的西部“語支”，象我們看見弗拉迪米爾佐夫所作的那樣。

布利亞特蒙古語

讓我們來評述一下布利亞特蒙古語吧，從前曾經根據布利亞特蒙古語和衛拉特語的使用者在12到13世紀時期還是“森林”蒙古部落，在他們的起源和語言方面是一定的統一體的這種推測把它們放在同一語族內。從布利亞特蒙古語和衛拉特語的現代狀況來看，人們企圖在它們之間發現某些統一體，比如，在這些語言里有人稱謂

① 參看弗拉迪米爾佐夫：《蒙古書面語音和喀爾喀方言的比較語法》，第6—12頁。

語小詞，在某種程度上它是人稱代詞的縮減形式，同時這些語言具有其他蒙古語里所沒有的一些詞，在比較一致的程度上保存最末的音節，諸如此類。可是即使以特殊分類法來劃分（關於這點上文我們已經說過），把布利亞特語跟衛拉特語拉在一起的這種企圖也沒有充足的理由，因為其他蒙古語言和方言里也有人稱謂語小詞（所謂人稱變位）。至於好像可以把布利亞特語和衛拉特語劃分為獨立的語族的詞匯上的平行現象，那它們具有偶然的零星的性質。但是把布利亞特語跟任何其他一些蒙古語一齊劃分為特殊的語族，將它跟所有其餘的蒙古語對立起來，不論是在歷史方面或是在它們現代的語言狀況方面，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在語音方面，除了с化的叢果爾方言以外，整個布利亞特語具有下列一些特征：

（1）共同蒙古語音位с，在元音前面的位置時，變成喉頭摩擦音h，而在音節末時，則變成爆發的д，比方：нар̄ī ← сар̄ī [月亮]，ул д ← улус [人們，人民]，адх̄ах̄ī ← асхаху [倒]；

（2）共同蒙古語音位ч（在其他的一些蒙古語和方言里發展成為ч和ц），變成ш和с，比方：шаңг̄ī ← чинг̄а [有力量的，巩固的]，саган ← чаган [白的]，шагна̄х̄а ← чингнаху [听]；

（3）共同蒙古語音位дж（在其他的蒙古語言里發展為дж和дз ~ з），變成ж和з，同時在北部布利亞特諸方言（厄希里特方言和部分的布拉加特方言）里的舌面輔音j相當於共同布利亞特語開頭位置的唏摩擦音ж，比方：жарг̄л̄ ~ жаргал ← джиргал [享樂]，аж̄ал ← адж̄л̄ [工作]，зуң ← джун [夏天]；

（4）在早期i前面的共同蒙古語音位г，表達為舌面音j，比方：дол' jōн ← долгӣан [波浪]，ман' jah̄аң ← манг̄г̄исун [葱]，бурj̄ах̄а ← бург̄г̄иху [沸騰]；

（5）共同蒙古語前列音位ö跟ÿ分別表達為中性元音ò跟ÿ，在大多數的布利亞特方言里，它們合併為一個音位ÿ，由於

文學語言正字法的关系，这就引起全部前列元音系統的变化（关于这点下文將談到）；比方： $\text{ондөр} \sim \text{үндүр} \leftarrow \text{өндүр}$ [高]， $\text{мөңгөң} \sim \text{мүңгүң} \leftarrow \text{мөңгүн}$ [銀，錢]；

(6) 輔音 $\text{r} \rightarrow \text{x}$ 跟 $\text{d} \rightarrow \text{t}$ 有很明显的区别，沒有任何混淆，但是除了卫拉特語以外，在其他的蒙古語里它們总是經常地混淆起来。

某一布利亚特方言或个别土語也具有其他一些特征，比方：

(1) 元音 i 前面的历史上的 k 表达为硬顎化的 c' 或 t' ： $\text{тамс'а} \sim \text{тамт'а} \leftarrow \text{тамаки}$ [烟草]；

(2) 在卡班—巴尔虎吉方言的一些土語里的喉头摩擦音 h ($\leftarrow \text{c}$) 出现在詞头时轉变为 x ；在詞中，这个摩擦音或者完全消失，或是形成元音衔接，元音重复，比方： $\text{харă} \leftarrow \text{һара} \leftarrow \text{сара}$ [月亮]， $\text{xōң} \sim \text{xō'oң} \leftarrow \text{xōһон} \leftarrow \text{xоғусун} \leftarrow * \text{xобусун}$ [空虚的]；

(3) 在丛果尔方言和其他方言的一些土語里（比方阿拉尔 [Алар] 方言的布尔克 [Бурк] 土語里）的元音 y 表达为 o ，这种情况在从前两个詞根音节里有元音 y 的那些詞里也有过： $\text{осōң} \sim \text{ohōң} \leftarrow \text{усуң}$ [水]， $\text{нотōк} \leftarrow \text{нутуг}$ [游牧站]。

但是，其中除了一些极少的例外，全部布利亚特語的最大特点是历史上的元音 i 始終一貫地表达为各輔音的硬顎化。这就是說，首先，布利亚特語里的元音 i 的轉变很晚才发生；其次，形成現代布利亚特諸方言的早期蒙古北部諸方言，即“原始布利亚特”諸方言，在它們里面后列元音 i 尤其不发生轉变，但在后列的一些詞里則变为前列元音 i ；第三，形成旧書面蒙古語言的12世紀末和13世紀初的那个早期蒙古方言，几乎毫无例外地表达了这个历史上的 i ，在該元音的发展方面与“原始布利亚特”諸方言相似。大家知道，除了布利亚特語以外，在所有現代的蒙古語言里，保存和表达历史上的元音 i 是比較少見的。

比方：

$\text{н'ударга} \leftarrow \text{нідурга} \leftarrow * \text{нідурга} \rightarrow * \text{нудурга} \rightarrow$ 喀尔喀語 нудрага

[拳头]，

н' утāk ← нитуг ← *нитуг ← *нінтуг → нитуг → нутуг → 喀尔喀語
нутүк ~ нутāk [游牧站]；

м' ахā ← міха ← *міца → *маца → 喀尔喀語 махā [肉]；

хот'огō ← хотіго ← (在音素换位以前) кітуға ← *кітуға →
кутуға → хутугā → 喀尔喀語 \ утгā [刀]；

н' āхā ← ніґаху ← ніґаку → наґацу → 喀尔喀語 нāхā [粘]。

从布利亚特語的語法特点里，我們看出它有不同于旧書面蒙古語言的下列的一些特点：

(1) 沒有联結格、方向格和地位格，只在一些个别的土語里有限度格；

(2) 在形動詞短句和副動詞短句里，只是用屬格和詞干作为主語，而在其他的蒙古語里也使用賓格；在这方面布利亚特語跟旧書面蒙古語言相同，在上述句法功能中旧書面蒙古語言用賓格，只是在口語的影响下才能遇見；

(3) 沒有意外行为的过去时形式，它不过是从已失去作用的助動詞詞干 a - [是] 保存下来的，这个助動詞只用作語气意义的謂語系詞（“原来是”）；

(4) 由于現在时形動詞丧失从前的性質，使它几乎完全轉变到带有过去时意义的最后式、即叙述式的動詞形式的范疇；

(5) 沒有旧書面蒙古語言里所有的条件式副動詞的全部形式，而使用所有其他蒙古語里所沒有的后置詞 hā [如果] 来代替它，間或也有条件式副動詞的第三形式；

(6) 沒有讓步和“引用”副動詞；

(7) 具有連貫副動詞；

(8) 在主格形式中保存以前的收尾舌前輔音 н (象在卫拉特語和書面蒙古語言里的一样)，它把布利亚特語和本土蒙古語区别开来，而且一般地和取决于使用人称謂語小詞 (上面已經說过) 的非第一音节的极端弱化有关系。

和其他蒙古語比較起来，布利亚特語的方言是最复杂的，虽然还不能說这种語言的諸方言已經充分研究过（因为在布利亚特方言地图上仍旧有許多空白点），但总算是在这方面研究得最清楚的。考虑到布利亚特諸方言研究的深入程度，我們对它們的叙述比起对于其他蒙古語方言所作的将要詳細些。布利亚特諸方言的研究直到現在还帶有片面性，因为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个别方言的語音和語法特征的研究上。至于布利亚特諸方言的詞汇特征，我們只有一些初步的极零散的材料。布利亚特語的詞汇主要是由阿列克謝耶夫，別尔塔加耶夫和切烈米索夫研究的，但是他們沒有特別注意研究基本詞汇，在馬克思主义的語言学說启示下这是多么重要的啊。他們的研究也还没有发表。

布利亚特諸方言之間的区别主要在于詞汇和某些語音方面，关于詞汇方面目前我們还没有足够的材料来作出任何重要的結論，至于語法結構，在布利亚特諸方言之間并没有重大的区别。

在蒙古学中，向来就有一种傳統把布利亚特語分成东部和西部两大方言，这两大方言又分成若干方言，这些方言又分成許多土語甚至是次土語。布利亚特語的这种方言区分并没有任何認真的資料証实。固然，人們肯定了东部跟西部大方言（或其他作者所說的方言）之間的主要区别在于：比起布利亚特語的西部方言来，东部方言具有更大量的蒙古語詞和較少量的俄罗斯語詞。但是这种肯定說法只是从表面看問題的結果。事实上不能把貝加尔湖以南和以东的諸方言对立起来，因为不論是在东部諸方言内部或是在西部諸方言内部，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那些差别必然要使我們放弃把布利亚特語分成东西方言的傳統。东部和西部諸方言之間事实上已經确定下来的那些詞汇区别只是詞汇表面上的差别，在历史上是暂时性的（东部的佛教詞汇和西部的薩滿教詞汇）。因此，在目前有必要运用另一种以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說为基础的，并考虑到諸方言的比較稳定的方面（基本詞汇和語法結構）的方法来划分布利亚特諸方言，下面我們將提出它的初步方案。我們把它称为初步方案是因为

(如上所述) 布利亚特諸方言的基本詞汇方面几乎完全沒有研究过。

布利亚特語也許可以有条件地分成下列的一些方言:

(1) 科里 (хоринский) 方言通行在烏兰烏德以东和东南部, 包括赤塔省的布利亚特人所用的阿巾 (агинский) 土語,

(2) 丛果尔方言 (或丛果尔—薩尔图勒 цонгольско-сартульский方言), 通行在烏兰烏德以南的色楞格 (Селенг), 伊沃耳格, (Иволг), 集德 (Джид), 扎卡緬 (Закамен) 和恰克图 (Кяхту) 各盟;

(3) 色楞格方言, 通行在色楞格区, 有些研究者把它和丛果尔方言合并成为一种色楞格“土語”;

(4) 卡班巴尔虎吉 (кабанско-баргузинский) 方言, 通行在烏兰烏德的西北部, 貝加尔湖东岸, 又分成卡班土語和巴尔虎吉土語;

(5) 通克 (тункинский) 方言, 通行在貝加尔湖西南部的通克盟;

(6) 鄂卡 (окинский) 方言, 通行在薩彥山区, 鄂卡 (Ока) 河上游;

(7) 下烏丁斯克方言, 通行在伊尔庫茨克省的下烏丁斯克城以南50—90公里的地方;

(8) 翁格 (унгинский) 方言, 通行在由安加拉河左岸几乎到特烈提 (Тыреть) 火車站 (离伊尔庫茨克約200公里) 的地方;

(9) 阿拉尔 (Алар) 方言, 通行在以前阿拉尔人管轄的地区上的鉄路的西南 (伊尔庫茨克以西約150公里);

(10) 博汉 (боханский) 方言, 通行在安加拉河的右岸 (离伊尔庫茨克約100公里);

(11) 厄希里特 (эхиритский) 方言, 通行在伊尔庫茨克的北部和东北部 (40—100公里), 其中包括奥尔杭 (Ольхон) 島和貝加尔湖西岸;

(12) 布拉加特 (булагатский) 方言，也通行在同上地区，根据使用这些方言的移民有时跟厄希里特方言合并，有时又跟其他的方言合并，因此，某些研究者可以有权利说到一种厄希里特布拉加特“土語”（即方言）。

阿拉尔方言、通克方言和鄂卡方言，彼此之間的特征是那么接近，以致也許可以把它們当作是同一方言即杭哥多尔 (Хонгодор) 方言的諸土語，因为这些使用者的基本群众是屬於同一个杭哥多尔部落的。

由此可見，我們假設的布利亚特諸方言的分类法跟阿列克謝耶夫^①所提出的分类法有分歧，更不用說1929年弗拉迪米尔佐夫的分类法了^②。阿列克謝耶夫把布利亚特語傳統地分成东部和西部“大方言”，又把东部方言分为科里、色楞格（相当于我們的色楞格和丛果尔）、巴尔虎吉、卡班和通克（它的成員有条件地包括鄂卡）諸“土語”；把西部“大方言”分成阿拉尔-翁格、厄希里特-布拉加特、博汉和下烏丁斯克諸“土語”。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內还有巴尔虎 (Баргун) 方言，通行于毗連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境界的巴尔虎地区。

布利亚特蒙古民族的文学語言是以科里方言为基础的（关于文学語言的历史下文我們將簡略地叙述），它具有下列一些主要特征：

(1) 中列元音 \ddot{o} 跟 \dot{y} 完全沒有区别，引起全部前列元音系統的变化：长元音 \bar{o} 只在紧跟着 e , \bar{e} 和长元音 \bar{y} 之后才遇見，至于长元音 \bar{o} 則在短元音 \ddot{o} , \dot{y} 和长元音 \bar{o} 之后才遇見，这种情况反映在文学語言的正字法中，規定在第一音节里 \ddot{o} 跟 \dot{y} 两个短元音書写时只

① 参閱阿列克謝耶夫：《布利亚特蒙古語諸方言》，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学术札記第98期第161——202頁，1949年。这篇文章有關於布利亚特方言学的有价值的簡略报导。

② 在这里我們可以加以利用，因为我們亲自研究这些方言——卡班—巴尔虎吉方言、通克方言、博汉方言、厄希里特方言和布拉加特方言。

③ 参閱弗拉迪米尔佐夫：《比較語法》，第7——8頁。

用第二个,但在非第一音节里这两个元音始终用符号 ö 表达。因此,布利亚特蒙古語和近代蒙古文学語言的正字法之間形成了差別,由上面所述可以看出,这差別也反映出口語中的差別。

布利亚特語	喀尔喀語	意义
Үндэр	Өндөр	[高的]
үргөөд	Өргөөд	[抬起]
үргөөд	үргээд	[畏惧]
үнэр	үнэр	[气味]
үнэр	өнөр	[亲戚,子女多的]
үнөөр	үнээр	[用价錢]
бүд	бөс	[布,紡織品]
үдэр	өдөр	[日子]
нөөһэн	нөөсөн	[保存的]
үүдэндэ	үүдэнд	[在門內]

科里方言一方面跟所謂“类科里”(хориноидные)諸方言之間,另一方面跟其他的布利亚特方言之間都有这样的語音差別。

(2) 在詞干有前列元音和后列元音 o 的詞里,它的共同格后綴中輔音 r 的硬顎化只是在地方(科里方言)上通行,而在文学語言里沒有反映出来,虽然科里方言是文学語言的基础:

科里方言	文学語言	意义
морт'ө	моритой	[跟馬]
үрт'ө	үрэтэй	[跟子孙們]。

(3) 具有帶附加成分 $-\text{ихай}$ 的过去时特別叙述式。在所有蒙古語,包括布利亚特語的諸方言里,这附加成分都用作形成动名詞的后綴:比方,科里方言的 ябанхай 是“走了”的意思,但在其他方言里則是“有走的习惯”。在文学語言里这种形式是允許的。

(4) 有序数詞的后綴 $-\text{дагша}$, 这后綴只在卫拉特諸方言里遇見($-\text{дагч}$), 文学語言沒有采用,在文学語言里相当于所有其他布利亚特方言的数目字,只采用后綴 $-\text{дахи}$: 如文学語言的 гурбадахи

相当于科里方言的 гурбадагша [第三]。

(5) 其他布利亚特方言所特有的名詞复数的并行或重复形式，科里方言不用；比方，морид~мориһууд~моридууд~моринууд [馬(复数)]，在科里方言里只遇見 моринууд。

(6) -са, -бари, -лга, -лта, -мжа, -шан, -уул 类型的构詞后綴是非常能产的。許多派生詞和術語都是由这些后綴产生的，这样多的程度在其他布利亚特方言里还没有看到。

革命前，布利亚特人沒有自己特殊的民族文字。大約从17世紀末起，特别是18世紀，由于旧蒙文傳播到布利亚特的結果，逐漸形成了旧蒙古書面文学語言的特殊的布利亚特标准方言或类似的方言，这反映在佛教寺院的抄本和木刻的出版物中。这种“方言性”主要表现在詞汇方面，因为在所有布利亚特的手稿和木刻出版物中，基本上严格地遵守着旧蒙文的正字法规范和形态学规范，不过，当然也有些布利亚特方言語詞自发地衝进这种語言的範圍內（我們还没有談到布利亚特的特殊書法，主要是决定于布利亚特人用羽毛笔和鉛笔書写，而不是象在蒙古那样使用毛笔）。比方，布利亚特的喇嘛在用蒙文翻譯出版一些藏語的佛教著作时，在旧蒙文中渗入了相应的布利亚特語詞或者甚至着手独立的翻譯，因为注意到在許多蒙古譯作中，正如弗拉迪米尔佐夫已經指出的那样，“具有許多和本族人民的語言（即布利亚特語）不相同的地方”^①。这种書面的“方言”在东部布利亚特人的私人通信和下級行政管理机关中也使用，但是伊尔庫茨克的布利亚特人却完全不懂得这种文字。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以后，有些傳教士企图根据旧蒙古字母表創造特殊的布利亚特字母表，但是沒有成功。这是由于沙皇政府竭力压制这方面的任何創举所致。致于布利亚特人中間的一些先进人士提出的关于采用以俄罗斯字体为基础的完全新的文字的問題，那末在斯托雷平反动派的条件下，更加不能得到肯定的解决。

^① Bodhicaryāvatāra Çāntideva. Čhoskyihodzer 的蒙譯本。弗拉迪米尔佐夫出版。列宁格勒，1929年，第5頁。

只是由于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結果，使俄罗斯全体人民由民族压迫下获得解放，布利亚特人才开始用他們自己的語言（1931年以前用旧蒙古字母表）出版書报杂志。1931年布利亚特人改用以拉丁字体为基础而創造出来的新文字。同时宣布，布利亚特文学語言应该以o化的“色楞格”方言（事实上就是丛果尔方言，它彷彿最接近于蒙古語）为基础而发展起来。

可是，实践証明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提出的作为布利亚特文学語言基础的o化的“色楞格”方言并不能充当文学語言的基础。何况使用这种方言的人数不超过全体布利亚特人的十二分之一。“色楞格成分”只不过表現在用c, ч, ц分別代替h, ш, с, 然而其他的“色楞格成分”（o化等）在文学語言里并没有任何反映。同时也沒有获得跟蒙古語类似的地方，因为整个形态学体系仍旧是本土布利亚特語的，如果不算这个体系中被推薦的蒙古語音形式和布利亚特語里所沒有的象-жай等等的过去时动詞形式的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为了自己的反革命破坏的目的，用一些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了解的，甚至在蒙古語里也不通行的人造的“蒙古語詞”来損害布利亚特文学語言，同时他們又竭力阻碍把布利亚特人在跟俄罗斯人民多世紀的共同生活和为社会主义共同斗争的过程中掌握的一些苏維埃語詞、俄罗斯語詞和国际術語运用到文学語言里去。

“色楞格”方言，事实上就是丛果尔方言，使用这种方言的是17世紀来自蒙古的移民丛果尔人和成吉思汗在中亚細亚的俘虏（手工业者）的后裔薩尔图勒人（сартул 蒙古語的意思是“波斯人”），以及布利亚特比較新近的居民。这种方言具有下列的一些主要特征：

（1）具有輔音c, ч, ц代替共同布利亚特語的h, ш, с（关于这点上文已說过）；

（2）从前在两个非派生的音节里具有y的詞里，o化代替了共同布利亚特語的y化，比方：осõн ← усун [水]，онõхõ ← унуху [騎]代替共同布利亚特語的 уһан 和 унаһа；

（3）在主格里沒有起源于舌前輔音н的收尾后舌輔音ң：

морї ← морін [馬] 代替共同布利亚特語的 морїң;

(4) 沒有人稱謂語小詞: би јабанă [我去], чи јабанă [你去] 等等代替共同布利亚特語的 би јабанаб 跟 ши јабанаш;

(5) 喀尔喀蒙古語的賓格形式 -irī 代替共同布利亚特語的 -ijě, 比方: мор'irī [馬(賓格)] 代替共同布利亚特語的 морijě。

可是根据丛果尔方言的整个詞汇来看,它是布利亚特語的方言,虽然由于它的領土接近蒙古而包含了一些喀尔喀語詞。有趣的是指出,居住在离自己的色楞格同族人有一,000公里远的布尔克国約有三四百年之久的阿拉尔的薩尔图勒人直到現在他們的語言里还保存着o化的特点,虽然在方言的其他特点上,一般地說沒有不同于阿拉尔人的地方,但是更有趣而又奇怪的情况是,这种o化正好出現在成吉思汗的中亚細亚俘虏的后裔的語言上,(而且也正是在上文所指出的情况下),毫無疑問,这种情况值得我們專門去研究。

1936年夏天,在烏兰烏德举行的語言学會議上終于承認,根据資產階級民族主义者提出的关于布利亚特文学語言以“色楞格”为基础的理論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布利亚特文学語言的正常发展是不可能得到保証的,因为几乎所有其余部分的布利亚特居民完全不懂得的正是用这个基础方言出版的書籍。因此通过了以本土布利亚特語为基础发展布利亚特文学語言的決議,并且在同年(1936)由布利亚特蒙古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各領導机关分別以決議加以批准。科里方言,当时称为东部方言,决定为布利亚特文学語言发展的基础。根据1931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蒙古各族人民代表的語言学會議上的決議,布利亚特文字仍旧使用以前在1931年采用的以拉丁字体为基础的文字。其中,1936年的決議意味着从这时候起,根据几乎全部布利亚特語的語音规范,必須以 h, ş, s 分別代替 s, ç, c, 比方:

hara	代替	sara	[月亮]
şono	"	çono	[狼]

sagaan

代替

cagaan

〔白的〕

此外，又决定今后不再使用布利亚特語里所沒有的那些过去时动词形式，如 -жай 和 -лай（第二种形式在布利亚特語里获得了不同于喀尔喀蒙古語的一种意义，那就是顾虑，或者正确些說，警告的意义：уналай〔当心掉下来！〕）。当然，全部正字法也都有相应的变化；特别是决定今后不再区分“前”元音 *o* 跟 *y*（关于这点上文已說过）。

在1938年肯定了拉丁化字母表，第一，表达布利亚特語的特殊語音上不及俄罗斯字母表那么合适；其次，在字体方面，由于其中具有許多区分符号（表示各輔音的唏音特点的 cedilla [ç 下面的符号] 跟横杠，其实，用俄罗斯字母 ж, ш, ч 就能更实用地表达）而感到不方便；第三，它不但不能帮助，而相反地妨碍俄罗斯文学語言的掌握，俄語是布利亚特人的也是我們社会主义祖国全体人民的第二語言，是先进的俄罗斯文化的語言。因此，在布利亚特人民一致的要求下結果証明为不正确的拉丁化字母表在1938年就被根据俄罗斯字母表創造的新字母表代替了，为了表达布利亚特語的特殊語音，新字母表增加了 h, θ, γ 三个字母（象从前那样长元音决定用各該元音字母的重迭写法去表示）。

1938年的改革，在布利亚特全民的文学語言的巩固史上，显然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措施，因为它保证了年青的布利亚特文学語言和祖国語言的文学的繼續成长，保证了布利亚特人民普遍識字并且更好地掌握俄罗斯文学語言。

布利亚特蒙古語諸方言

不能否認，布利亚特語的方言分歧，对于全民的布利亚特的文学加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并且繼續造成某种困难。

这些困难主要是，或者甚至唯一地是在詞汇方面。布利亚特語各个分支之間的方言差別在語音方面比較容易克服，而它們在語法

結構方面更加容易克服，因为布利亚特諸方言之間的語法差別非常小，它們只是由語音方面的差別引起的，或者只帶語音的特点（比方，在屬格或賓格里名詞的不同发音：малые ~ мали〔对牲畜〕，малын ~ малай〔牲畜的〕等等），那末，在全民族範圍內的語言統一事业中，詞汇的差別造成了相当的困难。

同时，正如上文已經說过的，布利亚特諸方言恰好是在詞汇方面研究得最少，而且在这方面我們的知識具有片断的、零星的、有时是表面的性質。在詞汇方面确定布利亚特諸方言的分类法的企图，正象整个地把这些方言按傳統的方法分成东部和西部“大方言”一样，直到現在，还没有成功，西部或东部的任何一种方言或土語里的材料往往分布到整个西部或东部方言里。比方，已經肯定的，象 ибии 这个詞（在这里的詞汇例子用正字法的形式）除了厄希里特方言以外，在整个西部“大方言”里都是表示“祖母”，然而这个詞，事实上在比方阿拉尔方言里却是称呼“媽媽”的，象俄語“мама”一样。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因此，讀者容易造成关于个别土語方言的詞汇的錯誤概念。象巴尔虎吉語里的 зугаалаха 表示“談話，会話”，在厄希里特和翁格方言里表示“談話”（不知为什么不表示“会話”），在博汉方言里表示“唱”，而在东部“大方言”里的 хөөрөхэ 相当于这个動詞，可能由此作出結論，好象西部“大方言”里沒有这第二个動詞。

总而言之，布利亚特詞汇学的状况是这样，現在我們只能个别地說某个詞在某方言里，具有某种意义，在另一种方言里，也許沒有这个詞，也許它有別的意义，而在第三种方言里，这个詞具有怎样的意义或者究竟根本有沒有这个詞还不能肯定。其实，如果在某种西部方言里遇見有某个詞，人們就作出結論說，它在所有西部方言里好象也有同样的意义，而相反地如果在某一东部方言里沒遇見这个詞，人們就断定說，在所有东部方言里或在所有“东部大方言”里好象都沒有这个詞。然而在事实上，这些方言情况要复杂得多，完全不能証明将布利亚特語傳統地分成东部和西部“大方言”

是正确的。因此，考慮到目前我們离开可以在布利亞特語方言的詞匯划分方面作出某种肯定的結論的地步还远，所以下面我們只从下烏丁斯克方言和阿拉尔方言举了个别例子作为說明。

下烏丁斯克方言

阿拉尔方言

сāжā [女孩的髮辮]

сāжā [髮辮] (通称)

болтā [已婚婦人的髮辮]

бōлтō [婦人髮辮的裝飾物]

дэгэл (男人的皮襖)

дэгэл [皮襖] (通称)

самсā [婦人的皮襖]

沒有① —

сōл [爐子]

сōл [房屋，爐子]

гэр [房屋]

гэр [帳幕]

булгāhāң [帳幕]

булгāhāң [窩棚]

үкёр [母牛]

үхёр [公牛]

кōкшōң, эмэ [老婦人]

hамагāң [老婦人]

мэнō [現在]

одō, монō [現在]

бэјерē [自己]

өрō, бэјсрē [自己]

彼此距离只有40公里远的阿拉尔方言和翁格方言之間也有詞匯区别。比方，如果在阿拉尔方言里有баётāhāң [母馬]，улāң тарā [小麦] (直譯：紅麵包)，хамтā [共同]等等，那末在翁格方言里我們可以遇見相应的баётāhāң [屠宰祭祀用的馬] шен'исē ← [小麦] (借自俄語 пшеница)，сук [共同]等等。在其他的布利亞特方言之間也有类似的詞匯分歧，它們不仅出現在一般詞匯上，而且也出現在基本詞匯里，包括親屬稱謂和術語，畜牧业、衣服、住宅的名称和術語以及一部分常用的動詞、付詞、后置詞等。

根据上述材料就足以指出布利亞特語諸方言之間的詞匯分歧具有各色各样的特点：

(1) 某一个概念在各方言里用不同的詞不同地表达，这些詞可以存在于这些方言里，并且表达不同的概念；

① 在别的方言里 самсā [衬衫]。

(2) 因此，某一个詞在不同的方言里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

(3) 某一个詞，在不同的方言里，可以有不同的意义范围，就是說，在語义方面只有局部相同，比方：一种方言的詞 хадур [鐮刀，大鐮刀]，在另一种方言里遇见的只有这两个意义 [大鐮刀] 或 [鐮刀] 当中的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另一个意义則常用俄語借詞表达；

(4) 根据地方风俗习惯和历史的条件，存在于一种方言里的一个詞可以完全不存在于另一种方言里，比方：阿拉尔方言里的詞 баёсаң，具有 [喇嘛的住宅] 的意思（在东部諸方言里，它以 баёшаң 的形式具有 [木制或石造房屋] 的意思），但在下烏丁斯克方言里則完全沒有这个詞，因为下烏丁斯克的布利亚特人不是佛教徒也沒有跟蒙古人接触，这个詞正是另外一些布利亚特人从蒙古借来的。

可是，無論布利亚特諸方言之間的詞汇分歧是多么大，也不應該夸大这些差别，因为整个說来，它們未必超过布利亚特語全部詞汇的百分之五或六。显然，布利亚特方言之間的这些詞汇分歧，会随着時間而逐漸消逝，因为文学語言的統一作用在这里表現在各地方方言逐漸衰亡的过程中，它們必然要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溶入共同布利亚特民族語言里去并消失在其中。此外还应该指出，布利亚特語諸方言之間的詞汇分歧的某部分正处在衰頹的、并非必要的詞汇层里。比方，用馬鬃制的祭祀毛笔，在一种方言里称为 залаа，而在另一种方言里称为 сэтэр，又如正教牧师，时而称为 ород лама [俄罗斯喇嘛]，时而称为 ород бөө [俄罗斯的薩滿教巫师]，这种情况已經是无所謂了！在这个意义上，現代布利亚特語的所有最新的術語和所有新造的詞都是在整个布利亚特地方并以統一的形式創造和通行的，这种情况是很重要的。

我們更沒有理由夸大諸方言之間在語音方面尤其是在語法結構方面的差别。那些方言語音特別是方言語法跟文学語言的距离一般并不那么重要了。下面我們將談談其中一些簡略情况①。

上文提到的下烏丁斯克方言具有下列一些特征：

(1) 在所有的前列詞里，保存了早期共同蒙古語的暴發音 k ；在后列詞里也保存了類似的輔音，但發音部位較后，就是輔音 q ，虽然在某些地位上也以塞擦音 kx 的形式出現： $кeнзэ$ [植物]， $көвүүң$ [兒童]， $талқайң$ [面粉]， $дақақа$ [跟隨]， $кхуругаң$ [手指]， $кхужа$ [永遠]（在其他的方言里是 $ходо$ ）；

(2) 在元音 i 前面的位置上，以硬顎化輔音 d' 表達共同蒙古語的 g, j ，有時還有 $дж$ ，元音 i 很少發生轉變： $манд'ihāң$ ← $манггисун$ [葱]， $д'инжэ$ ← $гинджи$ [鎖鏈，鏢鏑]， $д'идā$ ~ $жидā$ ← $джидā$ [標鎗]， $д'ihән$ ← $jisүн$ [九]， $д'ирәң$ [九十]， $алдад'э$ ← $алдаджу$ [遺失着]；

(3) 保存前列元音 $ö$ 跟 y ，同時它們也不混淆： $көкшөң$ [老的]， $үкөр$ [母牛]；

(4) 藉助后綴 $-ātqā$ ， $-ōtqā$ ， $-ōtkē$ ， $-ētke$ 構成次序數詞： $нэжёткэ$ [第一]， $хошōtqā$ [第二]， $jirgōtqā$ [第六]， $д'ihōtkē$ [第九]；類似的構詞目前只在阿拉尔方言的阿利亞特（Алят）土語里遇見，然而在其他一些方言里它構成次序數詞的復數〔試比較阿拉尔方言的 $хошōtх'ī$ [第二]（復數）〕。

阿拉尔方言的特點在於保留元音 $ö$ 和 y 之間的區別，因而它同時也保留了非第一音節的以前的長元音系統，比方（括符內是文學語言里的對應詞）：

$ödör$ (үдөр) [日子]， $ödör$ (үдрөөр) [白天]

① 我們將援引個別地方方言的那些特征，它們或者是從歷史觀點來看是重要的，或者是構成某種地方方言的特殊屬性的。

在這本著作里，我們不可能提供所有布利亞特方言的一切特征的全部輪廓。但是關於布利亞特語地方方言特征的比較詳細的報導可以在專題論文或在上文提到的阿列克謝耶夫的著作里找到。該著作簡略地、但富有內容地綜合了布利亞特方言學的主要資料，同時簡略地敘述了布利亞特方言學研究的歷史，然而本身也有一些個別錯誤（比方，關於個別詞彙現象的錯誤的概括）和我們所批判的這種語言的方言的傳統分類法。

óргǔ- (үргэ-) [提起], óргǔт (үргөөд) [提起过]

ýргэ- (үргэ-) [害怕], ýргэт (үргөөд) [害怕了]

在語法方面, 阿拉尔方言有下列一些特点:

(1) 屬格的形式是由短元音跟它前面的詞干收尾輔音的硬顎化組成的后綴或由复合元音組成的后綴(沒有詞干收尾輔音的硬顎化), 比方: гал'ї ~ галаї [火的], мор'нї ~ морнē [馬的], 帶收尾短元音的詞藉助于复合元音加 н 組成的后綴构成屬格, 而且这些收尾短元音好象跟元音后綴合并, 比方: ахă [哥哥], ахăїң [哥哥的], шонǔ [狼], шонǔїң [狼的]。詞干的收尾长元音如果不是起源于复合元音, 它的屬格就藉助于 -jї, 或 -гă ~ -ге 构成, 比方: хǔ [煤], хǔjї ~ хǔгē [煤的], бурǔ [二岁牛], бурǔjї ~ бурǔгă [二岁牛的]。同时值得特別注意的是, 屬格的并行形式在用法上是有区别的: 当靜詞充当句中的定語时用第一种形式, 当靜詞用作謂語或主賓語时用第二种形式。

(2) 由帶收尾輔音(н除外)的詞干构成的賓格往往跟屬格的定語形式相符, 比方: гал'ї [手(賓格)], 不过有时也不相符, 藉助于后綴 -ijї 而成, 比方: галїjї [手(賓格)]。

但是由帶收尾长元音的詞干构成的賓格始終跟屬格的定語形式相符(дǔjї [弟弟的, 弟弟(賓格)])。

帶收尾短元音的詞干, 当它藉助于后綴 -ijї 而形成屬格时, 它的收尾短元音就消失(ахă [哥哥], ахїjї [哥哥的])。

关于賓格意义中的純粹名詞詞干的使用情况, 在这里我們不打算談。

(3) -сар 是共同副動詞的后綴, 它代替文学語言的 -тар; 在其他一些方言里也遇見这个后綴。

(4) 只使用未完成体混合形式, 它是由联結副動詞跟助動詞詞干 баї [是, 有] 构成; јабжаїба ← јабажа баїба [走了]。

(5) 具有特殊的假定愿望形式, 它是变位了的動詞的未完成体形動詞的結合, 这个形動詞是由助動詞 бол - [将] 的詞干和后置

詞 *hā* [如果] 而來的，比方，*јабабла ← јаба боло һа* [噢，如果可以去！]

從翁格方言的特點里，值得指出的是，在前列的詞里，長元音 \bar{y} 之後發生非第一音節的長元音的唇化。甚至在短音位 \bar{o} 和 \bar{u} 之間已經沒有區別的一些方言里（比方， $\bar{y}d\bar{o}p$ [用門] 代替 $\bar{y}d\bar{e}p$ ），我們也沒有遇見這種情況。阿列克謝耶夫在上述的著作里把翁格方言歸入到阿拉爾方言里，跟這點有關的，也可以這樣說，他是捍衛博漢方言的獨立性的，他說：“在關於博漢土語的文獻里，有一種意見認為它不過是阿拉爾方言和厄希里特—布拉加特方言之間的過渡土語。這種意見的產生是由于博漢布利亞特人的語言被專門研究過”。^① 我們不能同意這點。至於地區上分布在其他兩種方言之間的某種方言的過渡性，那末，這個對於該方言的獨立性和獨特性的問題沒有任何關係，因為類似的方言在某種程度上不能不是過渡的方言，就是說，它們的使用者彼此之間在長期交際的過程中不能不發生相互拉平的過程。在這裡應當記住恩格斯在法蘭克方言的研究中提出的警告——如果方言的拉平過程沒有達到一定程度的完結性，那末就不要把某種方言歸入該語言的其他地方分支中。^②

厄希里特方言（布拉加特方言跟它幾乎完全溶成一片）的一些特征是特別有趣的：

（1）在所有蒙古語方言里，除了在歷史上或地區上跟這種方言有連系的那些方言（布爾虎吉，布拉加特，博漢以及其他方言）以外，只有這種方言具有開頭位置的舌面輔音 j ，它相當於其他方言中在早期共同蒙古語元音 i 前面位置的 $дж \sim ж$ ，比方：

厄希里特方言	（舊）蒙古語	現代布利亞特 文學語言	意義
<i>јада ←</i>	<i>джіда</i>	<i>жада</i>	[標槍]

① 《列寧格勒國立大學學術札記》，第98期，1949，第186頁。

② 參閱恩格斯《法蘭克方言》，譯文見《德國古代的和語言》，人民出版社，1957，117頁。（這裡譯文有出入）。

јоло ←	джілуҫа	жолоо	[鞋繩]
јарғал ←	джіргал	жаргал	[享乐]
јоргон ←	джіргуган	зургаан	[六] (試比

較：阿拉尔方言的 жоргон，下烏丁斯克方言的 јіргон，鄂尔多斯方言的джурга)。

(2) 在屬格的構成上，厄希里特方言跟以科里方言为基础的文学語言相符。因此不能不想起，17世紀东部布利亚特人的許多氏族和部落曾經从安加拉河沿岸迁移到外貝加尔。

(3) 具有复杂的工具 - 联結格，比方：ахалар [跟哥哥]。

(4) 用舌面音 j 作为两个长元音之間的联結輔音 (在詞形变化中)，它代替共同蒙古語的 r，比方：харгijär [用道路]；不过，这种現象有时也出现在其他一些方言里。

(5) 在厄希里特方言的奥尔杭 (Ольхон) 土語里，具有用 -трайг 的第三人称命令式，它是两个单义形态的复合，即 -тугаи (旧書面蒙古語言的特征) 加 -г (活的蒙古諸語言和諸方言的特征)，比方：ябаттрайг [讓他走吧]。

更詳細地研究布利亚特方言，用研究西起下烏丁斯克东达巴尔虎的氏族和部落的移民史和領土分布史的材料来补充，这不論是在語言学方面或是在历史学方面都是很有趣的。在历史学方面的意义就是这种研究帮助揭露早期布利亚特氏族和部落的移民史中的补充特点。尤其是关于布拉加特部落个别部分以及神秘的哥托勒人

(Готол) 的从前的移民。問題在于虽然由于移民的結果，某个部落的个别部分逐漸丧失其以前方言的特点，但其中有些特点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內仍然繼續保留下来。在这方面最有趣的情况是，居住在以前阿拉尔人管轄的布尔克和內格丁 (Ныгдин) 的山村里三个世紀以上的阿拉尔的薩尔图勒人的語言里，直到現在还保留象 o 化代替共同蒙古語的 y 化的那些特点，虽然在他們的語言里所有其他方面都可以看到共同阿拉尔語的特点。

但是，就我們所知道的特点，已經可以这样說，現代布利

亚特諸方言是布利亚特人民的不同人种集团的复杂的、长期交錯的“汇合或分离”的結果，（个别的卫拉特和喀尔喀的氏族和部落也跟布利亚特人“混合过”），它在不同的程度上反映了从前諸部落的方言。当然，目前我們还不能在这方面把所有的布利亚特方言分类，因为，如阿列克謝耶夫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布利亚特的氏族和部落的早期历史的問題还没有研究到我們能够依靠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的研究成果的那种程度。但是关于一些方言我們已經能够作出肯定的論断。

比方，关于厄希里特和科里方言，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可能性来断定这些方言大概是早在12到13世紀就存在的那些北部蒙古部落方言的繼承者。关于巴尔虎方言的使用者显然也可以这样說，他們很早就居住在中国东北的他們現在的移居地，因为这个牽涉到所謂 хуучин барга〔陈巴尔虎人〕，而 шинэ барга〔新巴尔虎人〕后来跟他們汇合在一起。厄希里特人、科里人和巴尔虎人在地域上是分开居住的，一般說来他們很少被不同部落間的混合过程所触及，而且很早就居住在蒙古（后来是布利亚特）人种語言环境的东北边疆地区。这些布利亚特部落的氏族成員中沒有发现任何显著程度的外来部落成分。

关于博汉、翁格、阿拉尔和其他一些方言就不能这样說。特别是博汉和翁格的布利亚特人的氏族和部落的成員和历史至今仍旧不清楚。在他們之間我們遇見神秘的哥托勒人、沙賴特人（шарайт）、伊启納特人（икинат）、阿什阿巴加特人（ашибагат）。可以說，这些方言純粹是地域性的，也就是說，不仅它們的使用者是彼此混合在一起的不同氏族和部落的代表者，而且在这些方言里可以发现不同方言的特点。比方，在博汉方言里，一方面可以遇見厄希里特方言所固有的特点（具有舌前輔音 j 等等），另一方面可以遇見阿拉尔方言或翁格方言所固有的特点（按 гал'ї〔火的〕类型形成屬格，等等），虽然它的基础是只为博汉方言所固有的特点的总和。很可能，我們所知道的博汉方言只是某一个土語的一些特点。

相应的方言分成較小的土語的分裂程度很明显的是以部落和氏族的以前移民的特点为轉移。这些小土語的特点是沒有独立完整的基本詞汇和語法結構的体系，只是在相应的方言的範圍內具有一些个别的語音和詞汇的細节，而为一种土語所独有的。其中有些小土語的形成是由于同一种方言使用者迁居到不同的地域上的結果，正象厄希里特人、布拉加特人、杭哥多尔人、科里人等发生过的情形一样。有些情况是，由于这种迁移的結果，发生了某种方言逐渐分化成为較小的土語的过程，正象使用科里方言一种独立土語的阿巾布利亚特人发生过的情形一样。这样的土語有时也能逐渐发展到独立方言的水平，正象，比方，从前存在过的杭哥多尔方言的土語发生的情形一样，該方言的使用者是現今的阿拉尔人、通克人和鄂卡人的祖先。有些研究者甚至認為，阿拉尔、鄂卡和通克方言實質上現在也还是杭哥多尔方言的一些土語，因为它們之間的差別不很大。总而言之，仍然可以說，杭哥多尔部落方言的不同土語是在較晚时期成了形成独立的純粹是地域性的方言（阿拉尔、鄂卡和通克方言）的基础。

在另一些情况下，又发生了不同方言的分散部分的集中过程，正象卡班—巴尔虎吉方言的使用者发生过的情形一样；而且这样的地域方言的組成部分在一个相当时期內仍作为方言的土語而存在（由此，該方言的卡班和巴尔虎吉土語，一些研究者断定是布利亚特語的独立分支）。关于阿拉尔方言也可以这样說，这方言的使用者在氏族部落成分上是很复杂的，虽然其中主要成分是居住在通克盟和鄂卡盟的杭哥多尔人。在阿拉尔方言里可以确定有本土阿拉尔土語（使用者多半是杭哥多尔人）、布尔克土語（主要是薩尔图勒人）和阿利亚特土語（基本上是伊启納特人），其中的第一种（本土阿拉尔土語）成为主导者并逐渐排挤后面的两种。

現代布利亚特諸地域方言在从前的部落方言的基础上的形成过程决定于布利亚特人的部落和氏族关系的分解，这种形成过程的历史跟一般蒙古語方言学資料的总和加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一般

地說明氏族生活分解时期地域方言形成的状况。如果說在氏族社会的晚期，正如恩格斯英明地指出的一样“部落与方言在本質上是一致的”^①，那末，在部族形成的时代，当人們的关系不是在部落的基础上，而是在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时候，方言和部落已經不一致了，理由很簡單，到这个时期，在新的經濟关系的条件下，部落一般都开始消失了。在蒙古領域內部落方言和地域方言发展的特点和后来消失的特点决定于蒙古人民历史生活中的特点。在不久的过去和現在的蒙古語言領域內，我們可以遇見早期封建主义时代的諸部落方言，晚期封建主义时代，部族的形成和发展的时代的地方部落方言和純粹地方方言以及民族形成的初期的地方方言（帶有部落方言的殘余），这时方言已經是衰頹的范疇。

在不久的过去和現在的蒙古語言領域內，我們遇見的那些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許可以跟古俄罗斯和后来的莫斯科皇朝时代的俄語方言史中发生的那些情况相对比。显然，正是在这个时代发生了在从前的古俄罗斯部落方言瓦解的基础上形成俄語地方方言的过程。大家知道，編年史最后提到关于古俄罗斯諸部落是屬於944年和1197年之間的时期的。列宁英明地指出了在古俄罗斯这个过程的历史前提，他写道：“在古俄罗斯还可以說有过氏族生活，而在中世紀，在莫斯科皇朝时代，这种氏族联系毫无疑义已不存在了，就是說，当时国家完全不是建立在氏族的联合上，而是建立在地域的联合上：地主和寺院接納了从各地来的农民，而这样組成的村社純粹是地域性的联合。但在当时很难說已有真正的民族联系：当时国家分成各个‘領地’，其中有一部分甚至是公国，这些公国还保存着从前那种自治制度的鮮明痕迹，有其管理方面的特点，有时还保存着自己的特殊的軍隊（地方貴族是帶領着自己的軍隊去作战的）、特殊的稅关等等。仅仅在俄国历史的近代（大約自17世紀起），这一切区域、領地和公国才真正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这种

^① 參閱：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1955，87頁。

融合并不是由氏族联系引起的，甚至不是由它的延續和綜合引起的：而是由各个区域間日益頻繁的交換，由逐漸增长的商品流通，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場集中成一个全俄市場引起的”。^①

关于俄罗斯人民历史中由純粹的地域联盟替代氏族联盟的这个列宁主义学說，当然适用于蒙古人民的历史中所发生的情况。当然，其中也有由于这些人民的游牧生活条件所引起的本身特点以及布利亚特民族和蒙古民族不是在上升的資本主义时代，而是在社会主义时代巩固起来的这种情况所引起的特点。如果說在旧布利亚特我們看見这个过程的发展中的早期阶段适合于列宁对俄国历史所分析的具体条件，那末在蒙古我們看見的就是它的較晚阶段。

除了部落和民族迁居的特点以外，在他們居住的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地区的周圍聚居了方言土語的使用者，社会經濟生活的条件对語言的方言分散性也有很大的影响。乍一看布利亚特移民的人种語言学分布图，就足以确定地方方言或土語的生存力依赖于游牧或定居生活方式的程度。在其他相同的条件下，游牧生活方式更加迅速地促进方言的拉平作用过程，或者阻碍方言分裂成更加細小的土語，但是定居的生活方式却在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其实，这也就說明了为什么在东部布利亚特人那里我們沒有看見西部布利亚特人很突出的那种方言分散性。同样的，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內的喀尔喀蒙古人也是过着游牧的生活，他們的語言到現在还没有分裂成方言，可是在內蒙古人那里我們就看見大量的方言分散性，因为在某些地方，他們早已过着半定居的生活。^② 当然，定居的生活方式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然經濟，农民沒有被封建主經常迁移，或在农閒季节到城市去做短工，文化不发达，共同或分开使用牧場等等）才能

① 《列宁全集》第一卷，北京，第134頁。

② 关于游牧民族，請比較馬克思的下列意見：“貨幣形态最先是在游牧民族发展起来的，因为一切他們的所有物，都是在動产的形态上，都是在直接可以讓渡的形态上；并且因为他們的生活方式，不断使他們与其他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生产物的交換”。（馬克思《資本論》，1951年第1卷，第75頁）

給語言的方言分散性以某种程度的影响。

可見，人民的历史生活中的各色各样的条件会影响語言的方言分散的程度。因此絲毫不容置疑，研究过去的跟現在的布利亚特民族，研究布利亚特的氏族和部落迁移的历史，研究形成这个民族历史生活的全部經濟生活的历史，主要地应当促进布利亚特語的方言形成史的明确化。然而，可惜，直到現在，甚至連布利亚特人的氏族部落的結構，我們还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馬克思主义的語言学闡明研究語言及其发展規律必須密切联系社会的历史，密切联系創造这种語言、使用这种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去研究，从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这种观点看来，研究布利亚特人的氏族部落結構的重要性对蒙古学就更加显著了。

但是，对于方言的研究，同样地又可以帮助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解釋布利亚特民族的人种起源和各个氏族、部落的历史的千头万緒的各种复杂問題。等語綫（就是說，在极分歧的方言里的相同現象）也許是布利亚特民族的各个人种集团移动的路綫。在这方面，厄希里特式的开头的“j化”現象的詳細分布图可以帮助确定博汉、巴尔虎吉、卡班、連拿和伊丁（Идин）的布利亚特人的氏族部落的成分。詳細地研究这些語音細节好象是微不足道，比方，jүтхэ ~ зүтхэ [竭力] 这个詞的变体，却可以帮助理解厄希里特布拉加特盟的布利亚特人的氏族成分，在那里也发现有这些变体。

留心研究这些詞，对于布利亚特各个区域的物質生活史的研究可以提供許多材料（經濟术语的研究在这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比方，үхөр 这个詞，为什么在某种方言里表示 [乳牛]（通称），而在另一种方言里表示 [閹牛] [被閹割的公牛] 的意思呢？是否因为在某个地区的牛，最初主要是作为挤奶的牲畜而加以重視，而在另一个地区則作为馱載或運輸的牲畜而加以重視呢？在某个地区的叙事詩里，主人公往往依賴公牛去作工，而在另一些地区，則仅仅依賴馬去作工，这种事情是否協調呢？为什么某种方言里的 хадур 这个詞只表示 [鏟] 的意思，在另一种方言里同时表示

〔鐮〕跟〔大鐮〕，而在第三种方言里又仅仅表示〔大鐮〕的意思呢？后者的情况是否以布利亚特的不同地区的经济生活历史为转移？大家知道，比方，在某种地区很早就知道耕种和割乾草，而在另一些地区仅仅知道割乾草（在革命前）。

最后，应该强调指出，把现代布利亚特蒙古语分成若干地方方言，只是在不同程度内反映早期部落方言，在社会主义时代，它早已是属于衰颓的范畴。不用说，在社会主义的布利亚特蒙古，这些部落和氏族只是在老辈人的记忆中“生活着”，现在并没有任何真实性，仅仅是历史的陈迹。

蒙 古 语

如果说，在布利亚特的卫拉特和喀尔喀的人种集团（在这里主要是从17世纪起出现的）的布利亚特化过程，是已经经历过的并完全结束的阶段，仅仅对于丛果尔人和萨尔图勒人的一部分最后还不能这么说，那末，在蒙古，现在还有个别卫拉特集团完全没发生喀尔喀化过程，就是说，还没有整个过渡到本土蒙古语并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卫拉特语或它的方言的特征。

本土蒙古语是指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居民喀尔喀人和内蒙古居民（察哈尔人〔Чахар〕、烏珠穆沁人〔Удзумчин〕、郭尔罗斯人〔Горлос〕、阿巴加納尔人〔Абаганар〕、科尔沁人〔Хорчин〕、喀喇沁人〔Харачин〕、烏拉特人〔Урат〕、土默特人〔Тумет〕、鄂尔多斯人〔Ордос〕、准噶尔人〔Джунгар〕和其他一些人）使用的那种语言。这种语言常常称为喀尔喀蒙古语，因为在共同蒙古语的领域内喀尔喀人处在中心地位并在这种语言的使用者中间形成最聚居的集团，这种称呼是不完全恰当的。蒙古语的方言学方面没有充分的研究，因此对于内蒙古人的语言的许多细节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比方，这种语言究竟分成怎样的本土方言或土语，恰恰我们就不知道，因为我们的这些资料，包括魯德涅夫的資料在内，有非常片断

的、偶然的性質，研究得比較詳細的是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主要居民使用的喀爾喀方言和鄂爾多斯方言。但是所有的旅行者和研究者都一致認為全部內蒙古人使用的那種蒙古語也就是喀爾喀人和鄂爾多斯人所使用的。雖然在內蒙古人的語言里有地方方言的特點。總而言之，可以相當肯定，全部內蒙古人（這裡包括居住在現代內蒙古境外的鄂爾多斯人）在語言方面不同於喀爾喀人，但目前只能談談語音方面的問題，主要是在他們的語言里，只有相當的唏音 дж 跟 ч 代替喀爾喀語的嘯塞擦音 дз 跟 ц 和唏音 дж 跟 ч 。把鄂爾多斯方言的資料跟我們擁有的內蒙古人的語言的片斷的、零星的報導總合起來，基本上可以証實上述情況。至於在內蒙古人的語言里顯然是有方言性質的語法和詞匯特點，這也是根據同樣的資料和報導的總和而來的^①。內蒙古人的語言分成許多地方方言或土語，當然不能不是由於那種半定居生活方式的結果，而居住在那種條件下的內蒙古居民與過着游牧生活方式的喀爾喀人不同。

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絕大部分地域上，即喀爾喀的喀爾喀方言有特別劃一的特點，它僅僅分成帶有一些個別語音和詞匯特點的土語。在幅員那麼廣大的全部喀爾喀地方，喀爾喀方言的這種特別劃一形式，如上所述，是由於喀爾喀人很早就過着游牧生活的結果。不言而喻，游牧者不象莊稼人那樣固定地住在一個固定的、狹小的地域上，無論如何他們要從一個地方游牧到另一地方，而往往是自然條件（夏旱，冬凍，即是有名的 джуд —— 畜牧業的無窮盡的災禍，只有在革命以後才有可能跟它們作積極的鬥爭）迫使游牧者不時從一個地區遷移到另一個地區。所有這一切促使來自不同地域的喀爾喀人彼此經常接觸，這就不能不影響到方言拉平作用的过程，或者最低限度，不能不妨礙語言分裂成方言或方言分裂成更小的土語的过程。應當補充說一說，社會的和歷史的重要因素同樣起作

^① 我們跟內蒙古人的親身會見（雖然帶有偶然性），也使我们相信，這些蒙古人的語言情況恰好就是這樣：可以用喀爾喀方言跟內蒙古人很自由地交談，往往覺察不到特殊的方言特點。

用，由于这种緣故，游牧生活方式才能那样强烈地影响語言現象。

从历史上，大家知道，蒙古牧民在許多世紀中常常从一个盟迁移到另一个盟，从一个旗到另一个旗，从一块領地到另一块領地，或是由于自己的原因，或是，更常有的，由于封建主的橫暴，象牛馬一样把他們轉讓，迫使失去了自由的牧民迁徙。牧民时常从一处到一处迁徙以躲避殘酷的封建主的无窮境的压迫。关于牧民中的这些反抗者，蒙古大公們，在比方1640年的蒙古卫拉特議会上討論过很多。可以再补充說一說，在最近的三四百年間大公們把大量的牧民移交給寺院，这样，在寺院內逐漸形成了所謂 шабинар〔門徒〕的广大阶层，这是作为佛教封建主和神权执行者的大公們，根据弗拉迪米尔佐夫的正确意見，对于失去了自由的牧民的一种伪善的命名。这种情况也引起了大量的人們从一处到一处地迁徙。其次，在几百年間，尤其是在15到18世紀，喀尔喀地方恰恰成为蒙古各封建主之間的无止境的流血战斗的場所，成为喀尔喀跟卫拉特大公們之間的殘酷战争的場所，成为滿洲人远征的血腥場所。所有这一切对牧民的劳动群众來說是个严重的灾难，他們为了摆脱这种灾难，不得不抛弃自己住慣了的地方，而且在很多場合下，永远跑进布利亚特境內，在那里他們找到了摆脱殘酷的封建主压迫的避难所。

可見，各种不同的經濟、社会和历史的条件的总和使得現今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主要部分的居民在頗大程度內混合在一起，由于这种緣故，喀尔喀語的地方特点就被消磨掉了。順便指出，全部蒙古語人种語言学領域內，恰恰只有喀尔喀早已不保留从前氏族部落名称的任何痕迹，但对于其他的游牧民就根本不能这么說。

总之，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居民（約十分之九）使用这种比較統一的和完整的蒙古語的喀尔喀方言。这种方言具有下列一些主要特点：

（1）元音音位 ó 跟 ý 之間有很明显的区别，正如上文我們看見的，这些音位在大部分布利亚特方言中是混合的；

（2）以摩擦的 x 表达早期共同蒙古語輔音 q 跟 k ；

(3) 分別以 дж, дз 和 ч, ц (在早期的 i 前面位置时作为唏音, 但是在其他的元音前面則作为嘯音) 表达早期的唏音 дж 和 ч, 而在內蒙古諸方言里只有唏音;

(4) 元音 i 的轉变。主要在前列詞里, 随后的音节有元音 e 和 i 之时这个 i 才保留原状。而在內蒙古諸方言里, 这种轉变发生的机会很少;

(5) 这种方言的园唇化, 也象布利亚特諸方言一样。因此, 如果在第一音节里有:

a, ā, y, ŷ, äě, yĩ,	那末在随后音节里,	也有这些无音;
e, ē, ý, ŷ, ýĩ,	”	” 就有 e, ē, ý, ŷ, ýĩ;
o, ō, oĩ,	”	” o, ō, oĩ, ŷ, yĩ;
ó, ô,	”	” ó, ô, ý, ŷ, ýĩ。

作为中性元音的 i, 除了上述的第 4 項規定的場合外, 在任何其他元音的組合里或任何音节里一般都可以遇到;

(6) 以短元音和輔音 н 收尾的非第一音节的簡化 (усеченность), 在內蒙古諸方言里沒有这种情况;

(7) 强輔音跟弱輔音 т ↔ д 跟 х ↔ г 的混合, 主要出現在东部喀尔喀諸土語和內蒙古諸方言里, 它們不受原来的“正字法規則的規定”;

(8) 在輔音 с 跟 т ↔ д 之后的位置里, 摩擦音 х 变成閉塞音 г (东部的喀尔喀土語里也有);

(9) 輔音 б, 除了在詞头或輔音 л 跟 м 之后遇見以外, 一般都变成噪音不多的双唇浊音 w。

喀尔喀方言的这些主要特点可以举出下列一些例子來說明:

ондөр ~ ондүр ← ондүр [高]

орго - ← ергү - [举起]

үргө - ← үрге - [畏惧]

дзуң ← джун [夏天]

джолō ← джілуга [韁繩]

мод ← модун	[树]
асгă ← асха	[倒出]
багатгă ← бағадха	[減少]
орūлăв ← оругулба	[引入了]
мах ← мīца	[肉]
нудрагă ← нīдурга	[拳头]
хар ← чара	[黑的]
херёк ← керег	[事情]
хең ← кен	[誰]
цагăң ← чаған	[白的]
чонō ← чīну - а	[狼]
тутăм ← дутум	[每个]
гатăн ← хатан ← қатун	[夫人]
гарăв ← гарба	[出去了]
јавнă ← јабуна	[他走]
олгūr	[衣架]
ірūлёт	[引起……之后]
јал - ← іла -	[战胜]。

在語法方面，喀尔喀方言不同于旧書面蒙古語言的主要特点如下：

(1) 沒有地位格和联結格，但是在內蒙古諸方言里却有联結格；

(2) 沒有特殊目的的（用 -pa），“引用”的，第一和第二条件式的副动詞；

(3) 有第三条件式的，第二目的的（用 -xī），代替的，連貫的和順便的副动詞。

当然，喀尔喀方言的几乎所有詞形变化后綴跟构詞后綴的語音构成都迥然不同于旧書面蒙古語言。喀尔喀跟內蒙古的諸方言之間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区别。比方，在对照表里①（参閱75頁）可以

証明喀尔喀方言、鄂尔多斯方言和旧蒙古書面語言里动詞变位体系的“相同点与分歧点”。

动詞形式的描写，将在本書第二卷里叙述，但是为了使讀書初步掌握这些形式的主要意义，我們認為有必要在下面举出喀尔喀方言的一个动詞变位的例子來說明它們（參閱第77—78頁）。

No.	形式的名称	喀尔喀	鄂尔多斯	旧書面
<u>命令式</u>				
1	第二人称	詞干	詞干	詞干
2	第二人称将来时	- аарай	沒有	沒有②
3	第二人称强硬要求	- аа	- а	沒有
4	第二人称客气称呼	- гтун	沒有	- гтун
5	第一人称	- я, - ё, - е	- і, - ā	- ја
6	第三人称	- г	- га	沒有
7	第三人称	沒有	- тугā	- тугаі
8	愿望	- аасай	- āсā ③	- сугаі
9	顧慮	- уузай	- уджā ③	- гуджаі
<u>叙述式</u>				
1	现在将来时	- на	- на ④	- муі
2	现在过去时	- ав	- ба ④	- баі
3	分明知道的行为的过去时	- лаа	- ла	- луга
4	意外行为的过去时	- жээ, - чээ	- джі, - дж, - чі, - ч	- джуцуі, - чуцуі

① 因为現代的蒙古民族文学語言以喀尔喀方言为基础，所以喀尔喀形式不同于別的形式，用的是正字法写法，而不是用音标写法。表上的鄂尔多斯方言，象其他所有地方我們所說的一样，将代表內蒙古方言，当然，只是很近似地代表。關於名詞变格方面的諸方言之間的区别，将在本書的主要部分談及（在研究变格的那一章里）。

② 在口語的影响下遇見有 -гарай 的形式，相当于喀尔喀方言的 -аарай。

③ 有不同的語音变体，同時在意义上与喀尔喀方言有些区别。

④ 有各种語音变体。

<u>形 动 詞</u>				
1	将来时	- ах	- ху, - -х	- ху
2	过去时	- сан	- сан	- ɣсан
3	现在时	- аа	- ā	- ɣа
4	多回体	- даг	- дак	- даɣ
5	“一回体”	- гч	- гчи	- ɣчи
<u>副 动 詞</u>				
1	联结副动词	- ж, - ч	- джі, - чи	- джу, - чу
2	区分 ” ”	- аад	- āт	- ɣад
3	紧密 ” ”	- н	- н	- н
4	继续 ” ”	- саар	- сāɣ	- ɣсаɣар
5	预先 ” ”	- магц	- магча	- маɣча
6	共同或限度副动词	- тал, - тар	- тар, - тал	- тала
7	第一条件式副动词	沒有	wācy, - wāc	- басу
8	第二条件式副动词	沒有	- хулā, - хулāран, - халā ①	- хула
9	第三条件式副动词	- вал, - бал	- бал, валā ②	沒有
10	第四条件式副动词	沒有	- ūн	沒有
11	让步副动词	- вч	沒有	- бачу
12	“引用”副动词	沒有	沒有	- рун
13	特殊目的副动词	沒有	沒有	- ра
14	第二目的副动词	- хаа ③	沒有	- хуј -а
15	代替副动词	- нгаа	- хāр	沒有
16	连贯副动词	- хлаар	沒有	沒有
17	顺便副动词	- нгуут	沒有	沒有

① 在意义和形式上，跟连贯副动词相同。

② 有各种语音变体。

例子:

命令式 (包括命令, 願望, 顧慮)

1. гар [(你) 出去!] ;
2. гараарай [(你) 出去吧! (以后)] ;
3. гараа [(你) 出去呀!] ;
4. гарагтун [請(你) 出去!] ;
5. гарья [讓我出去吧!] [讓我們出去吧] ;
6. гараг [讓他出去吧!] ;
7. гартугā [讓他去吧!] (鄂爾多斯方言) ;
8. гараасай [出去才好!] ;
9. гаруузай [怕是出去!] 。

敘述式

1. гарна [他就出去] [他出去] ;
2. гарав [他出去了] ;
3. гарлаа [我知道他出去了] ;
4. гарчээ [原來他出去了] 。

形動詞

1. гарах [將要出去的] ;
2. гарсан [已經出去的] ;
3. гараа [正在出去的] ;
4. гардаг [經常出去的] ;
5. гарагч [出去一下的] (關於這個形動詞的細節, 請參閱語法部分) 。

③ 讓我們記住, 喀爾喀形式用正字法的寫法, 其中長元音是用重迭符號表達, 在對比喀爾喀形式和使用音標的鄂爾多斯形式時必須記住這一點。

副 动 詞

- | | | |
|-----|-----------|---------------------------------|
| 1. | гарч | 〔出去〕；① |
| 2. | гараад | 〔出去之后〕； |
| 3. | гаран | 〔出去〕②； |
| 4. | гарсаар | 〔繼續出去〕， гарсаар байна 〔一直在出去着〕； |
| 5. | гармагц | 〔一出去〕； |
| 6. | гартал | 〔出去以前〕； |
| 7. | } 沒有 | |
| 8. | | |
| 9. | гарвал | 〔如果他出去〕， 〔在出去的情況下〕； |
| 10. | 沒有 | |
| 11. | гаравч | 〔虽然他出去〕， 〔甚至在他出去的情況下〕； |
| 12. | } 沒有 | |
| 13. | | |
| 14. | гархаа | 〔为了要出去〕； |
| 15. | гарангаа | 〔最好……而不去〕； |
| 16. | гарахлаар | 〔当他一出去时〕， 〔剛出去时〕 — 〔参閱第5項〕； |
| 17. | гарангуут | 〔出去时，就順便〕， 〔剛一出去就〕。 |

喀尔喀方言里所沒有的第一、二和第四条件副动詞（7，8和10），却是旧書面語言和鄂尔多斯方言里有的。按其意义和用法，正如它們的名称所表示的一样，与第三条件副动詞（9）沒有什么区别。只是在旧書面語言里才有的特殊目的副动詞（13），跟第二目的副动詞（14）恰巧也是沒有区别。仅仅是旧書面語言才有的“引用”副动詞（12）只在所謂“談話”的动詞詞干上使用，比方，*өгүлөрүн* 〔告訴了以下的…〕，*дзарлиг болурун* 〔下令說…〕。

① 联結付動詞形式——譯者。

② 緊密付動詞形式——譯者。

喀尔喀方言和鄂尔多斯方言的这些动词形式的一张对照表，已经足以证明蒙古语诸方言是相当纷繁的，在以后研究内蒙古所有方言时，还可能发现它具有其他某些动词形式，特别是副动词形式和命令形式。应当指出，这种多样性恰巧就是条件副动词以及目的付动词、代替付动词和顺便付动词的各种形式，可是，在口语里不常使用它们。

大量付动词的存在和形动词使用的特点使蒙古诸语言一般没有从属副句（只是在罕见的使用）“也行”。

但是蒙古语语法构造的最主要特点是，在这里没有所谓人称变位，即人称谓语句小词，它是布利亚特语和卫拉特语的特点。大家知道，在突厥诸语言中，只有维吾尔语的某些方言没有这种人称谓语句小词，因而，在阿尔泰诸语言的全部语系中，维吾尔语的某些方言和本土蒙古语在这方面是例外。比方，蒙古语 гарна 表示〔我去〕，〔你去〕，〔他去〕，〔我们去〕，〔你们去〕，〔他们去〕的意思，人称方面的准确意义，根据该句或上句的代词主语的存在而决定于上下文。至于旧书面蒙古语的情况，则是根据语言发展的各个时期而有所不同：早期的人称代词的不完全形式也就是人称谓语句小词放在句末，并常常在句子开头重复（чи оруба чи〔你进去了〕，直译：〔你进去了你〕）；在较晚时期，在喀尔喀口语的影响下，这些代词的后置用法已经看不到或者很少看到。现代的喀尔喀语的人称谓语句小词只是在少有的例外现象中才遇见。

蒙古语语法结构的第二个非常有趣的特点，如上所述，在于由舌前辅音 н 发展而来的收尾辅音 ң 的半截性（简化）；这时，有关的名词用于主格，宾格，共同格和工具格（在旧书面蒙古语言里如果不谈喀尔喀口语的影响，以及在布利亚特和卫拉特语里，这个辅音在宾格、共同格和工具格里消失），可是它不扩展到新词上，比方 гишүң〔（组织的）成员〕，但：гишү ← гешигүң〔树枝〕。

如果不算在以后研究内蒙古诸方言的过程中一定可能有的补充发现，那末蒙古语的特点大体上就是这样。自然，在喀尔喀方言和

內蒙古諸方言之間，不僅語音和語法有區別，而且詞匯也有區別。而當我們對蒙古語所有主要方言進行系統的研究時，詞匯特點的揭露，當然應該成為專門研究的對象。在這裡我們僅僅指出，蒙古諸方言之間的這種區別，或者反映出早期的方言區別，或者是喀爾喀人和內蒙古人在最近的若干百年期間生活在不同的歷史、經濟和其他條件下的結果。當然，直接跟漢人為鄰的內蒙古人在自己的語言里，較之喀爾喀人有不能比擬的大量的漢語詞。

現代蒙古文學語言

作為民族語言的蒙古語，是在新型的蒙古民族形成的過程中，在人民革命時代里開始形成的，因為蒙古人從封建主義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避免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痛苦階段，同時也避免了資產階級民族鞏固的階段。順便說說，蒙古民族語言逐漸形成的特點在於這種語言的地域範圍比蒙古部族語言的地域範圍要稍微廣些。如果說蒙古部族語言及其方言是替內蒙古和喀爾喀（外蒙古）的居民服務的語言，那末現代蒙古民族語言的使用者就不僅有內蒙古人和外蒙古人，而且也有西部蒙古的衛拉特人和庫布素古勒（Хубсугул）盟的達爾哈特人（Дархат），當然，上面這些話必須這樣了解，衛拉特人和達爾哈特人的蒙古化或喀爾喀化的漸進過程，在革命前很早就開始了，只是在蒙古人的民族鞏固時期才大大地加速的。

正如弗拉迪米爾佐夫已經指出的^①，西部蒙古的方言和土語分成兩大群：喀爾喀群的代表者是西喀爾喀土語、薩爾圖勒土語和其他一些土語，衛拉特群的成員是得爾別特、額魯特、扎哈沁（Захачин）、吐爾扈特和烏梁海（不要跟圖瓦〔Тува〕語混淆！）方言，其中每種方言有時又分成許多更小的土語。屬於中間方言群的有浩

^① 參閱弗拉迪米爾佐夫《論西部蒙古的兩種混合語言》，《雅弗論文集》，第2分冊，彼得格勒，1923，32—52頁。

特郭伊图，拜特和其他土語，它們是从卫拉特口語过渡到喀尔喀口語的一些土語。卫拉特諸方言的穩固性的原因是，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卫拉特人的氏族部落的划分，几乎一直保留到20世紀：个别卫拉特氏族繼續游牧，彼此之間虽然也保持密切的联系，但从不混合，而且保留着語言中的原来区别。但是由于历史的条件，西部蒙古的卫拉特諸部落和氏族却脱离了卫拉特的主要部分并处在喀尔喀人的越来越强大的影响范围之內，在19世紀卫拉特人跟喀尔喀人經常交往的过程中，这种影响尤其剧烈。

由于这一切的結果，卫拉特人的語言里逐渐出現了喀尔喀方言的成分，最后，在喀尔喀人和卫拉特人游牧的接合处形成了过渡土語或中間土語。在这里；卫拉特人和喀尔喀人的接触特別頻繁，有些地方还出現了由卫拉特人和喀尔喀人組成的混合居民。后一种情况也决定于在封建制度的蒙古出現了所謂“察加欽”（цагачин），即离开本旗而居住在外边的人。

为了說明在西部蒙古形成了怎样的中間方言土語，我們引用一些材料来描述其中的一种土語，也就是拜特—喀尔喀土語的状况。在蒙古人的封建制度存在的条件下，这些土語能够保留很长一个时期。拜特—喀尔喀土語的使用者是卫拉特拜特人，在語音方面的特点是具有硬顎化的 k' ，这不論在喀尔喀方言里或是在卫拉特土語里都是沒有的。这个輔音是由于喀尔喀語跟卫拉特語发音的“結合”而形成的：喀尔喀方言有硬顎化摩擦音 x' ，这是从早期元音 i 前面的較早的 k 而来的；比方， $тах'ā \leftarrow такија$ [鸡]， $дах'āt \leftarrow дакигд$ [再]；但是在卫拉特諸土語里，在同样位置的这个早期的 k 仍然保存了非硬顎化的 k ；比方， $такā$ 和 $дакāt$ ；在拜特喀尔喀土語里我們分別有 $так'ā$ 和 $дак'āt$ ，其中不难看出被描述的輔音 k 的喀尔喀的硬顎化发音和卫拉特的爆发发音。可是在这里我們看到后列詞里的声母 k 加上 i 而随后元音沒有硬顎化。同时在卫拉特諸土語里，在保留这个輔音时发生硬顎化，但是在喀尔喀土語里，当具有元音 i 的轉变和 k 过渡到 x' 时却沒有发生硬顎化。比方，卫拉特土語

的 kīmdě ← kīmda [廉价的]，喀尔喀土語 x'amd̄，拜特喀尔喀土語 kīmd̄。其次，要是在卫拉特諸土語里，早期元音 y 保留同样的形式，而在西喀尔喀諸土語里保留 y ~ 〇 的形式，那末在拜特喀尔喀土語里我們可以看到 o，比方，卫拉特語的 д̄ун [歌]，[声音]，西喀尔喀的 д̄ун̄ ~ д̄он̄，拜特喀尔喀土語的 д̄он。

在詞汇方面，拜特喀尔喀土語里的喀尔喀跟卫拉特成分的混合物多极了，它們发生許多变化，比方：

卫拉特	喀尔喀	拜特—喀尔喀	意义
kīdjīm	gólūm	gólmo	[带裝飾的鞍褥]
xurḡn̄	xurū	xurū	[手指]
nār	naěш	naш	[往这里]
асх̄н̄	удěш	удěш̄	[晚間]
хow̄н̄	дзух̄а	хow̄ўн̄	[壁爐]
хур	бор̄o	хур, бор̄o	[雨]

对于拜特—喀尔喀土語所叙述的那些情况，也許在一般特征上可以推广到从卫拉特諸方言过渡到喀尔喀方言的其他中間土語里去：其中一些土語处在喀尔喀化的开始阶段，而另一些，比方浩特郭伊图土語，則处在完成的阶段。当民族还没有形成的一定历史条件下，由于缺少应有的經濟和政治的集中，方言的拉平过程及其完全消失的过程是不能发生的，这些中間土語和方言就成为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并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保存下来。在这些条件下，从前“純粹”的諸方言，在某种程度上保留在各种过渡方言或混合方言的成員中；其中一些有时候可以成为某种民族語言的基础，比方法兰克方言就是个例子。关于这种方言的情况，恩格斯写道：“格林 (J. Grimm) 認為这是确定不移的定律：任何的德国方言都一定是上德意志語或下德意志語。在这里他完全未看見法兰克方言。因为凱洛林 (Karoling) 末期的法兰克文字是上德意志語 (由于上德意志語底輔音变化占据了法兰克的东南区)，所以依据他的看法，法兰克語在一些地方变成了古上德意志語，而在另一些地方則变成了法兰西語。

这样仍然绝对不能说明古沙里克地区的尼德兰语是从何处而来。只是在格林死后，法兰克语才重新发现出来：沙里克语(Salische)革新成尼德兰方言，里模尔语(Ripuarische)革新成中莱茵与下莱茵的方言，这些方言部分地转变为各种阶段的上德意志语，部分地则依然是下德意志语，所以法兰克语是一种既是上德意志的又是下德意志的方言”①。

但是在游牧的蒙古的特殊条件下，卫拉特诸方言的“革新”最初发生在接近于民族巩固时期的那个时刻，因此，混合的卫拉特—喀尔喀诸土语不可能有机会作为全民语言的独立分支长期保存下来。恩格斯关于中莱茵和下莱茵方言所叙述的那些情况可以应用到其他蒙古方言里，特别是内蒙古的方言里，这些方言是早期的从前蒙古诸部落方言混合的结果。它们的痕迹很牢固地保留在现代蒙古诸方言里。比方，布利亚特语的阿拉尔、通克和鄂卡方言，由于它们彼此很接近，甚至在现在还认为是杭哥多尔方言的一些土语。

弗拉迪米尔佐夫曾指出浩特郭伊图方言的独立性，正是卫拉特喀尔喀的混合方言②，由于没有精确的材料，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局限于简略地叙述一下1927年我们研究过的达尔哈特方言。

达尔哈特方言的喀尔喀化过程的发生是那么早，以致如果不是其中具有下列一些明显表现出来的卫拉特特征，就很可能把它当作是喀尔喀方言的土语：

(1) 没有非第一音节的元音圆唇化：допāн [七]，огāт [给着]，喀尔喀语的 долō 和 огōт；

(2) 没有塞擦音 дз 和非硬顎化的 дж：загāс [鱼]，喀尔

恩格斯：《辩证法与自然科学》，人民出版社，第56页。萨利克土语和里模尔土语是法兰克方言的土语，关于它们请看恩格斯：《法兰克方言》，收在恩格斯：《德国古代历史和语言》中，人民出版社，1957。

② 参阅弗拉迪米尔佐夫：《论西部蒙古两种混合语言》，《雅弗论文集》，第2分册第35页。

喀語的 дзагъс; ж' імѣс [果实] , [浆果] , 喀尔喀語的 джімѣс (达尔哈特方言的硬顎化的 ж' 不如說是塞擦音 чж) ;

(3) 有人稱謂語小詞: медѣбѣб [我知道了] , медѣбѣчї [你知道了] ;

(4) 有未完成体結合形式: сужанā ← сагуджу бајіна [他正坐着] 。

还有卫拉特方言的其他特征, 也有卫拉特方言或蒙古諸方言都沒有的那些特征, 达尔哈特方言的这些特征可能是在邻近的布利亚特諸方言的影响下才出現的。可是, 我們如果考虑一下达尔哈特方言所特有的其他一切特征, 就應該承認, 这是喀尔喀型的方言, 尤其突出的是詞汇方面的特征。

达尔哈特人是原先庫倫寺院的失去了自由的所謂“沙比納尔”(шабинар) 人不大的一个地域联盟, 它的成員大半是卫拉特氏族的代表者(其他蒙古氏族的代表者不很多); 达尔哈特人很早就孤立地生活着, 但是跟喀尔喀人却有密切来往。

蒙古民族語言里的一些方言土語的消失过程在革命后的年代里加强起来了, 但对于內蒙古的方言还不能那么說。內蒙古的蒙古諸方言和土語本身独特性丧失的过程, 当然将是很长期的和渐进的过程, 因为它们的使用者已經有若干世紀离开了喀尔喀人, 更加孤立地生活着。历史一般地証實了民族語言的諸方言的活跃性; 在民族語言里, 目前还很少能够找到沒有自己方言分支的, 方言特別出現在乡村里, 在資本主义的条件下, 乡村在某种程度上还保存了前資本主义的結構及其引起的全部結果。在需求日益增长、全民族交际日益頻繁、文学著作里的民族語言逐漸巩固的条件下, 大家知道, 方言的消逝和方言本身独特性的丧失首先表現在有关全民族的生产、文化、文学、科学的基本的和主导的部門的那些詞汇里。民族語言的方言的活跃性和稳固性, 正如这些語言的历史所証明的, 主要表現在农业詞汇的某些部分, 特别是語音部分里。

可以推測, 蒙古民族語言諸方言的一定的活跃性表現在唏輔音

和嘯輔音方面。在這些方言里，他們的區別意義大概也象俄語的北部跟南部土語的 o 化和 a 化的意義一樣。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和內蒙古，同一蒙古民族語言的各個標準方言，在一定時期內共存，這不是沒有可能的，這正象現在蘇聯各族的某些語言里的情形一樣（象，科米—澤梁語〔коми-зырянский〕和科米—彼爾米亞克語〔коми-пермяцкий〕；莫克沙—莫爾多瓦語〔мокша-мордовский〕和爾佳—莫爾多瓦語〔эрзя-мордовский〕；草地—馬里語〔лугово-марийский〕和山地—馬里語〔горно-марийский〕）。

大家知道，舊蒙古文字，甚至在許多世紀內，在全民語言的全部通行地區上，也不能使比較統一的發音規範固定下來。寫法是比較統一的，但是文字的讀音始終根據諸方言的語言規範。何況不應當忘記，舊書面蒙古語言有象藏語和滿洲語（在較小程度上）這樣強有力的競爭者，有時，這些競爭者把它排擠到次要的地位：藏語在宗教界，中世紀的科學界，醫藥界等等里排擠它，滿洲語在官方文牘中排擠它。

文學和文字的作用，在語言的發展中，一般是不應評價過高的。斯大林寫道：“生產往前發展，出現了階級，出現了文字，出現了國家的萌芽，國家進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較有條理的文書，商業發展了，更需要有條理的來往書信，出現了印刷機，出現了出版物——所有這一切都使語言發展起着重大的變化。”^①在民族語言形成中關於出版物的意義和作用，列寧寫道：“……要保證商品生產達到完全勝利，便必須使資產階級奪得國內市場，必須使同一語言的人民所居住的地域用國家的形式團結起來，同時剷除阻礙這種語言發展及在文藝上鞏固起來的一切障礙。”^②

不難看出，如果說，成為文學語言基礎的方言的規範或特點，排擠了其它方言的專門特點而通行到全民族地區，那麼，當然，它們的通行首先主要是通過出版物、文字、來往書信、學校、戲院和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24—25頁。

② 《列寧全集》，第20卷。《論民族自決權》，莫斯科漢文版，7頁。

我們現代的無線電廣播，其次是通过文学加工形式而不是改变自己的外貌。

关于文学語言对于民間方言口語的关系，高尔基說得很好：“……語言是由人民創造的。把語言分成文学語言和民間語言，仅仅意味着，我們有所謂‘未加工的’語言和由巨匠們加过工的語言”^①。高尔基还写道，“……我們的經典作家，从杂乱无章的言語里，提炼出最精确的、最卓越的、最有份量的詞句，同时創造了那种‘偉大的优美的語言’，屠格涅夫曾恳求 L. 托尔斯泰为这种語言的进一步发展而服务”^②。

我們簡略地叙述了旧書面蒙古語言的特点，就已經看出，这种語言就其存在的最后一个时期的状况来看，只是表达蒙古全民語言的書面形式。

但是，在这种旧書面蒙古語言里，什么是跟現代民間口語规范有分歧的古文体呢？这种口語蒙古人称为 хар хэл [黑的語言]，即 [俗（口）語]。

語言的書写形式和語音体系之間（写法之間）的分歧就是古文体；比方，写成 агула [山]，ергүгсегер [繼續抬举]，хамга [在何处]，өрлүгө [早晨] 的这些詞，讀出来分別是 үл, өргөсөр, хана, өглө 等等。当然，在文字与言語之間分歧那样剧烈的情况下，很难設想旧蒙文的字母表能够在消除文字跟口語脫节現象方面滿足蒙古民族語言繼續向前发展的要求。旧蒙古字母图形的特征就是它完全不能准确地表达現代蒙古語的語音。

真的，有一个时期，弗拉迪米尔佐夫認為現代的蒙古文学語言，将在旧書面語言跟喀尔喀方言之間妥协的基础上繼續发展。当时弗拉迪米尔佐夫是根据20世紀20年代初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旧書面語言开始加紧充滿喀尔喀方言成分的那个事实出发的。另一方面，弗拉迪米尔佐夫又指出，当某人需要，比方在會議上朗讀某一

① 高尔基：《論文学》，1937，第220頁。

② 同上，146頁。

篇文章，按照預先准备好的書面形式演講或作报告的时候，讀出来的文章，無論如何都是有点异样的，不象在别的場合下讀出来的那样。这是由于，用旧書面蒙古語言写的文章，在这里是用喀尔喀方言的語音规范讀出来，在一定範圍以喀尔喀語的形式代替書面形式，但是基本上又保留旧書面蒙古語言的形式。弗拉迪米尔佐夫写道：“很可能，正是这一現象，成了将来共同蒙古文学語言的萌芽，将来不仅書写，而且說話也会使用它們^①”。很明显，对于文字跟言語的最重要問題的这种妥协性的解决，在历史上是不能得到証实的，因为，在这种解决下，在蒙古語的文字跟口語的表达之間仍然有严重的脫节現象，同时，朗讀也許能够人为地赶上旧書面語言的规范，虽然有点儿喀尔喀化。我們还没有談到，旧蒙古字母图形的缺点（一个符号表达若干不同的音位，而一个音位又用若干不同的符号表示出来！）决不能消除文字跟語言之間的脫节，不能永远依靠上下文，猜測着讀出来！

要是不把旧書面語言里原有的，而是喀尔喀口語里所沒有的一些助動詞形式（a-〔是〕，bö-〔有〕）考虑在內，也不把形成各种分析形式以及古代的变格形式和別的形式之总和考虑在內，那末旧書面蒙古語言的詞汇和語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現代喀尔喀語的特征（參閱上文的喀尔喀方言、鄂尔多斯方言和旧書面蒙古語言的動詞形式比較一覽表）。

在这种条件下，符合于蒙古民族語言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的新文字，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194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決議确定：为了蒙古民族語言进一步的发展，必需采用能够表达現代口語的全部音位的新字母表，以代替12到13世紀在維吾尔文字的基础上創造出来的旧字母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这项決議决定，应当以俄罗斯字母表作为蒙古民族新字母表的基础，因为它是現代所有字母表中最完善的而且能够准确地表达現代蒙古語的語音体系

^① 弗拉迪米尔佐夫：《在庫倫，庫倫区和肯泰区的人种—語言学的研究》，《北部蒙古》第2分册，列宁格勒，1927，第6頁。

的一种字母表，同时也是偉大的俄罗斯人民的文学語言，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語言的字母表，对于这种語言的学习，蒙古劳动人民認為是迫切需要的。从这项決議里还可以看出，采用以俄罗斯字母图形为基础的蒙古民族的新字母表，既能促进以現代口語为基础的蒙古民族文学語言的进一步发展，又能帮助更好地掌握俄罗斯人的文学語言，这是跟偉大的俄罗斯人民，跟偉大的苏联全体人民兄弟般的联系进一步巩固的最重要的条件。

蒙古民族的新字母表包含有俄罗斯字母表的全部符号，另外为了表达蒙古語特殊的中列元音 \ddot{o} 跟 \ddot{y} 又采用了两个符号 \ddot{o} 跟 \ddot{y} 补充到新字母表里去；字母 ж 跟 з 表达喀尔喀語的塞擦音 дж 跟 дз；字母 e 表达后列詞里的 $j\ddot{o}$ 和前列詞里的 je （对于 j 沒有单独創造字母），在輔音之后，还表达俄語借詞里的 e 。例如：

正字法	音 标	意 义	正字法	音 标	意 义
өндөр	öndör	〔高的〕	ес	jös	〔九〕
үнэн	үнён	〔真理〕	ерөнхий	jörönx'i	〔普遍的〕
жаргал	джаргаль	〔享乐〕	ленинизм	ленинизм	〔列宁主义〕
зун	дзуң	〔夏天〕	өрөгье	örögjō	〔我們举起〕

要是不算表达长元音的重迭元音字母在內，在所有其余方面，蒙古新字母表符号的使用跟俄罗斯字母表的使用几乎完全一样。例子如：

正字法	音 标	意 义	正字法	音 标	意 义
баатар	батар	〔英雄〕	яам	jām	〔內閣、部〕
уул	ул	〔山〕	юум	jūm	〔东西〕
дээр	дёр	〔上面〕，〔在上〕	үеэл	үjёл	〔堂兄弟〕
долоо	долō	〔七〕	оёод	o,ōt	〔縫合〕
өөр	ёр	〔別的〕	хоюул	хоjул	〔两个一起〕
үүд	ūd	〔門〕	хаяа	хajā	〔水平綫〕

在任何一个詞的开头，在前列詞的輔音之后（有条件可以認為，在前列詞里沒有硬顎化和非硬顎化輔音的区分）和在后列詞的硬顎化輔音之后，长元音 *ī* 均用 *ий* 表达，但是在后列詞里非硬顎化輔音之后則用 *ы* 表达，在蒙古語固有的詞里，这个 *ы* 始終表达长元音 *ī*；比方，*ийм*—*īm* [这样的]，*дэмий*—*демī* [徒然]，*эхийн*—*ехің* [母亲的]，*харийн*—*хар'ің* [別人的]，*харын*—*харің* [黑色的]。

至于正字法的規則，在这里應該指出下列的一些情况：

(1) 在由短元音构成的非第一音节里，不写 *y* 跟 *ү*，而分別用符号 *a* 跟 *ə* 代替；比方，*уцах*，而不是 *унух* [騎馬]，*үнэр*，而不是 *үнүр* [气味]。

(2) 为了調节极端弱化了了的、听起来非常不清楚的、或者随意出現的非第一音节里的短元音的写法，有条件地把輔音分成“元音化的” (*б, в, г, л, м, н, р*) 跟“非元音化的” (其他輔音) 两类。按照正字法的規則，除了 *ст, сч, хт, хч* 以外，禁止两个“非元音化的”輔音結合，或者两个“元音化的”輔音結合，因此，这些“元音化的”輔音的左边或右边必須按照元音和諧律使用相当的元音。这就是說：

(a) 一个“元音化的”輔音和另一个“非元音化的”字母的組合是允許的，要是第一个字母左边已經“添上”元音符号的話；

(b) 要是三个輔音中的第二个是“非元音化的”輔音，第一个字母左边和第三个字母右边已加上了元音，那末三个輔音的組合是可以的。

例子：

эвлэ	[团结起来!]	боссноос	[因为起来了]
эрс	[坚决地]	боссон	[站起来了的]
урлал	[手艺]	усанд	[在水里]
хамтрал	[集体农庄]	уснаас	[从水中]
хамт	[共同]	гэрэл	[光]

бодот	〔物質的，具体的〕	гэрлээр	〔用光〕
уст	〔水的〕	гарсан	〔出去了的〕
усч	〔水运工作人員〕	гарснаас	〔因为出去了〕

右面的一些例子証明，在詞形变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多余元音是不允許的，因此也就被排除掉。輔音可能只从一方面添加元音，比方，гэрэл 一詞里的第二个 э 不是为了 р 而是为了 л 的需要，但是第一个 э 同时“保障”г 和 р（試比較 гэр〔帳幕〕）。但是輔音 г 和 н 可以从两方面添上元音，因为在相反的情况下，它們相当于 г 的清輔音（即 к）和舌后輔音 ң，比方，унага〔小馬〕，試比較：унга — уңгă〔发臭味〕；унаг — унак〔讓他落下来吧〕。作为将来时形動詞后綴中的輔音 х，为避免同形詞起見，始終在左边添加元音，这是例外：халах〔热起来〕，但 халх〔喀尔喀人〕。

从俄語借用的一些詞，基本上还是保留俄語正字法的形式——只是在 ий 跟 ия 的組合里，抛弃收尾的 й 跟 я；比方，геологи〔地質学〕，пролетари〔无产者〕等等。

根据俄罗斯字母图形創造的蒙古民族新字母表，在實踐中結果已經証明是完全正确的，并且絕對保証蒙古語語音的充分表达，以便蒙古民族語言繼續向前发展，在文字跟言語之間沒有任何脫节，在喀尔喀方言的基础上；在書面跟口語上，表达这种語言中的統一也沒有任何障碍。

以自己的新标准面貌出現的蒙古民族語言完全沒有抛弃旧書面蒙古語言存在的时代中所获得的一切成就。相反地，現代的蒙古民族語言是旧書面蒙古語言的当然繼承者，它本身吸收了蒙古人民在这种旧語言形式中数世紀以来积累起来的以及所有現代蒙古方言，不論是喀尔喀方言或是內蒙古方言里所有一切积极的东西。以喀尔喀方言为基础的蒙古民族文学語言，它的新外貌和进一步的发展完全不意味着从今以后，这种語言应当降到方言的水平，应当抛弃自己的旧書面形式所获得的一切成果，而且应当抛弃从民間方言口語里数世紀以来提炼出来的，經過語言巨匠們加工过的东西——这些

东西在旧書面蒙古語言里提炼、加工、积累，它逐渐吸收了活的蒙古語的最优秀的成分，特别是詞汇和文体方面的成分（即使远不是完善的書面形式！）。改用新文字，改用喀尔喀方言为基础，对于蒙古民族文学語言來說，仅仅意味着消除文字跟言語之間的长期脫节現象，从此蒙古文学語言就成为对于蒙古民族全体成員通俗易懂的东西，从此排除了这种語言在活的民間口語的基础上繼續发展的一切障碍，这些障碍是由于旧文字不完善而来的。这种改革完全不是蒙古民族語言本身的什么革命，可是跟这种改革有关的一切措施无疑地是具有最偉大的革命意义的举动。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不会发生任何突然的語言革命，从下面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来，常常用旧書面蒙古語言書写，然后在机器上用新字母表符号眷写（当然，老輩人不能立刻掌握新字母草書的技术）。大約10到15年前，在布利亚特—蒙古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内，我們也看到这种現象。

在現代的蒙古民族語言里有喀尔喀方言里所沒有的，象 бөгөөд, хийгээд, ба〔和〕的连接詞，以及来自形動詞加小詞 нь（хэлсэн нь〔告訴了下列一些的……〕）的“引用”形式等等的旧書面蒙古語言的一些要素，可是在蒙古語里沒有了这些要素，本身就很难代表現代的文学語言。我們还没有談到詞汇方面的情况。問題只是在于在現代蒙古民族語言的實踐中抛弃了旧書面蒙古語言里所有那些古詞汇和古語法，因为它们跟現代蒙古口語的规范有矛盾，而現代蒙古語可以完全輕而易举地抛弃它們。

至于地方方言，那末，在蒙古民族文学語言里当然利用了它們最好的要素，因为如果說，某些語言跟其他一些語言在长期交配的过程中甚至可以靠失敗的語言和一般的外來語借詞丰富起来（关于这点斯大林說过①），那末，何况是靠着自已原有的方言的某种語言怎能不丰富起来呢。問題仅仅在于，由这些方言选入民族文学語言

① 参閱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28頁。

言的只是那些必須的、最精確的和最卓越和有份量的詞和語，至于由地方方言運用到這種語言里去的那些詞和語，不是用自己原始的方言形式，而是用按照該民族文學語言的共同規範加工過的形式。另一方面，不應當認為，為了蒙古民族文學語言的需要就可以毫無例外地接受喀爾喀方言里具有的和出現的一切，因為在這裡我們需要作必要的選舉和適當的淘汰。換句話說，成為形成民族語言的基礎的方言不能認為是最理想的對象。何況基礎方言的地方成分也象其他方言的要素一樣，要以文學加工的形式才能加入到民族語言里。若干世紀以來舊書面蒙古語言的歷史正是這樣。在這一歷史的不同時期中，蒙古語每一方言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都給舊蒙古語帶來可能有的貢獻，有時是內蒙古方言貢獻大些，有時是喀爾喀方言貢獻大些。在舊書面蒙古語言的發展中，喀爾喀方言的優勢地位，在14世紀特別顯著，可是，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人民革命的年代里才起決定性的作用。

蒙古民族語言，不僅是在舊書面蒙古語言的許多世紀的遺產的基礎上，在全民族境內的一定範圍內替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所有方言上在喀爾喀基礎方言占主要作用的情況下發展起來和盡量豐富起來。而且也由自己偉大的鄰居——俄羅斯人民和中國人民的語言中的借詞而豐富起來，蒙古人民跟他們有多世紀的兄弟般友誼聯系着。俄語是世界上最先進文化的語言，是偉大俄羅斯人民的語言，從俄語來的借詞對於現代蒙古學術名詞的形成有特別重大的意義。蒙古人民的自由和獨立也要歸功于偉大俄羅斯人民的大公無私和兄弟般的支援。

第一部

語音概述

鑒于在弗拉迪米尔佐夫的名著《蒙語書面語言和喀尔喀方言比較語法（引論和語音）》（列宁格勒，1929年）里，对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的語音結構的历史发展有非常詳尽的綜述，因而，下面就只向讀者介紹一下这些語言及其方言的語音方面的一般概要。这里特別提出来的，只是蒙古諸語言中与前元音 *i* 的轉变有关的一些問題，因为这些問題的某些方面对于蒙古語言学非常重要，有关这些方面的問題在以后的闡述过程中将詳加探討。

第一章

元音

短元音

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有以下結構完整的后元音、央元音及前元音。

a—非圓唇的，寬后元音；发音时与俄語的 *a* 比較起来，舌头更往后点，而嘴唇如发擦音状；該元音存在于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

ä—非圓唇的，半寬的央元音，这个元音几乎同样地存在于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它只出現于前元音 *i* 的前后。因此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元音位，而只是上述元音 *a* 的联合变体；*i* 經常与 *ä* 同化。

ä—前元音，它出現于大部分卫拉特方言中，而且是独立的音位，是由 *ä* 发展而来。

o 一圓唇的（有时是半圓唇的），半寬的后元音；发音时虽然嘴唇微呈圓形，但嘴唇的作用是微弱的。該元音在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都可以遇到，但在卫拉特諸方言里，仅出現于第一音节。

ó 一半圓唇的，半寬的央元音；除卫拉特諸方言外，它存在于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在布利亚特蒙語中，除某些土語外，該元音已經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音位出現，而是音位 ò 的变体。

ö 一半圓唇的（經常是非圓唇的）前元音；它只出現在卫拉特語及其他蒙語的个别土語中。这个音位相当于蒙語中其他土語里的 ó。

y 一圓唇的，半窄的后元音；該元音存在于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

ý 一也是圓唇的，半窄的央元音；除卫拉特諸方言以外，它出現于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

ÿ 一窄的前元音，唇更呈圓形；該元音出現于卫拉特語中及其他各蒙古語的某些土語中，这个音位相当于其余各方言中的 ý。

e 一非圓唇的，半窄的元音音位，在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出現：1，在达斡尔及布利亚特各方言中，这个音主要是央元音，但是在受了主要是邻近的 i 的影响时，它就成为更前的元音，往往接近于窄元音 i，因而在音标中，它是以符号 ë 来表示的；2，它在喀尔喀及卫拉特各方言中是前元音，在喀尔喀諸土語中联合成窄元音。所以，这个音位很容易发生各种不同的联合音变，这些变化在蒙古語語言学的著作中以符号 ê（圓唇元音，存在于达斡尔語中），é（非圓唇元音，它出現在达斡尔語及布利亚特各方言中，音响学上接近于俄語中不带重音的 ы）；ə, e, ê, ë 等表示。

i 一窄的，非圓唇的前元音；它在蒙古諸語言及方其言中都有；但从不在非借詞中輔音 с, ц, т, д, дз, з 后面出現。这将在以后講到唏輔音时加以解釋。但在一些个别的土語、布利亚特各方言中有时也會出現 с'і ~ т'і ← хі, д'і ← де 等等現象。

除了这些基本的短元音之外，在蒙古諸語言中还存在着一些其他元音，它們是这些基本元音的变体或各种各样的表現 реализация。如：在达斡尔語中有一个介于 \acute{o} , \acute{y} 之間的元音，这个元音在音标中用符号 \acute{o} 来表示。在拜特土語中有一个介乎 a, o 之間的 \circ 音，由于受到了唇輔音的影响而成为 a 的变体。在內蒙古的許多方言中介乎 o, y 之間的元音 \circ 非常普遍。但所有这些变体在发音时非常难于觉察，而在音位学方面也沒有什么意义，所以，沒有特別必要对它們加以更为詳尽的研究。

根据《蒙古秘史》及旧書面語言即古典語言的正字法材料可以判断出，在13—14世紀的蒙古語中有以下的元音：a, e, o, y, \acute{o} , \acute{y} , i。此外，根据八思巴蒙古文字的材料判断，在13—14世紀的某些蒙古方言中还有元音 \acute{e} — 由于受到邻近元音 i（通常是后一音节的 i）的影响而成为 e 的变体。

下面的表指出以上所列举的各主要蒙古語中結構完整的元音的分布情形。

括弧中的元音不是独立的音位，而是基本音位的联合变体，表中并未全部把它們包括进去。

蒙古語 (喀尔喀方言)	布利亚特語	卫拉特語	古典語
a (\acute{a})	a (\acute{a})	a (\acute{a} , $\acute{ä}$)	a
e (\acute{e})	e (e , \acute{e} , $\acute{ë}$)	e	e
o	o	o	o
\acute{o}	\acute{o}	\acute{o}	\acute{o}
y	y	y	y
\acute{y}	\acute{y} (\acute{y})	\acute{y}	\acute{y}
i	i	i	i

上述結構完整的元音主要只出現于第一音节。至于非第一音节的元音，它們通称为結構不完整的元音，因它們在发音时非常短

促，很难精确地确定它们。这些结构不完整的元音乃是以上所列举的结构完整的元音的变体(不同程度的短化和弱化)。加之这些结构不完整的元音容易发生各种不同的联合音变，因而，即使近似地确定这些元音，也是非常繁杂的。此外，在卫拉特和喀尔喀各土语中非第一音节的元音一般來說，大多数是消失了，结果许许多多音节词变成了单音节词(喀尔喀语的：мод ← модон ← модун [树]；在卫拉特各方言中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结构不完整的元音消失后辅音 p, л, н 成了构成音节的主要音：модн [树]，多音节词仍然保留着)。在布利亚特诸方言，特别是在某些南部蒙古方言中非第一音节的元音发音多少清晰一些，因而常常发生逆同化现象(如在鄂尔多斯方言中 муду ← модун [树]，试比较：喀尔喀语的 мод，布利亚特语的 модõн，卫拉特语的 модн；在东布利亚特各土语及在南部蒙古诸方言中长元音前的第一音节的元音更是经常发生这种逆同化：урулãг ← оуулат [把…引进]，试比较喀尔喀语的：орулат。虽然如此，在蒙古语方言学的著作中采用着 ä, ä, ä õ, õ, õ, ĩ, õ, ŷ, ŷ, ŷ 符号来近似地表示结构不完整的元音。一般地来说，这种记音符号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实际情况。在某些方言学笔记中使用字行上方的符号来代替这些附在字行本身的符号，如：以 ax^a 代替 axä [哥哥]。这些字行上的符号用来表示音的短化和弱化的极端程度，这时的发音在音响上几乎已不可能再觉察得到。有时把同一符号颠倒过来用，就代替刚才列举的那些字行上方的符号，如：以 ax^e 代替 axä 或 ax^a。也曾经有人试图以 ä, e, a 表明三种不同程度的短化。当然，对音标作这样的详细规定是极其随便和主观的，这种详细规定只能说明某些方言学者的不必要的过份细心。

词中的结构不完整的元音之组成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决定于结构完整的元音之组成，也即是，非第一音节的元音的组成受第一音节的元音的性质影响：axä [哥哥] олõн，[多]，гута́л 或 гутýл [皮靴子]，exë [母亲]，ондõр [高高地]等。这种情况在古典语中较少，因古典语在非第一音节中没有 o (有过 a 或 y) 和 õ

(有过 e 或 ü) : öндүр [高高地] , олан [多] , ебүл [冬天] = 喀尔喀語的 сбол, 卫拉特語的 үwүл。

上列的表說明結構完整的元音在布利亚特, 蒙古, 卫拉特和古典語(旧書面語言)諸語言中的分布情况, 同时也指出这些語言之間的异同。如果不算这些元音中的某些不同的变体, 那么該表就似乎指出了上述那些蒙古語在元音方面是完全沒有差別。但事实上, 差別是有的, 甚至在同一語言的各方言間都存在着不同之点。这样, 如果在前表中似乎表明, 例如, 喀尔喀語的元音 y 相当于其他蒙古語中同样的元音 y, 但实际上这种說法并非在所有的場合都是正确的(約在90%的場合下)。在許多場合下, 相当于这个喀尔喀語的 y 的, 在某些蒙古語中是其他的元音, 通常是 o, 有时是 i: 喀尔喀語的 дзургāң [六] = 东布利亚特的 зургāң, 西布利亚特語 жоргōң 北布利亚特的 јоргōң, 蒙古尔語的 джиргōн, 鄂尔多斯的 джурга, 卫拉特語的 зургāн, 达斡尔語的 диргō [ң] ~ джиргō [ң]; 喀尔喀語的 гутāl ~ гутүл [皮靴子] = 布利亚特語的 годōhōң, 蒙古尔語的 гудусө, 卫拉特語的 госң。同样地, 相当于喀尔喀語的 o 在其他某一蒙古語中, 有时相反地是 y: 喀尔喀語的 голōмтō [灶] = 布利亚特語的 гулāмтā = 卫拉特語的 голмтā ~ гулмтā。

这些差异的原因有二: 第一, 在这些差异中, 有些是古蒙古語諸方言之間原先所固有的差別, 現代諸蒙古語就在这些古蒙古語方言集中的基础上形成的。所談的这些, 跟双音节和三音节詞有关。例如: 喀尔喀語的 гутāl [皮靴子] = 布利亚特語的 годōhōң, 卫拉特語的 госң, 古典語的 гутул ~ готусун (гутусун?) — 各語言的例詞中第二和第三音节一般是有区别的。

在某些个别的情况下(如在喀尔喀語的 олōмтō [灶] 这一类詞中)这些差別不是原有的, 而是后来才有的, 他們可能, 譬如受邻近唇輔音发唇音的影响, 而唇化的結果。

从以上所述及的觀點看来, 在某些布利亚特方言中(从果尔方

言及其他方言)以o代替其他蒙古語及其方言中的元音y,这种現象是很独特有趣的。这种对应現象出現于曾在第一音节和第二音节有过y的詞中:从果尔方言的ocö〔水〕=喀尔喀語的yc←усун;从果尔方言的нотög〔游牧地〕=喀尔喀語的нутăг~нутÿг←нутуг~нитуг;从果尔方言的онöхö〔驕〕=喀尔喀語的унăхă←ухуху。

第二,这些差异是元音i的不同演变的结果,一方面,i本身发生各种不同的同化,另一方面,i也使其他的元音发生各种不同的同化,并强烈地影响輔音的演变,这个问题将于有关这些輔音部份中談到。由于元音i的这种演变,很多后元音詞成为前元音詞,特别是在卫拉特諸方言中:卫拉特語的мөрн〔馬〕相当于布利亚特語的мор'иң,卫拉特語的хәрÿ〔回答〕=布利亚特語的хар'ÿ(←хар'иу)等等。因此,每当卫拉特語的前元音相当于其他蒙古語中的后元音时,都应该認为,这些元音一度曾为后元音。这就是說,在卫拉特諸方言中,由于元音i的演变,大量后元音詞轉变成前元音詞,这种現象也包括хәрÿ〔回答〕=喀尔喀語的харр'ÿ←хар'иу类型的詞。由此可見,后一类差异并非原来固有的,而是以后才发生的。

問題在于早期的i发生轉变时是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在某些方言中,例如,还在构成长元音之前,这个元音就变化了,在另一些方言中,变化发生于长元音构成之后,在第三种方言中,該元音則无变化地被保存下来,而在卫拉特諸方言中这个元音有时則起着非常复杂的变化(这里我們只就同一些詞而言):喀尔喀語的б'арÿ,西布利亚特的бурÿ,鄂尔多斯語的бipÿ,卫拉特語的бÿрÿ←бipагÿ〔二岁牛〕。如果里缺少詞首б的顎化不是因为y←i,而是因为←i,則在前两种情况下演变的过程如下:喀尔喀語的б'арÿ←б'арарÿ←бipаÿÿ;布利亚特語的бурÿ←бipÿ←бipагÿ。

(参看以下顎化輔音部份)。在卫拉特諸方言中,演变过程更为复杂:бipагÿ→бipärÿ(在前元音i的影响下,由于順同化作用,第

二和第三音节的后元音轉变为前元音)，进而就成 $bi\bar{p}\bar{y}$ (即: $\bar{a}r\bar{y} \rightarrow \bar{y}$) $\rightarrow bi\bar{p}\bar{y}$ (逆同化)。换言之, 在后者的情况下, 刚才所研究的詞之演变以順同化开始而以逆同化結束, 在順同化和逆同化之間, 经历了許多阶段而发生音节的合并 ($\bar{a}r\bar{y} \rightarrow \bar{a}h\bar{y} \rightarrow \bar{a}\bar{y} \rightarrow \bar{o}\bar{y} \rightarrow \bar{y}\bar{y} \rightarrow \bar{y}$), 这些阶段进行得相当快。

另一方面, 在同一方言中, 不同的詞经历上述变化的方式也各有其別: 喀尔喀語的 $джор\bar{o} \leftarrow дж\bar{i}руга$ [走馬], 但 $дзурга \leftarrow дж\bar{i}ргуган$ [六] (在第一种情况下, i 是当下一音节的长元音构成之后轉变成另一元音, 而在第二种情况下, i 轉变为另一元音是在长元音构成之前, 并影响构成长元音的性質, 在此例中已是另一个长元音, 因为在 y 之后不能有 \bar{o} , 这种現象我們在第一例中已見到了, 参看后面长元音及塞擦音 $дж$ 和 $дз$ 部份)。其他蒙古語及其方言中类似現象的亦屢見不鮮。因而, 同一詞素, 同一詞的发展经历是极为錯綜复杂的。

但是, 由于上面的結構完整元音表只涉及到非长元音或結構完整的普通元音, 及以后将加以研究的长元音, 这个表中虽然存在着上述許多分歧的地方, 但基本上已把蒙古諸語言之間許多重大相同点正确地表达出来了, 如果不算卫拉特諸方言中某些元音較比在其他蒙古語言中发音部位更往前移的話。至于把古典語中的非后元音标作前元音, 而不是央元音的問題, 这是有一定的条件性的, 因为我們知道非后元音与后元音是对立的; 但不知道非后元音是否曾經是前元音或者央元音。

特別應該談一下关于东布利亚特諸方言中音位 \bar{o} 及 \bar{y} 合并成一个音位“ \bar{y} ”的問題: $\bar{y}д\bar{y}р$ [日子], $\bar{y}нд\bar{y}р$ [高高地] 等于其他布利亚特及諸蒙古方言中的 $\bar{o}д\bar{o}р$ 及 $\bar{o}нд\bar{o}р$ 。类似的現象由于旧有的前元音 \bar{o} 和 \bar{y} 轉变为央元音 \bar{o} 及 \bar{y} 的結果, 不但在許多东蒙古方言中可以見到, 而且也被記載在八思巴蒙古文字的語言里 (东蒙古方言的一种)。在达斡尔語里, 并散見于某些东部蒙古的方言和土語里, 元音 \bar{o} 及 y 同样也合并成一个音位 $w\bar{o}a$ (于詞首) $\sim \bar{o}a$ (于詞

中) : w^oap [进入] = 喀尔喀語的 op^o; w^oaн^а; [落下] = 喀尔喀語的 ун^а; доат^ар [在内部] = 喀尔喀語的 дот^oр; до^oнд [在中間] = 喀尔喀語的 дунд^а ~ думд^а。

至于莫臥儿語及蒙古尔語中的元音（及整个音位系統），則很难跟其他蒙古語的元音比較，因为莫臥儿語曾受到諸伊朗語（首先是塔吉克語，如 o ← a 就說明这一点）及帕什图語 [пушту，即阿富汗語一譯者] 很大的影响，而蒙古尔語受漢語及北西藏諸方言的影响則更大。

長元音和复合元音

談到不同于短元音的独立音位长元音时（喀尔喀語的：ул^а [脚掌]，ул^а [山]，ул^а [运貨馬車]；ем [藥] ēм [肩]；хар'їң [回去] хар'тң——хар'ї [別人的] 的屬格；бол [是]；б^oл [奴隶] 等），應該把第一音节中的长元音和非第一音节中的长元音分別研究。必須考虑到，首先，第一节中的长元音的构成不同于非第一音节中的长元音；第二，如果說所有一切蒙古語及其方言中第一音节长元音基本上有某种程度的相同，則非第一音节长元音在各蒙古及其方言中却有着明显的差別。

大家知道，蒙古諸語言中絕大多數的长元音是元音間的摩擦輔音（通常为 r, ʁ, j，而 w 較少）消失的結果以及普通元音“延长”的結果（主要在 r, ʁ, j 之后，特别是在各种后綴和詞尾的結構里）：

喀尔喀語的：ул^аң，卫拉特語的：ул^ан ← ула'ан ← лаңан ← улаған [紅的]，試比較古典語的 улаған；

喀尔喀語的：ūл^а，卫拉特語的：ūл ← а'ула ← аһула ← ағула [山]，試比較古典語的 ағула，达斡尔語的 аўл^а；

喀尔喀語的，卫拉特語的：сū ← са'у ← саһу ← сағу [坐]，試比較古典語的 сағу，莫臥儿語的 сōу，但是达斡尔語是 сō；

喀尔喀語的：д^eл ← де'ел ← деһел ← дегел ~ девел [皮大衣]，

試比較古典語的 дегеп ~ дебел, 卫拉特語的 дewl, 布利亚特語的 дегёл;

喀尔喀語的: д̄ү ← де'ү ← деһү ← дегү [弟弟], 試比較古典語的 дегү, 莫臥兒語的 дөүн, 达斡爾語的 деү;

卫拉特語的: с̄ү ← су'у ← суһу ← сугу [腋下], 試比較古典語的 сугу, 喀尔喀語的 сугă;

喀尔喀語的: х̄ер ← хе'ер ← хеһер ← хегер ~ хејер [栗色的馬], 試比較古典語的: кегер, 布利亚特語的 хејёр;

喀尔喀語的: б̄аёг̄ад ← бајіғад [以前的], 試比較古典語的 бајіғад, 卫拉特語的 б̄аг̄ад;

喀尔喀語的: цаг̄аң ← цаган [白的]。

这些例子已經充分說明由于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发展的不平衡, 其中某些至今尚保留着一些詞的旧有形式, 这些形式有的早在12—13世紀已被其他語言及方言所遺忘 (布利亚特語的 дегёл, 卫拉特語的 дewl [皮大衣] 等等), 有的在13—14—15世紀时还为大部分蒙古方言所共有 (达斡爾語的 аўла [山]), 莫臥兒語的 дөүн [弟弟]。此外, 这些例子也表明了蒙古諸語言中长元音构成的共同方法以及这种方法的各个发展阶段:

(I) 約在12—13世紀时, 元音間摩擦輔音 ɣ, ɣ, ʃ, w 轉变为摩擦輔音 h (元音接續的 h), 它在整个13—14世紀中, 在許多方言里都一直保留着, 八思巴蒙古文字的語言材料說明了这点; 古典語 (旧書面語) 的語音面貌告訴我們, 这个摩擦輔音約在12—13世紀中已經有了。

(II) 約在13—14世紀时, 元音間的摩擦輔音 h 消失了, 从而构成双音节 (元音加元音) (未必是复合元音); 关于这点在中国和中亚細亞的語言学关于东蒙古及西蒙古諸方言的材料中曾提到; 莫臥兒語和达斡爾語还未完全經歷完这一阶段。

(III) 約在14—15世紀, 双音节 (元音加元音) 在极短的期間內合并为一个单音节。特别是由相同元音 (如: a+a, i+i, e+e)

构成的双音节经历这一过程更为迅速，成为现代类型的长元音（ \bar{a} , \bar{i} , \bar{e} ）。而由不同的元音（如： $o+a$, $a+y$, $e+\ddot{y}$ ）构成的双音节经历了较长的时间，逐渐分别发展为复合元音，正如目前在莫臥儿語及达斡尔語中尚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看到的那样。这些复合元音，由于它们的組成部分有时发生逆同化（在卫拉特及其他方言中是 $o+a \rightarrow a+a$ ；在其他蒙古方言中是 $a+y \rightarrow y+y$, $e+\ddot{y} \rightarrow \ddot{y}+\ddot{y}$ ）；有时发生順同化（在喀尔喀，布利亚特及其他东部方言中是 $o+a \rightarrow o+o$ ），后来就迅速地轉变成现代类型的长元音（ \bar{a}/\bar{o} , \bar{y} , \bar{y}/\bar{y} ）。

所述蒙古諸語言中长元音构成过程，整个又可以概括图示如下：

$a\grave{a}a \rightarrow aha \rightarrow a\grave{h}a \rightarrow a' a \rightarrow \bar{a}$;

$a\grave{y}y \rightarrow ahy \rightarrow a\grave{h}y \rightarrow a' y \rightarrow y' y \rightarrow \bar{y}$ 。

关于 $a\grave{a}a$ 音組的上述一切，同样也可以說明 $e\grave{e}e$, $y\grave{y}y$, $\ddot{y}\grave{r}\ddot{y}$ 等音組，即在两个音节中有着同样元音的音組；而上述关于音組 $a\grave{y}y$ 的情况，同样也可以說明在两个音节中具有不同元音的音組。

由莫臥儿語和卫拉特旧書面語言的材料可以断定，音組 $a' y \rightarrow y' y$ 的轉化并非永远都是直接的，因为在它們之間应当假定还有 $o' y$ 形式的过渡阶段；关于 $e' \ddot{y} \rightarrow \bar{o}' \ddot{y} \rightarrow \ddot{y}' \ddot{y} \rightarrow \bar{y}$ 同样也应该这样說。

應該指出，在下文中所举的一切例子中，过渡形式都被省略，如：以 $\bar{y}л \leftarrow a\grave{y}ула$ [山] 代替 $\bar{y}л \leftarrow y' ула \leftarrow o' ула \leftarrow a' ула \leftarrow a\grave{h}ула \leftarrow a\grave{y}ула$ 。

再重复一下，我們所描写的过程在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远不是平衡地同时地进行的。过程的不平衡性不但表現在，这些过程在某些蒙古方言中比在其他方言中进行得較慢和較晚，不但表現在某些双音节（如： $a+y$ ）合并为单音节的过程同样也比其他双音节（如： $a+a$ ）較慢和較晚，而且也表現在，在同一方言里，上述的元音間輔音消失現象的不平衡性，在某些詞里消失，而在另一些

詞里保留（試比較布利亞特語的：хурăгăн ← хуругун〔手指〕，而：дубуң ← добугун〔小丘〕）。因此，同一个詞在不同的蒙古語及方言里常常有各种不同的附加元音（хуругун）〔手指〕→布利亞特語的 хурăгăн，喀尔喀語的 хурū，卫拉特語的 хургң；öбөн-үйн〔自己的〕→卫拉特語的 овра̄н，喀尔喀語的、布利亞特語的 рīң；сугу〔腋下〕卫拉特語的 сū，布利亞特語的 һугă，喀尔喀語的 сугă 等等）。

当然，上述不平衡性的出現是非常难于整理和系統化的。应当指出，弗拉迪米尔佐夫院士曾企图把各蒙古語里长元音形成的整个过程与蒙古人从狩猎生活轉变为游牧生活方式的过程联系起来，但却是徒劳无功①。

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有下列第一音节的长元音：

$\bar{a} \leftarrow a + \text{輔音} + a$;

$\bar{o} \leftarrow o + \text{輔音} + a \sim y$;

$\bar{e} \leftarrow e + \text{輔音} + e$;

$\bar{y} \leftarrow a + \text{輔音} + y$ 或 $y + \text{輔音} + y$;

$\bar{i} \leftarrow i + \text{輔音} + i$ 或 $e + \text{輔音} + i$ 。

处在非顎化輔音后的长元音 \bar{i} 是央元音音位，音响学上它与俄語中 дырка〔小孔〕这类詞中的重音音节中的 ы 相似。詞首的或顎化輔音后的这个元音是前元音音位，它与俄語中 хилый〔弱的〕这类詞中重音音节的 и 相似。

以上所举的长元音几乎在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都存在，但下列长元音并非全部如此。

$\bar{a} \leftarrow aji$ ，开口，非圓唇的前元音；在卫拉特各方言中都可見到，而在其他各蒙古方言中出現于非第一音节中（在第一音节，复合元音 \bar{e} 相当于卫拉特語的 \bar{a} ；关于复合元音見下）；

\bar{o} （有时与 \bar{y} 联合） $\leftarrow \bar{o} + \text{輔音} + e$ ，有时是 $\bar{o} + \text{輔音} + \bar{y}$ ；

$\bar{y} \leftarrow e + \text{輔音} + \bar{y}$ 或 $\bar{y} + \text{輔音} + \bar{y}$ ；与上述 \bar{o} 相同，除卫拉特各

① 見他的《……比較語法》，第241頁。

方言之外，出現于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里。它們与卫拉特各方言里的 \bar{o} 和 \bar{y} 对应，就是說，是同样的音位，但是在卫拉特方言里相当靠前。

例詞：卫拉特語的 $\bar{b}\bar{a}\bar{t}\bar{r}$ [英雄] = 喀尔喀語的、布利亚特語的 $\bar{b}\bar{a}\bar{t}\bar{a}\bar{r}$ ← $\bar{b}\bar{a}\bar{t}\bar{a}\bar{t}\bar{u}\bar{r}$ ；所有蒙古語的 $\bar{t}\bar{o}$ [数] ← $\bar{t}\bar{o}\bar{q}\bar{a}$ ；卫拉特語的 $\bar{t}\bar{o}\bar{s}\bar{u}$ [灰尘] = 布利亚特語的 $\bar{t}\bar{o}\bar{h}\bar{o}\bar{u}$ ，喀尔喀語的 $\bar{t}\bar{o}\bar{s}$ ← $\bar{t}\bar{o}\bar{q}\bar{u}\bar{s}\bar{u}\bar{n}$ ；卫拉特語的，喀尔喀語的 $\bar{d}\bar{e}\bar{r}$ [上部] = 布利亚特語的 $\bar{d}\bar{e}\bar{r}\bar{e}$ ← $\bar{d}\bar{e}\bar{g}\bar{e}\bar{r}\bar{e}$ ；卫拉特語的，喀尔喀語的 $\bar{y}\bar{l}$ [山] = 布利亚特語的 $\bar{y}\bar{l}\bar{a}$ ← $\bar{a}\bar{q}\bar{u}\bar{l}\bar{a}$ ；卫拉特語的，喀尔喀語的 $\bar{b}\bar{y}\bar{r}$ [駱駝] = 布利亚特語的 $\bar{b}\bar{y}\bar{r}\bar{a}$ ← $\bar{b}\bar{u}\bar{q}\bar{u}\bar{r}\bar{a}$ ；卫拉特語的，喀尔喀語的 $\bar{c}\bar{i}\bar{r}$ [湿的] = 布利亚特語的 $\bar{s}\bar{i}\bar{r}$ ← $\bar{c}\bar{i}\bar{r}\bar{i}\bar{r}$ ；卫拉特語的，喀尔喀語的 $\bar{d}\bar{i}\bar{l}$ [克服] = 布利亚特語的 $\bar{d}'\bar{i}\bar{l}$ ← $\bar{d}\bar{e}\bar{j}\bar{i}\bar{l}$ ；卫拉特語的，喀尔喀語的 $\bar{i}\bar{m}$ [这样的] = 布利亚特語的 $\bar{i}\bar{m}\bar{o}$ ← $\bar{e}\bar{j}\bar{i}\bar{m}\bar{y}\bar{u}$ 喀尔喀語的 $\bar{t}\bar{i}\bar{s}\bar{i}$ [往那边] 及 [向] = 布利亚特語的 $\bar{t}'\bar{i}\bar{s}\bar{i}$ [往那边] ← $\bar{t}\bar{e}\bar{j}\bar{i}\bar{s}\bar{i}$ → $\bar{t}\bar{e}\bar{s}\bar{i}$ [向]；卫拉特語的 $\bar{a}\bar{m}\bar{a}\bar{k}$ [世代]，[盟] = 喀尔喀語的、布利亚特語的 $\bar{o}\bar{m}\bar{a}\bar{k}$ ← $\bar{a}\bar{j}\bar{i}\bar{m}\bar{a}\bar{q}$ ；喀尔喀語的、布利亚特語的 $\bar{b}\bar{o}$ [黃教僧] = 卫拉特語的 $\bar{b}\bar{o}$ ← $\bar{b}\bar{o}\bar{g}\bar{e}$ ；喀尔喀語的 $\bar{c}\bar{o}\bar{x}\bar{o}\bar{u}$ [少] = 布利亚特語的 $\bar{s}\bar{o}\bar{x}\bar{o}\bar{u}$ ，卫拉特語的 $\bar{c}\bar{o}\bar{k}\bar{u}$ ← $\bar{c}\bar{o}\bar{g}\bar{y}\bar{k}\bar{e}\bar{n}$ ；喀尔喀語的 $\bar{y}\bar{l}$ [烏云] = 布利亚特語的 $\bar{y}\bar{l}\bar{o}\bar{u}$ ，卫拉特語的 $\bar{y}\bar{l}\bar{u}$ ← $\bar{e}\bar{g}\bar{y}\bar{l}\bar{e}\bar{n}$ ；喀尔喀語的、布利亚特語的 $\bar{d}\bar{y}\bar{r}$ [充滿] = 卫拉特語的 $\bar{d}\bar{y}\bar{r}$ ← $\bar{d}\bar{y}\bar{g}\bar{y}\bar{r}$ 。

此外，在卫拉特方言里，长元音 \bar{y} 是由音組 $i\bar{y}$ 构成，而在 i 后的 \bar{y} 是由音組 $a\bar{y}$ 构成： $\bar{x}\bar{a}\bar{r}\bar{y}$ ← $\bar{x}\bar{a}\bar{r}i\bar{y}$ [回答]（喀尔喀語的： $\bar{x}\bar{a}\bar{r}'\bar{y}$ ）； $\bar{k}\bar{i}\bar{r}\bar{y}$ ← $\bar{k}\bar{i}\bar{r}a\bar{y}$ ）；[霜]（喀尔喀語的： $\bar{x}'\bar{i}\bar{r}\bar{y} \sim \bar{x}'\bar{a}\bar{r}\bar{y}$ ，布利亚特語的 $\bar{x}\bar{i}\bar{r}\bar{y} \sim \bar{x}'\bar{u}\bar{r}\bar{y}$ ）； $\bar{b}\bar{y}\bar{r}\bar{y}$ ← $\bar{b}\bar{i}\bar{r}a\bar{y}$ [牛犢]（喀尔喀語的 $\bar{b}'\bar{a}\bar{r}\bar{y}$ ，布利亚特語的 $\bar{b}\bar{u}\bar{r}\bar{y} \sim \bar{b}\bar{i}\bar{r}\bar{y}$ ）。同样在这些方言中，长元音 \bar{o} 由音組 $o\bar{i}$ 或 oi 构成： \bar{o} ← oi [树林]（喀尔喀語的 $\bar{o}\bar{o}$ ）； $\bar{o}\bar{r}$ ← $o\bar{i}\bar{r}\bar{a}$ [接近地]（喀尔喀語的 $\bar{o}\bar{o}\bar{r}\bar{o}$ ）； $\bar{x}\bar{o}\bar{n}$ ← $\bar{x}oi\bar{n}$ ← $\bar{x}o\bar{j}\bar{i}\bar{n}$ ← $\bar{x}o\bar{n}\bar{i}\bar{n}$ [綿羊]（布利亚特語的 $\bar{x}o\bar{n}'\bar{i}\bar{u}$ ，喀尔喀語的 $\bar{x}o\bar{n}'\bar{i}$ ）； $\bar{s}\bar{o}$ ← $\bar{s}\bar{o}\bar{i}$ ← $\bar{s}\bar{o}\bar{j}\bar{i}$ ← $\bar{s}\bar{o}\bar{n}\bar{i}$ [夜]（布利亚特語的 $\bar{h}\bar{o}\bar{n}'\bar{i} \sim \bar{h}\bar{y}\bar{n}'\bar{y}$ ，喀尔喀語的

шонѳ, 鄂尔多斯語的 соні) 。这里我們也看到了起同化作用的元音 i 的决定性影响。

关于由音組 (i+輔音+元音) 或是音組 (元音+輔音+i) 构成的长元音的問題我們將单独地談 (联系复合元音和輔音顎化的問題來談) 。

非第一音节的长元音一般是由 (元音+輔音+元音) 这种形式的音組构成, 但带有以下的特点:

aḡa → ā (喀尔喀語的、布利亚特語的、卫拉特語的 барāт [結束] ← бараḡад) 或順同化的結果 → ō (喀尔喀語的、布利亚特語的 тōлōт [計算] = 卫拉特語的 тōлāt ← тоḡалаḡад) ;

уḡа → ā (喀尔喀語的、布利亚特語的、卫拉特語的 дарāt [压] ← даруḡад) 或 ō (喀尔喀語的、布利亚特語的 олōт [得] = 卫拉特語的 олāt ← олуḡад) ;

eḡe → e (喀尔喀語的 емел [馬鞍子] = 布利亚特語的 емел), ā (卫拉特語的 емāl [馬鞍子] ← емеḡел), ō (布利亚特語的 хōбō [邊緣] = 喀尔喀語的 хōв) = 卫拉特語的 кōwō) ;

ḡḡe → ā (卫拉特語的 ḡcāt [生长] ← ḡcḡḡед; ḡrāt [揸在背上] ← еḡḡḡḡед), ō (布利亚特語的 ḡdōт [生长] = 喀尔喀語的 ḡcōт), ē (布利亚特語的、喀尔喀語的 ḡrēt [揸在背上]) 。

非第一音节中长元音 ŷ, ḡ (ḡ) 的构成与第一音节中的相同; 除了只有在专题論文中才有研究意义的个别一些情况外, 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之間在这些元音方面沒有任何差別。因此, 在非第一音节的长元音方面, 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的特点以及它們之間的差別可以归結为, 这些元音的性質由于元音和諧律的支配而有种种不同:

1) 在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 在第一音节的 a, ā, áě, y, ḡ, yī 之后, 非第一音节應該有 ā, 同样, 在 e, ē, i, ī, ḡ, ḡ, ḡi 之后, 應該有 ē (但在卫拉特諸方言里为 ā) ; 2) 除卫拉特諸方言之外, 在蒙古諸方言中, 在第一音节 o, ō, óě 之后, 非第一音节應該有 ō (在卫拉特諸方言里为 ā) , 同样在 ó, ō 之后, 應該有 ō (在卫拉特諸

方言里为 ä) 。

在元音 \bar{o} 和 \bar{y} 已合并为一个音位 \bar{y} (上文曾述及) 的那些布利亚特方言和其他一些方言中, 非第一音节里的长元音 \bar{e} 应出现在 \bar{y} 之后, 而长元音 \bar{o} 则在 \bar{y} 和 \bar{o} 之后, 例如: $\bar{y}\bar{d}\bar{o}p$ [用羽毛], $\bar{y}\bar{d}\bar{e}p$ [用门], $\bar{o}p\bar{r}$ [用肾脏]。象其他蒙古方言一样, 在 e , \bar{e} , i , \bar{i} , 和 \bar{y} 之后, 应该有 \bar{e} 。

由此可见, 在卫拉特诸方言里, 非第一音节里不出现长元音 \bar{o} , \bar{e} , \bar{o} , 在后元音词里以 \bar{a} 代替, 在前元音词里以 $\bar{ä}$ 代替 (相当于其他蒙古语及方言的 \bar{a} , \bar{o} , \bar{e} , \bar{o})。

除上述短元音和长元音之外, 在蒙古诸语言及其方言中 (卫拉特诸方言除外), 还有复合元音, 即二合元音, 其基本特征主要是, 它们为多合元音 (полифтонг)。换言之, 复合元音是逐渐相互转化的元音之复合式结构, 实质上似乎是构成一个性质上不一样的, 并在整个发音过程中起着或多 ($\bar{o}\bar{e}$, $\bar{y}\bar{i}$, $\bar{y}\bar{i}$) 或少 ($\bar{a}\bar{e} = \bar{a}$ 和 $\bar{e}\bar{i} = \bar{e} \sim \bar{i}$) 的变化的长元音。由于卫拉特诸方言中复合元音发音过程中的变化少, 或者日益减少, 复合元音就完全转变成成长元音, 因此这些方言中也就完全没有复合元音了; 其他蒙古方言, 在复合元音 $\bar{a}\bar{e}$ 和 $\bar{e}\bar{i}$ 方面接近卫拉特诸方言。其中 $\bar{a}\bar{e}$, 特别是在非第一音节中转变成前长元音 \bar{a} , 而 $\bar{e}\bar{i}$ 在一切音节中转变为 \bar{e} 或 \bar{i} (见下)。

在历史上, 蒙古诸方言里的复合元音是由元音 + j + i (在词首和词中) 或元音 + i (在词尾) 的组合而成, 而且是下降复合元音。上升复合元音仅出现在少数借词中, 如喀尔喀语的 $x\bar{y}\bar{a}p$ ← 汉语的 $xua - \bar{e}pp$ [花] 等类型的词。有时认为, 上升复合元音是由 i + 辅音 + 元音构成, 但实际上这些上升复合元音是顎化辅音后面的长元音: 喀尔喀语的 $\bar{b}a\bar{r}'\bar{a}t$ ← $\bar{b}a\bar{r}i\bar{a}d$ [抓住], $\bar{a}d'\bar{y}\bar{u}\bar{n}$ ← $\bar{a}r\bar{i}\bar{g}u\bar{n}$ [清洁的], $\bar{o}p\bar{x}'\bar{o}t$ ← $\bar{o}p\bar{k}i\bar{a}d$ [留下], $\bar{t}a\bar{x}'\bar{a}$ ← $\bar{t}a\bar{k}i\bar{j}a$ [鸡] 等; 有时把这些词分别标音为 $\bar{b}a\bar{r}i\bar{a}t$, $\bar{a}r\bar{i}\bar{y}\bar{u}\bar{n}$, $\bar{o}p\bar{i}\bar{x}\bar{o}t$, $\bar{t}a\bar{x}i\bar{a}$ 等, 这种标法仅在说明这类元音的历史构成时才是正确的。

在現代蒙古語正字法里，這些元音同樣也解釋為上升複合元音並以 и+元音的組合來表示：бариад, ариун, орхиод, тахиа等等；在布利亞特蒙古語正字法里，這些元音解釋為顎化輔音後面之長元音，並以 j 元音+元音的組合來表示：баряад, арюун, орхёод, тахяа等等。

古典語的材料表明在13世紀時的蒙古語中，還沒有複合元音，以古典語的材料列表來比較，可以知道現代蒙古諸語言中複合元音以及衛拉特語的長元音是怎樣構成，由什麼構成的。

音 节	語		言
	古 典 語	喀尔喀、 布利亞特	卫 拉 特
第一音节	aji	aě	ā
	eji	ī	ī
	oji	oě	ō
	yji	yī	ȳ~ȳ
	ȳji	ȳi	ȳ
非第一音节 (或收尾為開音 节的單音节詞)	ai	ā, oě	ā, ā
	ei	ī, ē	ā
	yi	yī~ī	ȳ
	ȳi	ȳī~ī	ī~ȳ

注：1. 古典語中收尾的開音节組合ai相當於喀爾喀語和布利亞特語的 ā（前一音节的元音為 a, y）和 oě（前一音节的元音為 o），相當於衛拉特語的 ā 或 ā（這決定於某一方言的特點而不取決於前一音节中元音的性質）；2. 在喀爾喀語里只有共同格的結尾 ē 與古典語中的 ei 對應，在布利亞特語里對應的是 i 和 ē，i 和 ē 可以互相轉換，沒有區別；但在該格結尾里只有 ē 與古典語里的 ei 對應；在達斡爾語里通常是 əi。

例子:

古典語	喀尔喀	布利亚特	卫拉特	意义
ajimaḡ	áěmāk	áěmāk	āmāk	〔盟〕
цаi	цаě ~ ца̄	сā	ца̄	〔茶〕
нохаi	нохóě	нохóě	нохā ~ нохā̄	〔狗〕
дејил -	дīл -	д'īл -	дīл -	〔衣服〕
кеi	х'ī	х'ī	к'ī	〔空气〕
ојiра	óěрǒ	óěрǒ	ōр	〔靠近〕
oi	óě	óě	ō	〔树林〕
хујiла -	хуїлǎ	хуїлǎ -	хўл -	〔上昇〕 (指旋风)
үјiле	үїлě	үїлě	ўл	〔事迹〕
харангүi	харǎңгүi	харǎңгi	харǎңгү	〔黑暗的〕
бүсгүi	бүсгүi	бүһөгүi	—	〔妇女〕
гер - теi	гертě	гертě	гертā	〔带着蒙 古包〕

由上述可見，单音节詞或多音节詞的最后一个音节中的复合元音有向长元音轉变的趨勢（在卫拉特諸方言的各个音节里这种过程已經結束）。原因是在这些情况下，尾音节复合元音的发音沒有非尾音节的复合元音那么长。因此，象 ца̄〔茶〕这类詞，如果增加了詞尾和后綴而成为多音节詞，其中曾經是复合元音的长元音，似乎又变成了复合元音（当然，卫拉特諸方言除外）：ца̄ → ца̄ě + лǎх〔喝茶〕。

有趣的是，复合元音在轉变为长元音以后，还在一个方面保有自己的复合元音性。大家知道，在現代蒙古諸語言里，除現代卫拉特語外，如果詞干以复合元音收尾，則其中所有格的尾詞是 -нэ (óě〔树林〕，óěнэ〔树林的])，如果詞干以长元音收尾，則所有格的結尾是 -гiнэ (喀尔喀語) 或 -гā (布利亚特語)，(Москва〔莫斯科〕；喀尔喀語的 Москвāгiнэ 和布利亚特語的 Москвāгā〔莫斯

科〕。如果某个带长元音(曾經是复合元音)結尾的名詞加上所有格詞尾,該长元音就变回复合元音,而名詞就有詞尾 -н (ца̄ [茶]; ца̄ён [茶的])。但,长元音 ē 和 ī ← ei 加上該詞尾时并不变回复合元音:喀尔喀語的和布利亚特語的 х'ī ← кеі [空气],所有格—х'īн [空气的];布利亚特語的 делхē ← длекеі [世界],所有格—делхен [世界的]。

由于在卫拉特諸方言里,所有的复合元音都变成了长元音,在該方言里上述所有格构成的規則就起了变化,因为卫拉特人現在已“不記得”在什么地方曾有过复合元音,什么地方曾有过长元音。因此在这些方言里以长元音收尾(除 ū 和 ӯ)的名詞的所有格詞尾却是过去仅用在以复合元音收尾的名詞上的詞尾 -н 如:

такā (喀尔喀語的 тах'ā) [鸡],所有格—такāн (喀尔喀語的 тах'āгін) [鸡的];

джорā (喀尔喀語的 джорō [走馬],所有格—джорāн (喀尔喀語的 джорōгін,布利亚特語的 жорōгоё) [走馬的];

гахā ~ гахā (喀尔喀語的 гахā) [猪],所有格—гахāн ~ гахāн (喀尔喀語的 гах'ён) [猪的]。

对于带有結尾长元音 ū 和 ӯ 的名詞,也一律用結尾 -гін,它过去只出現在以长元音收尾的名詞里,如:

шугū (喀尔喀語的 шугуї) [丛林], [角落],所有格—шугūгін (喀尔喀語的 шугуїн) [丛林的], [角落的];

дӯ (喀尔喀語的 дӯ) [弟弟],所有格—дӯгін (喀尔喀語的 дӯгін) [弟弟的]。

卫拉特諸方言里所有格詞尾的形成如此不同(根据类推)是因为,带复合元音 yī 和 ӯī 結尾的名詞比以长元音 ū 和 ӯ 收尾的名詞少得多,同样,以其他长元音收尾的名詞也比以复合元音 аё, еї, оё (在卫拉特諸方言里变成 ā ~ ä ~ ī) 收尾的名詞少得多。問題的解决可以这样說,是“多数通过”的(根据类推)。

实际上,上述問題和长元音的情况极为相似:当长元音出現

于单音节詞中或多音节詞的最后一个音节时，它是“正常”的长元音；但是，如出現于多音节詞非最后音节时，就成为超长元音（сверхдолгий）：цагā_д〔白的〕，但 цагāгār〔用白的〕。大家知道，超长元音（标音时在字母上加符号 л 来表示）有时还可帮助划分詞的界限。例如，正因为是在謂語詞的結尾元音上，超长度和正常长度有区别，才順利地說明了 *дэрэ* 实际上就是系詞，而不是接尾部，喀尔喀語的 *харā саң*〔不是看見了么〕，但 *харāсā_д*〔罵了〕^①。*дэрэ*〔在上面〕（副詞）和 *дэрэ*〔在……之上〕（后置詞）这两个詞也是这样区分的：*ном дэрэ*〔書在……上面〕和 *ном дэрэ*〔在書上面（放着什么）〕，后置詞和名詞联在一起讀。

此时 *äě* 类型的复合元音似乎相当于超长元音，而 *ä* 則是正常长度的元音。

和 諧 律

和諧律是蒙古諸語言所特有的，它一般是这样下定义的：在一个詞中后元音和前元音不能同时存在。从这一規律的这种理解出发，某些研究者就得出結論說：在蒙古諸語言里現在已經沒有元音和諧律。实际上，如果引用喀尔喀語的及布利亚特語的 *манä* 和卫拉特語的（*манä* ~）*манä*〔我們的〕这个詞，則我們在其中既可找到后元音（*ä*）又可找到前元音（*ä*）。但是由于蒙古諸語言里元音結構受着一定規則的严格控制，所以應該肯定元音和諧律是实际上存在的，但是对它下定义却应当比較灵活一些：元音和諧律是一个詞中元音結構的調節規律。这个規律的本質具有双重性質：詞的元音結構，第一，取决于舌的前后（后元音，央元音和前元音）；第二，取决于唇的圓扁程度（притяжение）。

根据元音和諧律和整个元音系統的性質，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分为东部（布利亚特方言，喀尔喀方言及內蒙古許多方言）和西部

^① 这里 *-саң* 是过去式形動詞的接尾部。

(卫拉特語及某些內蒙古方言) 两群。現分述如下。

在东部这一群里，从元音和諧律的观点看来（我們假定称之为音位学观点），元音可分为：

1. 阳性 (epě) — a, ā, äě (ā̄), y, ŷ, yĩ, o, ō, öě;
2. 阴性 (emě) — e (ε), ē, ó, ô, ý, ŷ, ýĩ, eĩ;
3. 中性 (cāpmǎr) — i, ī。

这样，元音的音位学分类和生理学分类按前后列来看，就不符合，因为在阳性元音組內既有后元音又有前元音 äě 和 ā̄。所以我們認為在音位学的意义上采用蒙古术语 epě [阳性]，emě [阴性] 和 cāpmǎr [中性] 是恰当的。不能把它们看成与“后元音”，“前元音”和“央元音”（如以前所分）等术语等同的东西。“后元音”，“前元音”，“央元音”等术语只适用于音的生理学分类。

尽管如此，仍应指出；在历史上蒙古諸語言元音的音位学分类与生理学分类是一致的，因为基本上所有現今的阳性元音过去都曾經是后元音，而阴性元音都是过去的前元音（现在是前元音的，大多数也是央元音）。

元音按前后列作音位学分类的实质在于：同一列的元音不能与其他列的元音出現于同一个詞中；只有中性元音 i 和 ī 可以与其他两列元音中任何一列元音出現于同一个詞中（但是如果在詞中仅有这些中性元音，則当他們在构詞和詞形变化时，就归到阴性元音一列中，因为在生理学上他們屬於前元音，当然，后列长元音的变体 ī 除外）。

如上所述，元音和諧律实质上不仅在于把元音按阳性，阴性和中性来分类，而且还在于唇的圓扁状况。后者的实质是：第一，在前一个音节里有 a, ā, äě, (ā̄) y, ŷ, yĩ, e (ε), ē, eĩ, ý, ŷ, ýĩ, 則在后一个音节中不能出現（按照各列）o, ō, öě, ó, ô; 第二：在 o, ō, öě, ó, ô 之后的下一音节中不能有 a, ā, äě (ā̄), e, ē, eĩ（但是可以有 o, ō, öě, ó, ô, y, ŷ, ý, ŷ, yĩ, ýĩ）。上述現象完全不是說，比方 a 和 o 不能出現于同一个詞中：如果在第一音节的 o 和第三音节的 a

之間，在第二音节里有元音 \bar{y} （喀尔喀語的 $ор\bar{y}лс\bar{a}н$ [把……引入]），則这种可能性是完全肯定的。

因此，在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的东部这一群中，全部元音和諧律可以綜合成下表：

如在第一音节里有（分組）	在第二音节中 在第三音节中
	則可以有
1. a, ā, áě, y, \bar{y} , yĩ	a, ā, áě (\bar{a}), \bar{y} , \bar{y} , yĩ
2. e(ε), ē, eĩ(i), \dot{y} , \bar{y} , yĩ	e, ē, eĩ (i), \dot{y} , \bar{y} , \dot{y} ĩ,
3. o, \bar{o} , óě	o, \bar{o} , óě
4. ó, \bar{o}	\dot{y} , yĩ a, ā, áě (\bar{a}), \bar{y} , \bar{y} , yĩ \bar{y} , \dot{y} ĩ e, ē, eĩ (i), \dot{y} , \bar{y} , \dot{y} ĩ \dot{o} , \bar{o} , ē

由这个表可以看出：1. 第三音节与第二音节的关系也象第二音节之于第一音节那样；因此要确定第四音节中可能的元音結構（本表中未列入），只須把第三音节当成第一音节，把第四音节当成第二音节即可；2. 同一个詞中在第一組和第二組的元音之后不可能出現第三組和第四組，只在隔一音节时才有可能；3. 在同一个詞中第一組和第三組的元音（阳性）任何时候也不可與第二組和第四組元音（阴性）同时出現；4. 在东布利亚特諸方言，达斡尔語及某些东部蒙古方言中，元音 \dot{o} 和 \dot{y} 合并为一个音位 \dot{y} （关于这点前已述及），所以对于这些方言來說，必須把这个表作如下的修改：在短元音 \dot{y} 后面的音节里应为 \dot{o} ，而不是 \bar{e} （ $\dot{y}p\bar{p}$ [用种籽]，而不是 $\dot{y}p\bar{e}p$ ），短元音 \dot{o} 可以認為不存在。

关于西部这一群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的元音和諧律，則情形有这样的变更：第一，按照音位学分类，元音 \bar{a} 和 \bar{e} 屬于阴性；第二，元音 e, ē, o, \bar{o} , \dot{o} , \bar{o} 只出現于第一音节。根据以上所述，西部这一群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元音和諧律的公式是这样簡單的：

如第一音节里有	則在非第一音节里可能有
a, ā, o, ō, y, ȳ	ǎ, ā, ȳ, ȳ, ā~ā (起源于复合元音)
e, ē, ä, ä, ö, ö, ȳ, ȳ	ǎ, ā, ȳ, ȳ

根据以上所述，我們很容易把按元音系統分为东西两群（見前文）的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之間元音方面的主要对应关系完整地介紹出来。这些对应关系可归納为下面两个表：

第一音节的元音

东部群 (喀尔喀, 布利亚特及其他)	西部群 (卫拉特及其他)	备注
a	a	
ā	ā	
a	ǎ	位于早期 i 之前
ě	ǎ	經常是~y
o	o	
ō	ō	
o	ö	位于早期 i 之前
ö	ö	
ó	ö	有时→ȳ--ȳ
ó	ö	
i	i	受到强烈的逆风化
ī	i	
e	e	
ē	ē	
y	y	經常~o
y	y	
yǐ	ȳ~ȳ	
ȳ	ȳ	
ȳ	ȳ	
ȳǐ	ȳ	

非 第 一 音 节 的 元 音

东 部 群 (喀尔喀, 布利亚特及其他)	西 部 群 (卫拉特及其他)	备 注
ā ā̄ ō ō̄ ā̄ ǒě ē ǒ ī, ē ȳ ȳ̄ ȳ̄ yĩ~ĩ ȳĩ~ĩ 短 元 音	ā ā̄ ā̄ ā̄ ā̄~ā̄ ā̄~ā̄ ā̄ ā̄ ā̄ y ȳ ȳ̄ y~ĩ ȳ~ĩ 几 乎 脱 落	在第一音节的 a, y, ā, ȳ 之后 如果第一音节曾是 aji 或 yji 在第一音节的 o, ō 之后 如果第一音节曾是 oji 在第一音节的 a, y, ā, ȳ 之后 在第一音节的 o, ō 之后 在第一音节的 e, ȳ—ȳ̄ 之后 在第一音节的 ǒ—ǒ̄ 之后 ei ; ē—在共同格的词尾 aɣy, yɣy (i 之后) iry 决定于第一音节的元音

当然，我們的表不可能把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之間元音系統方面的异同的全部情况都包括进去，这应当是专题論文的对象。甚至在同一方言的各个土語之間也經常发现不同之点，有时也有这样的情形，即在同一个人土語里出現非詞汇—語法的元音交替（比如：在翁格—布利亚特方言說 $\bar{y}d\bar{e}p$ 和 $\bar{y}d\bar{p}$ [用門] 毫无区别，在喀尔喀的东部諸土語里說 $yrc\bar{u}l$ 和 $orc\bar{u}l$ [翻譯] 也无区别，諸如此类）。上表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沒有把蒙古尔語，莫臥儿語和其他某些蒙古方言的元音系統的特点反映出来，因为从13—15世紀时起这些語言和方言的发展就受到了汉语、藏語和伊朗諸語言（塔吉克語和帕什图語）的强烈影响。

第二章

輔音

輔音概述

在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里，有下列唇輔音：б，w，п，в，м。

雙唇音 б：弱塞音，發音時唇逐漸張開，但在詞首時這個音完全是破裂音。該音位可以發生各種聯合音變：1. 在兩個元音之間，有時在流音之後，該音位接近於雙唇弱摩擦音 w。發此音時兩唇幾乎彼此不接觸，特別是在喀爾喀諸土語及衛拉特諸方言里；2. 在詞尾里（特別是在多音節詞里的），或在強烈的舌尖破裂音前面時（一般在音節末尾），該音位發成清音，也就是變為強清音 п，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聲帶的顫動並未完全消失。因此給人的印象是介乎俄語的 б 與 п 之間的音，所以蒙古學家以符號 б̇ 來標記這個音。

因此，唇音 w 和 п 只是 б 的聯合變體，而不是獨立的音位。只有在晚近時期的俄語及漢語借詞里強烈破裂音 п 才是一個獨立的音位，但發音時却有明顯的聲帶顫動；在較早時期的借詞里，外來語的 п 實際上完全與蒙古語原來的 б 相似，並與 б 一樣發生一切聯合音變。

唇齒音 в 是俄語和漢語的借詞音位，它僅在較新的借詞里保存了自己的物理學特徵，在老借詞里這個音與蒙古語的 б 相似，並與 б 一樣發生一切聯合音變，這點也和借詞音位 п 相同。由於某些地區的某些點的蒙古居民在不同程度上通曉俄語或漢語，因此目前各地區所使用的借詞音位 в 和 п 的性質，當然，也各有不同。

雙唇音 м：濁塞音，它的發音幾乎與俄語的 м 一樣；如果不算它與雙唇音 б 及舌尖鼻音 н 的個別交替現象（這種現象在同一方言中可能存在）的話，雙唇音 м 不發生聯合音變。

蒙古諸語言及英方言有下列舌尖輔音：т, д, ц, ч, дж, дз, ж, з, н, с, ш, л, р。這正是在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之間有着巨大語音差別的輔音組，這些差別與元音系統的差別不相上下。

音位 т 是舌尖強破裂音，發音時帶有吐氣的成阻和除阻，這種現象在喀爾喀及內蒙古諸方言里尤為顯著。

音位 д 是弱的濁破裂音，在喀爾喀方言里是結構不完整的音，因此通常給人以介於俄語 д 與 т 之間的印象；在蒙古諸方言里這個輔音的特征是：在音節末，部分或全部失掉濁音性，幾乎合併成清音 т 或 д 而且在某些蒙古方言中，這個輔音後的強音 х 變成了弱音 г（喀爾喀語的 атгă [掌心] = 布利亞特語的 атхă）。這個音位在詞尾時象俄語那樣發為清音 т，在詞形變化和構詞中又恢復自己的濁音性（喀爾喀語的 тугăт ‘正字法為 тугд’ [牛犢] 但是 тугдтг [正字法為 тугадын] [牛犢的]）。

д 經常跟摩擦輔音 с 交替：古典語的 даду ~ дасу [習慣於……] = 喀爾喀語的 дадă；古典語的 джед ~ джес [銅] = 喀爾喀語的 дзес，布利亞特語的 зсд。

這個輔音同樣跟濁音 дз ~ з 交替：古典語的 дзоліг ~ долиг [贖買] = 喀爾喀語的 дзол'ік，布利亞特語的 дол'іг；古典語的 гадага [在……之外]，喀爾喀語的 гадă，布利亞特語的、衛拉特語的 газă；布利亞特的 досō（西部方言）зосō（東部方言）[在……內部]。

除布利亞特諸方言里音節末的 д（當然，還帶有一點弱化的濁音）永遠與其他方言音節末的摩擦輔音 с 相對應外，這種方言間的交替已失掉了一定的連貫性。

東喀爾喀諸土語及內蒙古諸方言里該音位在詞首經常變為強輔音 т，這種現象是內蒙古諸方言的特點，有時也因此操不同方言的居民之間造成互相了解的困難。

在布利亞特諸方言里，也有這個失掉了濁音性的音位，它同樣也在音節末代替摩擦輔音 с，而且在詞形變化中又恢復濁音性或由

喉头摩擦輔音代替。在布利亚特諸方言里，h 由以前的 c 构成，c 在其他蒙古方言里（如在喀尔喀方言里）还保存着：布利亚特語的：бод ~ бот [紡織品]，造格— бодор ~ ботор [用紡織品，用布]（喀尔喀語的：бос，造格— босор）。

音位 c 是舌尖齿后的清齿音，在音响上給人以俄語 c 的印象。如舌尖清齶音 ш 音位一样，出現于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里。但是，如果不算尙无充分研究的阿富汗的蒙古語和古典語，那么在所有其他蒙古語和方言中，布利亚特諸方言（除在这方面与喀尔喀方言接近的丛里尔方言以外）由于語音的迅速发展，具有特殊的地位。問題在于，在現代布利亚特諸方言里，有着 c 和 ш 这样的輔音，他們相当于喀尔喀（和卫拉特）諸土語的三个音位和內蒙古諸方言（如鄂尔多斯方言）的两个音位，即：布利亚特語的 c, ш = 喀尔喀（和卫拉特語）的 ц, ч, ш；鄂尔多斯方言的 ч, ч, ш。

这是因为布利亚特諸方言里 c 是由 ц 变来，而唏音 ш 是由两个不同的音位 ч 和 ш 变来（鄂尔多斯方言里的唏塞擦音 ч 反映着較早期的 ч，由于元音 i 的轉变的一定的条件，喀尔喀和卫拉特方言里的 ч 是以 ц 和 ч 的形式出現的，关于这个問題在塞擦音部分将要詳細地談）。

例如：

布利亚特	喀尔喀	鄂尔多斯	意义
сагаң	цагаң	чагаң	[白的]
шинё	шинё	шинё	[新的]
шодор	чодор	чодор	[馬絆]

关于布利亚特的早期 c 在音节末变为 д 的問題，前已叙述。当布利亚特諸方言里 c 处于其他位置时，c 就变为喉头摩擦浊音 h 或更常变喉头摩擦清音 h，如：布利亚特語的：һарă ← сара [月份]，һаёң ← сёң ← сајин [好的]，забһар ← дзабсар [間隔]。

音位 н 是浊舌尖音，它从不出現于輔音 н, м, б, г, х 之前，而經常以舌根鼻流音 ң 代替；詞尾的舌尖音 н 經常不穩定，或变为舌根

音 ɳ (布利亚特諸方言), 或把他前面的元音鼻化(喀尔喀方言), 但在卫拉特諸方言里, 以及在內蒙古諸方言里 (較少), 該舌尖音却牢固地保留下来, (詳見詞干及主格一节)。

例詞:

喀尔喀	卫拉特	鄂尔多斯	布利亚特	古典語	詞意
ул᠋ᠭ	ул᠋ᠭᠯ	ул᠋ᠨ	ул᠋ᠭᠨ	улаᠭан	“紅的”
нар᠋ᠭ	нар᠋ᠭ	нара	нар᠋ᠭᠨ	наран	“太陽”

在卫拉特和大多数內蒙古方言里, 舌根音 ɳ 只在某些詞的詞尾出現, 在詞中間則出現于輔音 r , x 之前, 偶然也出現于其他某些輔音之前。

例如:

喀尔喀	卫拉特	鄂尔多斯	布利亚特	古典語	意义
моᠨᠭᠦᠯ	моᠨᠭᠦᠯ	моᠨᠭᠦᠯ	моᠨᠭᠦᠯ	монᠭᠦᠯ	〔蒙古〕
аᠨᠬ᠋ᠭ	аᠨᠬ᠋	анха	аᠨᠬ᠋ᠭ	анᠭᠬа	〔初次〕
дзаᠨᠭ	заᠨᠭ	джаᠨᠭ	заᠨᠭ	жанᠭ	〔性情〕

在詞形变化表里, 各个方言都有类似 ɳ — ɳᠭ 的音, 因此也就透露出該音的起源: 喀尔喀語的: дзаᠨᠭ᠋ᠭ᠋ᠭ, 卫拉特語的: заᠨᠭ᠋ᠭ᠋ᠭ 鄂尔多斯語的: джаᠨᠭ᠋ᠭ᠋ᠭ 古典語的: жанᠭ + iᠭар + iᠭен [以自己的性情]。

音位 ɳ 是齿齶旁摩擦音, 而音位 p 是齿齶强颤摩擦音。这两个音位蒙古諸方言里都有, 如果略去发音上的差异, 則所有方言之間在这两个音位上沒有任何差别, 这两个音位的特点是不出現于詞首 (仅有几个詞以 ɳ 起音。当然, 借詞是例外, 尤其最新的借詞), 它們往往可以在同一个詞中互換位置, 如布利亚特語的: гур'ᠶᠯ ~ гур'ᠶр [面粉]。在早期的借詞中, 詞首 p 几乎前面总附有一个多余的元音, 或者发生音素轉位現象: 布利亚特語的: ур᠋ᠮ᠋ᠰ'ᠶ [衬衣]; 喀尔喀語的: ур'ᠶᠯ 藏語的: рᠶᠯ + бу [藥丸]; 喀尔喀語的: Ор᠋ᠰ [俄罗斯]。

舌中音 j 是浊音位, 蒙古諸方言里都有, 象俄語 яма 或 юг 类型

的詞中的 j。該音位只出現于元音前，但在古典語中，它也出現于詞尾元音后，此元音的組合相當于其他蒙古語的复合元音(見前述)。在北布利亞特諸方言里，即所謂 j 化方言里，在一定的条件下，該音位始終代替着其他蒙古語及方言中詞首的 дж ~ ж (дз ~ з)

(見关于这些輔音的章节)，例如：

北布利亞特的：	jil	jarǵal	jorgõŋ	
喀尔喀的：	джил	джарǵал	дзурǵаң	
东布利亞特的：	жил	жарǵал	зурǵаң	
西布利亞特的：	жил	жарǵал	жоргõŋ	
意	义：	[年]	[幸福]	[六]

在我們的記音符号中 x 表示蒙古諸方言里以摩擦音 x 的形式出現的舌根音位，它与具有半塞擦音性質的塞音变体 -kx 交替(在許多方言里——下涅烏丁斯克布利亞特人，喀尔喀人，鄂尔多斯人的方言里)，kx 是塞音成阻，但除阻却是摩擦音，在蒙古諸方言里复合輔音的性質就是这样的；但應該把这种复合輔音与塞音和摩擦音的組合区别开，前者有塞音的成阻和除阻，因此，比如 ц 不是塞音 т 和摩擦音 с 的簡單組合。音位 x 一般不出現于輔音 т, д, ц, ч, дз, дж, з, ж, к 和 г 之前，而在卫拉特諸方言里，一般的也不出現于前元音詞里(将来形動詞形式除外)。在任何情况下，音位 x/kx 与上述輔音之間永远有一个极度弱化的元音，它在音响上往往覺察不到，因此在現代蒙古文学語言的正字法里就不表示出来(如，axдаа = axǵdā [給(自己的)哥哥]。在吐尔扈特土語(卫拉特語中土語之一)和一些其它土語里，这个音位趨向于变成喉头摩擦音 h (浊音性的)。在历史上这个音位来自輔音 к，在后元音詞中它原为强的舌根軟顎音；而在前元音詞中，它却是强舌根音。輔音 к 只保留于卫拉特各方言的前元音詞里；在后元音詞中，它出現于元音 i 或其任何代替者之前；在詞形变化中，它保留破裂音的性質 (сал'кiн ~ сәлкән [风]，сал'кәр ~ сәлкәр [以风])。

例 詞

喀尔喀	布利亚特	卫拉特	古典語	意义
jawǎx	jabǎxǎ	jowǎx	jabuxy	〔走〕
ipěx	jipěxě	ipěx	ipexy	〔来〕
xepěx	xepěγ	kerěx	kerex	〔事情〕
xarǎ	xarǎ	xar	xara	〔黑的〕
xel	xelě	kel	kele	〔說話〕

所以，在卫拉特諸方言里有两个音位 x 和 k 代替其他蒙古方言里的一个音位 x，因为，在其他蒙古方言的借詞里，音位 k 很早就以 x 的形式出現。

我們以 γ 来表示弱舌根音位，它具有各种不同表現法：1. γ—結構不完整的浊舌根軟顎音（在后元音詞里）和 γ—同性质質的舌根音（在前元音詞里），它們給人的印象如俄語的 к，有时也是这样发音。它們出現于塞輔音 т, д, дз, з, дж, ж 前，也出現于摩擦音 с 和 ш 之前；2. γ—不全塞的弱浊舌根軟顎音，在全塞时声带颤动（在后元音詞里）和 γ—同性质質的舌根音（在前元音詞里）；出現于元音和流音 р 及 л 之前；3. γ—弱摩擦音，略与俄語 ara! 类型的詞中的这种輔音相似，主要出現在卫拉特和布利亚特諸方言里，在两个元音之間。因該音位的这些变体在音响上差別非常小，所以我們在音标里只采用了符号 γ，有时或用 к 和 γ ①（在音节末）。

例詞：

喀尔喀	布利亚特	卫拉特	古典語	意义
гадā	газā	газā	гадага	〔外面〕
герёл	герёл	герγ	герел	〔光〕
цагāң	сагаγ	цаган	чаган	〔白的〕
аγтā	аγтā	аγт	аγта	〔驢馬〕
булак	булаγ	булаγ	булаγ	〔泉〕

現在將各基本的或典型的蒙古語和方言之間輔音系統方面最主

①为了表達日蒙文字母的 γ，我們只在緒論的兩章中使用了字母 γ，并藉此以表示后列輔音。

要的对应规律列表如下。由于辅音 дз (з), дж (ж), ч 和 ц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故特将它们分开, 另作论述。

語 言					备 注
喀尔喀	布利亚特	卫拉特	鄂尔多斯	古典語	
с	h	с	с	с	出现于元音前
с	д	с	с	с	出现于音节末
ц	с	ц	ч	ч	
ч	ш	ч	ч	ч	历史地出现于 i 之前
дз	з	з	дж	дж	
дж	ж	дж	дж	дж	历史地出现于 i 之前
дж	j	дж	дж	дж	历史地出现于词首在 i 之前
н	н	н	н	н	出现于音节末和 i, x 之前
н	н	н	н	нг	
г	г	г	н~г	нг	出现于 н 之前
х	х	к	х~к	к	在前元音词中
		х		х	在后元音词中
		г		г	在后元音词中
		г		г	在前元音词中
б, м, н (出现于元音及某些塞音前), т, д, j, ш, п, р,					几乎没有差别
в, п, ф, w					非借词里的 в 和 п 是 б 的联合变体

塞 擦 音 ч 和 ц

我們必須把塞擦音 ц, ч, дз, 和 дж 以及與它們對應的擦音 с, ш, з 和 ж (有時~j, 但是是在一定的位置中)詳加分析, 因為這些輔音在蒙古諸語言的輔音系統里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 聯系元音 i 的命運來分析它們, 有着特殊重要的意義, 因為這種分析能闡明許多與元音和諧律及黏着現象有關的問題。

塞擦音 ц 在喀爾喀及衛拉特方言里是獨立的音位, 發音時帶有吐氣的除阻, 有時是吐氣的成阻。在布利亞特語里, 擦音 с 完全與此塞擦音 ц 對應, 而在古典語、蒙古語和達斡爾語里, 以及在南蒙古諸方言里 (鄂爾多斯, 察哈爾, 喀喇沁及其他方言), 唏塞擦音 ч 與 ц 對應:

古典語:	ц	
鄂爾多斯方言:	ч	
喀爾喀及衛拉特語:	ц	ч
布利亞特語:	с	ш

上表包括了唏音 ч, 關於該音見下面。

例詞 (首先聲明, 下面的鄂爾多斯方言將代表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的全部唏音群, 但古典語的除外):

古 典 語	чаган	чаг	чола
鄂爾多斯方言	чагāн	чаг	чоло
喀 爾 喀 語	цагāң	цаг	цолō
衛 拉 特 語	цагāн	цаг	цол
布利亞特語	сагāң	саг	солō
意 義	[白的]	[時間]	[稱呼]

塞擦音 ч 在蒙古諸語言里, 除布利亞特語外, 是獨立的音位, 發音時也帶有吐氣的除阻, 有時有吐氣的成阻。在布利亞特語里, 唏擦音 ш 完全與這個塞擦音對應 (當然, 在最新的俄語借詞里有塞擦音 ч, 同時也有 ц)。

例 詞:

古 典 語	чiдa	чiдүр	чiгiг
鄂 尔 多 斯 方 言	чiдa	чöдөр	чiг
喀 尔 喀 語	чадä	чödөр	чiг
卫 拉 特 語	чадä	чödөр	чiк
布 利 亚 特 語	шадä	шödөр	шiг
意 义	[会]	[馬絆子]	[露水, 潮湿]

在鄂尔多斯方言的个别詞里，甚至以弱的 дж 代替这个 ч：以 джiххe 代替喀尔喀語的 чiхө [耳朵]，以 джасу 代替喀尔喀語的 цас [雪]。

塞擦音 ч (ц, дж, дз 也如此) 不出現于音节末，因此在蒙古諸語言里，突厥語借詞的音节末有 ч 音的都以擦音 с 或 ш 反映出来：古典語的 öс 拜特語的 öш = 維吾尔語的、吉尔吉斯語的 öч [报仇]；古典語的 көске，喀尔喀語的 хосөг ~ хосхө [运貨馬車] [載重] = 阿尔泰語的 көч [游牧]；喀尔喀語的 ишiг 拜特語的 ишкө [山羊羔子] = 維吾尔語的 ечкү [山羊]。

由此看来，蒙古諸語言按其塞擦音的发音性質可以分为唏音語（阿富汗的莫臥儿語，达斡尔語及南蒙古各方言：鄂尔多斯，察哈尔，喀喇沁及其他目前尚未充分研究的方言）和嘯音語（喀尔喀方言及卫拉特語，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布利亚特語；布利亚特語里以擦音 с 和 ш 代替塞擦音）。至于古典語，它是在12—13世紀的某一个唏音方言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的，显然当时沒有嘯音方言，所以它屬于唏音蒙古語。如我們所見，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的这种分类法的基础是，在唏音語言和方言里仅有一个音位 ч，而在嘯音語言里它相当于两个音位 ч 和 ц（在布利亚特諸方言里，某些土語除外，則相当于擦音 ш 和 с）。因此似乎把嘯音語称为唏—嘯音語較為正确，但为了簡便起見今后就簡称为嘯音語。

上述一切完全不意味着，嘯音語里的音位 ч 和 ц（在布利亚特語里为 ш 和 с）是由同一个音位 ч 发展而来的，在蒙古語言学文献里

实际上直到現在还是这样肯定的。但是事实上是，在各嘯音方言里， q 和 u （ ш 和 c ）是早期蒙古諸方言中两个音位，即 q （出現于所有元音前， i 除外）和出現于元音 i 之前的塞音 r 长期演变的結果。由于长期演变的結果嘯音語里的第一个音位 q 变成了 u 和 c （在布利亚特語里），而由第二个音位（塞音 r ）构成了 q 和 ш （在布利亚特語里），但在唏音語里却由这一对早期的音位构成了一个音位 q ；换言之，即在唏音語里，这两个音位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合并成一个音位，这点将在后面的表中加以說明。而在蒙古学的文献里，却肯定这些音位是古典語方言（本書就把作为古典語即旧蒙古書面語言的基础的12—13世紀的一种蒙古方言称为古典語方言）的同一个音位 q 質变的結果。当然，在这里要附带的声明一下，音位 u 是由起源于更早的古典語的 q 构成，而現代的 q 就由古典語的 q 发展而来，古典語的 q 从前又是由处于元音 $\text{i} \sim \text{i}$ 之前的早期塞音 r 构成。因此，最初形成古典蒙古語的12—13世紀的一个方言，就在事实上成为蒙古学家們所謂的“母語”，彷彿所有的現代蒙古語和方言都起源于該“母語”。当然，古典語的著述对于蒙古学家也确实非常重要，因为这种語言整个地反映出12—13世紀彼此有差別的大多数蒙古方言所共有的最本質的特点，但是它們在往后的发展过程中不可能仅按照一种方言的规范来发展，这种方言我們有条件地称为古典語方言，所謂条件就是指古典語不分成各方言的意思。既然在个别中体现出一一般，所以現在就必須研究古典語的材料，但是从这些材料中我們應該尽量去掉那些不是12—13世紀所有蒙古方言都具有的那些个別的东西。問題在于，現代蒙古諸語言里，唏音語除外，唏音 q （布利亚特語是 ш ）經常与古典語的仅出現于元音 i 前的 q 对应。但是这一古典語（反映出12—13世紀某一蒙古方言的語音面貌的古典語）的 q 在其他元音之前却与嘯音 u （布利亚特語的 c ）对应；当然也有例外，下面将要說明。因而，在古典語中，應該区别开 qi 这个組合和 q +任何元音（ i 除外）的組合，下面我們將分別把它們称为“ qi ”和“ q +元音”两个組

合，这里的元音表示除 i 以外的任何元音。

古典語的 *či* 基本上起源于較早期的 **ti*，这个 **ti* 在 7—10 世紀左右就存在于蒙古諸方言里，这点可以根据当时散处于中亚細亞的突厥諸語言的有关材料以及鄂溫克語的著述来判断。例如，*či* [你] 这一詞起源于 **ti*，这可以从它与复数同一人稱的代詞的比較中明显地看出（依第一人称代詞单、复数相比之例类推）：

či ← * *ti* [你] *te* — [你們]

bi — [我] *ba* → *ma* [н] — [我們]

試再比較下列对应現象：

古典語：*γučin* = 鄂溫克語的 *γутин* [三十]

古典語：*чингна* = 阿尔泰語的 *тыңда* [听]

古典語：*бічіг* = 維吾尔語的 *бітіг* [信]

古典語：*ачі* = 鄂尔渾語 (орхон) 的 *аті* [孙子]

关于古典語的 *чинг* [真实的]，[忠实的]，[坚决的]，[坚定不移的] 弗拉迪米尔佐夫認為这一詞似乎不是起源于 *тинг* ~ *тінг*，其根据是在突厥諸語言中有吉尔吉斯語的 *чын*，阿尔泰語的 *чын* [真实]，[真实的]，[正义的] ①。但弗拉迪米尔佐夫并未考虑到諸語言发展中的不平衡性，同样沒有考虑到由語义分支而引起和伴生而来的語音分化这一非常重要的現象，这在突厥諸語言里，尤其是在蒙古諸語言里可以見到：

古典語的：*чингна* ~ *чингла*，布利亚特語的：*шагна*，喀尔喀語的：*чагна* [听]，但：古典語的：*тангна*，布利亚特語的、喀尔喀語的：*тагна* [打听]；試比較阿尔泰語的 *тыңда* [听]，[偷听]，[找寻] ②；古典語的：*чинг* [坚决的]，坚定不移的]，[真实的]，[忠实的]，試比較吉尔吉斯語的 *чын* [真实]，[真实的]，[实在的]，但是：古典語的：*тунг* [真实地]，[非常]，

① 試比試漢語 *чэн* ← *чин* ← *шин* ← *ж'иан* 都是同样的意思，弗拉迪米尔佐夫：《……比較語法》，405頁

② 試比較漢語 *тань* ← *там* (探)

〔很〕，試比較吉尔吉斯語的 *тыр* 〔結实的〕，〔强健的〕。

至于古典語的 *ч*+元音，則在7—10世紀左右的蒙古諸方言里就有这种組合。

但是在10—12世紀左右，組合 **ti* 逐漸地轉变为 *чи*，在这一期間和13—14世紀里，所有蒙古方言中都有 *чи*，而在唏音方言里几乎直到現在很多的詞里还有它，比如：古典語的 *чина*，喀尔喀語的 *чанă*，布利亚特語的 *шанă*，鄂尔多斯語的 *чина*，蒙古尔語的 *чинă* 〔煮〕。

因此，在10—14世紀左右，蒙古諸方言里有 *чи* ← **ti* 和原来的 *ч*+元音。但是在13—14世紀时，原来的 *ч*+元音开始在很多方言里轉变为 *ц*+元音，后来就是在这些方言的基础上形成了現代的嘯音語言（在布利亚特諸方言里 *ц*+元音后来又轉变为 *с*+元音），但現代各唏音方言里却仍然保存着 *ч*+元音，所以这里只有一个唏音音位，因为音位 *ц* 并未构成。至于 *чи* ← **ti*，則在这个音的組合里輔音的唏音特性不仅在各唏音方言里，同时在各嘯音方言里也保存着；布利亚特諸方言里塞擦音 *ч* 后来轉变为擦音 *ш*。

чи 音組里的元音 *i* 大約从14—15世紀起，而在某些方言里大約从13世紀起，几乎到处发生逆同化，但是在各唏音方言里，这个元音几乎牢固地保存到現在（見上引表示〔煮〕意义的例詞 *чина*，*чанă*，*шанă*，*чинă*）。

我們把元音 *i* 的逆同化的长期过程称为第三轉变（перелом）。蒙古学家們把元音 *i* 的这一轉变称为晚期的轉变，而早期轉变是指此元音 *i* 于10—12世紀的轉变，也即是在蒙古人尚沒有文字的那个时代。蒙古学家們把这次轉变划分在10—12世紀是一种假定的划分。

直到現在蒙古学家們仍以元音 *i* 的两次轉变的理論为依据，虽然实际上我們在蒙古諸方言里碰到三种轉变的事实，这一問題后面再談。由于有关蒙古諸語言最早期的書面材料都是13世紀初叶或12世紀末叶的文献，所以元音的第二和第一轉变时期的确定只能是非常有条件的，并且是参考着突厥語族的資料以及中亚各民族和部

族历史发展的全部进程来加以估计的。

上述一切都与元音 i 的第三转变有关,与 $\tau \rightarrow \text{ч}$ 和 $\text{ч} + \text{元音} \rightarrow \text{ц} + \text{元音}$ 的转变过程有关。可以列表说明如下(表内用元(-i)表示除元音 i 以外的任何元音;“元”表示任何一个元音,其中包括元音 i) :

形成现代语言及方言的那些方言						
时代 (世纪)	唏音语言	嘯音语言		唏音语言	嘯音方言	
		莫臥儿, 达斡尔, 鄂尔多斯, 察哈尔及其他	卫拉特和喀尔喀	布利亚特	莫臥儿, 达斡尔, 鄂尔多斯, 察哈尔及其他	卫拉特和喀尔喀
1	2	3	4	5	6	7
7—10	* ti	* ti	* ti	ч+元(-i)	ч+元(-i)	ч+元(-i)
10—12	чи	чи	чи	ч+元(-i)	ч+元(-i)	ч+元(-i)
13—14	чи	чи	чи	ч+元(-i)	ц+元(-i)	ц+元(-i)
14—15	ч+元	ч+元	ш+元	ч+元(-i)	ц+元(-i)	с+元(-i)

例 詞	鄂尔多斯	喀尔喀	布利亚特	鄂尔多斯	喀尔喀	布利亚特
7—10	* тидүр	* тидүр	* тидүр	онггача	онггача	онггача
10—12	чидүр	чидүр	чидүр	онггача	онггача	онггача
13—14	”	”	”	онггуча	онггуца	онггуца
14—15	чөдөр	чөдүр	шөдөр	онггочо	онггөцө	онггөсө
詞 义	馬絆			船		

10—12世纪时只有一个塞擦音,即唏音 ч,该音在各唏音方言里现在继续保存着,这点应特别予以注意。

必須知道唏音 ч (及布利亚特各方言里的 ш) 往后的命运完全与元音 i 的第三轉变无关。

但在上列图表中，如果注意各嘯音方言的一些著作材料，則現代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間的对应現象在很多詞里有例外。

古典語的: чоxум, 东喀尔喀語的, 卫拉特語的: чоxоm, 鄂卡 (ока) —布利亚特語的: шохом, 西喀尔喀語的: цохом, 阿拉尔—布利亚特語: соxоb [真正是, 正是];

古典語的: күчүн ~ күчин, 卫拉特語的: күчн, 喀尔喀語的: хүчи, 西布利亚特語的: хушиң, 东布利亚特語的: хусёң [力量];

古典語的: чисун, 布利亚特語的: шуһаң, 喀尔喀語的: цус, 卫拉特語的: цусн [血]。

特別应当注意这一重要事实, 古典語的前两个詞里唏音 ч 之后不是 i, 而是其他的元音—o 和 ү, 而在第三个詞里我們找到的是原来的 i。應該指出, 古典語中第一类情况較之我們在第三个詞中所发现的情况更为少見。我們之所以注意这一重要的事实, 是因为它使得蒙古学家們在下列情况下得出了不正确的結論, 关于这些情况我們将在后面分析 еджен [主人] (古典語) 一詞及分析突厥諸語言对蒙古学的意义时加以叙述。

一些嘯音方言 (ч, ш) 里以唏音性質的輔音代替其他嘯音方言里的嘯音性的輔音 (ц, с) 这一事实无疑地說明 7—10世紀的所有蒙古方言里与上引各詞相当的詞在其音素构成中曾經有过音組 *ti (当然, 現在在唏音方言里这些詞中只保存着 ч)。嘯音变体的存在証实 чi ← *ti 音組里元音 i 的較早期的轉变 (但不早于10世紀, 因为这时有, 例如, 一些类似 тоxом 的某种詞来代替 цохом)。因此, 在某些現代嘯音方言里, 这些詞在其往后的語音发展中从“自己的”一組詞中落到曾經有过原来的 ч + 元音这一組詞中。在我們的表里, 这类詞就从第三栏或第四栏分別落到第六栏或第七栏里, 从此就与这两栏的詞共命运。由第二組轉入第五組的詞的这种轉变并不引起輔音的变化, 因为在現代各唏音方言里塞擦音的性質直到目前一般

未变，但在其他嘯音方言里，在元音 *i* 較晚期的第三轉变的条件下，这些詞在其往后的語音发展中繼續同“自己的”一組詞共同前进，这些“自己的”一組詞就是7—10世紀左右在其音素构成中曾有音組 **ti* 的詞（因此，在东喀尔喀語和卫拉特語里是 чохӧм ，而不是 цохӧм ，在西喀尔喀語里 цохӧм 在元音 *i* 較早期的轉变的条件下产生）。

元音 *i* 的这个較早期的轉变我們称之为第二轉变。它在10—12世紀左右发生，而且进行得相当不平衡（如果指同一些詞來說，轉变的这种不平衡性在各不同的嘯音方言内部；或者，如果指不同的詞來說，在同一个嘯音方言的内部，也都引起了分歧），而在第二轉变之前的更早期的第一轉变，則現在仍然是蒙古学里的一个不清楚的問題。

元音 *i* 的第二轉变是在逆同化或相互同化的影响下进行的（正因为如此，在单音节詞里現代蒙古諸語言及方言之間沒有上述那些分歧）并且是不平衡地，涉及較少的詞。相反，現代喀尔喀諸土語及卫拉特諸方言里現在一般不会有塞擦音 ч ，可能塞擦音 ч 在13—14世紀左右就完全轉变为嘯音 ц ，而在布利亚特諸方言的类似詞里也許是 с ，而不是唏音 ш ，因为这里是 $\text{ц} \rightarrow \text{с}$ （当14—15世紀左右，或稍晚，直到16—17世紀）。

因此，在元音 *i* 的第二和第三轉变的所有一切条件下，各唏音方言里全部保存着 $\text{ч} \rightarrow \text{т}$ (*i*) 而各嘯音方言里則在第三轉变的条件下保存了它，后来在布利亚特諸方言轉变为擦音 ш 。后面沒有元音 *i* 随着跟的原始 ч ，在各唏音方言里完正地保存着，但在各嘯音方言里，原始 ч 却完全轉变为嘯音 ц ，再往后在布利亚特諸方言里又变为擦音 с ，如果音組 $\text{чи} \leftarrow *ti$ 后带有这个 ч ，則該音組在元音 *i* 的第二轉变的条件下也是如此。

在所有現代蒙古語及其方言里，如果不算最新的借詞和长元音 *i*（通常 $\leftarrow \text{eji, ei}$ ，这在元音部分已經談过）以及布利亚特語的某些方言里 $\text{с'и} \sim \text{т'и} \leftarrow \text{xi}$ 或 $\text{д'и} \leftarrow \text{dc}$ 类型的現象，就沒有一个詞，其

中元音 *i* 是出現在輔音 *т, ц* 和 *с* (甚至 *д, дз, з*, 关于 *д, дз, с* 見下文) 的后面, 这种情况与上面所述有关, 这种现象是典型的, 并不是偶然的。

但以上所述也有某些例外, 不能用元音 *i* 的轉變的各种不同条件来解釋。它們可以說是例外的例外, 可以用 *ц ~ с* 的交替來說明, 这种交替部分地是异化的結果 (古典語的 *чечег ~ сечег*, 喀尔喀語的: *цецёк*, 布利亚特語的: *сесёг* [花]; 古典語的: *чичаргана ~ чисаргана*, 喀尔喀語的: *чицаргана ~ чисаргана* [沙棘], 部分是同化的結果 (古典語的: *сачуг ~ чачуг*, 喀尔喀語的: *цацэг* [掛纓], [纓子, 錘子]; 古典語的: *сучал ~ чучал*, 喀尔喀語的: *цуцал* [解开]; 古典語的: *ченгкер*, 喀尔喀語的 *сеңхёр ~ цеңхёр* [灰兰色的]; 最后一个例詞里交替受到第二音节的摩擦輔音的影响, 在 *хосор ~ хоцор* [掉在后面], [落后], *асар ~ ацар* [拿来] 等詞里也如此, 但在喀尔喀方言里类似的情况极少, 而在与布利亚特諸方言毗連的地区里, 显然发生类似的情况)。

在許多早期的借詞里, 外来語的音組 *шi* 或 *ша* 在蒙古諸方言里有时以 *чи* 或 *ча* 的形式出現: 粟特 (*сотд*) 語的 *шмн'нчн* → 古典語的 *шибаранча* → 喀尔喀語的 *шавгәнцэ ~ чавгәнцэ* [尼姑]; 波斯語的 *шакар* → 古典語的 *шкір ~ шікер* → 喀尔喀語的 *чихёр* → (反过来) 古典語的 *чікір* [糖]。外来語的 *ш* → *ч* 的这种轉化是因为蒙古諸方言里 (还在13世紀左右) 以前沒有擦音 *ш*, 而擦音 *ш* 是由处于元音 *i* 前的嘯音 *с* 构成的。

在某些极少数的情况下, 蒙古学家們認為这种例外中的例外現象是完全不可解釋的: 古典語的 *чимүген*, 喀尔喀語的 *чомög*, 卫拉特語的 *чимгү*, 布利亚特語的 *семөгёң* [腓骨], [骨髓]。因为布利亚特語的 *семөгёң* ← *цеменген* 一詞发生在元音 *i* 的第二轉變的条件下, 而在喀尔喀和卫拉特的变体里的元音 *i* 的第三轉變或以一般地沒有轉變来解釋 *ч* 的存在, 那么, 似乎根据 *чохом ~ цохом* [其

实]，[正是]一詞类推就自然而然得到解釋。但蒙古學家們却不接受這種解釋。因為他們作了一個本身即成疑問的對比，把這個詞拿來與鄂爾渾語的 сөнүк，維吾爾語的 сөнгүк [骨頭]，奧里赤語 (обчский) 的 сөксө，滿洲語的 сөнггi [血] 等詞對比。

目前真正不可解釋的，只是在從格詞尾上古典語的 ч 和方言的 с (在布利亞特語里是 h) 的對應現象：古典語的 (a+ча) = 喀爾喀語的 äc, 布利亞特語的 hā; 試比較滿洲語的 ч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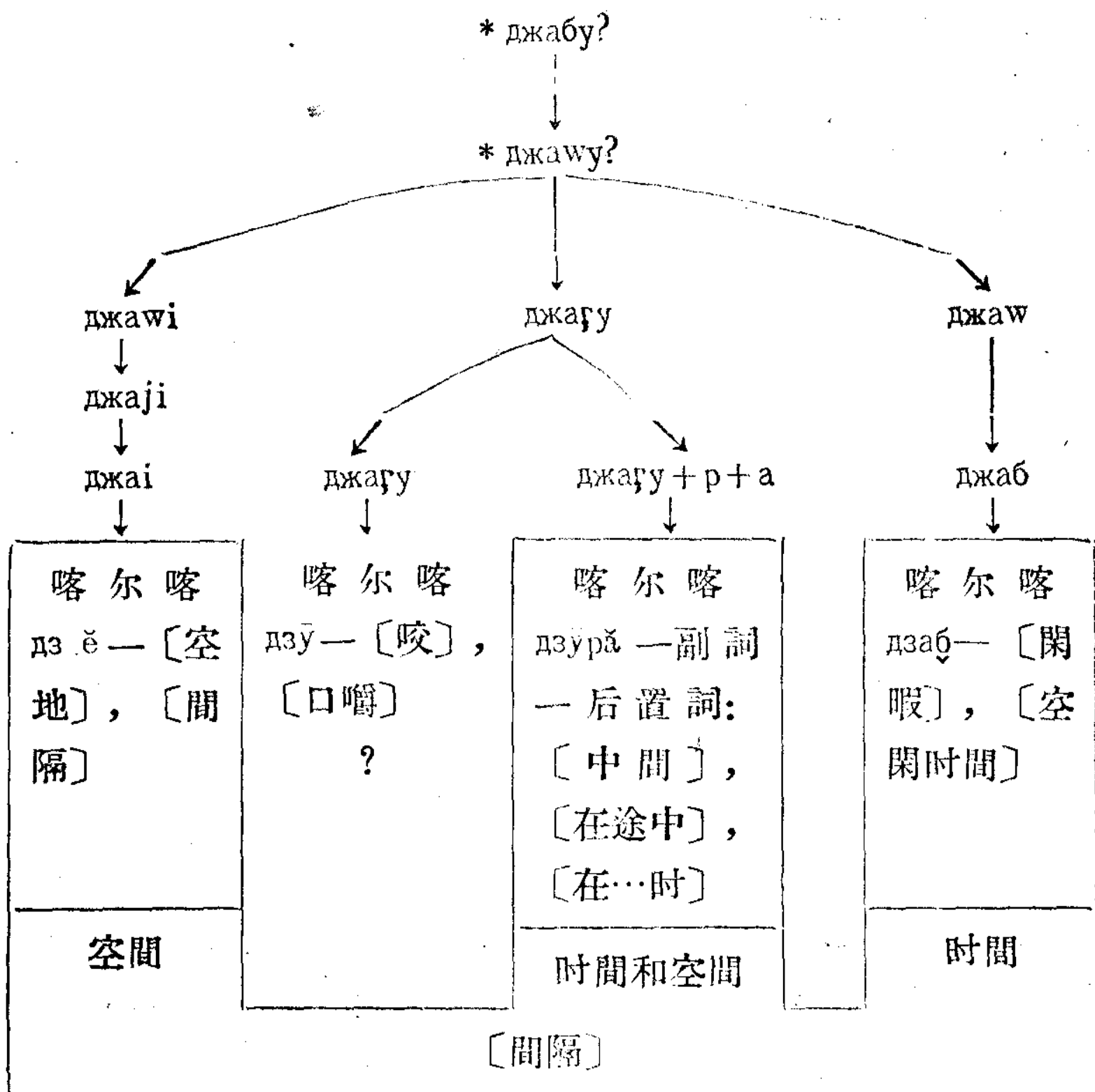
如上所述，直到現在蒙古學家們尚未考慮到元音 i 的第一轉變的存在，因為他們在進行研究時是從我們稱之為第二和第三的兩個轉變的理論出發的。第一轉變根本上區別於第二和第三轉變的兩個重要特點是：

1, 就語音的變化不引起相應的詞義變化這點來說，第二和第三轉變不涉及到詞匯範圍，而在很多的情況下第一轉變就涉及到，關於這個問題參看下面；

2, 在早期蒙古諸方言中，元音 i 前面的塞音 *т 已經開始轉化為塞擦音 ч (應該認為，由於顎化的結果，它引起後元音 i 轉化為前元音 i) 之後，發生第二和第三轉變，即在 10—12 世紀左右 (第二轉變) 和 14—15 世紀左右 (第三轉變)，而第一轉變是在元音 i 前面的塞音 т 尚未開始轉化為塞擦音 ч 的時候發生的^①。

應該認為，元音 i 的第一轉變在時間上發生在元音間的 r 和 6 ~ w 開始轉化為舌葉摩擦音 j 的那個時代，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j 也引起詞的語義上的逐步分支，可以用下面的例子來說明：

① 關於蒙古諸語言中元音 i 的兩個轉變的理論，參看弗拉迪米佐夫的《比較語法》176—190, 3990頁。



應該指出，現代蒙古諸方言里，用以說明塞音 т 后的元音 і 的第一轉变的例子，目前只发现于个别情况中，即①：

1. чі ← *ті [你]，

та ← *ті [你們]，試比較突厥語的 сіз；

2. чагна ← чінгна ← *тінгна ← *тінгна [听]，

тагна ← тангна ← *тінгна [打听]；

3. ціёші ← чи + на + гші ← *ті + на + гші [往前些]，[往那儿]；

4. терё ← те (試比較 те + сүн — 該代詞的詞干) + ре ← *ті + ре [那个]。

試比較布利亞特語的：т'іші ← те + жі + гші [往那儿]，

① 鑑于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完全对应，所以例子仅选自喀尔喀方言。

сiёшi← чi+на+гшi← *тi+на+гшi [往前些]，тёшi← те+ге+гшi [向……(往那儿)]。

非常有趣的是：第一，与第二对中两个蒙古詞对应的突厥語詞由于沒有元音轉变的条件也就不发生語义的分支：吉尔吉斯語的：тыңшō，阿尔泰語的 тыңда [听]，[偷听]。

其次，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突厥諸語言里，代詞的数是用黏着手段，即特殊的复数詞尾来区别的，但是在蒙古諸語言及通古斯—滿洲諸語言里，代詞的数（除按黏着法构成的复数第一人称包括式代詞以及产生較晚的排除式代詞外）却以内部屈折来表示。

目前我們在蒙古諸語言里发现的强塞音 *т 后面的元音 i 的第一轉变的例子为数不多，这是因为在这些語言里，弱塞音 *д 作为音位可能曾經占优势，而且强塞音 *т 又曾是弱塞音 д 的联音变体。下面将看到，元音 i 的第一轉变的例子极大部分是在这个弱塞音 *д 后面找出的，所以，我們将在后面联系弱塞擦音 дж ~ ж ~ j ~ д 的历史，对第一轉变的現象作較詳尽的分析。

显然，从上面所述可以知道，在南蒙古諸方言里，相应的弱音位也占主导地位，在南蒙古地区居住着亚洲講蒙古語的全体居民的三分之二（如，鄂尔多斯語的：джусу [血]，джасу [雪]，джиххё [耳朵]等；試比較喀尔喀語的对应的 цус, цас, чихё等；試比較八思蒙古文字的 Джиггис 代替 Чиггис [成吉思]）。音位 д 与 т 之間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分化得比較晚，这不仅由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之間某些現在非常著名的交替里，而且由联结副動詞的詞尾 (джу, -чу) 以及以叙述式过去时的一种形式 (джукуi, чукуi) 里也可以看出。在这些形式中选择弱变体还是强变体仅仅决定于变位動詞的詞干中收尾音位的性質。輔音 д 和 т 仅与其相应的塞擦音 (дж, дз, ч, ц, 与布利亚特語的相应的 ж, з, ш, с) 并不会因某些原始詞干而引起語义上的分支，这一情况也說明它們的音位分化发生得相当晚，当时在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里作为詞汇語法手段之一的内部屈折，已成为这些語言及方言发展历史上很久远的过去的财富，同时在这些語

言及方言里，黏着法成为表示詞汇—語法关系的主要手段。

塞擦音 дж 和 дз

音位 дз 是带有清音成阻的弱塞擦音，它只出現在喀尔喀方言里。在卫拉特語和布利亚特語里浊擦音 з 跟它对应，而在古典語、莫臥儿語和达斡尔語及南蒙古諸方言（鄂尔多斯，察哈尔，喀喇沁等）里唏塞擦音 дж 跟它对应，例如：

喀尔喀語的 дзүң = 卫拉特語的 зүң，布利亚特語的 зүң = 达斡尔語的 джау，鄂尔多斯語的 джү，古典語的 джагун [一百]；

喀尔喀語的 дзүрә = 布利亚特語的 зүрә = 莫臥儿語的 джөүрө，蒙古尔語的 джиоро，鄂尔多斯語的 джүрә，古典語的 джагура [間隔]，[中間]（副詞—后置詞）。

从而，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又按弱塞擦音和擦音的使用分为唏音組和嘯音組。

音位 дж 是弱擦塞唏音，发音时往往带有清音成阻，除布利亚特諸方言外，它出現在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里，在布利亚特語里以类似俄語 ж 的浊擦音 ж 跟它对应。

因此，嘯音組的两个音与唏音方言中的一个塞擦音 дж 对应：在喀尔喀語里是 дж 和 дз，在卫拉特語里是 дж 和 з，而在布利亚特語里是 ж 和 з，例如：

1. 鄂尔多斯語的 джогсо，古典語的 джогсу = 喀尔喀語的 дзогсö = 布利亚特語的 зогсö，卫拉特語的 зоксă [停止]，[停頓]；

2. 鄂尔多斯語的 джил，古典語的 джил，喀尔喀語的 джил，卫拉特語的 джил = 布利亚特語的 жил，北布利亚特的 јил [年]。

在第一种情况下是 дж ~ дз ~ з ← дж + 元音 (i 除外)；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是 дж ~ ж ~ ј ← дж + i ← *дi，下面将闡明这个問題。北布利亚特各方言里舌叶擦音 ј (= 其他方言的 дж ~ ж) 只出現于詞首 i 之前 (i 在多音节詞里曾发生逆同化)。

关于方言間的这些对应，可以說跟上面所談清塞擦音 ц 和 ч 方

面的对应完全相同。这里仍然是，各嘯音方言的 дж 和 ж 与古典語里处于元音 i 前的 дж 对应。而古典語的处于其他元音前的 дж 则与喀尔喀語的 дз，布利亚特語和卫拉特語的 з 对应，当然，也与鄂尔多斯、察哈尔及其他方言的 дж 对应，正如前述，这些音由 дж + 元音 (i 除外) 发展而成。这些弱塞擦音和浊擦音的发展情形与强塞擦音 ц 和 ч 及清擦音 с 和 ш (見上表) 的发展情形完全相同，而且前者的发展过程一般地与后者的发展实际上是按同一公式同时进行的，从下面的表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表内元 (-i) = 除 i 以外的元音；元 = 任何元音)。

但在嘯音組語言及方言内部，这些对应有很多例外和分歧，一部分可以用同化或异化(古典語的 үсүг ~ үдзүг，喀尔喀語的 үсөг ~ үдзөг，浩特郭伊圖語的 үшүг [笔] 来解释；一部分如前文所描述的 (чохом ~ цохом [其实]，[正式]) 类型的现象一样，即用音組 *дi → джi 中的元音 i 的转变(图表根据第三转变来編制的各种不同条件来解释。例如：喀尔喀語的 едзёң，卫拉特語的 езң，古典語的 еджен，布利亚特語的 ежiң [主人])。

在嘯音方言里，当然，这个词含有嘯音 дж。

时 代 (世紀)	形成現代語言及方言的那些方言					
	嘯音方言 莫臥兒 达幹尔 鄂尔多斯 察哈尔及 其他	嘯音方言		嘯音方言 莫臥兒 达幹尔 鄂尔多斯 察哈尔及 其他	卫拉特 及 喀尔喀	布利亚特
		喀尔喀	卫拉特 及 布利亚特			
1—10	дж + 元 (-i)	дж + 元 (-i)	дж + 元 (-i)	*дi	*дi	*дi
10—12	дж + 元 (-i)	дж + 元 (-i)	дж + 元 (-i)	джi	джi	джi
13—14	дж + 元 (-i)	дз + 元 (-i)	дз + 元 (-i)	дж	дж	дж
14—15	дж + 元 (-i)	дз + 元 (-i)	з + 元 (-i)	дж + 元	дж + 元	ж + 元(-i)

例 詞	鄂尔多斯	喀尔喀	卫拉特	鄂尔多斯	喀尔喀	布利亚特
1—10	джб	дж б	джб	*діруға	*діруға	*діруға
10—12	дж б	джб	дж б	джіруға	джіруға	джіруға
13—14	дж б	дз б	дз б	джірō	джірō	джірō
14—15	дж б	дз w	з w	джірō	джірō	джорō~jорō
詞 义	正 确 的 走 馬					

在这种情况下，由7—10世紀 *едін (試比較鄂尔浑語的 іді，維吾尔語的 іді ~ еді，現代維吾尔語的 едә) 这一形式經過 10—12 世紀 еджін 的发展阶段；

1. 在古典語方言、現代喀尔喀方言和現代卫拉特語里得出以 еджен 形式出現的同一时期 (10—12世紀时) 元音 і 的第二轉变的形式，这一形式在 дж→дз 的总轉化过程之后与絕大多数古来就含有 дж + 元音 (і 除外) 的詞在語音上繼續往前发展，因此就淘汰了大量带有早期 *ді→джі 的詞；結果就得到該詞的上列嘯音形式；

2. 在布利亚特諸方言里得出以 ежің ~ ежөң 形式出現的元音 і 的第三轉变的形式，因为在这种轉变的条件下該輔音还保存唏音性質 (我們发现，这种第三轉变，甚至第二轉变也如此，可能不成立，在这两种情况下，唏輔音的性質大体上仍旧未变)。

換言之，在第一种情况下，該詞是按 цохōм 类型发展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則按 чохōм 类型发展，关于这些前文已談及。这样也就說明了各嘯音方言内部在下列类型的詞里所表現出的分歧的原因：喀尔喀語的：дзургā，卫拉特語的：зургāн，东布利亚特語的：зургāң，西布利亚特的：жоргōң，北布利亚特的：jоргōң，古典語的：джіргуган [六]。

因之，在这里元音 і 的第三轉变的有无都促成在 джі ~ жі ← *ді

音节中保留輔音的較早期的唏音性質。由上所述，很明显，元音 i 的第三轉变的存_在就意味着第二轉变的不存在，因为，毫无疑义，这一元音在同一个方言的同一个詞里只能发生一次轉变。

因此，很难同意弗拉迪米尔佐夫关于 еджен 这一形式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是由 еден 构成的論点^①。为了了解弗拉迪米尔佐夫的这种論点，我們不得不先做些解釋，这些解釋同样地涉及到清音 ч—ш 和 ц—с 方面的分歧。

有些詞是造成各唏音方言内部分歧的例外詞，在这些詞里，古典語在 дж 和 ч 后不是 i，而是某一个别的元音，例如：所举的 еджен 或 джалхан = 喀尔喀語的 джāхāң ~ джāлхāң ~ дзāхāң，布利亚特語的 жāхāң ~ эāхāң，卫拉特語的 джāхāн ~ джāлхāн [小小的]。除此而外，在联結副動詞和过去时的形式里我們也找到元音 y，而不是 i（相当于 - джу 和 - джухуi），虽然現代蒙古諸方言中这些形式只含有唏音 дж ~ ж。这里我們也看到与前文分析古典語 чохум [其实]，[正是] 和 күчүн [力气] 这一类型的詞时发现的同样現象，不过現在在这些詞后附加上联結副動詞和过去时詞尾的清音变体（- чу 和 - чухуi，在各方言里同样也仅是清音 - чи ~ шī 和 - чē ~ - шē）。

弗拉迪米尔佐夫的出发点是最先形成古典語的基础方言在早于 13—14 世紀的时候不可能有元音 i 的轉变。所以，如在其著作中所見，弗拉迪米尔佐夫这样判断：既然在古典語的任何詞中塞擦音后面都沒有元音 i，那么在這些輔音方面所有的方言交替不能也不應該以元音 i 的第二轉变（按我們的說法是元音 i 的第三轉变）的条件来解釋。这样，弗拉迪米尔佐夫实际上認為，任何一种蒙古方言在 еджен 一类詞里从来沒有过元音 i。

因此，弗拉迪米尔佐夫就沒有能够把喀尔喀語的 чохом ~ цохом [其实]，[正是]，едзен [主人] 这一类詞或前面所举动詞形式（在喀尔喀語中用 - джī，- джē，- чī 和 - чē）与喀尔喀語的 цус [血]

① 見弗拉迪米尔佐夫著《比較語法》，第 298 頁。

或 адзǎргǎ [公馬] 这一类型的詞合起来研究,因为在古典語里后一类詞有元音 i (чисун, аджирга), 而前一类詞沒有元音 i (чохум, еден, 而動詞形式分別为 - джу, - чу, - джухуи, - чухуи)。弗拉迪米尔佐夫从上述理由出发,完全突然地認為 еден 这一形式起源于, еден, 沒有考虑到布利亚特語的 ежиң 的形式及他所引用的同样表示 [主人], [所有者] 意义的突厥語形式: 鄂尔渾語的 іди 和維吾尔語的 еді ~ іди。其次,弗拉迪米尔佐夫又用类推法断言說,在 чохом [其实], [正是] 这一类詞里及前举动詞形式里,唏輔音是原始輔音,并且一直保存到現在,而沒有考虑到突厥諸語言里人所共知的動詞形式 - ді ~ ди。关于古典語的 киджагар,喀尔喀語的 х' адзǎгār [边緣], [边界] 一詞,这位研究者写道,該詞含有塞擦音 дж ~ дз,它直接起源于 a 前的塞音 y,就在这里引用了同一意义的維吾尔詞 кыдыг ①。尤其使人惊异的是,弗拉迪米尔佐夫这时完全不考虑他所引用的关于詞首舌叶擦音 j 和塞擦音 дж 交替的大量材料,只有当这些音是由元音 i 前的塞音 д 构成的时候才发生这种交替,因此,也只有因为如此才能发生 j ~ дз, з 的交替,其中 j ← дж 是第三轉变的交替,而 дз, з ← дж 是第二轉变的交替,例如:古典語的 джидкү,鄂尔多斯語的 джүдхү,北布利亚特的 жүтхё = 喀尔喀語的 дзүтгё,西布利亚特的 зүтхё,卫拉特語的 зүткё [鼓起力量], [推动];在前三种情况里是第三轉变的結果,而在后三种情况里則是第二轉变的結果;但試比較喀尔喀語的 дзасǎ,布利亚特語的 заһǎ = 北布利亚特語的 jahǎ,卫拉特語的 jacǎ [改正],关于这个問題見下面第157頁,該处将把这些事实与現代喀尔喀語的 дзам 和旧書面蒙古語言的 jam (?) [道路], [郵站] 一类的詞一起进行分析。

弗拉迪米尔佐夫的这些錯誤的理論体系,驟然一看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但其实这些錯誤的理論体系是由于經常把古典語的形式絕對地用来做为分析現代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的語言学材料的出发

① 同上書,第393—399及406頁。

点，并且几乎毫无例外地把它們当成：“原始形式”（праформа）。只有当各种事实显然不一致的时候，古典語的某些形式不是由口語語音规范，而是由对于这些规范让步的正字法反映出来，这时又出现了另一种相反的可以说是“損害”这个語言的錯誤，关于这点在下文分析 джіруға〔走馬〕一詞时将加以說明。

从蒙古学的同一傳統出发，弗拉迪米尔佐夫認為，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間（喀尔喀語的 гадā，古典語的 гадага = 布利亚特語的，卫拉特語的 газā〔……外面〕）以及同一方言中不同的詞之間（喀尔喀語的 гадзәр〔土地〕 = гадәр〔外殼〕，〔衣服的面子〕）的 дз, з ~ д 交替是較早期 д 和 дж（дз, з 一是比較新的音位，在13—14世紀左右所有蒙古方言中还没有这些音位）的簡單交替的遺迹。其实，这些經常遇到的交替乃是一定音位有規律的发展的結果。这一发展过程大約处于前文字时期。在下文对一般在蒙古諸語言中为数不多的那些現象分析后将把上述发展过程加以說明。

在各嘯音蒙古語里，包括 j 化方言里，跟古典語的 джіға〔指給……看〕和 джіге〔外甥，外孙〕等詞对应的，是它們带嘯輔音的相应詞：喀尔喀語的 дзā 和 дзē，布利亚特語的，卫拉特語的 э̄ 和 э̄ē；在各唏音方言里，当然，我們也有相应的 джā 和 джē，但是由于这些方言中完全沒有嘯塞擦音，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方言的材料就沒有有什么意义了。这些例子最引人注意的是，它們沒有舌叶擦音 j，根据古典語的 джіл，在布利亚特語的 жіл = 北布利亚特的 жіл〔年〕类型的詞类推，在古典語的 i 前面的詞首 дж 的地方應該可以預期有 j。同样地，在其他各嘯音方言里，这些詞中沒有唏音 дж 或 ж，关于这点前文已談过。

仍乎可以这样推想，这类現象的原因是：在各蒙古嘯音語言和方言里，在第一音节中沒有处于长元音前的唏塞擦音（当然，在布利亚特諸方言里，是由于沒有擦音 ж 和 ш←ч）。而实际上在这些語言和方言里，唏塞擦音，除极个别的例子外，几乎也确实不出現于第一音节的长元音之前。上面我們已引証了喀尔喀語的 джāхāң ~

дзāхāң, 布利亚特語的 жāхāң ~ зāхāң [小小的]; 試比較古典語的 джалхан — 其詞首輔音的唏音變體表示, 該詞是從唏音方言來的借詞 (дз 或 з 的存在證明各嘯音方言極力擺脫長元音前的詞首唏音 дж 或 ж)。在衛拉特諸方言里, 類似的唏輔音目前僅在兩個詞中發現: 就是在这个 джāхāң 和令人費解地, 在 джōлң [軟的] 這個詞里。但在這兩個衛拉特詞里, 唏音 дж 並非起源於音組 джі, 而長元音象喀爾喀語的 дзōлōң, 布利亚特語的 зōлōң [軟的] 一樣由 öge 構成 (關於第一個詞, 見上)。

為了完整的描述, 也必須考慮到, 在各嘯音方言里, 強塞擦音 ч 同樣不出現於第一音節的長元音前, 但下列類型是例外:

1. 喀爾喀語的 чūлгāң [集會], 但該詞是從中世紀封建蒙古的中心; 南蒙古唏音方言來的借詞, 由 чигулган 經過明顯的音素轉位而成 чуглаган, 試比較古典語的 чуг [一起], 喀爾喀語的 цуглāң, 布利亚特語的 суглāң [會議] [集合];

2. 衛拉特語的 чā гōрāсң [拉車的鹿], 但喀爾喀語語是 цā гōрōс [百鹿];

3. 衛拉特語的 чучāл'ї [鵝]。

由此看來, 在各蒙古嘯音方言里, 唏塞擦音或與其相應的唏擦音出現於第一音節長元音之前並非慣常的現象, 而是極個別現象。當然, 借詞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應當考慮在內的, 如果它們對某一蒙古語或方言 (象蒙古爾語或莫臥兒語) 的語音面貌沒有顯著影響的話。在非借詞里, 我們所研究的塞擦音或擦音只出現於第一音節長元音 ī 之前: 布利亚特語的 жі [伸展], 喀爾喀語的 чик [潮濕], 但這是一種特殊現象。

當 j 化方言的嘯音 з, 而不是舌葉音 j (在古典語的 джі 存在時往往就是這樣) 與古典語的 дж 對應時, 各嘯音方言的元音前沒有詞首濁唏音 дж 或 ж, 如: 古典語的 джігасун, 喀爾喀語的 дзагāс, 衛拉特語的 загсң, 布利亚特語 (包括 j 音方言) 的 загāһāң [魚]

(然而在14世紀的西部蒙古人的語言里, 根據阿拉伯的語文學家的

材料，是 джагасун，但当时，第一，дж 一般地尚未能转变为 дз，其次，材料可能是由操喀音方言的人纪录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释我们所举 джіга [指给……看]，джіге，[外甥、外孙]，джігасун [鱼] 等词以及，再补充一些，кеджије = 喀尔喀語的 хедзē [何时]，同样 геджіге = 喀尔喀語的 гедзэгө [辫子]，[头发] 等词里 джі的古典写法呢？

弗拉迪米尔佐夫分析了一些这种词后^①，推断说，дз ← дж 可以用元音 i 在较早时期的转变来解释（根据我们的定义，这里谈的是该元音的第二转变）。但是这种解释并不能令我们完全满意，因为这时没有总的考虑到我们前述的种种情况，而且把这些相应的例子与往往是另一类词混在一起分析；虽然这一类词的音的组成里也含有音组 джі，但在各种不同的方言里表现为 дж，ж 及 дз，з，也表现为 j，例如：古典語的 джіргуган，鄂尔多斯語的 джурга̄，喀尔喀語的 дзурга̄，卫拉特語的 зурга̄，东布利亚特的 зурга̄，西布利亚特的 жоргōң，北布利亚特的 jоргōң，达斡尔語的 д'іргō ~ джіргō，布利亚特（下烏丁斯克）語的 jіргōң [六]。

元音 i 的转变总述

我们的分析从最后一个例子开始，其中塞擦音 дз 或擦音 з 的嘯音性质，如前所述，由第二转变的条件，亦即元音 i 在第二音节的圆唇元音的影响下转化为圆唇音 y 来解释。因为在蒙古诸语言里，根据元音和谐律，圆唇音 y 后面的一个音节决不会出现非圆唇音 o，所以这个数词就从自己的嘯音变体中采用 дзурга̄ 或 зурга̄ң 的形式，这是十分自然的。这种情况说明在蒙古诸语言里，音节紧缩的过程确实开始得较晚，是在现代各嘯音方言中原始 дж 转化为嘯音 дз 的过程已经基本上结束以后才发生的。

*дізгуган → (10—12世纪) джіргуган → (大约在10—12世纪末) джургуган → дзургуһан → дзургу'ан → дзурга'ан → дзурга̄ң 或

① 见他的《比较语法》，第397—399页。

зургāң [六]。

在某些唏音方言里(鄂尔多斯, 察哈尔等), 我們碰到 джургā̄ 或 джургā, 其中元音 i 的轉变在第二音节的圓唇音 y 影响下早就发生了, 因此才在这里探討这个詞, 也就是早在音节紧縮之前, 在 уга 轉化为长元音 ō 或 ā 之前就已发生了, 因为在相反情况下出現的也許是 джоргōн 和 джіргōн, 如达斡尔語的情况一样; 也許是 джаргāн 和 джіргāн 如 14 世紀的西部蒙古口語中的情况一样。在西部蒙古語里, 我們也找到很有趣的例子: шібāн ← шіба'ан ← шіба'ун ← сібагун [鳥] (其他蒙古方言的这一詞是以 шубū ~ шобū ~ шуву ~ шовū ~ шібū ~ шіуу 的形式出現, 但在蒙古尔語里則是 шū)。但各唏音方言里这一轉变早到什么程度, 我們說不出来, 因为在这些方言里, 在轉变的所有形况下, 塞擦音的唏音性質还牢固地保留着。各嘯音方言就不同, 其中嘯塞擦音 дз 或擦 з 音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說明元音 i 发生过第二轉变(喀尔喀語的 дзургāң, 卫拉特語的 зургāн, 东布利亚特的 зургаң 即由此而来)。这就是带有变体 y 的这个詞的历史。

在其他唏音方言和嘯音方言里, 我們所分析的詞的語音演变, 相反地, 是在較晚的即元音 i 的第三轉变, 或沒有这种轉变的条件下进行的, 从詞首輔音的命运这一观点看来, 有沒有这种轉变都是相同的。在这些方言里, 最初, 音节 уга 构成长元音 ō (或 ā, 如在 14 世紀的某些西部蒙古方言里), 这点在第一音节里沒有圓唇音 y 时是不可避免的, 以后元音 i 就轉化为短元音 o 或保存着本身原有的性質: 蒙古尔語的: джіргон, 达斡尔語的: джіргō ~ діргō, 布利亚特語(下烏丁斯克)的: жіргōң, 北布利亚特的: јоргōң, 西布利亚特的: жоргōң 試比較八思巴蒙古文字的 джірго'ан — 根据 1276 年的文件。

最后的这些变体对于确定 дж ~ j 交替的較晚时期的特点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因为在相反的情况下, 我們似乎應該在某个蒙古方言中碰到带有元音 y 的 j 化变体一类似 јургāн 的某一詞, јургā (如同

дзоргōн 或 зоргōн 一样是沒有的（試比較 дзолō ~ золā 或 дзорō ~ зорā 代替 джілō ~ джолō ~ джолā ~ жолō ~ јолō ← джілуҕа [繩], 或 джіро ~ джорō ~ джорā ~ жорō ~ јорō ← джіруҕа [走馬] 这样一类的現象也是不存在的）。

闡明上面最后的情况正是我們长久地离开本題的基本目的，因为这种闡明对解决我們上面所提出的关于語言間和方言間的对应問題和詞汇交替問題應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即：

1. 古典語的 джі = 各現代語的 дж ~ дз ~ з + 元音，i 除外（古典語的 джіҕасун，喀尔喀語的 дзагās [魚] 一类的詞）；

2. 各語言和各方言之間 д ~ дз, з 的对应現象（喀尔喀語的 гадā，卫拉特的，布利亚特語的 газā [外面] 一类的詞）；

3. 詞汇交替，正确些說，具有詞汇意义的語音交替 д ~ дз, з（布利亚特語的 гадār [外表]，[衣面]，газār [地] 一类的詞——газār 是对地球的禁忌称呼）；

4. 各語言和各方言之間 дж ~ ј 的早期交替（джам, јам [道路]，[郵站] 一类的詞），現在还局部地存在 [卫拉特語的以及北鄂尔多斯和东鄂尔多斯的：јасā，鄂尔渾語的和布利亚特語（下烏丁斯克）的 јаһā，古典語的，鄂尔多斯語的 джаса，喀尔喀語的 дзасā，布利亚特語的 заһā [改正]；北鄂尔多斯的和东鄂尔多斯的 јасā 可能反映出卫拉特成分，（ ойратизм ），因为在南部蒙古全部地区都散居着各卫拉特族的人种成分，如額魯特人（ элёт ）等。

关于第一类型的交替或对应問題，其实就是这样提出的：在 джіҕасун [魚]，джіҕа [指給……看]，джіге [外甥，外孙]，геджіге [头发]，кеджіје [何时] 等詞里，尽管在所有的嘯音方言发音是嘯輔音 дз, з，而不是唏輔音，为什么却有 джі 的写法呢？在这种情况下，注意到上面所述的，可以推論出两个假設。

第一，可以認為，以 джі 代替預期的 джа 或 дже 的古典写法，是因为晚近时期南部蒙古書写 джі 的习惯的合法化，虽然其中 дж 并非起源于 ді → джі 音組中的塞音 *д。一方面，这种写法似乎接近

南蒙古的发音规范，而另一方面，对各嘯音方言和历史語音事实来讲又人为地造成很多古体形式。应该指出，类似的古体的书写形式甚至在最平常的词中也有，例如：kiri 或 keji 代替 ki，因为在口语里读成 x'i [做]（因此，这里反映了音长，在这个词里，音长不是由两个音节紧缩而成，而是由于开口的单音节词里的短元音在很多的蒙古方言中都延长了）。

这种设想假定，在这些词里，古典写法 джи 复现着 10—12 世纪的 дж + 元音（i 除外）；这一音组稍后以 дз 和 з 的形式出现于各嘯音方言里，在这样的构成里 дз 和 з 不可能与北布利亚特类型的 j 音方言的舌叶擦音 j 交替（其余的 j 音方言完全没有研究，而内蒙古的土默特方言，似乎是 j 音方言，但材料尚未核对过）。我们所熟悉的这些 j 音方言只能使词首的 дж（+i←*di）j 化，但不能使原始的 дж ~ ж → дз ~ з j 化。因此，不应把这一 j 化与较早期的 j 化混淆起来，而这些北布利亚特的 j 音方言不可能是由存在着词首舌叶擦音 j 代替其他方言 дж（后期是 → дз 和 з）的那些 13 世纪的蒙古方言形成，蓝司铁就倾向于这种看法。没有任何根据可以假定，北布利亚特各方言在 захă [边缘] 或 зүң [一百] 这一类词里，当音组 джи←*di 表现为 j 化了的形式的时期却停止了 j 化。

其次，也可以这样假定，这些词最迟不晚于 7—10 世纪时确实读作 diγasun, diγa, diγe 等等，可能也没有现代的附加成份 -сун, -га 或 -je。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 10—12 世纪时，i 前的塞音 *д 就转化为塞擦音 дж，以后这个元音 i 在 10—12 世纪末在当时的蒙古诸方言中发生转变，结果 дж←*д 在其往后的发展中就进入了嘯音的行列，在现代蒙古诸方言里就成为 дз 或 з。我们已经知道，这样形成的 дз 或 з 是元音 i 的第二转变的结果，дз 或 з 同样不能与舌叶音 j 交替。

因而，各 j 音方言在所分析的词里没有这个擦音 i，这一事实可以用我们的第二个假定来解释。

只有在接近于 12—13 世纪时成为古典蒙古语的基础的那些方言

里才不发生元音 *i* 的第二转变，因而在这一语言中所分析的詞里保留着 *i* 的写法。确实，在14世紀的西部蒙古口語里，当时的中亚語文学家記錄了 *джігасун* [魚] 这一形式。如果把各个不同部落的語言的各个方言当做是唏音方言（中亚的語文学家是这样描述它們的，而且13—14世紀时一般說还没有唏音方言），那么这个詞的第一音节中元音 *i* 的存在就完全否定了我們的第一种假設（但是試比較 *джа'а* [指示了] 或阿拉伯語文学家的 *джагасун* [魚]，不过，它倒說明了第二转变的存在）。此外，土庫曼語的 *джігі* [第二] 或 [妹妹] 似乎完全証實了蒙古語的 *джіге* [外甥、外孙] 是正确的。

因而，古典語的 *джігасун*, *джіга* 等形式反映着元音 *i* 第二转变时期中，12世紀以前的几乎所有蒙古方言所經歷过的状态。只有少数中世紀的蒙古方言于稍后一些时候才經過这一发展阶段，在其中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了古典語。因此，这一古典語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解决蒙古諸語言的历史問題的万应灵藥。

上述現象使我們不得不考虑各个不同的蒙古方言以不同的方式經歷元音 *i* 的转变的三个阶段的这一情况。該元音的转变过程甚至在同一方言範圍內，在同一方言的詞汇範圍內进行得极不平衡。我們不談这个过程在不同蒙古方言里进行于不同時間的問題，但是應該严密地注意到这些方言由于社会大事造成的具体的异同点，正是这些社会大事在历史上已經确定的时期中，有时引起很多部落的方言的混合，有时引起同一部落的氏族和屬族从貝加尔湖到青海，从兴安岭到高加索的迁徙。因为如此，所以在上述元音 *i* 的转变規則里产生了許多例外。

除我們所研究的元音 *i* 的第二和第三转变的情况外，正如上述，在各蒙古語里还存在着只有第一转变的条件才能解釋的一些現象，而弗拉迪米尔佐夫仅根据古典語的材料，沒注意到 *ежің* 这一詞的布利亚特語形式，并且只根据两个转变的理論：早期的（13世紀前）和晚期的（在13—14世紀左右），就把喀尔喀語的 *едзёң* [主

人] 这一类也列入那些现象里。我們所指的是第二和第三类型（按上列应当研究的問題来分）的交替和对应，即（現在我們举一些第二类型的交替及对应的例子）：古典語的：хаджағар，旧古典語的 хадағар（代替кадаар？），莫臥儿語的：кадәр，14世紀的西部蒙古語的：кадәр ~ кадал，达斡尔語的：хадәлә，蒙古尔語的：гадар，裕固語（шара - уйғур）的：кадыр，布利亚特語的，卫拉特語的 хазәр，喀尔喀語的 хадзәр，鄂尔多斯語的：хаджәр [馬勒]；古典語的 джергеле，喀尔喀語的：дзергөлө，14世紀的西部蒙古語的：дергеле [比較]；古典語的：ғадаға，喀尔喀語的 гада，蒙古尔語的 гада：，布利亚特語的，卫拉特語的：газә [外面]，西布利亚特的 досо，东布利亚特的：зосо [內部]。

这样的例子似乎还可以再增加一些，在这些例子中，我們在具有共同意义的同样一些詞的組成中看到語言間和方言間的交替 дз (з, дж) ~ д，但当詞意有分歧时，也有交替存在，这可以用非語音性質的因素來說明。从純語音观点看，这些例詞与第三类交替沒有任何差別，第三类交替指的不是各語言和各方言之間的交替，而是同一方言的不同單詞之間的交替，在这方面这些不同的單詞有时几乎在所有其他蒙古語言和方言里重复出現。換言之，在第二类例詞里，我們只看到各詞按方言不同而发生的語音分化，而在第三类现象里，我們看到的是同一方言內部的这种語音分化，但这种分化与詞的語义分支同时发生：古典語的：адугун，喀尔喀語的：адү，卫拉特語的：адүн，布利亚特語的 адүң [馬]（通称），[馬群]， $\sqrt{\text{аду-}}$ ；古典語的：адугусун ~ адагусун，喀尔喀語的：адүсәң ~ адгүсәң，卫拉特語的：адүсң，布利亚特語的 адәһәң [牲畜] [家畜]，[野兽]，[动物]，（通称）， $\sqrt{\text{аду-}}$ ；古典語的：аджирға，喀尔喀語的：адзрәгә，卫拉特語的：аджїргә，布利亚特語的 азәргә [騮馬]， $\sqrt{\text{аджі-}}$ 。

• 因为这类例子的实質是一样的，所以下引例子就省去各方言中相符的例詞：喀尔喀語的：гадзәр [地]，галәр [外表]，[衣服

的面]；布利亚特語的 *зєргө* [行列]，[品种]，[等級]，*дєргөдө* (副詞—后置詞 ← *дєргө* + *дө*—方位格的詞尾) [一块儿，附近]；喀尔喀語的：*гедөргө* 蒙古語的：*гидієргү* [往后面]，[往反面]，喀尔喀語的：*гедзэгө*，鄂爾多斯語的：*геджіге*，卫拉特語的：*гиджігө* [辮子]， $\sqrt{\text{гедө}}$ 和 *геджі-*；試比較喀尔喀語的：*геді*←*гедєјі* [挺胸昂头] 和 *гетө* [探望]，[发觉]；古典語的：*доліг* ~ *дзоліг* [贖回]，布利亚特語的死詞：*дол'їг* [失去以前地位和財產的罪人]，*зол'їг* [喇嘛教用生面团做贖罪的替死面人]；布利亚特語的：*гүзөң* [胃]，[反芻类之第一胃]，[腹部]，*гүдөһөң* [腸子]；試比較喀尔喀語的：*гүзө* [小腹]，*гедөс* [腹部]，[肚子]，[腸子]；布利亚特語的死詞：*наёжэ*^① [薩滿教的家神]，*н.евя* [希望]；喀尔喀語的：*дам* [簡接] (經過某人的手，如，向某人取或把从第三者那儿拿的东西給某人；*дам дам* [从一个到另一个])，*дзам* [路]，[道路] ← 旧蒙古語的：*джам* ~ *јам* [郵站]，[連絡点] (試比較莫明其妙的北布利亚特的 *зем* [小路]，[路] 和 *јем* [小路]—这些詞与所举 *дзам* 一詞的連系很值得怀疑，虽然別尔塔加耶夫倾向于同意它們之間有連系存在^②)；北布利亚特的：*ажал* [工作]，*ајал* [經濟业务]。

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里这类交替和对应了解得极不完全，因为詞汇方面的对应完全沒有或几乎沒有研究过。我們在上面詳細分析过的 *дзургән*，*жоргоң*，*јоргоң* 和 *джургән* [六] 等等这一类型的現象現在應該能够帮助我們解决后一种現象的問題。在解决这个問題时我們應該考虑到：

1. 从語音观点看来，所举的 *дж* (*дз*，*з*) ~ *д* 交替的各种类型是同一性質的現象，虽然在言語中它們以各种不同方式使用着；

① 弗拉迪米尔佐夫錯誤地把这个詞与突厥語的 *јара* [合适]，[合用] 进行了对比，因为他并没有假設元音 *i* 的第一轉变的存在；見他的《比較語法》，第370頁。

② 試比較同样意义的漢語詞 *чжань*←*сүжам* [站]。

2. 这些交替具有词汇意义，也就是说它们充当词的语义分支的手段，结果产生了起源于同一个词但意义不同的一些词。就这个意义说，与元音 *i* 的第一转变相联系的现象，本质上有别于这一元音的第二和第三转变的现象，因为前者是阿尔泰诸语言，可能甚至是“原始阿尔泰”诸语言的古老状态中，早已失去的一个规范的久远的反应，因为在阿尔泰的或蒙古—突厥的不同部落语言形成以前，前黏着状态的时代早已成为久远的历史的过去；

3. *дж* (*дз, з*) ~ *л* 的交替无论如何不应该与 *дж* ~ *дз* (*з*) 的交替混淆起来，因为后者完整地反映着不同蒙古语和方言里唏音 *дж* 在元音 *i* 的第二和第三转变的各种条件中的不同发展过程。

4. 象在卫拉特语中碰到 *гиджигэ*，古典语中碰到 *геджиге* [辫子] 一样，我们在鄂尔多斯方言和蒙古尔方言里，也相应地碰到 *джирге* 和 *джирге* 代替，比方说，布利亚特语的 *зеггэ* [行列]，[品种]，[等级]，也即是碰到元音 *i*；

5. 在相应的情况下突厥诸语言和通古斯—满州诸语言有时有元音 *ы* 或 *и*，甚至于辅音 *д* 和 *ј*，例如：喀尔喀语的 *адзэргэ* ~ *адзэргэ* = 雅库特语的 *атыр*，鄂尔浑语的 *адгыр*，吉尔吉斯语的 *ајгыр*，鄂温克语的 *адирга* [鬃马]；喀尔喀语的 *адун* [马] (通称)，[马群]，*адүсәл* ~ *адүсә* [牲畜]，[家畜]，[动物]，[野兽]， $\sqrt{\text{аду}} \leftarrow \text{аді}$ ；试比较图瓦语的：*адык*，吉尔吉斯语的：*ају* 土耳其语的 *ајі* [熊]；喀尔喀语的：*гедэргэ* [往后面]，[往反面]， $\sqrt{\text{геде}} \leftarrow \text{геді}$ ；试比较吉尔吉斯语的：*кијин*，维吾尔语的：*кидин* [……之后]；

6. 现代蒙古诸语言及其方言里，在所列举的许多辅音交替中，没有舌叶擦音 *ј*，而在北布利亚特的 *ј* 音方言里却很有可能碰到这个音，在突厥诸语言里这个音是很普通的，并且跟塞音 *д* 或 (雅库特语的) *т* 交替，因而就发现了有 [鬃马] 和 (看来，是由于忌諱的缘故) [熊] 的意义的词都有共同的语源。

元音 i 的各个转变

上述一切使我们有可能确定，дж (дз, з) ~ д 的交替起源于10—12世纪，那时塞擦音 дж 由于元音 i 前的顎化辅音 *д 在元音 i 的第二转变过程中发展的结果已经形成。后来在各方言里发展成为咻音 дз 或 з (在元音 i 的第二转变的各个条件下：喀尔喀语的：едзёң ← еджен ← еджин ← *един [主人] 或保留了自己的咻音特点 (在元音 i 的第三转变的条件下或根本没有这一转变的条件下：布利亚特语的：ежйң ~ ежен ← еджин ← *един) 的正是这个塞擦音 дж，关于这些我们已谈得很多了。

至于我们的交替中的第二个组成部分，即塞音 д，它是蒙古诸语言里处于元音 i ~ i 前面的较早期的辅音 *д (应当认为大约是这个性质的) 在现代的反映，并且由于7—12世纪时元音 i 的转变，这个较早期的辅音 *д 一直保留到现在。可见，这个 д 与咻音 дз 和 з 的关系，正如同 дз 和 з 与咻音 дж 和 ж 的关系一样：在两种情况下，我们都看见向前发生一次元音 i 的转变的现象。

所以，现代蒙古诸语言及其方言里，辅音 д，和强音 т 以及相应的塞擦音 дз, ц，和擦音 з 和 с，从来不出现在 i 前面 (当然，后期的借词除外)，这完全不是偶然的。

因此，在蒙古诸语言及其方言的发展史中，位于早期塞音 *д 后面的早期元音 *i ~ i，曾发生三次转变，如果指它在同一个方言的不同词里或不同方言的同一个词里的命运而言。从发展公式的观点看也是一样的。换言之，在这里我们看到下列三种转变：

1. 第一转变 (在7—10世纪左右) — 辅音 *д 尚未转化为塞擦音 дж，并由于元音 *i ~ i 转化为其他的元音 *qadigar → qadagar → 莫卧儿语的：qadār [马勒] 而保存下来；

2. 第二转变 (在10—12世纪左右) — 辅音 *д 正在转化为塞擦音 дж，而元音 *i ~ i 在部分方言里的很多情况下发生转变，结果构成方言间的 дж i 和 дж + 任何元音 (元音 i 和 ö 除外)；在这些词中塞擦音 дж 后来又在很多方言里转化为咻音 дз 和 з (*qaiḡar

→qаджигар→qаджагар→qадзагаз→喀尔喀語的: хадзār, 布利亚特語的: хазār [馬勒]) ;

3. 第三轉变 (在14—15世紀左右) — 塞擦音 дж 在元音 i 不論有沒有这种轉变的条件都保存下来 (古典語的: хаджагар, 鄂尔多斯語的: хаджār←qаджигар [馬勒] ; 在各嘯音方言里不会产生該詞的这种变体, 因为在这些方言里該詞的元音 i 的轉变和 дж→дз 的发展早就发生了), 但在布利亚特諸方言里, 塞擦音 дж 变成擦音 ж, 而在各 j 音方言里 (在詞首并且正是这时它被带有元音 y+a→ō 的第二音节的紧縮的特点所証实, 参閱前文) 变成舌叶擦音 j (喀尔喀語的: джаргāl←джиргал→布利亚特語的: жаргāl ~ jаргāl [幸福] ; 喀尔喀語的: джил←джил←布利亚特語的 жыл, 北布利亚特的: jil [年]) 。

这里我們指出了 7—10 世紀形式的語音发展道路, 它在各个不同的蒙古語和方言里規定了同一个詞的各种不同变体, 但在同一个方言範圍內并不发生語義的分支。現在我們以图表形式来研究一下一个固有詞的命运, 它在 7—10 世紀时有 *qаді 的形式, 它的意义后来有分化, 象在阿拉尔—布利亚特土語里那样 (見下表) 。

时期 (世紀)	*qаді -				
7—10	*qаді -		qаду-		
10—11	qаджі -				
12—13					
13—14	qадза -				
14—15	хадза -	хаджі -	хаджі + гур	хаду + гур	хаду -
現代	хазā	хажі-	хажūr -	хадūr	хадā -
詞義	[咬] [拿 到牙上]	[鑲边]	[鎌刀] [S形鎌刀]	[鎌刀] (現代的)	[收割庄稼] [釘入]

試比較喀尔喀語的: хадж \tilde{a} с [邊緣], хаджі [鑲邊], хадūr [鐮刀], тар'āи'ї хадūr [鐮刀] (直譯: [庄稼的鐮刀]); 喀喇沁語的: хадūr [斧], 蒙古語的: гадір [鐮刀]。

由图表看得出, 因为这关系到各嘯音蒙古方言, 所以在 дз, з ~ д 的交替里还渗有作为元音 *i* 的第三轉变結果的唏音 дж 或 ж。再試比較, 布利亚特語的 ажāт [工作] (第三轉变的結果) ~ адāл [經濟业务] (第一轉变的結果) 或喀尔喀語中非常引人注目的发展过程: джурум ← джірум ← дірум ← *дірум → дірүм → дүрүм → дүрїм (在第一种情况下在第三轉变时产生了带有 [秩序], [习惯], [制度] 的意义的詞, 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在带有元音“音素换位”的第一轉变时, 产生了另一个具有 [习惯], [情况], [規章] 等意义的詞; 这些詞的詞根是 $\sqrt{\text{діру}}$ -, 它在第二轉变的各种条件下产生 джіру → джуру → дзуру → 喀尔喀語的: дзурā = 鄂尔多斯語的: джура, 古典語的: джіру [画], [繪画] 等詞, 由此产生了布利亚特語的 зурām [习惯], [行为規范])。

最后的一些例詞最令人注意, 它們补充了我們关于带有語义分支的音素换位或音节换位的原有的、不多的材料:

1. 喀尔喀語的: шүтē ← шитү [信賴], [相信], [信仰], түші → түші [依靠], [指望]; 2. 古典語的: хабур [春天], хубар → 喀尔喀語的: ховөр [微少的], [稀少的]; 3. 布利亚特語的: хашā ← хаші [压住], [压制], шахā ← шіха [榨出], [压入]; 4. 布利亚特語的: зү ← джегү [掛住, 系紧或釘住], зō ← джүге [拉], [运输], зу ← джагу [拿到牙上]; [放到牙里], [咬], зо ← джуга [集合], [拉到一个地方] (在这例些子中, 元音换位与它們按前后列的交替錯綜起来, 結果由一个目前尚不清楚的詞根产生四个意义不同, 但比較接近的動詞)。

这样, 現在我們就能够追溯塞音 *д 的发展过程, 它在 7—12 世紀前出現于各个不同的蒙古方言中元音 * \tilde{i} ~ *i* 之前, 它的发展决定于元音 *i* 轉变的时期。可以把这个发展过程及其規律性图解說

明如下：

原始的 $d\bar{i} \sim di$ 在詞中的位置	現代蒙古諸方言	輔音			
詞首	嘯音方言	Д	ДЗ,З	ДЖ,Ж	
	ј音方言			ј	
	唏音方言		沒有	ДЖ,Ж	
詞中間	嘯音方言		Д	ДЗ,З	ДЖ,Ж
	ј音方言				
	唏音方言			沒有	
元音 $*i \sim i$ 的轉變的大約日期 (世紀), 在...之后	Д	7—10	10—12	沒有	
	ДЖ	沒有	沒有	14—15	
元音 $*i \sim i$ 的轉變 (順序)		第一	第二	第三	

由上表可見，音組 $*d\bar{i} \sim di$ 沒有元音 $*i \sim i$ 的第三轉變，因為12世紀末叶以前這音組已完全消失了；而音組 $джі$ 沒有第一轉變，因為它僅在10—12世紀左右才由 $*d\bar{i} \sim di$ 發展而來；各唏音方言沒有第二轉變，所以它們沒有相應的嘯音音位。當然，對這些時期的估計，是尽可能地參考了有關蒙古諸語言的頭手材料和它們在突厥諸語言中相應的材料，以及公元十世紀以內中亞各族人民的历史資料以後才非常概括地、初步地提出的。

我們所提出的各不同蒙古語及其方言之間，以及它們之中每一個語言內部的對應和交替的圖表只表示出這些語言的語音發展的總輪廓，而在每一個具體情況下還需要加以精確的說明。例如，如果在某一個方言里發現元音 $*i \sim i$ 的各種不同轉變的例子，那麼無論如何也不應該由此認為，某類詞中的這些轉變就只發生在這一方言里，因為必須經常考慮到，不斷由一個方言進入另一個方言的大量借詞。這種現象可以是由於各種不同方言的接觸，交往和匯合而

产生，而每个方言在进入这些过程时，都具有其早已形成的，有着自己的语音—语义特点和特殊的语法规范的后备词汇。例如，如果我们现在在北布利亚特方言里找到 зүгхө ($\leftarrow \text{зүдхү} \leftarrow \text{джүдкү} \leftarrow \text{джидкү} \rightarrow \text{јидкү} \rightarrow \text{јүдкү} \rightarrow$) 和 үгхө [拉]，那么这可能是因为在现在有布拉加特部落和厄希里特部落操这种方言，而他們原是有自己特殊方言的，这个词在其中一个方言里经历了元音 i 的第二转变，而在另外一个方言中该词则经历了第三转变。

因此，我們的图表表示着现代蒙古诸语言及其方言甚至象北布利亚特方言那样被認為是最“純”的一些方言，它們在构成方面的相当錯誤复杂的情况。这一图表也使我们有可能，比方，虽然是大約地，划分出词汇—语法范畴的轉化的各个时期（如，确定在各蒙古語里大約是何时形成了联結副動詞的形式和叙述式的过去时形式）和划分出这些語言早期发展阶段的各个时期的构詞特点，从而就可以确定这些語言的发展时期和发展的原因，因为这种分期使我们能将所談到的一切与中亚細亚各民族部落的历史上的一定时期关联起来。

現在我們可以也应该摆脱那种特别的突厥学的迷霧。在造成这一迷霧方面，突厥学家們和蒙古学家們都应負同样的責任。例如，蒙古学家們过去和現在都頑固地認為，旧蒙文字母表中在古典語的 джіруга [走馬]（喀尔喀語的 джорō ，北布利亚特的 јорō ，鄂尔多斯語的，达斡爾語的 джірō ，蒙古爾語的 джіоро ，鄂溫克語的： $\text{ліро} \sim \text{джірō}$) 这一类型的很多詞里表示舌叶擦音 j 和元音 i 的 yod 这个符号不表示元音 i ，而表示另外一个音，即元音 o ，也就是說在这种情况下古典語的形式似乎仅是正字法的一个特点，而这个特点又是因为口授笔录时早期識字的蒙古人倾向于把該詞写成 джоруга ，而不是 джіруга 所致。这样，似乎在蒙古口語里这个词从来也不曾有过音位 i ，虽然沒有一个蒙古学家反对当这一音位存在于口語中时，按照古典語的 $\text{джілуга} = \text{喀尔喀語的} \text{джолō}$ ，北布利亚特的 јолō [韁繩] 这类詞推論，在文字里書写时似乎一定使用 yod 这个符号，因为在这类詞中所有的蒙古学家們都看見口語中

真实元音 i 的实际反映。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学家們頑固地輕視了这样一些重要的情节，例如：

1. 在文字里，符号 yod 实际上或在借詞中，或被那些識字不多的繕写員用以表达处于唏輔音和顎化輔音后的任何元音，同样，当口語中某一个不常用的詞在很晚的时候才第一次进入到書面語言的詞匯里时，也用它表达这样的元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詞乃是自己新的語音外殼的字母形式的表示物，而数百年前即已进入書面語言的詞就沒发生这种現象（試比較英語的正字法）；也可能有相反的情况，当詞进入到文字里时，該詞就被人为地复古了；

2. 在蒙古尔語，鄂尔多斯語，达斡尔語及其他蒙古語和方言里，以及在鄂溫克語的各个土語里这个詞现在还保留着元音 i（例詞見前）；

3. 在 j 音方言里，該詞保留着詞首擦音 j，在所有这一类的詞里擦音 j 只与其他各方言中經常轉化为其他元音的 i 前面的唏音 дж ~ ж 对应。

为什么蒙古学家們那样頑固地硬說各蒙古語在类似的詞里从未有过元音 i 呢？这只是因为突厥語的相应的詞匯中有着其他的元音，而不是我們的 i，例如，吉尔吉斯語的 джорго，阿尔泰語的 jopro [走馬] 等等。蒙古学家們說，既然突厥諸語言中沒有元音 i，那么蒙古諸語言中也就沒有也不應該有元音 i，因为，据說，这些突厥語在保存“原初的”元音系統方面的极端“守旧主义”是其特点。假如在某一个蒙古語里有时发现了这样的元音，那么这一元音或被說成是偶然的現象，或被当成是新的构成。

因此，現代突厥語的元音系統被錯誤地看做一种似乎从太古以来就保存得“純洁无瑕”的現象，并且各蒙古語和通古斯—滿州語的历史語音学必須根据这种現象来建立。沒有一个語言學家深入地考慮过現代突厥語的元音系統可能是由另一状态，由过去的状态演变而来，根据其他一些語言材料来推論，关于这种状态的推断可能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只是因为按年代来看叶尼塞—鄂尔渾文字比蒙

古文和滿文要古老几百年，而全部阿尔泰語系“原初”的状态被看作是公元头十个世紀中期的突厥語言的結構。

很显然，如果所有具有正字法 *джи* 或 *чи* 的蒙古詞都与突厥語言里相应的，但帶有另一种元音符号的詞有过同一詞源的話，那么所有这些詞里的这种書写法似乎只能以决定于蒙文字体的性質的正字法的特点来解釋，而蒙文字体的性質与蒙語的元音系統是不相称的。这是完全无视于活的蒙古語的一切材料和蒙古諸語言的語音发展的規律性！幸而，并非所有的蒙古語詞都与突厥語族里相应的詞有着同一詞源。然而为了迎合前述的不正确的論点就曾經把蒙古諸語言違反历史地完全与突厥諸語言硬扯在一起，正如所举的 *джируга* “走馬”一詞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这就歪曲了真实的情况。

同样，按照同样的原因，在古典語的 *джирүкен* = 喀尔喀語的 *дзүрөх*，布利亚特語的 *зүрхөң*，达斡尔語的 *джүрүг*，蒙古尔語的 *джиерге* [心] 这一类詞里写 *i* 只是因为正字法的特点的原故；試比較突厥語的 *джүрөк* 或 *jürök*（似乎是由 *джүр* 或 *jür* [在运动中] 而来，但在这种情况下：喀尔喀語的： *ip*，古典語的： *ipe*，布利亚特語的 *jip* [走来，到来]！）。然而实际上这种書写法只是反映着在古典語方言里沒有元音 *i* 的第二轉变，虽然各嘯音方言里相应的形式正是該詞中这种第二轉变的产物，而在各唏音方言里是第三轉变的产物，見蒙古尔語的 *джиерге* 这一变体中才沒有該第三轉变，但是这对解决該問題却完全无关紧要。在后种情况中也應該考虑詞源上与 *джирүкен* [心] 有关的一詞即 *джикели* [祭典用包着全付內脏的畜类皮] 中有元音 *i* 存在。这个詞記錄在《蒙古秘史里》，古典語的 *джүкүли*，布利亚特的語： *зүхөл'и* 的元音 *i* 的第二轉变的形式与其相对应。

我們研究了：古典語的 *джи* ~ 的方言的 *дз* 或 *з*，方言間的 *дж* (*дз, з*) ~ *д* 和詞汇中的 *дж* (*дз, з*) ~ *д* 的对应和交替以后，为了使情况更全面些，我們还需要研究一下位于詞首的第四种交替

或对应现象，即 дж (дз, з) ~ j，它和古典語的 дж (位于 i 前) 与各 j 音方言中擦音 j 的交替无关 (古典語的 джil ~ 北布利亚特的 jil [年]，因为它出现于除元音 i 外的任何元音之前。

应该指出，现代蒙古诸语言里类似的交替现象极为少见，只在几个词里见到，即：1. 出现于各语言及各方言之间—卫拉特語的、北鄂尔多斯及东鄂尔多斯的：jacă，布利亚特語 (下馬丁斯克) 的 jahă，= 鄂尔多斯語的、古典語的：джаса，喀尔喀語的：дзасă，布利亚特語的：zahă [改正]，試比較突厥語的：jacă，滿州語的：даса；在这种情况下，我們沒有发现任何的語文上的影响；2. 出现在每个语言和方言内部，例如，布利亚特語的：залăрă [倒塌]，[打开]，jadăрă [感觉无力]，[疲倦] (及其他各蒙古語中)；这里我們看到在詞汇方面具有影响的交替。由于这种交替的其他情况目前尚未被我們记录下来，所以根据这一、两种情况是很难談出点什么的，关于其中的第一种情况似乎可認為它是受了突厥語的影响。这仅是个假設而且是不无疑問的假設。在某些为数不多的、由两个词构成的詞組里类似的交替的某些情况也很少有助于这里的问题，而这些詞組具有描写的，但差不多是不可翻譯的意义，象布利亚特語的词：зантагар янтагар—描述一个笨拙的头脑，就的确很难翻譯—这种类型的词的第二个組成部分 (带有詞首 j) 一般地沒有独立的意义，不能独立使用。

至于談到过去的蒙古諸方言，則目前只能猜想它們可能根据詞首輔音而划分为 j 音方言和 дж 音方言两种，因为所有关于中世紀时蒙古語的材料 (当时的中国的語文学文献和中亚細亚的語文学文献，13—14世紀的八思巴蒙古文字等等) 与現代蒙古諸方言的材料完全一致，并且在現代蒙古諸方言里目前也未能找到一个具有突厥語类型的 j 音方言。北布利亚特語的 j 音是較晚的现象，并且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这在前面我們已見到，而关于呼和浩特地区似乎土默特方言发 j 音的材料目前还非常不了解。

关于12—13世紀时有 j 音蒙古方言的存在，这一假設的根据在

于第一，旧蒙文字母表上符号 yod 在詞首时既表示舌叶擦音 j，又表示塞擦音 дж，虽然在詞的中部这些輔音用不同的旧蒙文字母符号；不过在詞的中部和詞尾时，符号 yod 还表示元音 i。第二，那些在13世紀后进入俄語的为数不多的蒙古詞尚保存着詞首 j 而不是古典語的 дж = 喀尔喀語的 дз，布利亚特語的，卫拉特語的 з，例如：есаул = 古典語的 джасагүл，喀尔喀語的 дзасүл [执行者]；ям = 古典語的 джам，喀尔喀語的 дзам [路]，[道路] ← 旧蒙古語的 джам [郵站]；ярыга，ярыжник = 古典語的 джаруга，喀尔喀語的（死詞） дзарга [低級軍事行政官員]；ярлык = 古典語的 джарлык，喀尔喀語的 дзарл'ыг [命令]，[勅令]；ясак = 古典語的 джасаг，喀尔喀語的 дзасг [政权]；（死詞） дзасак [封建制度的官銜]，[法律]，[管理]；[執政者]；[懲罰]，[處分]。

但是由于这些蒙古詞傳播到俄語中是通过突厥語，而且旧蒙文字母符号 yod 的比重，如所举例証，是非常之小，那么根据我們有关活的蒙古方言的現在和过去的一切材料应该認為在活的蒙古方言中間可能过去沒有現在也沒有 j 音方言。当然，以上所述并不意味着絕對否認在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里擦音 j 的存在：我們所談那个 j，是指的依照突厥語的方式，即不論其位于何处，似乎都能用来代替唏音 дж 或 ж 的那个 j。

就阿尔泰学的材料論塞擦音

很显然，根据以上所述的一切，現在我們應該重新来認識蒙古—突厥的或者是蒙古—突厥—通古斯的語言关系。問題在于語言學家們研究这些关系时不善于把突厥諸語言和蒙古諸語言之間的两个不同发展过程区别开，順便說及，这是因为按年代看来这些过程大体上是同时进行的。突厥諸語言的早期語音发展是有文字可考以前的事，即在紀元 6 世紀以前很久就发生了这个过程，最早期的突厥文古文献即屬於 6 世紀的。但蒙古諸語言中的同一語音发展过程却

发生得相当晚，开始于12—13世紀。

总之，突厥学家和蒙古学家們沒有考虑到約在紀元初期在突厥諸語言內发生过的一切在几百年之后在蒙古諸方言中重复了一遍，但速度更快一些，而且某些方面也更彻底一些。

因此在蒙古諸方言里，早期的音組 *dī ~ *di 或 ti ~ *ti 在所有的音节里都变形了，虽然在突厥諸語言里它經常被保留在中間的音节里，有时也被保留在开始的音节里（例如，喀尔喀語的：чанар ← *tīnar ← *tīnar [本質]，[質量] = 阿尔泰語的：тін [理智]，[生活的才能]，[呼吸]）、在10—12世紀之前或者更晚一些仍旧保存在蒙古諸語言里的东西，很多在突厥諸語言里在一定的詞汇层里約当紀元初期却已丧失，至少不会晚于叶尼塞—鄂尔渾文字的时期，即在紀元6世紀之前。这些突厥語在它們往后的演变发展过程中逐漸不断地和非常不平衡地丧失着那些保存在蒙古諸語言中的久远过去的殘余，正如同蒙古諸語言的古詞后来牢固地保存在不久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并与蒙古語族发生交际的通古斯—滿洲諸語言中一样。大体上可以看出，一种語言的古詞比較牢固地保存在另外一种語言里，是因为在另外一个語言里这些古詞乃是較新的成份，是晚期的借詞，不是这个語言的“原始詞”，而这些古詞之所以被保存下来似乎多多少少是由于借詞語言的“保守性”的原故。例如，在鄂溫克諸方言里之所以保存着 дире [走馬]，一詞是因为它被这些方言从蒙古語中借来得晚些，正如蒙古語又比突厥語晚些才知道 *dīruḡa → джіруḡa → джорō [走馬] 这詞一样。把一种語言中的古老現象認為也是另外一种語言中的古老現象（在借入的語言中，借詞完全是新詞，久后才成为旧詞），这是历史比較法的缺点之一。在一种語言中，詞是按該語言的内部发展規律发展的，如果它們出現于另一种語言里，因而已經不受原来那些内部发展規律的影响，那么就保留自己旧有的形式。

可能，在有文字可考的时期以前进行的突厥語族的語音发展，在元音系統和輔音系統里有过自己的轉变时期，有其独特的特点及

特殊規律性，因此我們上面所分析的音組在現代各突厥語中同樣也是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反映出來的。在這方面，應用到現代吉爾吉斯語的 *джорго* [走馬] 一類的詞中，（在這類詞中第一音節的元音似乎應認為是原始的元音，因為它們在各突厥語中幾乎完全相同）。在鄂溫克某些方言里存在着已為我們所熟知的表示同樣意義的 *дире* [走馬] 一詞有着特殊的意義。

至於這些突厥語里也發生過與語義分支同時發生的各種語音構成，正如我們在各蒙古語中所見到的那樣，這一現象使用前所舉出的帶有以下兩種形態的 i/\overline{adi} 的發展就足以證明：1. 雅庫特語的：*атыр*，鄂爾渾語的：*адгир*（試比較鄂溫克語的：*адирга*，喀爾喀語的：*адэрэгэ*←*аджирга*），吉爾吉斯語的：*айгир* [馴馬] 和 2. 圖瓦語的：*адык*，共同突厥語的：*aiy* [熊]（顯然這是禁忌詞，以前是 [家畜]，[兽野]，[牲畜]（通稱），如蒙古語中的 *адусайн* 也來自同一個 *adi*）：再試比較：圖瓦語的：*адак*，喀爾喀語的：*азак*，吉爾吉斯語的：*ајак* [腳]，*азык* [存糧]，阿爾泰語的：*азык* [後備]，[貯藏]，*адак*（←蒙古語：*адаг*？）[最後的]，[最小的]，[最壞的（挑選後剩下來剩的）]。在一系列的情況下，如果不是非常多的情況下，突厥語的詞首 $дж\sim ж\sim j$ 也起源于 *i* 前的塞音 **д*，關於這一點可從下面的對比中得到說明，這些對比在很多方面是很有趣的：韃靼語的：*джілін*，烏茲別克語的：*јелін* = 蒙古語的：*деленг*→滿洲語的 *делен* [哺乳動物的乳房]（在蒙古諸語言里，如前所述，由於元音 *i* 的第一轉變而保存着塞音 *д*）。鄂溫克語賦與這一詞以絕妙的說明：*дяган*（顯然是由 *ділен* 發展而來，而這一發展是在輔音 → *дідан* 的同化作用下發生的，詞首輔音的顎化特點就說明這點）[鹿的乳房] 和 *дэлэнг*（←布利亞特語的：*делён*）[牛的乳房]！我們這裡談的是突厥學家們很熟知的事實，但由於突厥語族“守舊主義”的錯誤理論，無論是突厥學家們或蒙古學家們都沒有從這些事實得出應有的結論。

总之我們一切的研究分析都以探溯元音 *i — i 和塞輔音 *д 的命运为基础。但上述一切仅反映了突厥語族和蒙古語族在其不同時間的进行了好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的語音演变的个别情况。蒙古語族和突厥語族的历史发展一般地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要回答出这个问题就等于說，蒙古語族和突厥語族从什么一种状态轉变成成为語言学所能观察的目前状态。

大家知道，現代蒙古諸語言和突厥諸語言的特点一般地說是所謂元音和諧律，部份地，是輔音和諧律，以及具有非常发达的粘着現象，而粘着現象与句中詞序合起来又决定着詞的句法地位并几乎成为构詞法的唯一手段。在这些語言里粘着法的高度发展和它的作用即以这样的事实就足以說明，即在蒙古語族里有着将近35个動詞形式，其中的每一个形式都有自己的特殊形态和自己的特殊意义。

这还不算构成動詞的后綴和借助于助動詞而构成的所謂复合的時間形式和其他形式（如同在近代歐羅巴諸語言中那样），这些助動詞甚至在蒙古語語法的專題論文中也并非經常考慮到的。

但是，如果說我們对蒙古諸語言和突厥諸語言中的粘着法的用处尚有某种程度的了解的話，那么在這些語言中元音和諧律及部份地輔音和諧律的用处又是什么呢？只要对現存的数量极少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意見和見解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現代各突厥語及蒙古語里的元音、輔音的和諧律只是作为形式上的語音系統（формально-фоне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而存在着，比現代歐羅巴語言里性的范疇更形式主义些。和諧律这一形式上的語音系統在我們所研究的語言中只是作为一种殘余物或者是古代遺留下来的陈迹而存在着。这种过去的殘余与粘着法一起存在于現代各蒙古語和突厥語里，但是粘着法却竭力地要破坏和諧律，这种現象在現代各突厥語中，例如在維吾爾語及烏茲別克語中特別明显。

但在一千年以前，元音和諧律在蒙古語族，通古斯—滿洲語族，当然也在突厥語族，或者甚至在“原始阿尔泰”諸語言里，正如弗拉迪米尔佐夫所指出^①，曾經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語音系統。这个現

在的形式上的語音系統過去曾一度有過實際的意義，換言之，曾是詞匯—音位系統，比現代形式上的和諧律更為複雜的一種系統，因為要被詞匯的輔音組成的調節系統所補充並與之相互交錯。這種詞匯—音位系統是一種獨特的詞干的內部曲折，它並未能獲得完整的發展。由於弗拉迪米爾佐夫的名著及後來Т·А·別爾塔加耶夫根據布利亞特各方言的材料所寫關於詞干屈折的一些著作才揭示出存在於現代各蒙古語中個別詞干屈折的殘余。

因之，作為詞匯—音位系統的和諧律，是內部屈折的一種獨特形式，又與表達當時各種概念的要求相符合，為早期的突厥語，蒙古語和滿洲—通古斯語或是我們所不了解的“原始阿爾泰”部落語言所固有，在這些部落語的許多世紀的發展的基礎上形成了現代阿爾泰語系。這種詞匯—音位系統是為這些語言在早期所固有的，並在某些情況下它與現代的後綴構詞法相對應。它不僅在一種詞類（按現代規範說）內部，而且也在初期劃分詞為各個詞類方面，首先是一般靜詞和動詞方面，在詞的語義分支上與這種構詞法對應。上述現象可以蒙古諸語言中的下列р和с兩音的詞匯交替來証實，這種交替已經不跟我們所熟知的蒙古語對蒙古語的交替相對應，而是與蒙古語對突厥語的р和з的交替相對應：

古典語的：сгүр [鳥巢]	егүс [開始]
古典語的：сонур [敏感的]	сонус [聽]
古典語的：үнүр [氣味]	үнүс [嗅]
古典語的：бајар [高興] (名)	бајас [高興] (動)
古典語的：мөр [痕迹]	мөс+ки [追迹]

再試比較古典語的：тегүс，喀爾喀語的：тогөс [完全的]，[完善的]，古典語的：дегүр，喀爾喀語的：дүр [盛滿]。不能把 көлүре [流汗] 和 көлүсүн [汗] 這一類型的例子併入這些現象中，因為在這裡 -ре 和 -сүн 乃是起源不同的不同形態。弗拉迪米

① 參見《比較語法》第126—140頁。

尔佐夫^①曾注意到这些现象，他要求——这是完全正当的要求——不要忽略，突厥语词尾的з，不但与蒙古语中的p相对应，而且也与c相对应。遗憾的是，他在这一方面没有继续研究下去。

总之，辅音交替跟和谐律结合起来构成了语汇—音位系统。

在早期阿尔泰或“原始阿尔泰”口语的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和谐律由词汇—音位性质的系统变为形式上的语音系统，因为它已不能完全地和比较完善地满足表达人类思维长期抽象化成果的需要，而逐渐让位给与其同时存在的粘着法。在语言中粘着法之所以成为更完善的方法，是因为它不但能表达更复杂的词汇概念，并能完整地在整个日益复杂的句子结构中，表示出更复杂的句法关系。要做到这些，以前的语法方式（词序，句子的附加关系和句子的语调分段 интонационное членение фразы 等等）显然是非常不够的，因为和谐律只在词汇范围内才运用自如，但粘着法又胜利地侵入这一范围。

粘着法代替和谐律的这一逐渐而又长期的过程就正式地表明，和谐律往后只以改造过的形式存在，但是仍然不断地显示着对粘着法的反抗。

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在不同的阿尔泰语言里进行得非常不平衡。首先应该指出，粘着法的成份早就跟和谐律共同存在了。在某些语言里，如早期的蒙古诸语言里，粘着法的发展要比在其他一些语言里如各突厥语里快得多。同样情况，在早期的满洲—通古斯诸语言里粘着法的发展又比在蒙古诸语言中快得多。这说明，在蒙古语族里，特别在满洲—通古斯语族里，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一方面，比在数百年前即已经历了这一过程的突厥语族中进行得快得多，有时也更彻底些；另一方面，又比在同一突厥语族中更多地保存着久远过去的特点和它们的反映。因此，在阿尔泰学中把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及满洲—通古斯语族的某些现象的发展过程仅看做是同一“母语”状态在历史年代上同时期的相互平行的，而又不同

① 见弗拉迪米尔佐夫著《比较语法》，第301页。

的演变过程，这一说法完全是错误的。正由于这个说法，就把时期在前的突厥语族的演变发展与时期较晚的蒙古语族的演变发展混淆起来。关于这点前文中已谈及，在这里同样也显示着历史比较方法的一个严重缺点。

语音和韵律必须以存在着相当清晰的音位为前提，因为音位的明确性乃是语言中实际运用语音和韵律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认为在蒙古语族中音的现代交替似乎是具有不能再分割为音位的语言的“含混不清的”语言（диффузная речь）的残余，这一断言是极端错误和幼稚的，正是从马尔主义的观点提出的。但当粘着法在语言中牢固地占有历史所赋予的垄断地位时，则作为词汇—音位系统的语音和韵律就逐渐地消逝，正如上述，变成了形态—语音系统。

然而在语言里这两种相反的法则—粘着法和语音和韵律之间的斗争却是一直不间断的进行着，在这一斗争中和韵律逐渐地越来越丧失它的意义，让位于粘着法。从语音的观点来看，这一斗争表现为两种类型的同化作用（逆同化和顺同化）的存在和有效的组合。因此，逆同化和顺同化从发生学上看基本上也不是偶然的，而且也不可能只以重读的因素来解释。由这一观点对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中的这些类型的同化作用进行专门的历史分析（当然，不仅仅只在单纯的记录某种现象的情况和把它们进行分类的范围内）也许会引起历史语法方面的特别的兴趣。

语音系统在两个对立面的这一斗争中逐渐地变化着。其中，例如在某些布利亚特方言里，两个原先独立的前元音音位 \ddot{o} 和 \ddot{y} 的合并（конвергенция）就表现了语音系统逐渐变化的现象，现在在这些方言里只有一个音位 \ddot{y} 。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突厥语族里，如在维吾尔及乌兹别克语里（在乌兹别克语的各土语中有六个元音音位，它们等于其他土语及其他各突厥语中的9到10个元音音位）。

在元音和韵律与粘着法之间的斗争开始的一个阶段里，早期各蒙古方言里的音位 $*i$ 和 i 发生了完全的合并，合并为一个具有各种性质的音位 i ，以后这个音位 i 又开始发生逆同化，也就是在词首

位置时渐渐消失，变成其他的元音音位，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消失现象并不是毫无痕迹的，而是以它前面辅音的顎化性质这一形式反映出来。

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中粘着法与语音和谐律之间的斗争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延续了整整数百年，在语言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上它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由此而产生蒙古诸语言及其方言中元音 i 的第一种及后两种转变在性质上的差异，这些差异我们在前文中已尽量给以揭示。

这就是为什么对蒙古语言学来说音位 i 的命运探索具有特殊意义的原因，这不仅是与各塞擦音有关，塞擦音的演变只不过反映出蒙古诸语言及其方言历史发展的部份情况。当然，我们还远未解决全部的问题以及与这里所触及到的问题有关的一切现象。

似乎应该对上述一切增加一点补充：元音 i 赋与辅音的顎化影响并不引起某些原始词干的语义的分支，虽然现在在蒙古语族里顎化辅音构成一系列的与非顎化辅音对立的音位，例如在布利亚特语中我们看到：

хар' ä ← хари	〔异民族〕 〔异族人〕
харä ← хара	〔黑的〕
хар' iң ← хари - јин	〔异民族的〕 〔异族人的〕
хариң ← хара - јин	〔黑的〕 ^①
бол' ɔт ← болигад	〔停业〕
болɔт ← болугад	〔变成〕
хал' äт ← халигад	〔飞散〕
халäт ← халагад	〔加热〕
хал' уң ← халигун	〔水獭〕
халүң ← халагун	〔热的〕
дах' äт ← дакигад	〔重复〕
дахäт ← дагагад	〔跟随〕

① 是所有格形式（译者）

这說明，作为音位学上重要因素的顎化是由于元音 *i* 的影响而产生的生一种現象，这种影响在該元音消失之后仍然起作用。顎化現象属于元音 *i* 的第二和第三轉变时期。

正如上述，在元音 **i* 的第一轉变的情况下（当时元音 **i* 尚未变为前元音，即未变成元音 *i*）不发生顎化現象，例如：喀尔喀語的 мах←маца←міка〔肉〕=布利亚特語的；←маха←міха←міца←міца；喀尔喀語的 нах←нагаху←нігаху←нігаху〔貼上〕=布利亚特語的 н'аха←нігаху←нігаху←нігаху。

在卫拉特語里，如前所談及，正由于在元音 *i* 的影响下后元音詞就变成前元音詞，例如：мөрөн←мөрін←морін〔馬〕，試比較布利亚特語的 мор'он ~ мор'ін，喀尔喀語的 мор'і；бурү←бірү←бірагу←бірагу；〔二岁牛〕，試比較西布利亚特的 бурү，喀尔喀語的：б'арү。

由上述可見，在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的历史語音里，元音 **i* ~ *i* 有着何等特殊的意义。所以，在蒙古語語言学中对于上述那些語言的該元音的作用，意义及命运的探索表现出这么强烈的兴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二部

語法結構

第一章

語言結構概論

1. 句子結構

大家知道，在蒙古語族中，句子成份的次序一般是这样的：

1. 時間和地点状語，2. 主語，3. 賓語，4. 行为方法状語，5. 謂語。
- 定語总是在被限定語的前面。例如（下面的“喀尔喀語”或“喀尔喀蒙古語”既指喀尔喀方言的材料，也指以这个方言为基础的現代蒙古文学語言的例子）：喀尔喀語的 одоо манай энд л та бол хэний морь яаралтайгаар эмээллэж байна һэ? [現在 | 我們的 | 这里 | 您 | 誰的 | 馬 | 匆忙地 | 鞍子 | 备 | 呢?] 在这个句子里：
- одоо [現在] ——時間状語；
 - манай [我們的] (屬格形式)，它是地点状語 энд [这里] 的定語；
 - л ——邏輯重音小詞；
 - та [您] ——主語；
 - бол ——主語的标志；
 - хэний [誰的] ——直接賓語 морь [馬] 的定語；
 - яаралтайгаар [匆忙地] ——行为方式状語；
 - эмээллэж байна [备鞍子] ——謂語；
 - вэ ——疑問小詞。

上述的句子成份的次序可以因某个邏輯重音而有所变动：具有最强的邏輯重音的詞放在最近于謂語的地方，而謂語的位值，象定

吾与被限定語的关系一样，永远不变。

但是，布利亚特諸方言和卫拉特諸方言的謂語的位值，与其他蒙古語方言（如喀尔喀）有差别。这种差别在于，布利亚特和卫拉特諸方言具有一些特殊的人称謂語小詞，如果由于一定的邏輯重音的需要，謂語可以不出現于句末。在其他的，沒有这种小詞的蒙語方言中，謂語几乎永远在最后的位值上，因此，这里通常总是运用邏輯重音小詞。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在一些蒙古語方言中我們看到的是謂語位值經常变动的現象，当然，这种現象特別为口語所固有，但在其他一些方言中却更普遍地使用着邏輯重音小詞。应当补充一点：布利亚特諸方言和卫拉特諸方言里謂語經常用，或者几乎总是用叙述式表示，可是，例如，在喀尔喀方言里，却經常用，或者几乎总是以动詞的名詞形式和形动詞形式表示这种句法作用，这样也就把謂語的位值固定在句子的最后面。

在蒙古諸語言中，直接賓語（特別是詞干的賓格形式，而不是零形式）与我們在别的語言中看到的不同，总是尽可能地离支配它的动詞远一些，因此必需把各种状語（行为方式的和共同方式的〔КОМИТАТИВНОСТЬ〕）直接放在动詞的前面，否則状語就可能被了解成直接賓語的名詞性定語，例如：морь тургэн барив〔把馬很快地捉住了〕 тургэн морь барив〔快馬被捉住了〕）。

現在談談关于主語的标志問題，作标志的是用：1. болбол 或縮簡为 бол -- 由 бол -〔是〕〔成为〕构成的条件副动詞形式：2. 人称物主小詞，下面將詳細談及这些小詞。主語标志的使用是因为沒有特殊形态的主格在外形上往往和句中常常以詞干出現的其他靜詞成份的詞干相同，因而主語可能被誤解为某个次要成份，例如：

Цэрэн бол Доржид бичив〔策仁||給道尔吉|写了信〕。如果沒有标志 бол（它可以用另外的标志来代替，如 нь чинь, минь 及其他人称物主小詞），这句话中的 Цэрэн（主語）就可能当作合成名詞的一部份，誤解为：〔給策仁一道尔吉写了信〕。当然，在口語中沒有主語标志也行，可以用停頓或語調来代替（下面以破折号来表明）。

Цэрэн — Доржид бачив [策仁給道尔吉 | 写了信]。

此外，如果主語后面有由某个在詞汇上和主語是不同类的名詞(对该每一具体動詞來說)，則主語标志并不是非有不可的。換言之，主語标志在一定的上下文中并非絕不可少的：морь ус уув [馬把水喝完了] (当然不会是(喝完了馬和水) 或 [馬和水喝完了]！)

由于在喀尔喀方言中，詞干和主格的形式在外形上相同的現象远比卫拉特諸方言和布利亚特諸方言多，所以主語标志在喀尔喀方言中也比上述方言使用得更广泛。

在古典語和現代蒙古文学語言中，如果主語是表示公職人員或社会团体的術語 (нам [党]，эвлэл [同盟，联盟，团，会]，засаг [政权] 等等)，則經常使用出发格。在古典語中，如果主語一般地也表示人物的話，主語伴有小詞 бар (从藏語仿譯而来)。有必要預先郑重声明，这些情形不可能認為是所謂主动格現象 (эргативность) 而且在所有活的蒙古方言中現在完全沒有，过去也沒有这种主动格現象，如果不算喀尔喀口語中由于最近在文字的影响下主語在表示公職人員和社会单位时开始日益經常地使用出发格形式的話。

每一个句子成份都可以是由某一單詞表示的簡單成份，或者由某一句法結構表示的扩展成份。扩展的句子成份在任何一种語言中都是：1. 副句 (定語的或从屬的)；2.：“我們对法西斯德国的胜利”这一类型的靜詞性詞組；3. 原形動詞短語；4. 副動詞短語；5. 形動詞短語；6. 主格句等。至于蒙古語，它的扩展的句子成份，是副動詞短語和形動詞短語；扩展的句子中成份的其它类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因为，第一，缺乏特殊的从屬連詞，第二，在这些蒙古語中任何複雜的詞組只有藉助于動詞才能构成。最后这一点只須由俄語翻譯一下下面几个靜詞性詞組就容易証明：стол из карельской березы 譯成 карлийн хусаар хийсэн ш ирээ [花紋灿烂的 | 白樺木 | 做成的 | 桌子]；кузен из Житомира 譯成 Житомираас ирсэн уеэл [从目托米尔 | 来到的 | 堂兄弟]；комиссия по

приему дома 譯成 байшингийг хүлээн авах комис [房屋 | 接 | 收 | 委员会]；орудие для ловли рыбы 譯成 загас барих зэвсэг [| 魚捕的 | 工具] 等等。只有少数一些靜詞性詞組可以不依靠動詞譯成蒙古語(这里仅以喀尔喀語为例)，但却藉助于表示“有”的意义的共同格或表示“处于……”意义的小詞 - хи，也即是說这两种情况都带有从動詞来的某种意义：девушка в красной шапочке 譯成 улаан малгай - тай хүүхэн [紅 | 小帽 | 姑娘]；кот в сапогах [穿靴子的貓] 譯成 гуталтай муур [靴子 | 貓]；дом в Коломне 譯成 Коломна дахь байшинг [柯洛姆納 | 处于 | 房子] 等等。但是應該指出，在現代蒙古語報紙的語言中，由于俄語的影响，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現一些用作標題和文章題目的靜詞性詞組：тарианы ургацал өдөр тутмын анхаарал！ [农作物 | 收获 | 天 | 每 | 注意] [經常注意农作物的收获！]，它們實質上是沒有完結的句子或不完全句。

但是无動詞的后置格詞組在蒙古諸語言中却始終沒有发现。

蒙古諸語言中扩展的句子成份，一般來說和任何一个通常的句子一样，都是詞的組合，但有下面一点区别：第二类的形動詞和副動詞藉助于附加賓語、狀語和主語的方法构成形動詞短語或副動詞短語。蒙古諸語言中的形動詞短語和副動詞短語在組成上和俄語中的这种短語不同，它們具有或可能具有自己的主語。这种主語是以某个名詞的主格(較少)，屬格，对格，有时是出发格表示的(在突厥諸語言中通常用主格，即有时称之为不定格或基础格来表示)。所以，某些研究工作者仅仅因为蒙古諸語言中的形動詞短語，副動詞短語与俄語的这些短語不同，具有自己的独特的主語，而称它們为副句，这是完全不正确的。

蒙古諸語言中，形動詞短語和副動詞短語在意义上相当于俄語的靜詞詞組，形動詞短語及副句。

хотоос ирэхэд, 俄語为 когда [он] орибудет из города [(他) 从城里 | 来时]；

одоо хотоос ирсэнд нь, 俄語为 тому, кто теперь прибыл из города [現在 | 从城里 | 来的人 (与格)];

одоо хотоос ирсэн багш, 俄語为 учитель, прибывший теперь из города [現在 | 从城里 | 来的 | 教师;]

хотоос орой ирснээс, 俄語为 того, что из города прибыл поздно [从城里 | 晚 | 来了]。

当形動詞短語或副動詞短語沒有自己的单独的主語时 (即在俄語相应情况下, 主句和副句共有一个主語, 主、副句中的一个主語換用代詞, 則这个第二类的形動詞或副動詞 (除条件的和讓步的以外) 的后面伴随着反身物主小詞: [ах] энд ирэхдээ [ном авчирсан] [(哥哥) | 这里 | 来时 | (带来了 | 書)] = [当 (哥哥) 来到这儿时, (他把書带来了)]。

在表达行動詞短語和副動詞短語的主語方面, 蒙古諸語言各有不同: 1. 布利亚特語用屬格; 2. 卫拉特語和喀尔喀語用賓格 (通常用在不及物動詞的情况下) 或者屬格 (主要用在及物動詞的情况下); 3. 古典語主要用屬格 (用賓格是受到喀尔喀語的影响。古典語只在表达一般的主語时才使用出发格。当形動詞短語或副動詞短語的主語是表示星球、自然及自然現象 (太阳、雨, 草等等) 的靜詞的时候, 主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 諸蒙古語言都采用主格 (正确些說似乎應該是第二詞干)。由此似乎可以假定, 在喀尔喀語和卫拉特語中, 用賓格作为形動詞短語和副動詞短語的主語形式是由于賓格代替了第二詞干的結果。未必能够把这种現象的产生解釋为賓格曾有过方位意义,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我們應該能够在那怕是某一种蒙古方言中找到用与格—地位格作上述短語的主語形式的現象, 但是沒有。对上面所說的再补充一点, 托达叶娃 (Б. Х. Тодаева) 在卫拉特諸方言中曾发现, 当該形動詞或副動詞的詞干和位于最后的謂語的詞干是同一動詞的詞干时, 有使用第二詞干来表示前述的句法功能的現象。

除了形動詞短語和副動詞短語外, 蒙古諸語言中还发现有这样

的副句，其中疑問詞喪失了其疑問性質，開始用為某種句法功能：布利亞特語的：хэмнай модо шидэнэб, тэрэмнай оброк абаашуужа (選自普希金故事集的譯文) [誰把棒子拋的遠，他就得賭金]，хайша шигиэнэб, тэрэ зүгтэ ябана [往哪邊轉變，就走向那兒去]；瓦拉特語的：кезэ ирнэч, тийхлэ би йовнав [你什麼時候來，我就什麼時候去!]，кен икэр көдлнэ, тер икэр олна [多勞者多得]，хама баянэч, тендэ бэ [在哪裡站着，就在那兒站住!]。

在這些副句中，謂語都是帶有謂語人稱小詞的敘述式形式。當形動詞不是句末謂語，付動詞也根本不是句末謂語的時候，絕不使用這些小詞。換言之，這種小詞從來不用于以形動詞短語和副動詞短語構成謂語的情況下。

2. 詞 類

關於靜詞部分，在蒙古學家之間意見是不一致的，因為一些研究者（鮑布羅夫尼柯夫 А. А. Бобровников 和桑席耶夫）認為有所謂物體詞和性質詞（предметное и качественное имена），而另一些作者認為有名詞和形容詞。由於詳細地論述靜詞應該是各個具體的語法的究研對象，所以這本書中我們只能對上述詞類作概括的評述。

現在我們對於蒙古語學家稱為物體詞和性質詞，或稱為名詞和形容詞的問題，看法和以前有些不同。現在我們認為，蒙古語學家企圖把上述詞類僅僅看做名詞（或物體詞）和形容詞（或性質詞）之所以失敗，因為不可能把適合印歐語特點的傳統的詞類數目硬套在不同結構的語言上，一成不變地也有同樣數目的詞類。

分析了蒙古諸語言中靜詞的意義和用法，我們現在就可以確定，這些語言中有名詞，形容詞，物體詞和性質詞，它們在一定情況下互相交叉。

物體詞一是靜詞，在詞匯意義上它表示本身可以構成別的物體的某些物體，在句中的用法和俄語中表示具體事物的這類名詞、形

容詞相同。例如：喀尔喀語的：төмөр олов〔鉄找到了〕；төмөр зам〔鉄|路〕。

在这种情况下，蒙古語中一个詞类相当于俄語中两个詞类：төмөр 既是 железо〔鉄〕又是 железная〔鉄的〕。但是以上所述完全不意味着，俄語中同一个关系形容詞在任何条件下都相当于蒙古語的同一个物体詞。例如：同一个俄語关系形容詞〔鉄的〕在另一种句法结构中，正确些說，在詞汇組合中，譯成蒙古語时的形式就不一样：“鉄的意志” төмөр мэт зориг〔鉄|一般的意志〕；“鉄矿” төмрийн хүдэр〔鉄的|矿〕。

同样，俄語的形容詞 конный〔馬的〕譯法也不相同：“馬拉耙”布利亚特語是 морин тармуур〔馬|耙〕；“养馬場”布利亚特語是 мориной завод〔馬的|場〕。

从俄語的地名形容詞我們也可以看到这样現象：“莫斯科的” москвагийн（屬格；〔莫斯科的〕，例如 москвагийн сургууль〔莫斯科的|学校〕就是〔莫斯科市預算中开支的学校〕）和 Москва дахь（后置詞；〔于|莫斯科〕，例如：Москва дахь ах минь〔莫斯科|于|哥哥|我的〕，〔我的（住在）莫斯科的哥哥〕）。在有些情況下，俄語的地名形容詞譯成蒙古語时必須譯成整个詞汇組合：“非洲軍团” Африкад үйлдэх корпусе〔在非洲作战（或任务是作战）|兵团〕；“杭爱的客人” Хангайгаас ирэн зочин 从杭爱|来的|客人〕。

綜上所述，很显然，俄語的关系形容詞和蒙古語的物体詞是相当的，如果他們表示具体的物体，也即是說，表示构成或造成另一物体（由被限定語表达）的物体；当这些形容詞作定語表示原动力时，則和蒙古語相当（布利亚特語的 морин тармуур〔馬|（拉）|耙〕 унан тээрмэ〔水|磨〕；只有喀尔喀語的一个目前已不使用的术语是此規律的例外：уурын тэрэг〔汽車〕〔汽的|車〕）；作为表示种类的定語（主要是人种上的特征）时也和蒙古語相当；如：монгол хэл〔蒙古|語〕，монгол морь〔蒙古|馬〕，хасаг

мэрэг [哈薩克 | 大車] 等等。

名詞与物体詞的区别在于，名詞在詞汇意义上不能表示构成其他物体的物体。由此可見，名詞主要表示抽象概念，公用事物等等并且属于較晚期的范畴。在句法作用方面，名詞和物体詞的不同在于，名詞的詞干形式和主格形式在句子中不能作定語。

喀尔喀語的 эвлэл [联盟] улс [国家]， [人民]， байшин [房子]， гудамж [街道]， ухаан [智慧]， зориг [意志] 等这一类型的詞属于名詞。

所以，蒙古語的名詞和俄語中一部分名詞是完全相当的，从历史上看，比起物体詞来是属于晚期的范畴，这一范畴在文字出現后的时期中特別加强起来。

性質詞一是在詞意上表示某种性質，在句法作用上和俄語中性質名詞，性質形容詞及行为方式副詞相当的靜詞。換言之，性質詞的特点即在于它不仅表示事物的性質，而且表示行为和状态的性質，而形容詞仅仅表示事物的性質，句法上仅仅用作定語或謂語；行为方式副詞仅仅表示行为（和状态）的性質。可以用下面的例子來說明：энэ мориной сайн нь гайхамшигтай [这匹 | 馬之 | 好 | 是非常的]（意即这匹馬非常好）；энэ сайн морь хэний вэ? [这匹 | 好 | 馬 | (是) | 誰的 | 呢?] энэ морь сайн явна [这匹 | 馬 | 跑得 | 好]， мориной хурданыг яах вэ! (选自歌詞)。 [馬的 | 快速 | 怎么 | 呢]， [对于馬的快速有什么办法呢!]

正如前述，蒙古語性質詞与俄語下列詞类相当。

1. 性質形容詞，如果在句中作定語或謂語；
2. 性質名詞，如果在句中作主語或謂語；
3. 行为方式副詞，如果在句中作行为方式状語并位于動詞之前。

应当补充一点，近数十年来，特别是革命以后，性質詞开始用工具格的形式表示行为方式状語。这种現象以前只发现于，由于邏輯重音的影响，用于这种句法作用的性質名詞与其動詞隔开的情況中。这种邏輯重音在句中与一定的詞的位置有关。

蒙古諸語中的名詞，物体詞和性質詞可以是派生的或非派生的；在非派生的情況下這些詞類之間沒有任何形式上的差別。這一點也正是這些詞類和形容詞相區別之處，蒙古語中形容詞幾乎總是只有（由名詞和物体詞）派生的。

形容詞在蒙古諸語中只有派生的，它們和以前所講到的詞類不同還在于它們僅僅表示事物的性質和特征。由于后一原因，蒙古諸語中形容詞在本質上就與性質詞不同，如前所述，性質詞表示事物和行為的特征。但是與其他語言的形容詞本質上不同，蒙古語形容詞的詞匯意義非常狹窄。下面將給以說明。

蒙古語形容詞都是派生的，共有下述兩種基本形態。

1. -т ~ -т + 元音（布利亞特語為 -та，古典語為 -ту ~ тү）
這種形態的形容詞從其他事物擁有這個事物這一角度來說明這個事物，例如：喀爾喀語的 морьт [馬的] 只作 [有馬的] 解（морьт цэрэг [有馬的 | 軍人]） [騎士]，來自 морь [馬]；цогт [火熱的]，[隆重的]、來自 цог [火焰] [雄偉] —；通常都是用物体詞的共同格來代替這種形容詞，共同格的形式和這個形式 -т 有共同的起源（詳細情況參看共同格一章）；

2. -хь ~ хи ~ х（布利亞特語的 -ха、古典語的 -ки）——
這種形式的形容詞由屬格或與格—地位格的詞干以及時間付詞、地點副詞構成。由屬格詞干構成的這一類結構能稱為形容詞實在勉強，因為他們實質上似乎在把屬格的詞干名詞化，而且不能用作定語，雖然在詞匯意義上相當於俄語中的物主形容詞，例如：минийхь [我的] 來自 миний [我的—屬格]，Фронтыхи [前綫的] [前綫戰士]；來自 Фронтын [前綫的]；Батынхи [巴圖的] 來自 Батын [巴圖的]（專有名詞 бат 的屬格）。如果是從與格—地位格詞干或時間付詞、地點副詞構成的這一類結構，則我們就獲得表示地方的形容詞，例如：эндэх [這裡的] 來自 энд [這裡]，өцөгдөрх [昨天的] 來自 өцөгдөр [昨天]；уулдахь [在山上的]；其他情況則用屬格：уулын ногоо [山上的 | 草]；уулын хүн

〔山民，山上的 | 人〕；Азидахь〔在亞細亞的〕

至于其余的靜詞（副詞、代詞、數詞）和非靜詞類（動詞、后置詞、連詞、小詞及感嘆詞），由于在这些方面蒙古學家們沒有什麼分歧的看法，所以在这部分就不加探討了。况且，第一，它們在已有的蒙古語語法書中已經有一定程度的闡述；第二，在蒙古諸語言之間這些詞類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差別和分歧，如果除去后面將特別加以分析的后置詞、動詞以外。

第 二 章

變 格

現代蒙古學的材料使我們有可能相當明確地提出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的變格體系。由于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談及粘着型的語言，所以可以在研究格的構成形式時把數目范疇的體系完全撇開不管；如果只是指形式方面，數目范疇既沒有任何特殊的變格，也沒有特殊的詞形變化。同樣的道理，我們也可以完全不按詞類來分別研究格的形式，研究屈折語格的形式和關係時按詞類分別來研究是完全必要的。我們將對從代詞構成的詞干特別加以究研，至于這種詞干構成的情況將在下面專門一節中詳細解釋。

大家知道，粘着法的本質在于，當某個詞變化或構成時機械地把相應的后綴增添或者附加到該詞的詞干上，但是詞干永遠不變化。此外，粘着語中所附加的后綴僅有一個意義，並不象我們在屈折語中所看到的有幾個意義。例如，在喀爾喀蒙古語中 моринд〔給馬〕這個詞可以分為1. 詞干 морин〔馬〕和2. 與格—地位格后綴，-д 這一后綴只具有該格的意義，但是與此相反，俄語中詞尾 -у 不僅有與格意義，而且还指出單數和性的區別（蒙古語中，數目的標志包含在詞干本身之內，而性的范疇，大家知道，在蒙古諸語言中是沒有的）。

以上所述仅是給蒙古語全部变格体系划了一个大致的輪廓，我們还需要把数目形式的构成和各格形式的构成分別开来研究。很显然，既然蒙古諸語言中数目的标志是包含在相应名詞的詞干之中，所以复数形式的构成的研究就應該先于对各格形式的构成的研究。而由于所謂物主变格在蒙古諸語言中按其表现形式来看是建立在簡單变格的基础上，所以它也應該放在簡單变格后面叙述。物主变格的分析在蒙古学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藉助于这种变格，不仅事物与事物的相互关系得以明确，而且各种形動詞短語、副動短語中主語的表现法变得更細緻。換言之，蒙古諸語言的物主变格在蒙古語句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它沒有研究，則不可能比較全面地，詳尽地描述这些語言中的句子結構的主要特点。研究数目范疇和变格范疇的这种次序在蒙古学中已成一般的慣例。

数 目

蒙古諸語言中表示复数和集体复数范疇最普遍的手段是使用一种特殊的后綴，这些后綴的采用主要决定于相应靜詞单数詞干尾音的特点，后綴是机械地附加在这个詞干上，詞干以輔音 H 和有时以双元音收尾的情况例外。单数，正如大家知道的，在蒙古諸語言中沒有特別的后綴，換言之，这个数具有零标志。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情况，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的复数标志都是一样的；在使用下面指出的复数标志(后綴)时，这些語言中的差別一般地并不甚大。莫臥儿語和达斡尔語中沒有某些复数后綴的現象可以說尙未得到証实，因为这些語言不能認为是已經很好地研究过了。可以預料，今后对它們的研究将有可能查明目前尙未发现的一些复数后綴的存在。达斡尔語中的复数后綴有：-с, -уТ, -чуТ, -чүл, -нүТ 莫臥儿語中有一 -нар, -чуТ, -чүл 等等。

下面分別地談一談复数的每一个标志。

1. 标志 -с。这个标志用于靜詞詞干以元音或复合元音結尾时，但在喀尔喀蒙古語和古典語中这时复合元音就丧失本身的第二

个組成要素 $y \sim i$ ，例如：

	单 数		复 数
卫拉特語的：	бү	〔枪〕	бүс
	махлā	〔帽子〕	махлāс
	нохā	〔狗〕	нохāс
	хулгāнā	〔老鼠〕	хулгāнāс
喀尔喀語的	нохой	〔狗〕	нохос
	их	〔大的〕	ихэс
	эр	〔男人〕	эрс
古典語的	нере	〔名字〕	нерес
	үјіле	〔事情〕	үјілес
	агула	〔山〕	агулас
	гахай	〔猪〕	гахас

我們在鄂尔多斯方言中發現的也是一樣，但 еджің 〔主人〕这个詞的复数形式是 еджіс ，也即是这个形式是把尾音 ң 換为 -с 構成的。

至于《蒙古秘史》中的語言，这方面与我們前面提到的各种語言的材料相比也沒有任何新的东西。关于莫臥儿語也是同样的情况，不过其中复数后綴 -с 在詞干元音后面发生浊化，这是仅有的特殊的地方，例如： чинō 〔狼〕； чинōз 。

在布利亚特諸方言中沒有保存这样的后綴 -с ，但它在合成后綴 -һууд 中可以找到， -һууд 可以分析为 -һ- ($\leftarrow \text{-с}$) + -ууд ($\leftarrow \text{-уд}$)，例如：

	单 数		複 数
	нохой	〔狗〕	нохойһууд
	эрэ	〔男人〕	эрэһүүд
	шоно	〔狼〕	шоноһууд

但是，当其他蒙古語的詞干藉助于后綴 -д 构成复数形式时，布利亚特諸方言中的同样詞干也还用复合后綴結構中的这个 -һ- 。

例如布利亚特語的 хониһууд〔許多羊〕，喀尔喀語的 хонид，古典語的 хонид；喀尔喀語单数 хонь〔一隻羊〕，古典語单数是 хонин ~ хони。

但是在布利亚特諸方言里后綴 -h- 在某些格的形式中也有独立存在的現象：хониһой〔羊的〕（屬格），мориһы〔許多馬〕（賓格），шоһой〔許多狼〕（賓格）。

問題的實質在于，在布利亚特諸方言中，位于詞尾的（一般地也在音节末尾）原来的 с 已轉变为 д，例如：улус—улад〔人們〕，манггус—мангадхай〔貓鼬鼠〕，асха→адха〔傾注〕。

但是由于在元音間或元音前的原来的 с 是以現代的 h 的形式出現的（例如：часун→саһан〔雪〕，сара→һара〔月亮〕），所以当复数后綴 -с- 在元音間和合成后綴中时，也以 -h- 的形式出現。可是由于沒有这样一个作为独立后綴的后綴 -h-，所以在不預期以 -h- 形式出現地方，-д- 也由于类推而以 -h- 的形式出現，这可以用下面的事实証明，就是在任何一种其他蒙古語或方言中，以 н 收尾的詞干都沒有 -с， 如果不算上述仅有的一个鄂尔多斯語的例子：еджис〔主人們〕

2. 标志 -үт。这个标志用在以輔音結尾的靜詞詞干后，例如：

	单 数	复 数
在布利亚特語的:	ном [書]	номууд
	булаг [泉源]	булагууд
古典語:	гер [蒙古包]	гер - үд
	бичиг [信]	бичиг - үд

其余的蒙古語和方言使用这个标志的情况也和布利亚特語及古典語相同。但在卫拉特諸方言中这个标志常常和以元音 r 收尾的詞干連用，例如：

цегг	[部队]	цеггүд
булг	[泉源]	булгүд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活的蒙古方言中，在这种复数标志的构

成中，元音总是长的，虽然在古典語中以及在中世紀的蒙古語的文獻中在这个标志里並沒有元音間的或出現于元音間的（例如在多次体或未完成体形動詞的詞尾中）輔音 Γ 。上述一切無疑是有利于說明，在早期各蒙古方言的复数后綴 $-уд \sim -\ddot{у}д$ 的結構中，元音 $у \sim \ddot{у}$ 上面曾經有過重音或聲調，因為，大家知道，現代各蒙古方言中的長元音的來源有二，或者是重讀元音轉化的結果，或者是由于兩個短音節逐漸合并為一個長音節的結果，而這個長音節又是元音間的 $\Gamma \sim \omega \sim \delta$ 逐漸消失的結果。

下面將說明的后綴 $-\ddot{у}д$ 也包括在复合的复数后綴的構成中，成為不可缺少的第二部分。

3. 标志 $-д$ ：在所有的蒙古語和方言中，标志 $-д$ 使用得最多的，主要是以輔音 $н$ 收尾的相應靜詞的詞干，例如：

	单 数		复 数
卫拉特語的：	тергн	〔大車〕	тергд
	аргъсн	〔乾牛糞塊〕	аргъсд
喀尔喀語的：	морин	〔馬〕	морьд
	ноён	〔王公〕	ноёд
布利亚特語的：	морин	〔馬〕	морьд
	хонин	〔綿羊〕	хонид
古典語的：	модун	〔樹〕	модуд
	шібагун	〔鳥〕	шібагуд

从這些例子，可見，當把后綴附加到相應的靜詞詞干上去時，尾音 $н$ 就消失了。這種尾輔音的消失，在使用這個标志附加于以其他輔音收尾的詞干而構成复数形式時也有，但比 $н$ 的情況少得多，古典語的，例如：

тугул	〔牛犢〕	тугуд
түшімел	〔官員〕	түшімед
төкүр	〔朋友〕	төкүд

同樣的現象在所有其他的蒙古語中也有。布利亚特語的 тугад

〔許多牛犢〕，*нүхэд*〔許多朋友〕，*түшэмэд*〔許多官員〕；喀爾喀語的*тугад*〔許多牛犢〕，*нөхөд*〔許多朋友〕。

很自然地就會產生這樣的問題，這種情況是粘着變化還是屈折變化呢，因為在上述例子中，各靜詞詞干的尾音實際上被後綴 -д 替代了；而且，我們已經看見，後綴 -д 並不是簡單地附加在詞干上，如粘着法所特有的那樣。當藉助這個後綴構成複數形式時，提到粘着變化必須說是非常勉強的，不象在其他情況下那麼絕對。

後綴 -д 在古典語以及比較早期的語言中還和以 -сун 收尾的詞干構成複數的形式，不過在構成時 -сун 消失了，例如：

хубчасун 〔衣服〕 *хубчад*

нугусун 〔鴨子〕 *нугуд*

有時這個後綴也和以元音收尾的詞干構成複數形式，例如：

古典語的：*бусу* 〔另外的〕 *бусуд*

агта 〔驢馬〕 *агтад*

4. 標志 -нүд。各種各樣的詞干藉助於古典語的後綴 -нугуд 和現代的 -нүд 可以構成複數形式：以元音收尾的詞干（主要是在古典語中）和以輔音收尾的詞干（特別在布利亞特諸方言里）。在衛拉特諸方言里，這個後綴以 -мүд ~ мүд 形式出現，並和以 н 以外的任何輔音收尾的詞干連用。在古典語和喀爾喀語中，這個後綴用於以複合元音或以不固定的 н 收尾的詞干上，因此這些詞干就好象以元音結尾的詞干似的。例如：

古典語的：*арга* 〔方法〕 *арга - нугуд*

керүе 〔烏鴉〕 *керіје - нүгүд*

морі 〔馬〕 *морі - нугуд*

喀爾喀語的：*нохой* 〔狗〕 *нохойнууд*

алуу [н] 〔馬〕 *адуунууд*

布利亞特語的：*гар* 〔手〕 *гарнууд*

аяга 〔碗〕 *аяганууд*

衛拉特語的：*туг* 〔旗幟〕 *тугмүд*

терэ

〔窗〕

терэмүд

关于这个后綴在鄂尔多斯方言中的用法，田清波（А. Мостаэр）指出，以元音收尾的表示各色各样动物名称的靜詞詞干和代詞詞干，藉助于这个后綴构成复数形式：

хара	〔黑色的〕	харанүт
джірō	〔走馬〕	джірōнүт
біда	〔我們〕	біданүт 〔咱們〕 ^①

同是在这个鄂尔多斯方言里，后綴 -ус 和 -нүс 是 -үт 和 -нүт 的变体，例如：біданүс 〔咱們〕，едерүс 〔这些〕（和那些）。

关于蒙古諸語言中非专用的复数后綴就仅有上述的一些，这些后綴的用法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同样一些詞干可以借助許多非常不同的后綴构成复数形式，如：古典語的 нохаі 〔狗〕，复数是 нохас，нохад，нохајі - нугуд；喀尔喀語的：нохой 〔狗〕，复数是 нохос，ноход，нохойнууд；布利亚特語的：гахай 〔猪〕，复数是 гахайнууд，гахайнууд，гахайд。

复数后綴及它們的用法的这种复杂情况是由于这些后綴在意义上曾經是专用后綴，象下面要談到的一些后綴一样。无疑地，只是由于上述这些复数后綴丧失了专用意义，所以它們才按照相应靜詞詞干的尾音性質仅仅表示一般的复数意义。在这个意义上，鄂尔多斯方言中后綴 -нүт 的使用与下面即将述及的专用后綴的用法一样，都是独立后綴。現代某个复数后綴以前能够有过什么专用意义，这个问题只有对过去的和現代的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的詞汇有了足够的研究时，才可能比較詳細地闡釋。特别是所有有关人种方面的名称和地理方面的名称必需特別研究，因为在这些名称里非常明显地表现出父系和母系的亲屬关系。

在某一地点上語言和方言聚集越多，則使用复数后綴的复杂性

① 参看著 A. Mostaert 著 "Texts Oravx Ordos (鄂尔多斯口語记录)"，北平，1937，XXI—XXIV 頁。

和多样性就越显著。所以，正是在經常受到各种方言影响的古典語中和在分化为比卫拉特語更繁多的一系列各种不同方言的布利亚特蒙古語中我們发现复数后綴的使用极为“混杂不清”，这絕不是偶然的。

虽然如此，我們仍旧可以确定上述复数后綴在使用中有系統化的趨勢。例如：在卫拉特諸方言中可以肯定：1. 后綴 -с 跟以元音（长元音，短元音或弱化元音）收尾的詞干連用；2. 后綴 -д 跟以輔音 н 收尾的詞干連用；3. 后綴 -ūd 跟以輔音 г 收尾的多音节詞干連用；4. 后綴 -мūd 跟以其他一切輔音（н 除外）收尾的詞干連用，但以 г 結尾的单音节詞干也除外。

在喀尔喀方言中，后綴 -д 主要和以 н 收尾的詞干，有时也和以 л 或 р 收尾的詞干連用；后綴 -нууд ~ нүүд 与以复合元音收尾或以不固定的 н 收尾的詞干連用，而后綴 -ууд ~ үүд 則和以其余的音收尾的詞干連用。至于后綴 -с，对于喀尔喀方言來說它可以算是逐渐在消失着的、很少使用的后綴。

至于布利亚特蒙古語，則系統化的趨勢在某种不同的方言中各有不同。布利亚特蒙古文学語言的规范語法中試图把复数后綴的使用規則肯定如下：1. -гууд ~ -гүүд 和以原有的舌根音 н 收尾的詞干連用；2. -нууд ~ -нүүд 与以元音和輔音 л 或 р 收尾的詞干連用，在借詞中則和以唏音或輔音組合收尾的詞干連用；3. -ууд ~ үүд 与以其余的輔音收尾的詞干連用，其中有时也包括以原有的舌尖音 н 收尾的語干，4. -д 与以原有的舌尖音 н 結尾的詞干連用，但是舌尖音 н 在这种情况下，如前所述，要消失。

除以上所述及的复数后綴外，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尚有一些专用的复数标志，現在我們就来談談它們。

1. 标志 -нар。在所有蒙古語中，这个标志用于表示人和神并以元音收尾（在現代喀尔喀蒙古語中也以輔音收尾）的靜詞詞干中，例如：

	单 数	复 数
古典語的:	багши [老师]	багши - нар
	дөгүү [弟弟]	дөгүү - нар
喀尔喀語的:	сайд [部长]	сайднар
	ах [哥哥]	ахнар
布利亚特語的:	эгэшэ [姐姐]	эгэшэнэр
	вождь [領袖]	вождьнор
卫拉特語的:	эмч [医生]	эмчир
	зэ [姪子]	зёнр

在布利亚特諸方言中，后綴 -над 較之 -нар 更常用，而 -над 則是后綴 -нар 和 -д 的錯合（контаминация），例如：аханад [哥哥]，ламанад [喇嘛們]，ашанад [孫子們]。

2. 标志 -чуд。在所有蒙古方言中都有这个标志，无疑地，它是后綴 -чүл 和 -д 的錯合，前者主要是在布利亚特諸方言中以 -шуул 的形式独立地使用着，在喀尔喀方言中有时也用。以元音、流音 л、舌尖音 н 收尾的詞干借助这个标志构成集体复数形式（форма множественности），而舌尖音 н 在这种情况下要消失。例詞：

古典語的:	бага [年幼的]	багачул [兒童]
	джалагу [年青的]	джалагучул [青年]
	бајан [富有的]	бајачул [有錢階級]
喀尔喀語的:	монгол [蒙古人]	монголчуул [蒙古族]
	бүсгүй [女人]	бүсгүйчүүд [婦女]
布利亚特語的:	дархан [鐵匠]	дархашуул [鐵匠們]
	золтой [幸福的]	золтойшуул [幸福者]

从以上所举的例詞可見，这个后綴主要是用作性質詞（按傳統叫法——形容詞）名詞化的手段：бала [年幼的]，багачул [兒童]。

在东布利亚特諸方言及其它某些蒙古方言中；这些性質詞构成集体复数时并不名詞化而且只用作定語，在这种情况下它利用后綴

- нуул, 例如:

бага [年幼的] баганууд [年幼的] (复数) (但不是 [儿童]);
ехэ [大的] ехэнүүд [大的] (复数) (但并非是与 [小孩子]
或 [儿童] 相对应的 [成年人])。

大家知道, 在东布利亚特诸方言中及《蒙古秘史》的语言中,
定语词类 (形动词和性质词) 经常使用这种集体复数形式。

3. 标志 - н。蒙古学文献中已指出在蒙古诸语言中, 其中也包
括布利亚特蒙古语, - н 在一定情况下就是和以 - чи ~ ша 和 - та^① 收
尾的词干连同的集体复数标志, 例如:

古典語的:	үсүчи [理发师]	үсүчин [理发师們]
	джигасуги [漁夫]	джигасугин [漁民]
布利亚特語的:	һаалиша [挤奶女工]	һаалишан [挤奶女工們]
	мэдээшэ [能手]	мэдээшэн [能手們]

这个标志 - н 转变为表示集体复数的标志并非由于它附加于收
尾为 - чи ~ ша 的词干上面。这里的问题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与其
他的集体复数标志不同, 因为在蒙古诸语言中 - чи ~ ша 这一形式
作为单数形式形成得较晚: 以 - чин 收尾的静词最初都表示整个集
体、整个社会集团的名称, 特别是用来表示氏族和部落的名称
(керемүгин [克列穆沁人], 来自 керемү [松鼠], булагачин [布
拉加特人], 来自 булага [黑貂], 诸如此类)。仅仅在后来由于
分离或消失了尾音 н 才构成以 - чи ~ ша 结尾的单数形式。所以,
在这里首先有的是复数, 以后才是单数。换言之, 从历史观点看来
后缀 - чин ~ шан 乃是不可分割和不能分解的集体复数标志。

标志 - тан 则又稍有不同, 首先举一些例词:

古典語的:	джигуртен [鸟类]	джигүр [羽毛, 翅膀]
	моритан [騎士們]	морин [馬]

① 这是道尔吉也夫 П.О.Доржиев 最先发现的。《布利亚特蒙古语教科书》, 乌兰—
烏德, 1938. 第二部, 27页。

喀尔喀語的: хөрөнгөтөн [资产階級] хөрөнгө [資本]

хөрөнгөтө [资产階級的]

布利亚特語的: малтан [有牲畜的人們] мал [牲畜]

малта [有牲畜的]

从这些例詞可見: 1. 后綴 -тан 表示动物 (鳥类) 和人 (有牲畜的人們) 的范疇, 这些动物和人拥有詞干所表示的东西 (джигүр [翅膀, 羽毛]; мал [牲畜]); 2. 后綴 -та (古典語的 -ту-тү, 例子見下面) 其实并不和具有名詞意义的靜詞連用, 因此不能看做是与 -тан 完全对称的单数形式, 因为这种收尾的靜詞 仅作定語用, 沒有数的差別; 例如: 古典語的 моріту күмүн [騎馬的人], моріту күмүс [騎馬的人們]。

所以, 虽然后綴 -тан 是构成具有集合意义的靜詞 (社会团体及动物的名称, 但决非事物的名称) 的手段, 但不能就把它認為是复数形式的标志。而把收尾輔音 н 認為是集体复数标志的理由就更不充分了, 因为后綴 -тан 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从另一方面来看, 如果 -тан 一般地是表示社会集体的复数, 而 -та 表示拥有某种东西的单独人或单个动物 (但用作定語) 这种說法是对的, 那么从历史观点看来, 这个集体复数完全不是由于有尾音 н 的緣故才表示出来的, 而是由于另外一些条件。这里不能不注意到在古典語中的一对 -ту 和 -тан 例如: моріту [騎馬的], [有馬的] (其数目由被限定語的数决定) 和 морітан [騎士們]。

从上述的情况不难看出, 集体复数和名詞性在历史上并非决定于尾音 н 的存在, 而是决定于存在在定語后綴中与元音 у ← і 相对应的后元音 а (-тан)。从而在人称代詞中我們也发现同样情况。

ті — чі [你] та [你們]

бі [我] ба [我們]

*ін [他] *ан [他們]

所以, 在这里我們从历史分析上得到的是屈折現象而不是粘着現象, 仍然是 -та ~ -ту ← * -ті — 从較早仅表示关于拥有某种东

西的生物的复数或集体复数发展成为单数和复数。此外，后缀 -тан 在历史上无疑地是上述另外一个后缀，即 -чин ← * -гін ~ тін 的变体。过去曾经是一个统一的后缀分裂为 * -тін → чин, -тан 和 -ту 的这个过程应当认为是很早以前的时期中发生的。由于这种分裂的结果，后缀 -чин 开始表示直接从事生产的人（由此进一步发展为现代语中表示职业和活动者意思的标志），但是后缀 -тан 表示的却已经不是直接从事生产的人，而是一些拥有某种东西的人，其中也包括自然界现成的物品，即是表示集体所有者：мал [牲畜]，майгін [牧畜者]，малтан [有牲畜的人们]。

只是后来在内部屈折的基础上和在采用了当时地方方言和部族方言中各种不同发音的基础上，后缀 -тан 才分裂为用作名词的 -тан 和仅用作定语的 -ту：моритан [马的所有者们，骑士们]，мориту [骑马的，有马的]。

现在谈一谈大家知道的使用复数双重标志的情况，这在所有的蒙古语中都存在。在一些情况下，用两个后缀来和同一个静词词干构成一个复数形式，例如：卫拉特语的 ах [哥哥]，ахвэр [哥哥们] ахвэрмуд（即 ах + вэр + муд）[哥哥们]；布利亚特语的 тугал [小牛]，复数是 тугад, тугадууд（即 тугал + д, 词干的尾音 л 消失, +ууд）。喀尔喀语的 ноён [王公]，ноёд（王公们），ноёдууд（即 ноён + д + ууд）[王公们]；古典语的 лама [喇嘛]，лама - нар [喇嘛们]，лама - нар - уд（即 лама + нар + уд）[喇嘛们]。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复数的这种双重形式在意义上没有明显的特殊色彩，但只由表示生物的词干构成（主要是表示人，偶尔也有表示动物的）。至于采用这种复数的双重形式的起源，则必须在对这些形式的句法使用有了扼要的叙述之后才能提出一些初步看法。在一些个别情况下，双重复数的使用是容易解释的：某些具有单数意义，但却具有复数形式的词干失去了复数意义，获得了另外的词汇意义就形成这种双重复数的用法（例子选自古典语）：1. кеукен [一个姑娘]，кеукед [一个小孩子] 而不是 [姑娘们]，кеукедуд

〔小孩子們〕；2. еке〔母亲〕，екенер〔妻子〕而不是〔母亲們〕，екенерүд〔妻子們〕；3. сајін〔美好的〕，сајід〔一位部長〕而不是〔許多美好的〕，сајід-уд或сајід-нар〔部長們〕；4. аран（在一些古代文章中）〔平民〕，арад〔平民〕，〔牧民〕，〔农民〕，而不是〔許多平民〕，арад-уд〔許多平民〕。

如果第三和第四种情况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又如何理解前两种情况呢？关于第一种情况 - кеүкед 来自 кеүкен — 應該注意到 кеүкен 这个詞本身可以分解为 кеү〔儿子〕和表卑小詞 - кен，所以 кеүкен 應該不表示〔姑娘〕，而表示〔小儿子〕，这原是意料之中的。問題在哪里呢？回答这个問題目前还困难，但是應該指出如象在布利亚特人中間存在的把女儿，（如果这个女儿是父母唯一的孩子）爱称为 хубүүн〔儿子〕的这种习惯。按照同样原因把男孩也称为 басаган〔女儿〕。因此可以假設，但不是定論，кеү原先一般地表示〔孩子〕，不分性別，然后表示〔儿子〕（由此也产生 көбөгүн〔儿子〕，〔好汉〕），而随着小詞 - кен 使用的扩大（現在我們不清楚，从何而来的这个小詞）——就表示了〔女儿〕。

至于 еке〔母亲〕和 екенер〔妻子〕，可以設想这种轉意是在一夫一妻制代替多夫多妻制以后才发生的，在多夫多妻制时对于所有的妻子甚至于母亲都有一个称呼，称为妻子。

如上所已經見到的，与突厥諸語言不同，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有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大量复数标志。目前在形态学方面这些标志的使用非常龐杂繁多。例如：从同一个靜詞詞干可以构成平行的复数形式，如：

	单 数	复 数
卫拉特語的：	терз〔窗戶〕	теузс 和 терзмүд
布利亚特語的：	дархан〔鐵匠〕	дархад 和 дархашуул
喀尔喀語的：	нохой〔狗〕	нохос 和 нохойнууд
古典語的：	богші〔教师〕	багші - нар 和 багшід

除以上所列举的复数后綴外，在某些蒙古方言中还有一些借自

其他語言的后綴。如在中世紀的西蒙古口語中我們發現有突厥語的后綴 -лар, 并且甚至与動詞敘述式連用: дөл [皮大衣], 复数是 дөллер; абалаба [打猎了], абалабалар [人們打猎了]。

在达呼尔語中发现显然是起源于通古斯語的后綴 -сал: берē [未婚妻], берēsөл [未婚妻們]; кү [人], күсүл [人們]。

在有些情况可以确定, 由同一个詞干构成的不同复数形式具有不同的色采, 这在人称代詞中特別明显, 例如: бил (喀尔喀語的) [我們] — 沒有任何色采, бил нар [我們] — 有激昂強調的色采, билүүд [我們] — 有謙称意; та [你們], таууд [你們] — 表輕視之意, та нар [你們] — 尊称。

一般地可以这样認為, 現代的集体复数各标志曾經是屬於不同部落的标志。現代蒙古諸語言中某一集体复数标志的使用决定于靜詞詞干中收尾輔音的性質, 在这种情况下應該看見的不仅是單純的語音現象, 而應該看到收尾輔音的性質过去曾經有过某种語意色彩, 而不同的集体复数标志就具有不同的意义, 正如現在在分析 - нар, - чүд ~ - шүд, - чүл ~ - шүл, - таң 等这一类的标志时所看到的情况一样。后来当具有以前的不同意义的各个集体复数标志喪失了意义上的差別, 并且在用后綴构成現代蒙古諸語言中的集体复数时, 虽然很明确地力图使各种不同的集体复数的使用在純語音形式的基础上系統化起来, 但仍然出現了不統一的現象。这一过程的发展目前还不能認為已經結束。

現在来研究一下复数标志的使用。大家知道, 在現代蒙古諸語言中, 一个靜詞在下列情况下, 尽管在意义方面指的是集体复数, 但在形式上仍然是单数:

1. 当事物的数由基数詞决定时: 卫特拉語的 тавн гер [五个蒙古包]; 布利亚特語的 хоёр нохой [两只狗]; 喀尔喀語的 долоон морь [七匹馬]; 古典語的 арбан үкер [十头牛];

2. 当被說明的靜詞附有表示事物的大約总和的不定复数詞时: 卫拉特語的 далай цагц [許多紙], кесг дегтр [几本書]; 布利亚

特語的 зарим хүн [一些人]) 但 нэгэ зарим хүн [某一个人]); 喀尔喀語的 олон гер [許多蒙古包], 古典語的 чэкен гер [一些蒙古包]。

与俄語中的情况不同, 当事物的数量严格地决定于其性質时, 靜詞使用单数形式。这些就是表示双手、双脚、眼睛、耳朵等等的詞。如: [洗手], [用眼睛] 說成 гараа угаах [洗(一只)手] 和 нүдээрээ [用(一只)眼睛], 虽然可以想見当然是指两只手和两只眼睛。只有在一定环境的条件下某个数目不清楚或有些不寻常时, 才使用“一只手”或“两只手”, “一只眼睛”或“两只眼睛”这种具体表达方式。例如說: гараа өргөх [举手] (在表决时或发信号时) 和 [举起双手] (投降时), ——在这两种情况下 ray [手] 在形式上都是单数, 虽然在前一种情况下指的是一只手, 而后一种情况下指的是两只手。但如果是, 例如, 談到疾病等等, 則必須指出数量, 因为病患可能是在一只手上或两只手上全有。

在这些情况下, 蒙古諸語言中具有一个共同的規則, 內容是: 当某事物本身已經清楚了, 則在言語中就沒有特別的形式表現(使用純詞干或者如通常所称的不定格来代替賓格或与格—地位格即由此而来, 下面关于格的用法一章将对此加以叙述; 使用联結副動詞来代替預期中的区分副動詞也是由此而来)。

但是也存在着一些稍有不同的使用复数的情况: 1. 当有数量定語时, 被限定語用复数, 2. 被限定語是单数时定語用复数, 3. 定語和被限定語都用复数。

在現代布利亚特蒙古諸語中, 可以找到許多后两种使用复数情况的例子, 这是东布利亚特諸方言的特点: багалууд тугал [小牛犢—复数] (在形态上“小的”用复数, “牛犢”用单数); найнууд мориод [好馬—复数] (形态上和意义上都是复数)。

几乎在所有 14—17 世紀的古代蒙古文章中, 在使用复数方面都具有这种类似的特点。在反映东部蒙古諸方言的文献(《蒙古秘

史》，八思巴蒙古文字的文件，中世紀的各種佛教經典等等（以及部分地反映西部蒙古諸方言（中近東的不同語文學家曾經碰到過這些蒙古方言的代表者）的文献中，有許多這種複數用法的例子（對於現代語法範圍是不平常的），可見這種複數用法當時是很普遍的。這裡只要舉一些個別的例子就足夠說明這點了： *тоде ирген*（《蒙古秘史》§29）〔那些人〕〔那些 | 一個人民〕； *теджигерсед көүд*（同上§74）〔被撫養的（複數） | 孩子們〕； *тархагсад тајичигүд*（同上§82）〔離去的（複數） | 泰奇古特族（部落名稱）〕； *еде үгес*（同上§107）〔這些 | 詞（複數）〕； *дөрбөн көүд*（同上§11）〔四個 | 兒子們〕； *иргесед еле боді — нар*（《Рапс-агакша》第1卷第四頁）〔來到的（複數） | 這些 | 人們〕，（*боді*是得到一定身份地位的人）； *најіман јекес чідкүд - үн күреген - і теріг улегчід*（同上第1卷第2頁）〔八 | 大 | 魔鬼 | 營的 | 首腦們〕； *унагсад амитан*（同上第4卷第6頁）〔死去的 | 人們〕； *сагг харан*（《Mnkaddimae al-adab》）〔好的（複數） | 人〕； *долан обугет*（同上）〔七位 | 老人們〕（即北斗七星的共同蒙古語名稱）。

關於在一些方言中在有數量定語時使用複數形式與使用單數形式的差別問題，只在某些情況下才可能確定其間的區別：喀爾喀語的 *долоон өвгөд*〔七位 | 老人們〕，*долоон өвгөн*〔七位 | 老人〕，前者說的是北斗七星，而後者說的是七位老者（作普通名詞了解）；古典語的：*гучин гурбан тенгри*〔-нер〕〔三十 | 三 | 天〕〔33位大神〕（即全體神仙，因為神話中的神仙不到33個）；*гучин гурбан джіл*〔三十 | 三 | 年〕（“年”是時間的隱喻定語，這個時間在任何表示年代的數目中都可想見得到）。

同樣在短語 *мингган бурхад ~ бурхан*〔千 | 佛〕中表示的是一定數目佛陀的總和，而不是簡單地從可能有的很大數目的佛陀中指出一千個。但是，另一方面，在 *гурбан ердени*〔三 | 寶〕這一類短語中被限定語用單數形式（雖然根據佛教的說法“寶”的數目嚴

格地限定为三个：佛，法，僧），似乎与前述发生矛盾。但是，問題在于被限定語用复数形式出現在談到生物时几乎是絕无仅有的現象。

如果把被限定語使用复数形式的情况分类，按其定語的表示法划分为：1. 以基数詞表示定語；2. 具有大約不定数量意义的詞（олон〔許多〕，цөөн〔一些〕等）表示定語，3. 各种复数形式的靜詞（тархагсад〔已离开的〕，хојигус〔接着来的〕等）表示定語，那么一般地可以肯定，当与基数詞連用时复数形式的被限定語主要是表示生物（例見前）。这一規則的例外情况在古代短文中可以找到，为数不少，如《蒙古秘史》（§145和129）中的：гурбан тусас〔三个 | 功劳〕，далан тогоод〔七十 | 鍋子〕。

所以，現在可以肯定說，我們由現代往上越深入研究古代12—13世紀蒙古語的材料（这些材料第一次被証实是完全可靠的），越会发现定語和被限定語在数目上一致的情況的普遍。柯辛（С. А. Козин）把《蒙古秘史》和罗布桑丹贊的編年史上相类的地方作了对比，指出13—17世紀期間已經发生了向現代語言规范发展的巨大变革；現代的规范是数量只在定語上或者被限定語上表示出来。17世紀时定語和被限定語在数目方面的一致情况較之13世紀时已显著減少，但比現在要多些，在东布利亚特各方言中現在有时尙可以見到这种一致情况。如果在現代（特別是談到生物时）偶然在被限定語中有复数标志并与数詞或有复数意义的詞（〔許多〕这一类詞）所表示的数量定語連用，如果这也可以認作是一致关系的話，則这种一致关系就其内容及形式看与13世紀的有些相似。至于被限定語与非数詞所表示的定語在数目上的一致关系，如果除去东布利亚特諸方言中的这种定語与被定語的一致关系不算外，則13世紀的現象与現在的現象在这方面完全不一样。此外，各定語詞类

① 参看柯辛《关于蒙古語中集体复数标志問題的研究》，《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学术札記》，列宁格勒，1943年，10期，120—135頁。

(特别是形动词)的复数形式在现代蒙古诸语言中名词化了,它们的后面现在已经不能放上被限定语,这点在喀尔喀蒙古语及古典语(后期的)中特别显著:喀尔喀语的: оролцогсад [参加者们],但不是[参加……的];古典语的: jabугсад [离开的人们],但不是[离开……的]。

在这一情况下,蒙古诸语言中形动词的这种用法与俄语中形容词、形动词的名词化(заведующий [负责人], командующий [指挥官], белые [白卫分子们], твердолобые [顽固分子们]等等)相似,这种名词化只是指人,而一般地不用于生物,这也与俄语相似。

总之蒙古诸语言中的集体复数标志可以归纳如下:

1. -д ~ -с — 以 -д, -уд (在静词词干的尾辅音后), -д, -ūd, -с, -hūd (由 -с + -ūd 构成)的形式出现;
2. -нар — 以 -нар, -нәр, -над 的形式出现;
3. -чул — 以 -чул, -чүл, -шүл, -чүд (由 -чул + -д 组成,其中 -чул 的尾辅音 л 消失), -шүд 的形式出现。

这些后缀中仅有第一类古型是复数标志,虽然后两类与 -тан (与单数的 -ту 对立)和 -чин 一样都是生物(只是人)的集体复数标志。-тан 和 -чин 是由一般古型 * -тін → -тан 和 * -тин → чин 分裂而来。

在结束这一节时,应当提请注意鲍布罗夫尼科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他在指出 балгасун [城市] (复数是 балгад), нөкүр [朋友] (нөкүд [朋友们]; 试比较 нөкүчекү [交好]) 这一类词中复数形式的构成的例词时,写道:“在派生复数时可以发现有时不是从单数产生出复数,而是单数由复数派生出来的;有时单、复数似乎都是由在数的方面没有区别的词根派生出来的,例如,对比一下 нөкүр, нөкүд 和 нөкүчекү [交好] 这几个词,就可以断言词根是 нөкү。модун [树] 和它的复数 модуд 这两个词的词根在古词中是 мод [树一复数],而在布利亚特语中 аран [人] (已不用)和

арад〔人們〕的詞根是 ар〔人〕^①。

格

按照表示事物意義的靜詞詞干的組成和性質，蒙古諸語言和各方言，隨着靜詞詞干有無收尾的舌尖鼻音 н 而分為以下幾類：

1. 莫臥兒（阿富汗蒙古人的語言）和古典蒙古語中各個格的詞干都保留着尾輔音 н。但是在喀爾喀類型的方言的影響下，後期古典語的許多格中尾輔音 н 卻沒有保留。雖然如此，目前並不認為這種語言保留收尾輔音 н 于各格之中的現象是不正常的。

2. 所有布利亞特方言（除去某些與喀爾喀相近的方言外）及衛拉特方言都在主格、屬格、與格—地位格、出發格、聯結格或共同格以及方向格等諸格（這些格稱之為 н 格）的詞干中保留收尾輔音 н。

3. 所有喀爾喀及南蒙古諸方言（鄂爾多斯及其他）同樣在這些格中保留收尾輔音 н，只是主格除外。

這樣，除後期古典語和莫臥兒語外，所有蒙古語及其方言中的表示事物意義的靜詞變格時，在工具格、賓格及共同限定格（совместно - определительный падеж）（這些格稱為無 н 格）中都沒有收尾輔音 н。

達斡爾語及蒙古爾語是很特殊的。在達斡爾語中表示事物意義的非單音節靜詞根本不保存收尾輔音 н。而在蒙古爾語中收尾輔音 н 的保留情況是非常不規則的，這個輔音的有無決不影響變格。

對於上述材料應該首先講明：第一，在喀爾喀方言中，特別是在鄂爾多斯方言中，某些表示事物意義的靜詞有時保留收尾輔音 н，有時則失去它（鄂爾多斯方言的 тергенёс〔從大車上〕，тергені〔大車的〕，тергендү〔在大車上〕，тергенлэ〔和大車一起〕，但是：тергёс, тергін, тередү 和 тергелэ）。第二，據此類推，在這些方言中，某些如 ұла〔山〕類型的表示事物意義的靜詞在 н 格中

^① А·鮑布羅夫尼科夫著《喀爾瑪克蒙語語法》，喀山，1849年，85—87頁。

开始使用收尾輔音 н ，但以前在这些詞中并没有收尾輔音 н （因此在这些方言中就以 $\bar{y}\text{лн}\bar{a}\text{с}$ [从山上]， $\bar{y}\text{ланда}$ [在山上] 代替了从前的，并且现在在古典語、布利亚特和卫拉特語中仍然存在的 $\text{ул}\bar{a}\text{с}$ 和 улада ）。第三，不能認為所有带收尾輔音 н 的靜詞在无 н 格中消失收尾輔音 н 是絕對的，因为某些靜詞（专有名詞、新詞、借詞、单音节詞及其他）是例外。此外，某些靜詞在近代获得了新的意思，从而成为同音异義詞，用于旧意时收尾輔音 н 消失；而用于新意义时，則保留收尾輔音 н 。例如，喀尔喀語中的旧詞 $\text{гешгi}\bar{y}\text{н}$ [树枝]，[肢体] 构成了两个在形式上和意思上都不相同的詞，它們的变格表如下：

	[树枝]	[成員，會員]
主 格:	$\text{геш}\bar{y}$	$\text{геш}\bar{y}\text{н}$
屬 格:	$\text{геш}\bar{y}\text{нi}$	$\text{геш}\bar{y}\text{нi}$
与格、地位格:	$\text{геш}\bar{y}\text{нд}\bar{e}$	$\text{геш}\bar{y}\text{нд}\bar{e}$
出发格:	$\text{геш}\bar{y}\text{н}\bar{e}\text{с}$	$\text{геш}\bar{y}\text{н}\bar{e}\text{с}$
工具格:	$\text{геш}\bar{y}\text{г}\bar{e}\text{р}$	$\text{геш}\bar{y}\text{н}\bar{e}\text{р}$
賓 格:	$\text{геш}\bar{y}\text{г}$	$\text{геш}\bar{y}\text{нi}\text{г}$
共同格:	$\text{геш}\bar{y}\text{т}\bar{e}$	$\text{геш}\bar{y}\text{нт}\bar{e}$

也就是說在主格和最后的三个格上有区别。鄂尔多斯方言和喀尔喀方言中名詞 сар (а) 的主格祇有一个形式，但它的 н 格却按其表示的意思不同各有两种形式：

意思	[月亮]	[月份]
鄂尔多斯屬格:	саран	$\text{сар}\bar{a}\text{н}$
喀尔喀屬格:	$\text{сарi}\bar{n}$	$\text{снri}\bar{n}$
鄂尔多斯与格:	саранду	сараду
喀尔喀与格:	$\text{сар}\bar{a}\text{нд}\bar{a}$	$\text{сард}\bar{a} \sim \text{сар}\bar{a}\text{д}$
鄂尔多斯出发格:	$\text{саран}\bar{a}\text{с}$	$\text{сар}\bar{a}\text{с}$
喀尔喀出发格:	$\text{сарн}\bar{a}\text{с}$	$\text{сар}\bar{a}\text{с}$
鄂尔多斯共同格:	$\text{саранл}\bar{a}$	$\text{сарал}\bar{a}$

試比較喀尔喀語的 *ор* [он] [床] 和 *орон* [国家] [地方]，这两个詞都是从 *оран* [床] [地方] 来的。

此外，当这种表示事物意义的靜詞在句子中用作謂語、定語、賓語或带后置詞的状語时，收尾輔音 *н* 都保留（但在喀尔喀語和鄂尔多斯方言中用作謂語时，*н* 并不保留）。这里，正如以上所述，这些靜詞用的是第一种詞干，而在喀尔喀語和鄂尔多斯方言里用第二种詞干作謂語（和主語）。当这些靜詞是成对詞的第一个組成部分并一般在句中用作同等成份时则不保留这个輔音 *н*（如布利亚特語的 *шулуу модонһоо барилсаба* [石头 | 树 | 紧握住] [紧握住石头和树] 这一类型的短語中）。

根据上面所講的以及整个的語言結構可以看見，在上述各种情況下保留的收尾輔音 *н*，在表示定語—謂語关系（*атрибутивно-предикатив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和領有关系（*поссесив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时在蒙古諸語言（以及通古斯—滿洲諸語言）的历史上起着一定的作用，因为，如下面要提到的，这个輔音也是屬格形态必不可少的要素。上述諸語言中这个輔音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尚无專門的研究。在日耳曼諸語言中輔音 *н* 也有特殊地位。

詞干和主格

一般靜詞詞干

在語言学文献中通常認為蒙古諸語言中的詞干和主格是一致的，但这并不完全正确。实际上这是两种从形式到內容完全不同的范疇，虽然不能否定在大多数情況下詞干和主格在外形上确实相似，而且似乎是一对同音异義詞。后一种情況以及詞干在言語中总是用以代替对格和与格—地位格的情況，使得一些研究者忽而認為詞干是不定格，忽而又說是无形态格，（*неоформленный падеж*），有时說成是无形态賓格，甚至就直接認為是主格，而在費尔德曼（*Н. И. Фельдман*）的著作中，述及此問題的历史淵源时曾隱約地

称为独立主格 (именительный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й падеж)。^①

現在对于蒙古諸語言中詞干和主格的句法作用的差別暫且不忙于探討，首先应当研究出这些語法范疇在形式上如何區別。必須在一开始就預先講清，詞干和主格在形式上的差別是很小的，只是在某些詞中，即在大部分蒙古語中具有所謂不穩定的或穩性的收尾輔音 *н* 的那些詞中，才勉强有可能確定它們的差別。这些差別也表現在代詞的變格里。至于別的詞類中其余的靜詞，則在他們的變格里沒有任何根據可以肯定詞干和主格間有形式上的差別。

如果把在言語中作主語的那個靜詞的形式稱之為主格形式，肯定說，不同的蒙古語會有非常複雜和十分難辨別的情況。蒙古語正是在這方面區別于布利亞特蒙古語和衛拉特語；而古典蒙古語，如果僅指它發展過程中的後期而言，則既有蒙古語的特點，又有布利亞特蒙古語和衛拉特語的特點。

蒙古語中帶有不穩定收尾輔音 *н* 的靜詞在主格時收尾輔音 *н* 消失，而在布利亞特蒙古語及衛拉特語中同樣是這個靜詞却牢固地保留着該收尾輔音：喀爾喀語的：*морь явна*，布利亞特語的：*морин ябана*，衛拉特語的 *мөрн йовна* [馬 | 走着]。

如果這個詞是以所謂無形態賓格形式出現，則其形式如下：喀爾喀語的：*морь барив*，布利亞特語的：*морн бариба*，衛拉特語的：*мөр бэрв*，[馬 | 被捉住了]。

所以，在蒙古語中，當一個靜詞用作主語和賓語時，有時以同一形式表示，而在布利亞特蒙古語和衛拉特語中則以不同的形式表示。這樣，如果說在後兩種語言中賓格，雖然它是“無形態的”格（暫且用一下這個尚未肯定的、不合法的述語！），與主格在形式上有明顯的差別；那麼在蒙古語中又是什麼形式呢？因為我們不可能說在蒙古語中賓語就是以主格表示的！這裡似乎自然會得出這樣

① 參看費爾德曼《論現代日語中的獨立主格》，《外語軍事學院論文集》，莫斯科，1945，第1期，47—81頁。

的結論：蒙古語的主格范疇尚未形成，而且以原格(прямой падеж)或者甚至是游離格(абсолютный падеж)來代替主格。在這方面，13世紀的蒙古語在一定的意義上和現代蒙古語相同，也就是當以輔音 *н* 收尾的靜詞用作主語，以及有時用作“無形態的”賓語時，都保留着 *н*。例如，在《蒙古秘史》中我們看到：хојар көүн төрегүлби (§10) [兩個 | 兒子 | 生下來了]。

所以，關於沒有主格，而以原格代替主格的這一可能的結論，甚至13世紀的蒙古語也似乎是對它有利的。如果不是因為我們立即就要分析下面的一些情況，似乎還可以把這個結論詳細地論述一番。

當以輔音 *н* 收尾的靜詞與後置詞如 дээр [在……上] 連用時，蒙古語也如布利亞特蒙古語及衛拉特語一樣保留這個 *н*：喀爾喀語的 морин дээр，布利亞特語的 морин дээрэ，衛拉特語的 мөрн дёр [(在)馬 | 上]。

在所有蒙古語中，當相應的靜詞用作定語時，情況也完全一樣，保留這個收尾輔音 *н*：喀爾喀語的 морин жил，布利亞特語的 морин жил，衛拉特語的 мөрн жил [馬 | 年]。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看到的是什麼格呢？這個問題在不同的蒙古語中似乎可能解決得各不相同，因為這些語言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喀爾喀蒙古語中有着原格和用於後置詞前並做為定語使用的定語格(атрибутивный падеж)或稱不定格，在這一意義上可以得出關於這個問題的這樣的結論。根據這一點，我們似乎應該確定，蒙古語里的屬格、出發格和與格—地位格是由不定格的形式構成的，而其餘布各格(賓格、工具格和共同格)則由原格構成。關於衛拉特語或布利亞特蒙古語中的現象我們似乎應該說，在它們之中有：1. 主格，它通常用作主語、定語、謂語和用於後置詞前面，以及在構成屬格、出發格與格—地位格時代替詞干，2. 詞干，它用作賓語和地位語(локанв)，並且是構成賓格(“有形態的”)、工具格和共同格的基礎。誠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似乎應當肯定：藉助於同一後綴

(工具格的) 构成两个不同的格: (1) 专有工具格 (собственно-орудный) 一由詞干构成, (2) 伴随格 (комитативный) 一由主格构成: 布利亚特語的 *мориор* [騎着馬], [用馬] (工具格), *мориноор* [与馬一起] (伴随格)。

这些例詞表明, 如果在构成工具格时收尾輔音 *н* 消失, 就获得了手段工具格 (орудный средства); 但保留这个輔音时, 則为伴随工具格 (орудно-комитативный падеж)。似乎, 可以忽視这两个不同格中詞尾的一致或者形式上的相似現象, 因为它出現在工具格的繼續副動詞和过去时形動詞的形式中: 喀尔喀語的 *явсаар* [从……走的时候起], *явснаар* [由于……走了的結果]。

在第一例中是繼續副動詞, 它 (在历史上!) 是工具格的过去时形動詞形式, 但收尾輔音 *н* 消失了; 而在第二例中也是同一工具格的那个过去时形動詞, 但却保留收尾輔音 *н*。在 *мориор* [用馬] 和 *мориноор* [和馬一起] 这两个例詞中, 即然在一个形式中包含的內容各有不同, 又有什么理由認為它不是两个格而是同一个工具格呢 (虽然是按照主語的、賓語的、部分的等屬格的样子来类推而細分为手段工具格或者专有工具格以及伴随工具格等等)? 似乎是沒有任何理由!

但是, 由于代詞变格的分析才使我們另找途徑去解决前面提出的一些問題, 因为代詞的詞干、主格和賓格有非常严格和明确的區別, 从下面喀尔喀語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点:

	[我]	[你]
主 格	би	чи
賓 格	намайг	чамайг
詞 干	над -	чам -

代詞的詞干在言語中不獨立使用, 它們只在构成各格的形式 (单数第一、二人称的主格和屬格除外) 时作詞干用, 以及用于某些后置詞之前, 例如: 喀尔喀語的 *чам-шиг* [象你], *над-шиг* [象我]; 布利亚特語的 *нам - дээрэ* [在我身上], *шам - шиг* [象你]。

既然代詞严格地区別詞干、主格和賓格，那么为了不使前面提出的問題在每一个具体詞类方面个别地不同地解决，似乎在其余的詞类中也可以把这些范疇确定下来。所以，当我们从形式上分析其他以輔音 H 收尾的靜詞而无能为力时，代詞似乎可以提供可靠的句法根据。当然，人称代詞按其詞汇性質來說与其他靜詞不同，它虽然是以主格形式和詞干形式（它們的屬格可以是物主定語）出現，但是从不用作定語。代詞（特别是指示代詞）所提供的这个可能的句法根据似乎能够使我们按照俄語中解决中性名詞主格和賓格的問題那样类推来解决前面提出的問題。这是可能的嗎？在回答這個問題以前，先試按照前面所談的把蒙古諸語言在这方面的复杂而又十分矛盾的情况以图解方式列表如下：

詞 类	語 言	格 或 形 式		后置詞 дээр~дээ рээ, дэр 所 支配的	由这形式构 成什么格	
		主語的	賓語的		賓格工具屬格出发 格和共同格和与格 格	格和地位格
以輔音 H 結尾的靜 詞	布利亚特	主 格	詞 干	主 格	詞 干	主 格
	蒙 古 語	原 格	原 格	不定格	原 格	不定格
人称代詞	各 語 言	主 格	賓 格	詞 干	詞 干	詞 干
指示代詞	各 語 言	主 格	賓 格	詞 干	詞 干	詞 干

这个表明确而又形象地指明，想在句法作用方面統一不同詞类的形态的定义这一努力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因为語言的活的組織与任何可能的图解都有着明显的矛盾。蒙古学中已有的一些图解都沒有克服这个矛盾。何况这些图解的作者本身甚至都沒有发现这里有矛盾。蒙古学家們通常都是肯定：1. 詞干和主格在形式上相同，2. 而代詞却有不同詞干。如果在上表中在句法对应(координата)方面沒有抵触的情况，則这个表格就是无可非議的了。历史語法的兴趣与主要为教育目的而建立的规范語法的图表有明显的不同。既

然在語言的矛盾形的形式及現象里反映着詞类历史发现的不平衡性，而且这些詞类絕不能是，也不能認為是稳定不变的，所以很显然，我們應該按語言历史发展的現阶段情况来闡明語言現象和范疇，也即是暫且不管规范語法或学校語法的图解。

所以上面举的图表中的那些定义都是有条件的，而且为了某些局部的統一必然会发生一定的变动。这时我們应把代詞（特别是指示代詞）作为統一的基础，并且不要因为某些情况下这些代詞与其余的靜詞有分歧而困惑不安，各語言間的分歧更不應該使我們困惑不安。

在这种情况下，我們能肯定布利亚特蒙古語和卫拉特語有下列范疇：

1. 主格，以輔音 H 收尾的靜詞和代詞的主格跟第一詞干或完整詞干相同；
2. 指示代詞的和以輔音 H 收尾的靜詞的第一詞干，或完整詞干；
3. 这种靜詞和代詞的第二詞干，或称簡化詞干（усеченная основа）。

就蒙古語來說，情况和前面图解一样，但有这样的差別，即以輔音 H 收尾的靜詞的主格与第二詞干，或簡化詞干相同。

由于在蒙古語中，沒有收尾輔音 H 的詞干成为主格形式，所以許多以元音收尾（当它們作定語时，受 дээр [在……上] 这一类型的后置詞支配时和加上屬格、出发格和与格—地位格詞尾时）的靜詞与 мори [H] [馬] 这一类型的詞类比，加上一个似乎是“多余的”輔音时就构成了第一詞干：

主 格 - уул ← агула [山]

与格—地位格以 ууланд 代替 уулд ← агула - дур

出发格以 уулнаас 代替 уулаас ← агула - ече

主 格 - шил ← шіл [玻璃]

定語格以 - шилэн [лонх] [玻璃的] [瓶子] 代替 шил←шил!

但是現代蒙古語中的这种現象仅是将来的，虽然不断在数量上

增加着的某些萌芽。

現在我們可以把前面的图表加上基本的句法对应列成下面的样子（見下表）。

詞类	語言	格 或 形 式			дээррө~ дөр 型 后置詞 所支配 的形式	由这形式构 成的格	
		主語 的	沒有邏 輯加工 的表語	定語的		賓格, 工 具格和共 同格	屬格, 出 发格和 地位格
以 H 收 尾的靜 詞	布利亚 特, 卫 拉特	主格 = 第一詞 干	第二詞 干	第一詞 干	第一詞 干	第二詞干	第一詞干
	蒙古語	主格 = 第二詞 干	第二詞 干	第一詞 干	第一詞 干	第二詞干	第一詞干
人称代 詞	各語言	主格与 詞干不 同	賓格	——	第一詞 干	各种不同 的詞干	各种不同 的詞干
指示代 詞	各語言	主格 = 第一詞 干	賓格	第一詞 干	各种不 同的詞 干	各种不同 的詞干	各种不同 的詞干

主格 第一詞干 第二詞干

喀尔喀語的 морь морини морь

在規範語法或學校語法中，消除主格和詞干間的矛盾的辦法是加注解，注明它們外形相同，并且在一定情況下變格詞的詞干中的收尾輔音 H 消失（在布利亞特蒙古語和衛拉特語中）或恢復（在蒙古語中），所以輔音 H 按其主格的形式中的有無而稱為不穩定輔音（在布利亞特蒙古語和衛拉特語中）或隱性輔音（在蒙古語中）。至於代詞，則其變格法與諸曲屈語中所描述的強變格相似，或者簡單地說：代詞具有不同的詞干。

所以第一詞干，或完整詞干，與第二詞干，或簡化詞干，不同之處僅在於第一詞干中保留或恢復收尾輔音 H，而在第二詞干、或簡化詞干中沒有這個輔音：

布利亚特語的 . морин морин мори

这个靜詞的古型是 морин [馬]。

如已經指出过那样，沒有收尾輔音 н 的靜詞只有一个与主格形式完全相同的詞干。所以，除代詞外，关于一切靜詞的主格与詞干的問題是以蒙古諸語言中具有零标志的說法来解决的。但是这不涉及具有錯根詞干 (супплетивные основы) 的代詞，即在不同的格具有不同詞干的代詞。因此下一步應該比較詳細地研究一下代詞的詞干。

代詞詞干

1. 单數第一人称

語言， 方言	主格	各格詞干			
		屬格	賓格	与格—地 位格	出发格，工 具格，共同 格及其他
古典語	би	мин-	нама-	на [да]	нада-
喀尔喀語	б'и~б'и	мин-	нам [а] -	на [д] -	над [а] -
鄂尔多斯方言	б'и~б'и	мин-	нам [а] -	на [д] -	над [а] -
达斡尔語	б'и~б'и	мин-	нам [а] -	на [д] -	нам [а] -
	—	—	—	нам [а] -	—
布利亚特語	б'и~б'и	мин-	нам [а] -	нам [а] -	нам [а] -
卫拉特語	б'и~б'и	мин-	нам [а] -	нам [а] -	нам [а] -
	—	—	—	нан-	нан-
蒙古尔語	бу	мун-	нда	нда	нда-
莫臥儿語	би	мин-	?	нан	?
	—	нам-	нам-	?	?

图表表示出，在代詞单数第一人称屬格詞干的构成方面以及主格的組成方面，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間沒有任何不同之处；在这种以及其他类似的情况下，我們可以忽視同一詞干在語音形式上的差

异，例如蒙古尔語的 by ($\leftarrow *b\ddot{i}?$) 和 myн ($\leftarrow *m\ddot{i}n$?)。其余各格的詞干中最經常出現的是詞干 $\text{нама} - \sim \text{нам}$ [а] -，此外达斡尔語中也出現以 на [д] - 代替与格—地位格詞干的情况。古典語和喀尔喀方言、鄂尔多斯方言的与格—地位格、出发格、工具格及共同格中沒有詞干 нам [а] -，而只有詞干 над [а] -。值得注意的是在卫拉特語中除前面所列举的各格的詞干 нам [а] - 外，还有詞干 нан - (如在莫臥儿語中一样)。

应当特別注意这一事实，即在蒙古尔語中 нда -，第一，是与格—地位格和賓格的形式；第二，是其余各格（当然除屬格和主格以外）的詞干。后一种情况显然表明，其中指出了出发格、工具格及共同格是較晚期才出現的，是在賓格和与格—地位格的基础上形成的，古典語、蒙古語和鄂尔多斯方言的材料以及由現在已經失效的帶有标志 -а 的地位格詞干构成出发格的历史也都說明这一点。

應該把莫臥儿語中的和卫拉特語中与 нам - 并存的詞干 нан - 看做是一种非常古旧的形式，并非是加了其他的形态单位而合成的，关于这些后文中将有說明。

所以，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单数第一人称代詞有一个主格形式和两、三个詞干：

1. $m\ddot{i}n$ - $\rightarrow m\ddot{i}n$ - $\sim myн$ - 是屬格的詞干，这一詞干是代詞 $b\ddot{i}$ 本身的語音发展結果，或者相反地是 $b\ddot{i}$ 的較古的变体（試比較突厥語的 $m\ddot{e}n$ [我]）；

2. $нама$ - $\sim \text{нам}$ [а -] 只是賓格的詞干，或者依所屬語言的不同而是除屬格以外其余各种的詞干（見上表），而在莫臥儿語中也是屬格的詞干；这个詞干分为两个形态单位： $на$ - 和 $-ма$ ；

3. $на$ [да] - $\sim \text{на}$ [дă] - 在某些語言和方言中是除屬格和賓格以外其余各格的詞干（見上表），在蒙古尔語中 $-нда$ 是賓格和与格—地位格的詞干，而 $нда$ 則是其余各格的詞干；这个詞干也分为两个形态单位： $на$ - $\rightarrow н$ - 和 $да$ -。

这样就在蒙古語的单数第一人称代詞的各詞干中揭示出下列的

要素:

1. мін - → м'ін ~ муи - (上面已解釋);

2. на - 在卫拉特語和蒙古語的詞干 нан -、莫臥儿語的詞干 чина - (单数第二人称代詞) 之中和, 例如, 指示代詞 ене [这个] 之中很容易找出这个形态单位的“純粹”形式;

3. -ма - 这个形态单位存在于 чіма - (单数第二人称代詞的詞干) 及 јагума [物品], [某物] 之中; 关于这个形态单位参看后文有关第二人称代詞部分;

4. -да - 这个形态单位也包括在复数第一人称代詞 біде ~ біда [我們] 和 еде [这些]、теде [那些] 的組成中。

这些形态单位的起源我們暂时还不甚清楚(特别是 да- 和 на-)。

2. 复数第一人称

复数第一人称代詞在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里各不相同, 分为包括式和排除式两种。当說話人把第二和第三人称包含在 [咱們] 这一概念中时用包括式代詞 (“我”和“你”或“他”, “我們”和“你們”或“他們”同是一个集体中的成員), 而当說話人把第二人称排除在集体之外时则用排除式代詞。

現在在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里, 除去某些个别的語言和方言 (如达斡尔語) 以外, 这些代詞相互間的差异几乎已完全消失, 因此在这些語言和方言中这些代詞是不一样的; 但当两种代詞同时出現时, 在使用上一般地沒有差別。虽然如此, 但是在某些情況下也不能互相代替; 例如, 沒有一个蒙古人会用 биднийд [在我們这儿] 来代替 манайд [在咱們这儿], [到咱們这儿来] (到家里来)。

在所有蒙古語及其方言里都有包括式代詞, 或者过去曾是包括式的代詞 [咱們]: 古典語的 біде ~ біда (біден - ~ бідан -); 喀尔喀語的 бид ~ бид (е) н -; 鄂尔多斯方言的 біда (бідан -); 达斡尔語的 б'ад (б'адн -); 布利亚特語的 бидэ (бидэн -); 卫拉特語的; бидн (бидн -) 莫臥儿語的 бидэ; 蒙古尔語的 буда (?)。

主格的这些形式就是构成其他附有或保留有收尾辅音 u 的各格的詞干，正如上面例詞的括号所表明的，这个收尾辅音 u 在卫拉特語的主格中还存在着，更正确点說，应当是保存下来。除了在某些西布利亚特方言和鄂尔多斯方言及达斡尔語中由此詞干仅构成屬格的形式以外，在其余的語言和方言里几乎由这个詞干构成所有其余各格；但蒙古尔語的材料我們目前还完全不清楚。和蒙古語及东布利亚特各方言比較起来，卫拉特語及許多布利亚特土語里很少使用，甚至几乎沒有由詞干 биди 构成的格的形式。

至于这个代詞的詞干形式本身，它分为 $\text{би} + \text{де}$ 两部分（按照古典語中的形态。古典語在这方面与其余蒙古語及其方言并无分歧），也即是分为单数第一人称代詞和形态单位 $-\text{де}$ ，这个形态单位在下文中也出現于复数指示代詞的詞干里，而在前文中在单数第一人称代詞的詞干里也曾出現。这一形态单位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它的起源又是怎样的呢？我們現在确定这个形态单位原来的形式可能是 $-\text{да}$ ，因为在达斡尔語和蒙古尔語中，在鄂尔多斯、东布利亚特和其它方言中以及在“蒙古秘史”、中世紀的西部蒙古口語中發現的正是 $-\text{да}$ 。在突厥学的文献里关于类似代詞的組成（例如，吉尔吉斯語的 биз [我們] 和 сиз [你們]；单数为： мен [我] 和 сен [你]）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假設。根据其中之一，由別特凌（Бётлин）首先提出并为拉德洛夫所支持的說法， биз [我們] 分为 $\text{би} + \text{си}$ ，即是 [我] + [你]（这种假設仍然无法解釋清音 с 轉变为浊音 з 的問題），而 сиз [你們] 分为 $\text{си} + \text{си}$ ，即是 [你] + [你]。按照另外一种假設的著者們的意見这些代詞中的 з 不过是复数后綴罷了；这是由蕭特（В. Шотт）藍司鉄，李盖特、В·科特維奇等提出的說法。

如果从別特凌的假設类推来判定 $\text{биде} \sim \text{бида}$ [我們] 中有关蒙語 $-\text{де} \sim -\text{да}$ 的問題，則这一成份就是复数第二人称代詞 та [你們] 的变形，換言之， $\text{биде} \leftarrow \text{би} + \text{та}$ 即 [我] 和 [你們]。但是，这种假設無論它如何吸引人，都應該予以否決，因为它不能解釋

〔那些〕和〔这些〕（теде 和 еде）这两个概念怎么能从〔那个〕和〔这个〕（тере 和 ене）的概念分别合成一个表示〔你们〕这一概念的組合。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代詞 биде ~ бида 可能正是上述假設的重要論据，如果这一代詞曾是那个原来含有〔咱們〕和〔你们〕或〔我〕和〔你〕的概念的包括式代詞的話！这个語义上的非常重要的情况应当首先給以考虑，而历史語音学方面的一些現象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是次要的問題；須知这种历史語音学方面的各种不同結論尙有待于認真的进一步的研究。但就是这一假設也应当給以否定，因为在語言学中包括式代詞和排除代詞的区别規定得并不十分确切。一般地都認为，似乎在这种情况下說話者和听話者之間应有所差别。但是这种差别在此并没有作用（或者更确切地說，并不起原有的作用），因为当时所談及的正是划分己方与对方間的界限。說話者可以对自己的同族人使用任何一个代詞来表示〔只有我們〕（排除式代詞）和〔不仅是我們，同一族的成員，而且还有某人〕（包括式代詞）。

所以，現代蒙古語語言学的材料目前还不能給以确切的根据对这里談及的問題作某种解决，但是我們也不同意 биде ~ бида 就是 би+та，即〔我〕+〔你们〕的看法（因为，重复一下，仍然不能說明 да~де 怎样会在詞干 нада -〔我〕中出現的，怎样才会从〔这个〕+〔你们〕和〔那个〕+〔你们〕这样的概念分別地在 еде 和 теде 中形成〔这些〕和〔那些〕的概念的）。В·科特維奇主張这些代詞里的 -де ~ -да 是复数的后綴，他在談及这种假設的严重的障碍时写道（指收尾元音 -e ~ -a）：“……e constitue un élément déictique^①（……e 是一个直接証明的成分）。”非常可能，成份 -да ~ -да 可以和許多突厥語中都有的連接詞 да〔也〕对比，这个詞在蒙古尔語中具有〔也〕、〔和〕的意思，特別是在通古斯—滿洲語族中，这正是科特維奇要我們注意之点。可能这个成份也存

① 《阿尔泰諸語言的代詞》，1936，第8頁。

在于動詞 дахих [重复] 之中。

在結束時應當指出，在蒙古語語言學文獻里已經肯定代詞 биде ~ бида ~ бид ~ билд [咱們] 是，或者確切些說曾經是包括式代詞。現在舉一些例子來證明這種論斷（如果證明的例子只局限于演譯所述的論點，雖正確也不列舉）的正確性：1. 喀爾喀語的 манайд явъя [到我們這兒來]（當然，這時邀請者並不把被邀者算在第一人稱範疇之內；所以這個句子中用的不是包括式代詞 баднийд 一順便說說，這個詞是不用的，——而是用排除式代詞 манайд）；2. 喀爾喀語的 манай мэднэ [我們的 | 知道]（意為 [我知道]）。

排除式代詞 ба [我們] 的純主格形式只是在古代的個別文章中才有，而在活的語言和方言中也僅出現于達斡爾語中（ба）。此外，弗拉迪米爾佐夫在乞卡洛夫省衛拉特人的土語中也曾發現這個代詞出現在 ма дөрүлэги [我們是四個人] 這一句子內（即有塞唇音 б 轉換為唇鼻音 м 這一通常的現象），但科特維奇公正地認為這個形式 ма 不是主格，而是具有賓格意義的詞干，雖然未必能夠否定主格和詞干在形式上的相同（所以，弗拉迪米爾佐夫的發現並不因科特維奇的意見而減低價值）。然而科特維奇在懷疑藍司鐵的論斷這方面卻是絕對正確的，後者斷言莫臥兒語的人稱謂語小詞 -ү 中保存有排除式代詞 ба 的痕跡。

這個排除式代詞也可以在某些布利亞特人、鄂爾多斯人及其他蒙古人的主格複合形式中找到：布利亞特語的 маняр ~ манад [我們]；鄂爾多斯方言的 манүс ~ манүт [我們]。

這些形式都是具有複數詞尾的主格，它們與 биде（布利亞特語）~ бида（鄂爾多斯方言）的不同，在於使用時有表示自己卑微的謙遜含意，當然這就也很難也把聽話者包括進去。

所以，從整個來看，某些蒙古語和方言在主格中保存複數第一人稱排除式代詞只是殘余現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語言和方言都牢固地並且很好地保留着排除式代詞的詞干。包括式代詞主要是保存着主格的形式，而排除式代詞詞干保存着其餘各格的形式！這

就几乎是所有蒙古語及各方言所显示的总的趋势和总的情况。这里显然需要研究一下代詞錯根形式的起源問題，这种錯根形式乃是世界上許多不同語言所具有的特点。但是我們所遇到的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却是在代詞錯根形式的合成过程远未完成时的語言，就中也显示出这些語言和方言在历史发展过程上的不平衡性。

排除式（或过去曾經是排除式）代詞的各格詞干在古典語、卫拉特語、喀尔喀語、鄂尔多斯方言、布利亚特語中都是 ман-；在莫臥儿語中是 мон-；在达斡尔語中是 mān-。

此外，各布利亚特方言在上述的合成主格中还有 mā- 即 mānār ~ mānād [我們]（表卑），而某些卫拉特方言（例如，布扎瓦 бузава）中还有 мадн-。

在所有卫拉特方言里 -мдн ← мадн (малдмдн [給我們的牲畜]，ахинмдн [我們的哥哥的] 等等) 是物主变格法的人称小詞，这一情况說明了这些方言中各格的詞干 мадн- 曾經是非常普遍的現象。这个詞干中輔音 д 的存在显然可以这样來說明：該詞干是 бидсн- 和 ман- ← ба 錯合发展的結果，也即是两个詞干特殊复合的結果。

大家知道，复数第一人称排除式代詞 ба (达斡尔語：bā [我們]) 在其发展过程中曾产生过詞干 ман- ~ мон- ~ mān- (見上)，这个排除式代詞与单数第一人称的代詞 бi ~ бi [我] 相对立，如下图：

单 数	复 数
бi [我]	ба [我們]
*тi → чi → чi ~ шi [作]	та [你們]
иn [他的]	ану [他們的] (屬格)

所举的这些材料說明，在現代蒙古諸語言里还保留有极为久远的过去的一些痕迹，那个时候，内部屈折与黏着法同样用做区别許多詞汇及語法范疇的主要手段。

必須把跟这里分析的几个代詞有关的各种現象和我們以前談的关于第一轉变时期的元音 i 的命运总的联系起来。

由上述所談的一切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包括式代詞 биде ~ бйда 和排除式代詞 ба 是以不同的方法由同一个詞干产生和形成的，当然，是在不同的時間：包括式代詞用代詞 би [我] 与成份 -де ~ -да 組合的方法构成，即用黏着法；这一代詞形成于单数代詞已經存在于語言中的那个时期。第二个代詞，排除式代詞 ба 的出現和形成是由于在語义的目的上利用已經形成了的、更准确說是使用当时正在形成着的元音交替（原始的內部屈折）的結果。这一复数排除式代詞似乎与单数的同一人称的代詞同时出現，关于这点以上已談过。这一代詞，当然，它最初是而且一直是排除式代詞，并非和包括式代詞 биде ~ бйда 同时轉变成或开始变为排除式代詞的。

总而言之，排除式代詞（重复一遍，从一开始就曾是排除式代詞）ба 的形成比包括式代詞 биде ~ бйда 要早得多，它形成于較早的时期，而且并非藉助于黏着法而形成。这就是为什么在蒙古諸語言及各方言里，除以前所述的达斡尔語外，这一代詞不保存其主格形成的原因，而这个代詞其余各格的詞干也經歷了相当巨大的語音演变。远远晚于排除式代詞而形成的包括式代詞 биде ~ бйда 在黏着时期几乎普遍地取代了較早期的排除式代詞 ба 的主格形式，而且未經歷过重大的語音演变，因此主格形式完全与其他各格的詞干相同（特別在卫拉特語里）。

在通古斯—滿洲語族里我們发现复数第一人称这两个代詞的发展道路与蒙古語族中的情况一样。差别只在于通古斯—滿洲語族里，那乃語〔赫哲語〕（包括烏里茨方言 ульчский）除外，直到現在尚繼續完整地存在着这一对代詞（单数在該語言中都是 би [我]）：

語言	排除式〔我們〕	包括式〔咱們〕
鄂溫克語：	бу	мит
拉穆特語： (ламут)	бу	мут
涅吉达尔語： (негидал)	бу	битта

索倫語： (СОЛОН)	б̄у	МИТИ
滿洲語：	ба	мусэ

在这里包括式代詞乃是以黏着的方法由单数詞干构成，然而排除形式和单数第一人称的代詞形式却是它們的較早期的共同詞干以內部屈折的方法派生或分裂的結果（在元音和諧律构成的时期）。

突厥語族里的排除式代詞未被保留，只可能推論假設它曾經存在过。

其他各語言的材料也說明代詞的排除式按其形成的時間方面是早于包括式。例如，在阿布哈茲語 (абхаз) 里我們找到：хъара〔我們〕，хъарат〔咱們〕，твара〔你們〕（排除式），тварат〔你們〕（包括式）。

显然，在这里各包括式都是派生的。为了解决是否只有排除式是最原始的还是排除式与包括式互相連系两个概念本来就不能分开，为了解决这一問題，应当对包括式和排除式再补充几句话。在語言学文献中，正如上述，包括式和排除式，通常只是說話者与听話者相互对立时才加以区别。但因为这种对立一般地最初是在确定个体的所屬的氏族或部落（而后才是按其他的社会屬性：行会的，阶层的，等級的，職業的等等）方面使用，所以說話者可以对自己的同族人說話时用排除式代詞形式，除去的不是說話人的同族人，而是指某个第三者。向同族人講話时所用排除式〔我們的〕这时就表示某物只屬于說話者和听話者所屬的氏族。因为类似的代詞最初是确定氏族或部落的屬性，所以当对外族人或异部族人講話用〔我們〕这一代詞时，当然应把他除外，如果在該語言中只有这一个复数第一人称代詞的話。因而，蒙古語的 ба，通古斯—滿洲語的 б̄у，阿布哈茲語的 хъара〔我們〕等等从一开始就是排除式代詞。應該說明这一点，这里为了避免把这些代詞作下列的可能的解釋：即認為在包括式出現之前这些代詞似乎在使用上沒有区差，因为代詞的无区别的使用只有在某个个体可以由一个社会集团轉移到另外一个

集团时才成为可能，而这种情况在最初时恰恰是不曾有过的。

3. 单、复数的第二人称

在对第一人称及第二人称代词的构成作了历史的观察之后，还需要略微谈谈关于主格形式及单、复数第二人称代词的词干问题。这是因为在蒙古诸语言及其方言里，第二人称代词的词干形式没有第一人称代词那样的特殊的复杂变化。第二人称代词词干可以图解如下：

语言或方言	单 数			复 数	
	主格	属格	其他各格	主 格	其他各格
古典语	чи	чин -	чима -	та	тан -
喀尔喀语	чи	чин -	чам -	тā	тан -
鄂尔多斯语	чи	чин -	чам -	та	тан -
布利亚特语	ши	шин -	шам -	тā	тан -
达斡尔语	ши	шин -	шам -	та	тāн -
卫拉特语	чи	чин -	чам -	та	тан -
蒙古尔语	чи	чин -	чим -	та	тан -, тас -
莫臥儿语	чи	чин -(?)	чина -	то ~ тот ~ тод	тон -

由此表可见，我们在单数代词第二词干的组成中找到的与出现于单数第一人称代词词干（宾格的及其他各格的，见上）组成中的是同一个成份 -ma- ~ -m-。这个形态单位也存在于单数第三人称代词的词干组成中，在13—14世纪的蒙古语中，这个第三人称代词尚未消失（имадур [给他] 和 имaji [把他]）。关于这一形态单位兰司铁做了一个也为其他阿尔泰学家们都赞同的假设，即认为这个形态单位是后来也使用于其他情况的宾格的原始标志。兰司铁的错在于当他发现用作宾格意义的 *ima* 这一形式后，并未考虑到在蒙古诸语言中在一定的情况下用纯词干表示一些格（地位格，尤其是宾

格)一般地是很通常的。所以,必須在其他方面去找問題的答案,看来,答案似乎是形态单位 -ma- 曾是一种独特性質的名詞化的标志(与极远的德語 das Ich 相比較),因为我們在古典語的 jaryma [某物], [东西] (喀尔喀語的 юум [某物], [东西], [某种东西] 及其他各蒙古語中同类的詞)一詞中找到的正是这个形态单位,古典語的 jaryma 一詞可以被分解为疑問詞 jary(н) [什么] + 我們的这个名詞化后綴 -ma。我們的分析目前仅止于外部的和形式的对比,不可能更深入一步,因为这應該是对各式各样目前互相矛盾的初步假設进行审查的專門研究題目,这在一般性的、非專門性質的著作中很难一一說明。

4. 指示代詞

大家知道,在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里,第三人称代詞並沒有保存下来,現在只从这些代詞中留下了一个第三人称物主小詞 -нъ~н。关于这个小詞很早以前就已肯定認為,它是第三人称两个代詞(单数的和复数的)的屬格形式,在古典語中仅保留了从这两个代詞来的某些形式,即:

格	单数	复数
屬格	іну	ану
与格—地位格	імадур	—
賓格	імаји	ани
主格	*i (?)	*a (?)。

主格的各形式可以由滿洲語的 i [他] 类推,而构拟出原来的样子,目前到处都不保存的与格—地位格及賓格形式只在13—14世紀的古代蒙古文献中才有。

現代蒙古諸語言以及第二和第三时期的古典語沒有第三人称代詞,而用指示代詞填补,部份指示代詞甚至在形式上都名詞化了。

以下是指示代詞的各基本形式:

эһэ [这个]

эдэ [这些]

тэрэ [那个]

тэдэ [那些]

几乎在所有蒙古語及其方言中，其中也包括古典語，都有这些指示代詞（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可以忽視元音 ə 的性質方面的差別及在某些語言中收尾元音的脫落現象）。在 энэ [个这] 这一形式上蒙古尔語和莫臥儿語是例外情况，蒙古尔語中为 nie ，莫臥儿語中为 энэ ；而在 тэрэ [那个] 这一形式方面，蒙古尔語 (tie) 和莫臥儿語 (тэ) 也是例外，在这两种語言中，目前沒有发现复数形式。卫拉特語的特点在于以 тэрн , эдн 及 тэдн 分別代替 тэрэ [那个]， эдэ [这些] тэдэ [那些]。

因此，在指示代詞的形式方面，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完全相同，当然，蒙古尔語及莫臥儿語除外，因为它們在某些方面是非常古老的。

由复数各形式构成該复数的特殊的，可以說是重迭的形式，即：

喀尔喀語的：	$\text{эдгээр} \sim \text{эднэр}$	$\text{тэдгээр} \sim \text{тэднэр}$
布利亚特語的：	эднэр	$\text{түүнэд} \sim \text{тэдэнэр} \sim$ $\text{тэдэнүүр} \sim \text{тэдээнүүд}$
鄂尔多斯方言的：	$\text{эдэнүт} \sim \text{эдэнүс}$	$\text{тэдэнүт} \sim \text{тэдэнүс}$
古典語的：	$\text{едегер} \sim \text{еде-нер}$	$\text{тедегер} \sim \text{теде-нер}$

不能說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指示代詞的复数重迭形式已完全研究好了。这些重迭代詞的变格詞干与所列举的主格形式完全相同，但关于原有的指示代詞形式就完全不能这样說。指示代詞的这些重迭形式的出現，應該認為是构成复数第三人称代詞的趋向的結果，而且根据形式也应该把人称代詞与指示代詞区分开。

大家知道，这些指示代詞按其結構分解为下列成份（因为它们們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們只提出它們的古典形式）：

e-ne [这个] e-de [这些]

te-re [那个] te-de [那些]

在复数各形式中我們看到同样也出現于复数第一人称包括式人称代詞 $\text{биде} \sim \text{бида}$ [咱們] 中的那个成份 -де 。所以，指示代詞的

这些复数形式形成得比較晚——在黏着法已成为规范的时期。在这方面与其他蒙古語隔絕了的蒙古語——莫臥儿語和蒙古尔語——的材料是极典型和重要的，在这些語言中沒有发现指示代詞的复数形式，而“远指”指示代詞的单数形式〔那个〕（处于很远或較远的那个）是单形态单位形式：тэ（莫臥儿語）及 тиг（蒙古尔語）。因此，在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里，指示代詞的双形态单位（詞根及后綴）与单、复数范疇的发生相連系着，至少也在这些代詞的範圍以內，所以，过去在蒙古諸語言里，正如現在在莫臥儿及蒙古尔語中那样，单形态单位的 те 曾是单数和复数的指示代詞（？），可能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单、复数，因为就在現代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复数形式的使用，还有着严格的限制并且主要是用于表示人的靜詞，而且主要是沒有数量定語时的靜詞。中世紀蒙古語中定語与被限定語的一致关系的存在的原因是因为10--13世紀左右正是这个語言中复数范疇形成过程的頂点。此后，把定語直接附加到被限定語上又在新的基础上取得优势。这种現象与，例如，英語史中形容詞所发生的現象有部分相似。

現在我們来研究指示代詞变格的詞干形式（文学語言形式以正字法表示，方言形式以音标符号表示）。

a. 单数〔这个〕（和〔那个〕）：

古典語的一主格 ene，詞干 егүн-（在非伴随的工具格中收尾輔音有时脫落，但是在其他蒙古語及其方言中收尾輔音总是脫落的，这点下面不再特別声明）。

喀尔喀語的一主格 энэ，詞干 үүн-，有时是 энүүн-，偶然用 энээн-。

布利亚特語的一主格 энэ，詞干 энээн- ~ -энэн-，有时在喀尔喀語的影响下在土語中是 үүн- ~ энүүн-。

卫拉特語的一主格 ene，詞干 үн ~ енүн-。

鄂尔多斯方言的一与喀尔喀各方言相同，只是沒有 энээн-。

达斡尔語的一主格 ene，詞干 энн- ~ эн-。

目前我們还完全不了解莫臥儿語及蒙古尔語的詞干，但可能在

莫臥兒語中 *енә-* 是詞干，而在蒙古爾語中 *ые-* 是詞干。正如所見，只有在達斡爾語中詞干與主格形式相同。至於談到主要用于布利亞特語的詞干，則它們 (*энэн- ~ энээн-*) 與主格形式的不同僅在於有插入收尾輔音 *н* (對於一切蒙古語及通古斯—滿洲語，這一收尾輔音的起源非常難於理解) 以及有時在第二音節中有長元音 *ээ*，這個長元音用於強調的語言中，它可能是由於音節 *-ген* 緊縮而構成 (見下面關於音節 *-гүн* 的部分)。有趣地是，中世紀的西部蒙古語有 *енени* [把這個] 形式的賓格形式。因此就表明，在中亞細亞以外的蒙古語及方言在指示代詞 *энэ* [這個] 及其詞干方面還保留主格及詞干的形式的一致。從語言的其他方面來看 (特別是在詞彙中) 這些語言及方言也顯示着某種類似的現象。

古典語的、喀爾喀語的、鄂爾多斯方言的及衛拉特語的詞干是由 *е+гүн* 構成的較早期的 *егүн-* 形式的保留 (在古典語中) 或發展。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主格形式的指示代詞本身由 *е+не* 構成。因此，似乎自然而然就可得出結論說，在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里最初形成了兩個格：帶有標志 *-не ~ -на* 的原格 (為什麼在中世紀的西部蒙古語中有 *енени* 形式的對格呢?) 和帶有標志 *-гүн* 的間接格，後來在這個 (間接格) 基礎上形成了除主格以外的其餘各格。但是這個 *-гүн ~ -гү ~ гун ~ гу* 我們發現它也作靜詞構詞后綴用：

<i>хата-</i>	[變干]	<i>хатагу</i>	[硬的]
<i>хала-</i>	[烤暖]	<i>халагун</i>	[熱的] ①
<i>үле-</i>	[留下]	<i>илегү</i>	[過剩的]，[多餘的]
<i>да-</i>	?	<i>дагун</i>	[嗓音]，[歌曲]
<i>сиба-</i>	?	<i>шибагун</i>	[鳥]
<i>гала-</i>	?	<i>галагун</i>	[鷺]
<i>ја-</i>	[某物]	<i>јагун</i>	[什麼]

① 試比較蒙古爾語的 *халбң ← хала* [熱的]，*шү ← шіба* [鳥] (*шү ← шувү ← шібагун* 是可疑的)。我們曾指出，在 *халбң* 里，第二音節的元音不是長元音而是鼻化元音。

因此，关于 $e\ddot{y}n-$ 或，较正确些，关于 $-eyn$ ($\sim -гун$) 也可能有另一个假設。

在許多早期蒙古方言中，藉助于这个成份或后綴，一些早期代詞 (?) $e-$, te , 及 $ja-$ 发生了某种名詞化現象，这是非常可能的，由此而得出 $e\ddot{y}n$, $te\ddot{y}n$ (見下) 及 $jaгун$ [什么]。

無論如何，关于 $-гүн \sim -гун$ 的問題應該作專門的研究。

但是 $-гүн$ 不仅附加于原始詞干 e 上，而且也附加于主格的較晚期的形式 $-ene$ 上，因此在喀尔喀方言，卫拉特諸方言，某些布利亚特方言及鄂尔多斯方言中有着与 $yyn-$ 及 $\ddot{y}n$ 平行的形式 $эnyyn-$ \sim $эny\ddot{y}n-$ \sim $эny\ddot{y}n-$ 。

由此我們可以做出結論，在各个不同的蒙古方言里，由古代的 $e-$ 构成詞干的发展过程进行得极不平衡，而且互相間是完全不同的。古代的 $e-$ 在附加上成份 $-на$ 以后，由于后来的派生作用就构成了 ene [这个] 和 ina , ina 現在只存在于古典語的 $inaгши$ [到这里]， $inadu$ [最近的]， $inaru$ [向……] 这些詞的組成中(在其他各蒙古方言中，古代的 $-на$ 也发展成这些詞，但沒有 $i: nāшй \sim nāйшй$ [到这里] 及 $nādā$ [最近的]， $inaru$ 在这些方言里沒有与其相应的詞)。

在往后发展成为現代达斡尔及布利亚特諸方言的那些方言里，費解的 $e-$ 在附加上也是費解的 $-ne$ 以后，构成了 $ene \rightarrow eně \sim энё$ [这个]。

在形成某些現代喀尔喀及卫拉特土語的其他那些方言里，除上面談及的 $ene-$ 以外，还由同一个 $e-$ 藉助于費解的 $-гүн$ 构成 $e\ddot{y}n-$ $\rightarrow \ddot{y}n-$ $\sim \ddot{y}n-$ ，它在現代各方言里是現在的指示代詞 ene [这个] 变格法的詞干。

最后，在其他一部分現代方言里(喀尔喀方言及卫拉特諸方言) $-гун$ 不附加在 e 上，而附加在复合的 $ene-$ ，——由此得出 $ene\ddot{y}n$ $\rightarrow эн\ddot{y}n-$ $\sim эн\ddot{y}n-$ ，在喀尔喀方言及卫拉特諸方言中，当它們更进一步集中的时候， $ene-$ 与上述 $\ddot{y}n-$ $\sim \ddot{y}$ 一起曾是变格法的詞干。

我們不能不看到上面所提到的古典語的 $er\bar{y}n-$ ，喀尔喀語的 $\bar{y}n-$ 以及卫拉特語的 $\bar{y}n-$ 与下面的詞有发生学上的联系。

1. 古典語的 $er\bar{y}c-$ ，喀尔喀語的 $\bar{y}c-$ ，卫拉特語的 $\bar{y}c-$ [开始]，[发生]；但 $ter\bar{y}c-$ [結束]；

2. 古典語的 $er\bar{y}den$ ，喀尔喀語的 $\bar{y}d$ ($\bar{e}d$)，布利亚特語的 $\bar{y}d\bar{e}n$ ，卫拉特語的 $\bar{y}d\bar{n}$ [門]。还可以把古典語的 $er\bar{y}p$ ，喀尔喀語的 $\bar{y}p$ ，卫拉特語的 $\bar{y}p$ [鳥窠] 也列入这两組詞中，但 $\bar{y}p$ 未必如藍司鉄所想的那樣与滿洲語的 $peje$ [鳥窠] 有什么关系，虽然蒙古尔語的 $q\bar{o}p$ [鳥窠] 有产生这种联系的可能（試比較雅庫特語的 $y\bar{c}p$ [畜群]，[群]，維吾尔語的、察哈台語的和奧斯曼語的 $\bar{o}r\bar{y}p$ [畜群]，[馬群]，[生活在一起的畜类]）。

因此，在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里有下列类型的“近指”指示代詞詞干：

1. $\bar{e}n-$ \sim $\bar{e}n\bar{e}n-$ \sim $\bar{e}n\bar{e}n-$ （布利亚特及达斡尔諸方言）， $n\bar{e}-$ （？蒙古尔語）， $e\bar{n}\bar{a}$ （？莫臥儿語）；

2. $\bar{y}n-$ \sim $\bar{y}n-$ \sim $er\bar{y}n-$ （一些喀尔喀的、卫拉特的和鄂尔多斯的土語及古典語）。

3. $e\bar{n}\bar{y}n-$ \sim $e\bar{n}\bar{y}n-$ （另外一些喀尔喀的、卫拉特的和鄂尔多斯的土語，以及布利亚特蒙古語的丛果尔及沙尔图勒土語）。

“远指”指示代詞 $tere \sim t\bar{e}r\bar{e} \sim t\bar{e}r \sim ter$ [那个]，如前所述，是复合的： $te + pe$ ，并且只在莫臥儿語及蒙古尔語中才找到相应的古代的，即非复合的（简单的）代詞 te 和 tie 。

对剩下来未經分析的第二成份 $-pe$ 进行专门研究之前，我們首先指出，如文献中所肯定的那那样，許多其他的詞中第一个成份“远指的” $te-$ 与“近指的” $e-$ 是对立的，这里我們只引証古典語形式的一些这样的詞，因为一切蒙古語及其方言中都有这些詞并且几乎与最古老的古典語完全一样：

$e-d\bar{y}-i$ [象这个一样多]

$te-d\bar{y}-i$ [象那个一样多]

e-н-де	〔在这里〕
те-н-де	〔在那里〕
e-ji-	〔做得象这个样子〕
те-ji-	〔做得象那个样子〕
e-ji-mū	〔象这个样的〕
те-ji-mū	〔象那个样的〕
e-gū-c-	〔开始〕，〔发生〕
те-gū-c-	〔结束〕
e-dū-ge	〔现在〕
те-dū-ge (?)	目前尚未发现一个这样的词
e-ші	〔向这里〕
те-ші	〔向那里〕
e-ji-ші	〔到这里〕
те-ji-ші	〔到那里〕

我們看出，蒙古学的文献中到目前为止尚未确定上列最后几个后置詞与副詞之間的差別，也未考虑到很多活的方言中 теші 产生 tēші 〔向那里〕，而 тејіші→тіші 〔到那里〕的現象；看来，tēші 是由复合方式构成的，即：te + ge (-ge 一地位格的形态，試比較 тор тē 〔在那里〕，〔在那边〕) + ші。

如果考虑到 e 与 i 的交替（关于这点前面已談过），則在这些詞中或成对的詞中还應該补充下面一些詞：

i-на-гші	〔往这里〕
*ti-на-гші→чінагші	〔往那里〕
i-на-ду	〔較近〕，〔这边〕
*ti-на-ду→чінаду	〔較远〕，〔那边〕
i-на-ру	〔向…〕（向近处的）
*ti-на-ру→чінару	〔向…〕（向远处的）

（存在于古代的手稿中；現在这一詞已不存在）。

科特維奇及其他人所研究的类似的材料也出現在通古斯—滿洲

語族及突厥語族中。但目前我們的材料還不可能確定，帶輔音 τ 的成份如何有規律地跟沒有這一輔音的成份 $e \sim i$ 對立。當然，把成份 i 與滿洲語單數第三人稱代詞 i [他] 比較，以及把成份 τ 與蒙古語的 $чи$ [你] 及通古斯—滿洲語的 $чи \sim ци$ [你]（←較早期的 $*ti$ ，試比較 $-ti$ —單數第二人稱後綴，存在於，例如那乃語的烏里奇方言中）比較是很有意思的。於是所有的第二、三人稱的指示代詞和人稱代詞以及很多具有屬性—動詞—地位—副詞性質（例詞見前面）的代詞在發生學上似乎互相聯繫着，因為它們都共同起源於一個詞干。重復一遍， te 和 ti 是某種統一體的這種假設是非常有誘惑力的： τ +前(?)元音，後來在蒙古語族（和在通古斯—滿洲語族里）里藉助於元音的早期交替，一方面構成第三人稱 te [那個]（類似莫臥兒語的 te ），另一方面又構成單數第二人稱（ $*ti \rightarrow чи \rightarrow чі \rightarrow ши, ci$ [你]）和複數第二人稱（ $та \sim т\bar{a}, cy$ [你們]）！

但這一切目前並不能說明對立體 $te \sim ti$ 和 $e \sim i$ 。這裡可能有兩種假設；一種假設認為似乎應當把 τ 看作是某個“詞頭”，這一“詞頭”與 $e \sim i$ 組合就發生了前述的現象。如果推翻這一假設，則結論似乎只能是，在 $e \sim i$ 上面某個詞首輔音脫落了，這個輔音和上面提及的塞音 τ 都是來自某一輔音。做為這種詞首輔音的自然就是摩擦輔音 c （試比較通古斯及突厥語族的第二人稱代詞），摩擦音 c 應該發展為 h ，然後脫落。我們認為沒有第三種假設的可能。

關於所闡述的“遠指的”指示代詞詞干的發展和它們在現代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里的存在的問題，一般地可以說幾乎與“近指的” $ene \sim en\bar{o}$ 的詞干的發展（見上文）完全相同：

1. $t\bar{e}r-$ \sim $t\bar{e}r\bar{e}n-$ \sim $t\bar{e}r\bar{e}n-$ （達斡爾及布利亞特諸方言）；
2. $t\bar{u}n-$ \sim $t\bar{u}n-$ （部分的喀爾喀及鄂爾多斯土語，某些布利亞特方言及所有衛拉特方言） \sim $te\bar{g}\bar{u}n-$ （古典語）；
3. $t\bar{e}r\bar{u}n-$ （剛才所談及的土語的另一部分）；
4. $t\bar{e}n-$ （在西部布利亞特各土語里） \sim $ti\bar{a}n-$ \sim $ti\bar{e}n-$ （蒙古語） \sim $te-$ \sim $ten-$ \sim $ten\bar{a}$ （? 莫臥兒語）。

最后一个詞干，正确地說应是“远指的”指示代詞詞干的最后一个变体，在这方面非常值得注意，即古型詞根 *тe* 沒有附加任何 *-pe* 或 *-pe+rūn* 而被保留下来。关于西部布利亚特詞干 *тэн-*（← *те+ген-*？或加强語調？）中的长元音 \bar{e} 的存在問題目前尚未完全清楚。

6. 复数〔这些〕（和〔那些〕）。

分析了上面的一切之后，关于复数指示代詞詞干（“近指的”和“远指的”）我們就无須多談了。这些詞干与其他各代詞詞干不同，其特点在于它們完全是一模一样的（这里我們同样也可以忽視各个不同的蒙古語里这些詞干結構中的語音色彩：如某种程度的圓唇化，簡化，弱化及其他），其形式可分列如下：

主格：*ede*（古典語）～*эдү*（卫拉特語）～*эдэ*（其他蒙古語）〔这些〕；

詞干：*еден-*（古典語）～*эдэн-*（其他語言）；

主格：*tede*（古典語）～*тэдү*（卫拉特語）～*тэдэ*（其他語言）〔那些〕；

詞干：*теден-*（古典語）～*тэдэн-*（其他語言）。

此外，在很多布利亚特土語里，这些代詞詞干的第二音节中有长元音 \bar{e} （*эдэн-* 和 *тэдэн-*），这一长元音，如同在单数詞干 *тэн-* 和 *энэн-*（見上）中一样，目前还不清楚。其次在色楞格布利亚特諸土語及与其相近的希洛克布利亚特（хилокско-бурятский）諸土語中还有表示 *эдэ*〔这些〕的詞干 *эдүн-*←*едегүн-* 和表示 *тэдэ*〔那些〕的詞干 *тэдүн-*←*тедегүн-*。在这里我們看到和在 *энүн-* 及 *тэрүн-* 情況下（前文中已談过）同样的結構。

因此，从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的代詞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形式中，我們看見这些語言和方言发展极不平衡的痕迹和标志，这种发展有时是自发的，有时是在相互汇合和分离的道路上进行的。

分析了主格和詞干之后，我們現在再来研究一下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的其他各格，至于代詞的变格法就不再单独分析。

屬 格

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这个格的特点在于，与其他各格的附加成份相比，它的附加成份無論在語音結構上或是在用法上都是极其多样化的。在下表中可以看到屬格的这些附加成份，为了清楚起見在該表中我們以音标标记它們，并把相似的都归結为一个音标（并不注意其发音的細微差別：鼻化、簡化，前后列及其他），如在正字法中有时所做的那样。

附加成份	所屬的語言及方言	用于什么收尾的詞干上
-y, -ÿ	古典語	輔音 н
-yH, -ÿH		其他各輔音
-jiH		任何元音
-i	喀尔喀語	輔音 н
	莫臥尔語	任何音
	达斡尔語	任何音，但长元音及复合元音除外
-i	鄂尔多斯方言	輔音 н
	某些西部布利亚特語	輔音 н, л, р, б, м 一般是顎化的
-ji	达斡尔語	复合元音和长元音
-H	喀尔喀語, 布利亚特語	复合元音
	鄂尔多斯方言	复合元音或以不固定 H 收尾的元音
	卫拉特語	长元音（在非单音节詞中）
-iH	喀尔喀語, 鄂尔多斯方言, 卫拉特語, 大多数的布利亚特方言	短元音及除 H 以外的任何輔音
-riH	喀尔喀語, 鄂尔多斯方言, 布利亚特語	长元音
	卫拉特語	单音节詞中的长元音
-ā, -ā̄	卫拉特語	輔音 H, 各土語——任何音輔
-äë, -eï, -öë	布利亚特語	任何輔音
-hi	蒙古尔語	任何音

所列之表格并未把屬格附加成份的一切变体及变形完全列入，因为某些蒙古方言和土語中这种附加成份特別丰富，不可能都列入。例如，得尔別特方言（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布多城的一个区）中以短元音收尾的詞干藉助于后綴 $-ā_n \sim -ē_n \sim -ō_n \sim -ö_n \sim -ū_n$ 构成屬格形式；在吐尔扈特方言（同地点）中也使用这个后綴，但它与后綴 $-ī_n$ 平行使用。卫拉特書面語言中，以 n 收尾的詞干的后面使用过后綴 $-i$ ，这个 $-i$ 現在在某些卫拉特方言中还以长元音 $ī$ 的形式存在着。在鄂尔多斯方言中，以短元音收尾的詞干后面有时使用 $-ā_n \sim -ō_n$ 代替 $-ī_n$ ，在以 n 收尾的詞干后面使用长元音 $-ā \sim -ī \sim -ō$ 代替 $-i$ 。在該方言里，在語义方面也使用着由同一詞干构成的屬格的各种附加成份，例如：унага $āē$ бұрду [馬駒池]（地名），但 унаган джүсү [馬駒的毛色]（詞干是 унага [馬駒]）； чоно $öδ$ көдө [狼草原]（地名），但 чонон арусу [狼皮]（詞干是 чоно [狼]）。

后来在鄂尔多斯方言中，当相应的屬格形式靜詞用作謂語和名詞时（ $minī\ cā_n, činī\ mū$ [我的較好，而你的較差]），以及作为带有邏輯重音的定語使用时（ $тере\ күні\ малла\ күні\ неге\ мал\ бāху\ аджик\ wā_n$ [好象在那个人的牲畜中有別人的牲畜]），就用长元音 $-ā \sim -ī \sim -ō$ 代替 $-i$ 。

田清波指出，带有这种附加成份的靜詞屬格用作地位格，表示过去的繼續時間（ $намурā$ [已經是秋天了]， $öwölī$ [已經是冬天了]， $урдāнā$ [还在很久以前]及其他）^①。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傾向于認為，长元音 $-ā \sim -ī$ 应当是失去作用的地地位格后綴，它在古典語中以 $-ā \sim -ē$ 的形式出現。

在所有蒙古語及其方言中，当屬格名詞化了并且是双重格——屬格和与格-地位格——的第一成份时，使用屬格的这种形式（如，鄂尔多斯方言的 $axāнду =$ 布利亚特語的 $axāндā \sim axīндā$ [哥哥那

① 見 A. Mostaert « Textes oraux Ordos », 北平, 1937, xxxv 頁。

儿])。

但是無論屬格附加成份的變体和變形是如何的多样化，它們与表中所列举的比較起来都不是任何本質上新的东西。我們表中所列举的这些附加成份都可以歸結为某个元音 (ī ~ i ~ ä ~ 复合元音) 加輔音 н 的組合，因为輔音 j (在古典語及达斡尔語中) 和 -r- (在除蒙古尔及莫臥儿語以外的其他各語言中) 仅是两个元音間的插入輔音，因而，它們也不能成为屬格附加成份本身組成中的一个成份。由一个元音 (-ī ~ -i 及古典語中的 -y) 构成的附加成份，其輔音 н 之所以是多余的，是因为在詞干的收尾已經有这一輔音 н。在布利亚特諸方言中，以任何輔音收尾的詞干后面有 -aё (在文學語言中是 -ай ~ -эй ~ -ой)；在莫臥儿語及达斡尔語中，則有一个长元音 -ī 存在，这都是由于根据以輔音 н 收尾的詞干之后的附加成份来类推，而在可能統一的道路发展的結果。收尾复合元音后面有一个輔音 -н 的現象很容易解釋，因为复合元音以自己的第二个組成部份 i 結束，i 在方言中发生了各种不同的变化。

表中列举的所有附加成份中，最有趣的現象是在鄂尔多斯方言中当收尾輔音 н 脱落时，在带有收尾元音的詞干后面使用輔音 -н 的情况 (如，主格：морі ← морін [馬]，屬格：морін 代替 моріні [馬的])。因此，在該方言中屬格形式在某些情况下与第一詞干的形式相同 (морін сўл [馬的尾巴] 和 морін джіл [馬年]；試比較喀尔喀語的 мор'їні сўл 和 мор'їң джіл)。

值得注意的是，从曾經具有收尾复合元音和长元音的詞干构成卫拉特語的屬格附加成份。一般地在复合元音后屬格的附加成份是 -н (在卫拉特語中出現得較早)，而在长元音后是 -rн，其中輔音 -r- 是两个元音間的插入音 (緩衝音)。因为在該語言里，保存于大多数其他蒙古語和方言中的原先的复合元音变成了长元音，所以被保存的 (根据类推的发展途徑) 原先的附加成份开始这样使用：

-н- 用于以长元音收尾的非单音节詞干后面，而 -rн- 用于以长元音收尾的单音节詞干后面。由此，在卫拉特各方言和其他蒙古方言

之間产生了这些附加成份使用上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种情况：在达斡尔語，蒙古尔語及莫臥儿語中，屬格附加成份（对于一切詞干來說区别是唯一的）与賓格附加成份（对于一切詞干說区别也是唯一的）完全相同。类似現象在古典語中，中世紀的西部蒙古口語和布利亚特方言的某些土語中，以及在卫拉特書面語言中局部地发生过和发生着。这說明屬格及賓格范疇的一定的統一性，所以，在許多蒙古語和方言中（各布利亚特方言除外）这些格同样地都是在形動詞短語和副動詞短語中表达主語的手段，这是有道理的。形動詞短和副動詞短語就是所謂子句，相当于其他語言中的副句和靜詞性短語。

最后我們举一些在詞干中帶有各种尾音的屬格形式的詞（变体已于上面說明）：

詞 义		〔馬〕		〔地方〕		〔蒙古包〕	
格		主 格	屬 格	主格	屬 格	主格	屬 格
語 言	方 言						
古 典 語		морін	морін-у	орун	орун-у	гер	гер-үн
喀尔喀語		морі'ї [н]	мор'їні	ор'ң	орні	гер	гер'ң
鄂尔多斯方言		морі	морін	орон	ороні	гер	герін
卫拉特語		м'рн	м'рнā	орң	орнā	гер	герін
布利亚特一科里		мор'ің	мор'інōө	ор'ң	орнōө	гер	гер'ң
布利亚特一阿拉尔		мор'ің	морн'ї	ор'ң	орн'ї	гер	герө
达斡尔語		мор'ї	мор'ї	ор	орі	гер	гері
莫臥儿語		морін	моріні	?	?	гер	гері
蒙古尔語		морі	моріні	урōң	урōңні	гер	герні
詞 义		〔狗〕		〔弟弟〕		〔哥哥〕	
格		主 格	屬 格	主格	屬 格	主格	屬 格
語 言	方 言						
古 典 語		нохаі	нохаі-јін	дегүү	дегүү-јін	аха	аха-јін
喀尔喀語		нохōө	нохōөң	дү	дүгiң	ахā	ахiң
鄂尔多斯方言		нохō	нохōн	дү	дүгiн	аха	ахāн
卫拉特語		нохā	нахāн	дү	дүгiн	ах	ахiн~ ахāн
布利亚特語		нохōө	нохōөң	дү	дүгiң~ дүгe	ахā	ахiң~ ахāң
达斡尔語		ногō	ногōi	деү	деүji	агā	агāi
莫臥儿語		нокеi	нокеi	дөүн	дөүнi	?	?
蒙古尔語		нохуe	нохуeн	диү	диүни	ага	агани

賓 格

在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里，賓格的附加成份比屬格要簡單一些。可以把賓格的附加成份列成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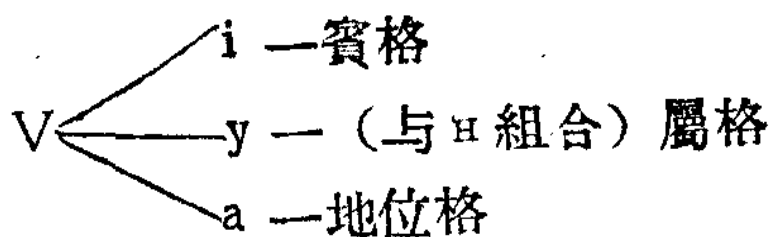
附加成份	所屬的語言及方言	用于什么收尾的詞干上
-i	古 典 語	任何輔音
-ji		任何元音
-r [i]	喀尔喀語, 卫拉特語	复合元音或长元音
-ir [i]	喀尔喀語, 卫拉特語	短元音或輔音
-i [r]	鄂尔多斯方言	
-i [r] ~	鄂尔多斯方言	在 ^H -格中恢复了尾音
-ä [r] ~		^H 的靜詞里的短元音
-ö [r]		复合元音或长元音
-ri [r]	莫 臥 儿 語	任 何 音
-i		短元音或任何輔音
-ji	达 斡 尔 語	合复元音或长元音
-ni	蒙 古 尔 語	任 何 音
-ijě	布 利 亚 特 語	輔音或短元音
-jě		复合元或长元音
-ä~ě	某些布利亚特土語	在这种情况下顎化的輔音
-aějě		短元音或不穩定輔音 ^H
-öějě	蒙 古 尔 語	任 何 音
-re		任 何 音

各方言及各土語的上列对格附加成份的某些个别的变形基本上并没使我們的表格增加什么新的东西。例如，鄂尔多斯方言中有时还出現 -irī 代替附加成份 -i [r] 的現象（由 ycy [水] 而来的 yci [r] ~ yciṙi [把水]）。吐尔扈特方言中經常使用 -är [i] ~ -är [i] 代替共同卫拉特語的附加成份 -ir [i]（由 äbä [祖父] 而来的 äbär [把祖父]，由 rep [蒙古包] 而来的 repärī [把蒙古包]）；鄂尔多斯方言的某些靜詞里也找到同样的情况(axär [把哥哥]）。

應該把元音 -i 設想为前面所举的賓格附加成份的古型，虽然 r~

i 只是元音間（詞干收尾元音及附加成份的元音 -i 之間）的两个插入輔音（緩衝音）。显然，該元音 -i 以某种方式把賓格与屬格以及現今已失去作用的地位格在发生学方面联系起来。前文中我們曾指出过，在蒙古尔語，莫臥儿語，达斡尔語及布利亚特語中（一些个别土語）这两个格的附加成份是相同的。有时在古典語，卫拉特書面語言及中世紀的西部蒙古語中，部分地也有同样的情况。这未必都是偶然的；令人可疑的是，似乎只能在語音中，在附加成份的偶然的語音演变中才能找到这种現象的解釋。但有趣的是在蒙古尔語中，人称代詞的单数第一、二人称的賓格形式跟与格—地位格形式相同（ндā [把我] 及 [給我]，чимі [把你] 及 [給你]），而不是与具有另一形式的，即蒙古語形式的屬格相同，而賓格的这些形式又是构成除屬格以外其他各格的詞干。

如果我們关于賓格与屬格及已失去作用（但古典語中还存在着，而在各蒙古方言里也有殘余現象）的地位格之間在发生学上可能有联系的假設是正确的話，那么这种联系可能在某种元音（現在还不能确定，在图表中暫且以符号 V 来表示）的分裂过程中发现或找到：



無論对这个表（从蒙古語族的历史語音观点来看，它不可能遇到不可解釋的障碍）如何解决——肯定或否定——；問題都是很清楚的，由这些格（或由其中之一）产生并构成了所有其他的格：工具格，出发格及共同格；正如我們要在下文分析这些格的附加成份时所說明的那样。以上所說的一切都与人称代詞单数第一、二人称各格的附加成份特別有关。

最后，我們举一些靜詞賓格变格法的例子，这些靜詞在前表中曾作說明屬格的例子：

詞義 語言 方言	〔把馬〕	〔把地 方〕	〔把蒙古 包〕	〔把狗〕	〔把弟 弟〕	〔把哥 哥〕
古典語	морin-i ~морі-ji	орун-i	гер-i	нохай-ji	дегүү-ji	аха-ji
喀尔喀語	мор'ir	орнir	гер [i] r	нохoөг	дүг	ахir
鄂尔多斯 方言	морі [r]	ороні [r]	гері [r]	нохoгi [r]	дүгi [r]	ахā [r]
卫拉特語	м'рir	орir	герir ~герāг	нохāг ~нохāг	дүг	ахir ~ахāг
布利亚特 語	мор'ijě	орijе~ орoějě	герijě ~гер'ě	нохoějě	дүjě	ахijě~ ахājě~ ахāejě
蒙古尔語	морire	?	герни	?	?	?

表中沒有莫臥儿語及达斡尔語的例子，因为这些語言中賓格在附加成份上完全与屬格相同，例子在225頁上已經举过。

与格—地位格

該格的附加成份在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一般是大致相同的，可从下表中看出：

附加成份	所屬的語言及方言	用于什么收尾的詞干上
-дур, -дүр	古典語	元音或輔音 л, м, н
-дā~	喀尔喀語	
-дэ~ -дö~	布利亚特語	
-дo~ -дö	达斡尔語, 卫拉特語	
-ду~ -дү	鄂尔多斯方言	任何音
-ду	莫臥儿語	
-ду	蒙古尔語	
相应地 -тур; -тā, -ту, -тү	相应于这些語言及方言, 蒙古尔語除外	任何輔音, 但 л, м, н 除外

关于此表应作两点声明：1. 在达斡尔語中，似乎經常使用带有弱 -д- 的附加成份来代替带有强 -т- 的另一附加成份；2. 在現代蒙

古文學語言中，帶有各種不同輔音（-д及-т）的附加成份的用法由於喀爾喀諸土語語音發展的某些特點以及正字法的緣故而稍有不同的調整。

由上表可見，在現代各蒙古語及其方言里，與格—地位格的附加成份是弱塞音或強塞音與短元音的組合，而在古典語中這一組合里還有一個收尾的响輔音 -р。因此，在該附加成份的語音結構方面給語言史學家提出三個問題：1. 塞輔音（д或т）的原始性質；2. 現代所有其他蒙古語中都沒有的在古典語中存在的收尾响輔音 р 的意義及地位；3. 元音（а～е或у～ү）的原始性質。

如果考慮到所謂原始時間，即這種與格—地位格在語言中已成為表示與格—地位格關係的一般的和確定的規定的時期，則關於兩個塞音（д及т）中那個塞音在先這一問題的提法就未必合理。令人可疑的是，那時這些輔音可能已經變成獨立的音位，所以應該假定在與格—地位格的附加成份中 д 與 т 在使用上並無區別。但是，另一方面，反映於方體文字（13—14世紀）的中世紀東部蒙古口語，蒙古爾語及部分達斡爾語的材料却肯定地證明是弱輔音 д。問題在於，一切違反現代與格—地位格附加成份的語音形式中主導規定的現象都是以弱 д “代替” 強 т 方面的現象，而相反的代替情況目前在任何一種過去的和現代的蒙古語中都沒有肯定的例子。如果我們在蒙古爾語、部份達斡爾語以及中世紀東部蒙古口語中發現弱音 д 的地方正是在其他語言中找到強音 т 的地方（即在詞干的收尾輔音 д, с, в, г, р 之後），那麼通常都是認為，這一弱音 д 取代了強音 т，或者相反，認為在這種情況中表現出弱音 д 的原來的優勢，它尚未讓位給強音 т。顯然，問題在於研究者們把早期的蒙古語言設想成，它似乎比現代的蒙古語言有更精確地加過工的音位系統。

我們的材料似乎証實了在與格—地位格附加成份的組成中，詞首塞輔音的發展是沿着兩個方向進行的那種假設。當塞音 д 及 т 作為獨立音位而相互區別以後，早期的東蒙古語言里弱音 д 在所說的附加成份的組成中就越來越固定下來了。正因為如此，所以這一弱

音 д 的壟断或主导現象主要出現在方体文字文献中和蒙古尔語及达斡尔語中。达斡尔語中强音 т 出現的零散現象应当認為是受邻近的喀尔喀語影响的結果，这种影响越来越扩大，只有蒙古尔語及方体文字沒有受到这种影响的波及。西喀尔喀口語中强音位的地方，在东喀尔喀口語和內蒙古的蒙古口語中迄今仍旧存在着弱音位，并且构成它們的特点（現代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語言学家所謂蒙古語中的“弱音与强音的混淆”即由此而来），例如： $\text{дөрөв} \sim \text{төрөв}$ [四]； $\text{дөхөм} \sim \text{төхөм}$ [方便的]； $\text{готө} \sim \text{хотө}$ [城市]； $\text{гасăх} \sim \text{хасăх}$ [縮減]。

有时在这种情况下，受西部各方言影响的那些东部蒙古方言往往按照西部方言的样子来“加强”自己的弱輔音，加强的程度比西部方言本身更强（因此在东喀尔喀以 төрөв 代替 дөрөв [四]）。

應該說，还在12世紀末或13世紀初时，作为独立音位的弱音 д 及强音 т 已經有了明显的差別。正因为如此，在西喀尔喀諸方言，卫拉特諸方言，莫臥儿語，布利亚特諸方言以及中世紀西蒙古語言里，与格一地位格附加成份的組成中的輔音 д 及 т 在前表所指出的規則中才有显著的差別。蒙古古典語中 д 与 т 之間的字形差別，如果不算极輔音的（преконсонантный）收尾 д 和外来借詞的标音，就仅仅表現在所分析的附加成份的正字法写法上，这一情况是非常难于解釋和非常值得注意的。

因此，在与格一地位格附加成份的組成中，西部諸方言有强音 т 的地方，沒有任何必要在早期蒙古語中去寻找究竟是弱塞音还是强塞音，因为早期的蒙古語当然是多方言性的。

毕竟應該指出，在古典語，布利亚特語，卫拉特語，莫臥儿語及其他語言和方言里，附加成份 $-\text{тур} \sim -\text{та}$ 是与帶有收尾輔音 б , г , д , р 和 с 的詞干連用的，我們同时不能不注意到在一些詞干和各种后綴中有音組 бд （ абдар [箱子]）， гд （ баригдах [被捉住的]）及 рд （ шүрдех [打扫]）存在的事实及可能性。可能会問：为什么正是在与格一地位格的附加成份中类似的音組脫落了呢？这

一問題目前尚很难回答。

現在我們來談談关于在古典語的与格—地位格附加成份中存在的收尾輔音 *p* 的問題。根据方体文字的文献材料及中亚細亞的語文学文献的材料来判断，这一輔音零散地存在于中世紀的西部蒙古語言及东部蒙古語言中。因此，可以認為，在13—15世紀左右該附加成份的組成中的这一輔音普遍地存在着，但是，对于当时的布利亚特諸方言却不能肯定地这么說，因為我們沒有任何資料来断定这个問題。

关于这个輔音 *p* 的問題的提法是这样的：与格—地位格的附加成份“*д~т* + 短元音”是不是較早期的 *-дур ~ -тур* 省略的結果，即收尾輔音 *p* 脫落的結果；还是它是原始的与 *-дур ~ -тур* 平行的附加成分？某些研究者根据下列的材料肯定第二个意見：1. 在蒙古諸語言中，其中也包括古典語，存在着 *енде* [在这里]，*дөргөдө* [大約]，*ерте* [清早] 这一类副詞及后置詞的后綴 *-да ~ -де ~ -та ~ -те*。2. 在書面語言里具有无人称意义的与格—地位格形式有 *-таган ~ -даган* 的形式，但似乎从未有过 *-дур -ijen*；3. 屬性—位置意义的后綴 *-ci* 只与 *-да ~ -та* 結合；4. 在与格—地位—出发格的复合格中只有 *-да ~ -те* 才是后綴的第一組成部分。在这样解問題时，認為形式 *-да ~ -та* 以及 *-ду ~ -ту* 是从活語言滲入到古典語来的形式，在活語言中只有过或存在着无收尾輔音 *p* 的形态，虽然这种形态也大量地存在于甚至更早期的蒙古古典文学的文献中（14世紀）。

无可爭辯，后綴 *-дур* 及 *-да* 根据它們的外形看乃是两个不同的形态。但是上面引証的論据絕未說明这些形态在发生学方面也是不同的，問題的實質恰好就在这里。沒有說明的原因是，首先在这两种情况下我們研究的都是同一个与格—地位格：無論过去或現在都沒能确定和找到一个可以把这些后綴看作是不同的意义的格的标志的例子。所以后綴 *-дур ~ -тур* 乃是与格—地位格更早期的古形态，这一形态保留在書面語言中，由于文学的傳統一直保留至今。当蒙

古人創立了新文字時，這一形態甚至還根據傳統保留着；在這一方面整個早期的正字法及卫拉特書面語言的整個風格有着特別重大的意義，卫拉特書面語言的字母表創立于17世紀中葉，最初是盲目地复制了13—14世紀蒙古古典語的特点。

可見，如果后綴 - дур ~ - тур 是非合成后綴，則形態 - да ~ - та ~ - ду ~ - ту 就是極早的 - дур ~ - тур 的較晚變體，即失掉收尾輔音 р 的變體。顯然，蒙古語族里這個詞尾 р 的整個喪失過程延續很久並且推行得極不平衡，早在12世紀以前就已經開始了，енде [在這裡] 這一類的例子就可以證明；而方體文字及中亞細亞語文學文獻又可以證明這一過程的結束到處都不會早于15世紀。

同時我們仍然應該考慮到，在 энде [在這裡]，ерте [清早] 這一類型的副詞里，只表示地位格或位置格的意義，而決不表示與格的意義。該種情況似乎有利于把附加成份 - да ~ - де 和 - дур ~ - дур 看作是不同範疇的人。但在該種情況下這些研究者們似乎是應該有另一種論斷，即：一方面存在于副詞及后置詞里的附加成份 - да ~ - дә，另一方面，與格—地位格的附加成份 - да ~ - дә 和 - дур ~ - дур 是不同的範疇的表現。而這些研究者們把副詞及后置詞中的 - да ~ - дә 和作為與格—地位的附加成份的 - да ~ - дә 混為一談，而與格—地位格的附加成份 - да ~ - дә，正如他們所說，只是口語所特有的。

但是，副詞及后置詞的情況是，它們由于這種原因已不再表達那些現在為與格—地位所表達的概念，並且由于本身的詞匯性質，它們的原始詞干也只能表達地位格（不是與格—地位格！）的概念。

因此，如果假定所分析的各后綴是不同的后綴（在發生學方面？在意義方面？），則顯然似乎同樣應該假定形態 - дур ~ - дур 是合成的形態，其中 - ду ~ - дү 是原有的與格（不是與格—地位格！）的標志，而 - р 是地位格，位置格的標志。但怎樣才會由與格，而不是由地位格出現位置副詞的呢？並且似乎應該把 - р 拿來與工具

格附加成份中的这种詞尾成份对比，拿来与蒙古尔語的工具格及位置格的完整的附加成份（后文中即将談及）对比。

至于談到 *енде* [在这里] 类型的某些副詞的写法問題（*енде* 从不写成 *ендү* 的形式），那么它的原因是，在这些詞中，*ен* 一类的詞根成份或者久已不再独立存在，成为失去作用的成份；或者保留独立的、有完整語义的詞根成份（*маші* [很] 等等）而控制着詞的詞类轉变。后一現象与古典語中由 *јабургсан - іјер* [由于离开的結果]（工具格形式的过去形動詞）构成 *јабургсагар* [繼續走]（繼續副動詞形式）一类型的現象相似，而研究者們却無論如何不能把这种現象看作是发生学上的不同范疇。在古典語中，这种現象为数极多，它們在字母形式上有差別；而在发生学方面它們还是一致的，但在形成了的意义上却各不相同：*јосугар* [一致地] ~ *јосу - бар* [依据法律和习惯]；*дзүгер* [普通]，[那样] ~ *дзүг - іјер* [以……方面]；*талар* [徒劳] ~ *тала - бар* [沿着平原]（在口語里它們是一些独特的同音异义词 — *јосар*，*дзүгер*，*талар* — 如俄語 *в течение* — *в течении* [在……期間] — [在……內]，*за тем* — *затем* [在那个后面] — [以后]，*по тому* — *потому* [根据那个] — [因为] 等等一类的詞）。

按照上述的情况也解决了第三个問題，即关于与格—地位格附加成份的組成中元音的“原始”特点的問題。如果附加成份 - *да* ~ - *де* ~ - *ду* ~ - *дү* 和 - *дур* ~ *дүр* 是不同起源的附加成份，則元音 *a* ~ *e* 和 *y* ~ *ү* 也应当認為是不同起源的元音。但是，正如我們所見，就是在后一种假定的情况下，由可能的合成后綴 - *дур* ~ - *дүр* ~ - *тур* ~ *түр* 而来的 - *ду* - ~ - *дү* - ~ - *ту* - ~ *тү* -，仍然与 - *да* ~ - *дә* ~ *та* ~ - *те* 有发生学上的联系。所以，这些元音乃是同一个音位的地方变体，这一音位無論其早期的或現在的发音都是不一样的（在这方面有趣地是，我們在蒙古尔語中找到 *ндә* [在这里]，*тіндә* [在那里]，*шдә* [清早] 等詞，虽然在与格—地位格的附加成份里这一語言始終以 - *ду* 表示；这一切使我們想到，所叙

述的及与它們相类似的副詞和后置詞都是很久以前出現的)。

最后我們举一些与格—地位格形式的靜詞作为結束:

詞 义 格	〔馬〕		〔狗〕		〔蒙古包〕	
	主 格	与格— 地位格	主格	与格— 地位格	主格	与格— 地位格
古 典 語	морін	морін-дур	нохаі	нохаі-дур	гер	гер-түр
喀 尔 喀 語	мор'ї 〔н〕	мор'їндө	нохөё	нохөёдө	гер	гертё
鄂 尔 多 斯 方 言	морі 〔н〕	морінду	нохө	нохөду	гер	гертү
卫 拉 特 語	м. рн	морнд 〔ö〕	нохā	нохād 〔ä〕	гер	герг 〔ё〕
布 利 亚 特 語	мор'їн	мор'їндө	нохөо	нохөёдө	гер	гертё
达 斡 尔 語	мор'ї	морїд 〔ö〕	ногө	ногөд 〔ö〕	гер	герг
莫 臥 儿 語	морін	морінду	нокэі	нокэіду	гез	гертү
蒙 古 尔 語	морі	моріду	нохуё	нохуёду	гер	герду

詞 义	〔国家, 人民〕		〔方面〕		〔水〕	
	古 典 語	улус	улус-тур	дзүг	дзүг-түр	усун
喀 尔 喀 語	улă	улăст~ улсăд	дзүг	дзүгтё	ус [аң]	усăндă
鄂 尔 多 斯 方 言	улус	улушту	джүг	джүгтү	усу [н]	усунду
卫 拉 特 語	улс	улст	зүг	зүгт [ё]	усл	услд [ä]
布 利 亚 特 語	улăт	улăдтă	зүг	зүгтё	уһăң	уһăңдă
达 斡 尔 語	ул үс	улүст	джүг	джүгт	ос	ост
莫 臥 儿 語	улус	улушту	?	?	усун	усунду
蒙 古 尔 語	лусё	лусёду	д'з'іаг	д'з'іагду	фузу	фузуду

地 位 格

現在談及的格是現代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都沒有的格，但是存在于古典語里，特別是早期的古典語里；我們在方体文字的文献中也找到了这个格。这个格主要表示地方意义，因之通常称为地位格（現代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沒有这一專門的格，只有上面分析的与格—地位格）。但这个格使用时經常帶有与格的意义。

这个格的附加成份是由一个元音 -ā ~ -ē 构成，并且与 -га（突厥語族的与格—方向格〔дательно-направительный падеж〕的附加成份）和 -а（通古斯—滿洲語族的宾格—指定格〔винительно-назначительный падеж〕的附加成份）及 -га-（存在于蒙古語族的复合附加成份中）有連系。这一附加成份的（当然也是这个格的）特点是：在第二及第三期的古典語中它只附加于某些具有收尾輔音（р, н）的詞干上，如：газар - ā〔在……地方〕；хотан - ā〔到城里〕；эдүр - ē〔在……日子里〕；тан - ā〔給你們〕。

因而；地位格仅是有限的一部分詞汇所特有的范疇，目前很难对这一現象做出某种令人滿意的解釋。但是，如果《蒙古秘史》里的文句能够絕對正确地解讀，如果許多固定的，也可以說僵化了的表現法中正是有該格的話，就可以認為，地位格曾經比較广泛地使用过。例如，藍司鉄有条件地傾向于認為莫臥儿語 үбүдә〔在冬天〕中就有以 -ā 形式存在的地位格附加成份^①。

在現代蒙古文學語言中，这个格只出現于某些詞里，而且显然是古典語的借詞：танаа〔給你們〕（用在地址上），хотнаа ~ хотноо〔在城里〕，〔到城里〕，хороонаа ~ хороноо〔到委员会去〕，〔致委员会〕等等。

出 发 格

这个格的附加成份按其起源說乃是合成附加成份，在蒙古諸語

^① 參看 G. Ramstedt, « Mogholica », Helsingfors, 1905年, 58頁。

言及其方言里，这一附加成份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这可以从下表中看出：

附加成份	所屬的語言及方言	备注
-ача~ -ече	古典語	有时是 -ча~ -че
-āc [ǎ]	喀尔喀語，鄂尔多斯方言，达斡尔語，卫拉特語	元音相应地变换（按照元音和諧律）
-hā	布利亚特語	
-ā'hǎ	巴尔虎—布利亚特方言，烏丁斯克方言	
-āca	莫臥儿語	在带有收尾輔音的詞干之后
-ca		在带有收尾元音的詞干之后
-дза~ -дзе	蒙古尔語	

在喀尔喀語，鄂尔多斯方言及卫拉特語里带长元音及复合元音的詞干后面插入 *г*（有时在复合元音后面插入 *н*），而在达斡尔語中插入 *ј*。

这个出发格是靜詞以其第一詞干出現的諸格之一。但是一般只有一个无 *н* 尾的詞干的許多詞，根据 *н* 尾靜詞类推，在出发格中开始接受这一輔音，因而构成一个新的，似乎是伪第一詞干（喀尔喀語的 *улнāс* 代替 *улāс* [从山上]）。某些这类靜詞在出发格中有两个詞干：无 *н* 尾的及有 *н* 尾的（喀尔喀語的 *хадāс* 及 *хаднāс* [从山上]），而且，在出发格中带有这种詞干的个别詞具有語义的差别，这点非常值得注意；如在鄂尔多斯方言里由 *ōөpo* [接近] 产生：*ōөpāс* [从近处] 及 *ōөponāс* [从不久以前]。

正如在上表所見，布利亚特語（巴尔唐—布利亚特方言及下烏丁斯克方言除外）及蒙古尔語的出发格附加成份之首沒有长元音（是不是在布利亚特語中沒有发生过靠詞首元音而来的收尾短元音的延长，也即是特殊的音素轉位呢？）。在蒙古尔語的附加成份中

詞首元音是喪失了呢，还是 - дза ~ - дзе 的形式古来就是如此，从沒有过这个长元音呢，也很难說。

大家知道，出发格附加成份 -ача ~ -ече ~ -ас ~ -асă ~ -āhă ~ -hă (← -āhă?) 是合成附加成份，可以分析为两个成分：-а (上面所分析的地位格附加成份) 和 -с (ă) ~ -hă (← -ча, 中世紀古典語中所記載的出发格的旧附加成份，可能，也是存在于蒙古尔語中帶有輔音 с 或 ч 的浊音化的附加成份)。

在某些布利亚特方言中 (阿拉尔, 翁格等), 在长元音收尾的詞干, 有时是輔音收尾的詞干与出发格的附加成份之間插入音节 ră, 如, бур̄ [牛犢], бур̄răhă [由牛犢]。某些研究者們想把这个插入音节看做通常的插入輔音 r, 如 бур̄răp [用牛犢] (бур̄ + r + âp — 工具格形式) 一类例子中一样。这些研究者們認為, 这一“插入”輔音 r 的存在就証明不久以前的 -ahă 形式的存在, 由 -āhă 发展为現代布利亚特語的 -hă 形式, 因为通常是为了避免两个元音連接在一起才插入这一輔音。但是, 也許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認為, 这一插入輔音 r (我們主要特別注意 ra!) 似乎也証明地位格后綴的最古形式 -ra ~ -re 的保存 (試比較現在突厥語族所有的 -ra)? 在这方面有趣的是, 附加成份 -ă 是长元音, 而大家知道, 长元音在蒙古語族里主要是由于元音間輔音 r ~ 6 ~ j 逐漸消失的結果。

按慣例, 我們也举某些出发格形式的詞作为結束:

詞 义	〔馬〕		〔蒙古包〕		〔狼〕	
	主格	出发格	主格	出发格	主格	出发格
古 典 語	морін	морін-ача	гер	гер-ече	чино-а	чино-а-ача
喀 尔 喀 語	мор'ї	мор'їнѳс	гер	герѳс	чонѳ	чонѳс
鄂 尔 多 斯 方 言	морі	морінăс ~ морінѳс	гер	герѳс	чоно	чонѳс

卫拉特語	mörh	mörnās	гер	герās	чонō	чонās
布利亚特語	мор'їн	мор'нōhō	гер	герhē	шонō	шонōhō
达斡尔語	мор'ї	мор'ōс	гер	гер'ēs	?	?
莫臥儿語	морін	моріwāса	гер	герāса	чинō	чинōса
蒙古尔語	морі	морідза	гер	гердзе	?	?
巴尔虎—布利亚特語	mōri	морінhā~ морінāhǎ	гер	герhē~ герēhě	шонō	шонāhā шонōhǎ

工 具 格

正如我們所認為的那樣，这个格的附加成份：按其起源也是合成的附加成份，以下列形式出現：

1. 在古典語里——ijar (在以輔音收尾的詞干后)~бар (在以元音收尾的詞干后)；当某个工具格形式的靜詞固定地用作副詞或后置詞时，則附加成份与靜詞詞干联写，采取-гар~гер的形式，如：гагчагар [单独地] (гагча-бар不出現或者是不合法的)；јосугар [一致地]，但јосу-бар [按照法律]；тала [га]р [徒劳]，但тала-бар [以…方面]；джүгер [馬馬虎虎]，[沒有什麼]，但джүг-јер [以…方面]；оругсагар [从进来时起]，但оругсан-ijar [由于进来了]。

在这一切情况下，其他蒙古語及方言都会有独特的同音异义词，这些詞在新的文学語言中用正字法的手段是不能区别出来的，正如俄語一样 (в течение — в течении, ввиду — в виду, поэтому — по этому, 但летом я был — летом я доволен)：ёсоор [一致地] 及 [按照法律]，талаар [徒劳] 及 [以…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在口語中繼續副動詞形式及工具格形式的过去形動詞 (由后者构成前者) 普遍地可以区别开，这在上面已經談到过：орсөр [从进来时起] 和 орснөр [由于进来了]。

2. 在所有蒙古語及方言里 (蒙古尔語除外) ——ār 或在以长元音及复合元音收尾的詞干后的 -гар (在达斡尔語及莫臥儿語里一

-jār) , 而且元音 -ā- 按照各該方言中的元音和諧律变化, 如:

詞义 語言 方言	〔用哥 哥〕	〔用树〕	〔用藥〕	〔以高度〕	〔用嗓音〕
喀尔喀語	axār	модōр	емēr	ōндōр	дүгār
卫拉特語	axар	модар	емār	ōндрār	дүгār
鄂尔多斯方言	axār	модār	емēr	ōндрōр	дүгār
达斡尔語	axār	модār	емēr	ýндрōр	дүjār
布利亚特語	axар	модōр①	емēr	ōндрōр~ ýндрōр	дүгār

在莫臥儿語中, 我們找到这些例子: чинōр (主格是 чино!) [用狼], нокēār (主格是 нокēi!) [用狗], моринār [用馬], герār [用蒙古包], хогār [用土地], көлār [用脚], тонār [同你們]。主格为 чинō 的例詞 чинōр 使我們想到莫臥儿語中在以长元音收尾的詞干后面只有 -р (試比較蒙古尔語的 -ра) 才是工具格的附加成份,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藍司鉄的記錄沒有弄錯, 或者莫臥儿語的 чинōр 形式与 чинō [狼] 帶有收尾短元音的現象沒有关系 (虽然有古型 чину - а, чино 中长元 [ō] 音的出現并不突然)。但是, 这位研究者所有的一些莫臥儿文句为数很少, 并不能作为給我們做出某种結論的根据。

如果我們注意到古典語 -ijar 中前头的 i 是插入元音, 就得到 -jar ~ -бар 的形式, 在其中我們发现輔音 j ~ б 的交替完全是有規律的, 同样 j ~ б 与輔音 r, ɣ 的交替也是有規律的。通常認為音組 -rap ~ -rep 是工具格后綴的古型, 后来該音組似乎又变成 -jar ~ -бар。但是恰恰相反, 我們認為在蒙古語的这一音組中最初有前头的 j ~ б ~ r。在一个格隨着一个格相繼出現并且确定来起的过程中, 在蒙古語的工具格附加成份里, 音位 r ~ ɣ 逐漸固定起来,

① 在巴尔虎方言中——модār。

但是根据通古斯—滿洲語的材料来判断，音位 $j \sim 6$ 是在宾格附加成份的組成中固定下来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现代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的长元音是元音間輔音 $r \sim \gamma \sim 6 \sim j$ 消失的結果，則上述所有的工具格附加成份都起源于古型 $-rap \sim -rep$ ($\leftarrow -rap \sim -rep \sim -бар \sim -бер \sim -jar \sim -jer$)，起源于这个在語音方面和形态单位的組成方面都絕非原始形式的古型。我們認為这个古型是合成的，因为可以把它分解为两个形态单位：1. $-ra$ ，上文中分析的地位格的附加成份即起源于它（試比較突厥語各位置格的标志 $-ra$ ）2. $-p$ ，許多形态单位的組成都有（ $деге - p - e$ [在上面]， $доу - p - a$ [在下面]， $те - p - e$ [那个] 及 [在那里看見的]， $тен - де$ [在那里未見到的]， $джагу - p - a$ [在…之間] 等等）。

有趣的是，在蒙古尔語中，关于它我們在前文中已預先作过声明， $-ra$ 是工具格的附加成份，如：

нојѳнра [用官] біјера [亲自] (直譯: [用身体])
хоніра [用綿羊] фудзурa [用水]
д'іѳсѳра [用繩子]

首先我們注意到，蒙古尔語的这个工具格附加成份不遵守元音和諧律的規則并且永远有后元音（如下所見，具有前元音則成为別的格——位置格）。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们按照正常的方法或是認為音素轉換 ($-ra \leftarrow -ap$)，或者設想首音 $-a \leftarrow -ra$ 的消失最有可能。

如果我们关于工具格附加成份 $-rap$ 的合成特点的假設是正确的话，那么在早期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里这个附加成份曾經有过什么变化呢？在此情况下應該考虑到滿洲語及突厥語并没有工具格。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的现代工具格的构成情况可以描述如下。

最先这些語言都具有以 $-ra \rightarrow -\bar{a}$ 为标志的地位格，此外，还有目前对我们來說不是附加成份的 $-p$ 。以后，当有必要时，就由这两个成份的組合逐漸出現带有合成标志 $-rap$ 的工具格。大概，大多数蒙古方言的工具格构成的情况就是如此。把形态单位 $-p$ 加在

地位格附加成份上。在蒙古尔一类的方言里，恰恰相反，地位格的附加成份附加于成份 -p 上，在具有地方意义的 *дегоре → дере* [在上面] 一类词中的成份 -pa 及现代蒙古尔语的工具格附加成份 -pa 即由此而来。因此，在所有的蒙古语（及很多其他的语言）及方言中工具格也有位置的意义。

具有失去了作用的词干的表示地方意义的词中，-pa ← p + a 成份的存在使我们认为构成工具格的蒙古尔语的方法，即第二种方法要早于其他各蒙古语及方言所特有的第一种方法。由下列事实也得出这种假设：在蒙古尔语里同一个附加成份 -pa 的前元音产生了作为位置格标志的附加成份 -pe，如 *баргāсере* [在墙上]，[沿着墙] (*баргāсе* [墙])，*сараре* [在月里] (*сара* [月])；*бīјере* [在身体上] (*бīје* [身体])；*бīјеренā* (-нā—反身物主附加成份) [本人] (直译 [在自己的身体上])；*мōдīре* [在树上] (*мōдī* [树])；*мōрē* [沿着路]，[在路上] (*мōр* [路]，当两个响颤音 p 集合在一起时，其中之一脱落)。

正如上述，在蒙古诸语言及其方言里为了语义目的而利用元音交替，发生于它们的历史发展的较早阶段。但对上述各语言及方言来说，利用这种元音交替主要是在词汇方面，而在蒙古尔语里我们看到在语法方面也利用交替，这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因此，我们倾向于设想，蒙古诸语言及其方言的工具格是在各位置格形成之后构成的，因为，它的形态显然是合成的。因而，在这些语言及方言中，有一部分格是由两个格复合而成的。可能，应该把古典语的与格—地位格（其标志 -дур 可以分解为 *ду + р*，这一点以上我们已经谈过），也列入这些格中（正如我们所见，工具格及出发格都是合成格，这一说法大致可以确信）。

正如我们所见到那样，各双重格的构成在现代仍然是蒙古诸语言及其方言的特点。

因之，在蒙古诸语言及其方言里，基本的和普遍的格按其形式及构成上的某种先后顺序，似乎可以分为：1. 主格及词干格；2. 属

格，显然与第一类的格更有联系（試比較蒙古語族的 bi [我]， min - 屬格詞干，突厥語族的 $\text{men} \sim \text{mān}$ [我]）；3. 宾格及各簡單位置格；4. 其他各格（出发格，工具格，与格—地位格以及个别語言和方言所有的其他各格）。

讀者還記得，前面对代詞詞干（特別是单数第一，第二人称的詞干）所作的分析促使我們傾向于剛才所述关于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各格的构成的順序的假設。

共同格

关于这一格的附加成份无需多說，因为在所有的蒙古語及方言中（莫臥儿語除外，关于这种語言我們一般地知道得很少）共同格的附加成份都是同样的 $-\text{tai} \sim -\text{tā} \sim -\text{tā} \sim \text{ti} \sim$ （蒙古尔語） $-\text{dē}$ ，如：古典語的 moritai ，喀尔喀語的、布利亚特語的 mor'itōë ，鄂尔多斯方言的 moritō ，卫拉特語的 mōrtā ，达斡尔語的 mor'itī ，蒙古尔語的 moridē [和馬一起]，[有馬的]。

在古典語中，关于 $-\text{tai}$ 的形式似乎是从口語来的借用形式，并且用来代替 $-\text{луга} \sim -\text{лүге}$ （連結格的后綴）这一意見應該認為是錯誤的，因为古典語在其各个发展阶段都有过并且現在仍然有这一形式。在这一方面古典語与同样具有連結格和共同格的卫拉特諸方言差別不大。只能說古典語的共同格在喀尔喀方言的无可置疑的影响下逐漸地排挤着連結格。

由于蒙古諸語言中的收尾元音 i （在复合元音的組成中）起源于輔音 н （ $\rightarrow j \rightarrow i$ ），所以，共同格的附加成份在发生学上当然与集体复数形态 $-\text{тан}$ 有联系（見184—185頁）。这种联系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也是語义上的，如：喀尔喀語的 mor'itōë [有馬的]，[和馬一起]； mor'itōн [有馬的一复数]，[騎士們]。

这里我們也碰到蒙古語族的发展过程所特有的現象——語音分化及語义分支。

共同格及其附加成分，以及独特的集体复数附加成份 $-\text{тан}$ 普

遍分布于各蒙古語中，而且形式相同，只是在語音方面有一点出入。这說明該格于不久以前(12—13世紀)才形成，那时在中亞細亞的廣闊土地上在氏族和部落加紧游牧化的推动下形成了早期封建主义，而各分散的蒙古部落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走上方言集中的道路。

联 結 格

这一格的附加成份在古典語中的形式是 *луга* ~ *-лүге*，在鄂尔多斯方言中是 *лā* ~ *-лē* ~ *-лō* ~ *-лö*，在卫拉特語中是 *-лā* ~ *-лā*，在莫臥儿語中是 *-леї*，在蒙古尔語中是 *-ла*，在中世紀的西部蒙古語中是 *-лā* ~ *-лē*；此外，在中世紀的西部蒙古語及卫拉特諸方言中还出現合成附加成份 *-лār* ~ *-лēr* ~ *-лār*：即把工具格附加成份加到联結格上。这种合成附加成份經常出現于西部布利亚特諸方言中，而在西部布利亚特諸方言中，亦如在喀尔喀語及达斡尔諸土語中一样沒有联結格。

这一附加成份，如同出发格和工具格，可能还有与格—地位格的附加成份，在那些具有这一附加成份的語言及方言里（蒙古尔語除外）都是合成的附加成份。这一附加成份的組成中有些什么呢：第一，正如古典語所表明的，有 *-лу* ~ *-лү*。在許多突厥語中，特别是在通古斯—滿洲語族中，我們在簡單格和复合格の組成中及构詞附加成份的組成中可以找到这个成份：索倫語的：*-гилі*（共同—联結格），*-дулі* ~ *-лі*（縱格〔*продольный чадеж*〕），*-дулā* ~ *-лā*（地位—方向格），*-дулāхі* ~ *-лāхі*（限定—地位格）；鄂溫克語的：*-дула* ~ *-ла*（地位格），*-дулі* ~ *-лі*（縱格）；*-кла*（方向—地位格）；那乃語（烏里查方言）的：*-дула* ~ *-ла*—（地位格）；拉穆特語的：*-ла*（地位格）；*-лі*（縱格）；雅庫特語的：*лыын* ~ *-лан* ~ *-лары*（共同格）；阿尔泰語的：*-ла* ~ *-ле*（共同—工具格；未必是如迪連柯娃所認為的那樣，由后置詞 *была* ~ *била* 而來）^①；

① 見Н.П.Дыренкова著：《卫洛特（ойрот）語語法》，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96頁。

諾蓋語的：-лы ~ -ли（共同—限語格）。

第二，有 -га ~ -ге，无可置疑，應該認為它是地位格的附加成份（見前文），它与 -лу ~ лү 組成聯結格的合成附加成份。這就是為什麼這個聯結格也具有位置意義的道理（在《蒙古秘史》中：jabuxuyluga [當去了的時候]，衛拉特語的：jovxla —意思相同）。

形式 -лаp 似乎“是上述 -ла 及後綴 -ap 的結合”，這種意見應該認為是錯誤的。第一，如上所述，-ла 本身就是合成的附加成份；第二，根據蒙古語的語音規範，這種結合似乎應該成為 -лаgap，而不是 -лаp，因為兩個長元音之間必須有一個插入輔音 r (ла+r+ap)。所以，-лаp 是蒙古語所具有的原始 -ла 和地位格附加成份 -га→-ā 的結合，因為短元音及長元音的組合產生的只是一個無插入輔音 r 的長元音（試比較 axa+ap=axāp [用哥哥]）。所以，(-ла+ -га→)ла 的構成的過程和 (-ла+ -gap ~ -бар ~ -jar→)лаp 的構成過程是平行發生的並且是互不相關的。

這個 -лаp 我們發現於除古典語外的所有蒙古語及其方言的連貫副動詞 -x [ǎ] лар 形式中，這種副動詞乃是由將來時形動詞和所說的 лар 組成的：javā—動詞 [走] 的詞干 + -xā—將來時形動詞附加成份 + -лар = javāx [ǎ] лар [剛走開，就……]，[當走開的時候]。這就證明，如果帶有複合附加成份的聯結格只形成於古典語，衛拉特語，莫臥兒語及鄂爾多斯和其他某些方言中，則連貫副動詞幾乎在各個語言及方言中都普遍地形成。

不普遍的諸格

除以上所分析的在某種程度上遍布於各語言的格之外，尚有一些只為某些蒙古方言所有的格或者只可由某些詞的詞干才能構成的格，這些詞按其詞匯意義來說容許這樣的構成。後一種情況類似的構成可能有時屬於構詞範圍之內，這點也不無根據；總之這種構成是處於構詞法及詞形變化之間的現象，即處於詞匯及語法之間

的現象。

1. 限度格，它存在于卫拉特諸方言，鄂尔多斯方言及某些布利亚特方言，具有附加成份 -ца̄~ -цā (卫拉特方言)，-чē (鄂尔多斯方言)，-сā~ -се~сō~ -с̄ (布利亚特方言)，并由为数不多的按其意义能确定高度的詞构成，如：卫拉特方言的：тергца̄ [大車那样(高)]，черца̄ [蒙古包那样(高)]，нохāца̄ [狗那样(高)]；鄂尔多斯方言的：сводокчē [齐膝盖]，[到膝盖]，дорочē [到馬蹬子]，шачē [到踝骨]；布利亚特方言的：хōлōёсō [到…]，[到喉嚨]，тохōнōксō [到胳膊肘]，ерјёсē [到岸上]。

这个格很少使用，只在想确定雪的厚度，水位，器皿装某种物品，倉庫(如粮食)的容量等时使用。

2. 方向格，它有附加成份 -рū~ -рū̄，实际上是后置副詞，урū [向…]，[沿…而下]的簡化形式。这个“格”几乎为古典語(这里 уругу 不以簡化形式出現)以外的一切蒙古語及方言所有，当然只用于某些基本上具有地形学意义的詞，如：布利亚特語的：модōрū [到树林去]，[到树林里面去]，голрū [順河而下]，[往河那儿(去)]；喀尔喀語的：хадрū [向断崖]，усрū [向水]。

在鄂尔多斯方言中，这个格使用得相当广泛，它有附加成份 -рū̄~ -лū̄，如：тологōлū̄ [向脑袋] герлū̄ [向蒙古包]，чāрū̄ [往茶里]，надалū̄~надарū̄ [向我这儿]。因此，在該方言里有着以前的后置副詞 урū [沿…而下]的語音和語义錯合(контаминация)，也有着卫拉特諸方言中带有附加成份 -ūr̄~ -ūr̄ 的方向格的語音和語义的錯合如：герūr̄ [向蒙古包]，кенūr̄ [向誰]，газрūr̄ [向田地]。

卫拉特語的这一 -ūr̄~ -ūr̄ 乃是地位格附加成份 -а 和 дōгūr̄ [沿着低地]，[在下面]，дēгūr̄ [在上面]这类副詞中的附加成份 -гūr̄~ -гūr̄ 的組合。

关于布利亚特語及喀尔喀語中的方向格附加成份 -рū̄~ -рū̄~

-лү ~ -лү, 應該說, 它与相应的靜詞詞干的不完整的結合可从詞干的收尾长元音沒有成为超长元音这一点看出来: 喀尔喀語的: хашāрү (但不是 хашâрү) [向圍牆], ходōрү (但不是 ходōрү) [向草原]; 試比較: хашâār (但不是 хашāār) [用圍牆], ходōнī (但不是 ходōнī) [草原的], харâсăң [責備了], 但 харā саң [看見了]。

因此, 附加成份 -рү 与詞干的連写, 从語音的观点看来实际上未必正确, 因为, 如喀尔喀語的 усрү [向水里] 讀作 ус рү, 即分开讀。

經常使用后置一副詞 тѣшї (喀尔喀語的) тїшї [向...], [往那儿] 来代替方向格, 如, 布利亚特語的: барүн тѣшї [往右], терѣн тѣшї [向那个], [在那个方向], гер тѣшѣ [向自己的家], [向自己的蒙古包]; 喀尔喀語的: үл тїшї [向山], гол тїшї [向河], мал тїшѣ [向自己的牲畜]; 鄂尔多斯方言: хојор тѣшї [向两边], гого тѣшї [向城市]; 古典語的: морін тејїшї [向馬], усун тејїшї [向水]。

3. 不定地位格或擴張地位格 (расширительно - нестный падеж), 錯誤地被称为方向格或縱格, 这个格几乎在一切蒙古語和方言中都有, 其附加成份为 -үр ~ -үр 或 (在帶有收尾长元音的詞干后面) -гүр ~ -гүр? 如果方向格回答 [向何处?] [在什么方向?] 的問題, 这个格就回答 [大約在何处?] [大概在什么方向?] [沿着什么地方?] 的問題。地位格及与格—地位格不同于不定地位格, 它們准确地指出地方, 把这个地方似乎設想为一个点, 而不是大概地和按大致方向地指出地方。由于不定地位格用于比較少数的一些詞, 所以它的附加成份經常被称为构成位置副詞的后綴, 这不是沒有理由的。但是問題毕竟在于, 这类詞有时能以該格的形式帶有自己的某些定語出現于句子組成中, 这对副詞来說是異常的現象。

例如: 布利亚特語的, герѣ хоёгүр [在蒙古包的后面], оё-сөгүр [沿着树林], хон'їнī 或 хон'їд дундүр [在綿羊中間];

喀尔喀語的: хóдóгүр [沿着草原], хāгүр [在何处], [大約在何地]; 鄂尔多斯方言的: óмóнүр [沿着前面]。

很多詞經常不是自身直接与該格的附加成份連用,而是通过与之同时使用的 тē (几乎在各地都是后置詞,只在某些地方偶然是副詞) [那里]連用。тē 是“指远的”指示代詞 (見上述代詞詞干部份), те [那个] 的地位格形式, (те+ге [在那个里], [在那里]) 的原始詞干, 如: 布利亚特語的: барүң ~ барãң тēгүр [向右], [在右面]; [在右边那里]; 鄂尔多斯方言的: барүн тāгүр (意义同前), неге тēгүр [一方面] (直譯: [在一方面]); 喀尔喀語的: нóгó тēгүр [另一方面] (直譯 [在另一方面])。

以工具格代替(?) 这个格是极为經常及普遍的情况, 仅由下列布利亚特語各例即可以看出这一点: барүгөр [沿着右面], зүгөр [沿着左面], óөгөр (与 óө - сóгүр一样) [沿着树林], далаёгāр [沿着海], үдөшөр [傍晚] (但: óглóгүр [早上])。

遺憾的是, 研究者們在作蒙古方言学的田野工作时很少注意我們这里所研究的不普遍的諸格。可以設想, 对于这些方言的詳細研究一定能更完全地闡明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各格在句法和詞法方面許多极为有趣的現象。

双 重 格

双重变格法的实質在于, 某些格的形式不仅由靜詞詞干构成, 同时也还由其他的格的形式构成, 即不仅詞干可以变格, 而且某一些格的形式, 主要是那些在句子中可做定語的格(即屬格和共同格)的形式, 也可以变格, 如: 喀尔喀語的: ахā [哥哥], ахīң [哥哥的] (屬格), ахīндā [在哥哥的那儿] (屬格—与格—地位格)。

由于双重格几乎在一切的蒙古方言中都有, 而且上面已叙述过单一的格的附加成份, 所以下面我們仅以讀者比較不太熟悉的鄂尔多斯方言的材料來說明双重格的构成, 只在必要的情况下才用其他語言的材料来补充說明。

在鄂尔多斯方言里由屬格構成：

1. 屬格—地位格—與格，回答〔向誰？〕〔在誰那兒？〕的問題。一般都是指寓所或住宅，如：багшинду〔在教師那兒〕，〔在教師家裏〕，дүүгіндү〔在弟弟那兒〕，минидү〔在我這兒〕，чинидү〔在你那兒〕，авāндāн〔在自己的父親那兒〕。

2. 屬格—方向格，回答〔向什麼的方向？〕〔向誰？〕的問題，如，нојонōлү〔向大公的官邸那兒〕，манāлү〔向我們這兒〕。

在布利亞特語和衛拉特語里，還構成回答〔由誰的（家）？〕這個問題的屬格—出發格；如：ахīңhā〔從哥哥那兒〕，即〔從哥哥的家〕，Гармиңhā〔從加爾瑪那兒〕，即〔從加爾瑪的家〕。

根據上面所述，非常明顯，雙重格僅由表示人、名字的專有名詞和普通名詞的屬格構成，以及由代詞構成（由單數人稱代詞構成的，不是所有的方言都有）。

在鄂尔多斯方言里，由與格—地位格構成回答〔從何處？〕的問題的與格—地位格—出發格，這只有一種情況：гертēs〔從蒙古包那兒〕。在衛拉特諸方言里這種合成格目前只記載了四種情況：гертās〔由蒙古包〕，газртās〔由地下〕，тендās〔由那兒〕，ендās〔由這兒〕。在早期的古典語里，這種雙重格曾大量地出現過：беје-дече〔由身體里〕，нојад-дача〔從大公中間〕。這種格與普通出發格的差別在於它強調指出某物從某種東西的內部出來，試比較：герēs〔從蒙古包里〕及〔從蒙古包〕，гертес只表示〔從蒙古包里〕和〔從家裏〕（意為：〔從自己的住宅內〕）。

由共同格構成的雙重格使用得非常普遍，如，共同格—賓格：衛拉特語的：ахтāг〔把哥哥一起〕；布利亞特語的：м'ахā шубā-таөјөн' ед'ёбө〔把肉和血一起吃了〕；共同格—工具格：衛拉特語的：үзмджтāгār〔帶有…樣子〕，即〔…模樣地〕，темдгтāгār〔帶有註解〕；布利亞特語的：амжāлтāтөгār〔帶有成功〕，〔成功地〕；喀爾喀語的：үнөтөгөр〔帶有价值〕，〔貴重地〕，бајāсгāлāнтāгār〔帶有高興〕，〔高興地〕，дзовōлōнтōөгөр〔帶

有痛苦〕，〔痛苦地〕。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藉助于共同格—工具格表示行为方式和状态的状态的原因是缺乏相应的副词。因此在现代蒙古诸方言中，特别是在诸文学语言中这一双重格的使用极为广泛。

这些双重格不仅其本身，而且在构成许多新的格方面也值得注意，关于这点前文已经谈了。所有这一切——不论双重格或者在过去的历史中用复合两个已有的格的方法而构成的一个新格——都是同一性质的现象，都是表明人类思维长期抽象化工作的成果的现象，表明在现存语言基本要素的发展和改善过程中相应地出现了新的语法形式。从狭义的词法观点看来，双重格和新格的出现及形成，其原因是在黏着语结构中后缀只有一种意义。例如，出发格与属格—与格—地位格两者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在出发格的附加成份中它的合成特点已经意识不到，然而对于属格—与格—地位格的附加成份却不能这么說。

物 主 变 格

蒙古诸语言的物主变格分为人称变格和无人称或反身变格两种。物主变格法实质上就是相应的变格形式上机械地附加上一个小词，这个小词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称代词属格的简化形式（人称物主变格时）或反身物主的特殊形式（无人称物主变格时）^①。

当来自词干 *нам-* 的单数第一人称代词的属格形式用作定语时（如，*намеi көүн* [我的儿子]），在同一人称及数的人称物主小词中我们发现词干 *миң-* (*миңи-*) 甚至 *м-* 的形式，这是莫卧儿语的特点。遗憾的是我们仅仅局部地了解莫卧儿语中的物主变格的变化表。但是无论如何，莫卧儿语的材料证明了我们关于人称物主小词使用的假设，我们认为这种用法属于很久远的过去，那时蒙古语族中句子定语成份和谓语句成份之间的差别以及定语—谓语句的后置现象都与现在的不同。

^① 大家知道，突厥语族中类似的小词置于名词词干和变格词尾之间。

人称物主小詞可列如下表:

人 称 数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单数	复数	单数	复数	单数	复数
古 典 語	мін-ү	ман-у	чин-ү	тан-у	інү	ану
喀 尔 喀 語	мін'	мāн'	чин'	тан''	-н'	-н'
卫 拉 特 語	-м	-мдн	-чн	-тн	-н'	-н'
布 利 亚 特 語	-〔м〕 н'ї	-〔м〕 нā	-шн'ї	-тнā	-н'	н'
鄂 尔 多 斯 方 言	-мін	-ман	-чин	-тан	-н~ни	-н~ни
莫 臥 儿 語	-мині~ни	?	-чи	?	-ині~ни	-ині~ни
达 斡 尔 語	-мін'	-мāн'	-шин'	-тāн'	-ін'	-ін'

此表中未包括在某种位置上发生的某些語音的变形。例如，卫拉特語的附加成份 -ir 在宾格中失掉了輔音 r，或往 -ir 中再增加一个长元音 -i；同样情况也发生于喀尔喀諸土語里；在布利亚特諸方言里如果第一人称小詞附加于詞干或附加于以輔音收尾的变格形式时，則失去第一人称小詞中的首輔音 м；每个土語可能还有某些其他的語音变形。

在古典語里我們所有的实际上不是人称物主小詞，而是被保留的人称代詞定語的后置現象；但就在該語言中在口語的影响下我們相应地也发现：мині, мані, чині, тані 及 ни (較少)。

例子：古典語的：морін - минү [我的馬]，гер - түр - тані [在您的蒙古包里]；аха - ача - чині [从你的哥哥那里]，мал - іяр - тані [用你的牲畜]，еке - дүр - инү [給他的媽媽]，ске - дүр - ану [給他們的媽媽]；但在該語言的第三人称时，数目的差別早已消失，因此 инү 和 ану 就理解为同义小詞并根据元音和諧律来使用，而数目則根据上下文来确定：еке - дүр - инү [給他的或他們的媽媽]，аха - дур - ану [給他的或他們的哥哥]；喀尔喀語的：

морі - мін' [把我的馬]， унэгі - чін' [把你的牛]， сүгін' [把她的牛奶]；布利亚特語的： ахадāmн' і [給我的哥哥]， ахārн' і [用我的哥哥]， малнā [我們的牲畜]， хон'йн - шн' і [你的綿羊]， хусāтнā [你們的公綿羊]；卫拉特語的： ахім [把我的哥哥]， ахічн [把你的哥哥]， малдмдн [給我們的牲畜]， адūнл-āмдн [同我們的馬群一起]；鄂尔多斯方言的： авāтан [您的父親]， еджēs - мін [从我的媽媽那儿]， багшідуні [給他的教師]， ахāнін (гер) [他的哥哥的(蒙古包)]， морін [把他的馬]；莫臥儿語的， бōбō - мī [我的父親]， бōбō - чī [你的父親]， кōўн - ни ~ кōўні [他的兒子]；达斡尔語的： нотōк - мін [我的游牧地]， содол - шін' [你的血管]， гер - мāн' [我們的蒙古包]， гер - тāн' [你們的蒙古包]， хон'ін' [他的綿羊]， сāйхан - дін' [在他的美丽中]。

无人称的，或反身的物主表示法表达俄語反身代詞 [自己的] 所表达的概念，它不同于人称物主表示法的地方是从不与主格連用。

古典語的无人称物主标志或小詞是： бан ~ бен (如果格的附加成份以元音收尾) 或 - іјан ~ іјен (如果格的附加成份以輔音收尾)，它們都分写，此外还有 - југан ~ јүген (与屬格及宾格附加成份联写的反身物主小詞，它們在这里也是相同的!)， - даган ~ - деген 和 - таган ~ - теген (跟与格—地位格附加成份联写的反身物主小詞)， - ачаган ~ - ечеген (与出发格附加成份联写的反身物主小詞)，工具格，共同格及联結格沒有联写形式。

例子： аха - дур - іјан ~ аха - даган [給自己的哥哥]， аха - јін - іјан ~ аха - југан [自己的哥哥的]， аха - јі - бан (宾格) [把自己的哥哥] аха - ача - бан ~ аха - ачаган [从自己的哥哥那里]， аха - бар - іјан [用自己的哥哥]， аха - таі - бан (共同格) 和 аха - луга - бан (联結格) [同自己的哥哥一起]。

在蒙古尔語中， - нā 在一切(?) 場合下都是无人称物主小詞，如： арганā [把自己的手掌]， аманā 把自己的嘴]， діёрнā [把自

己的衣服〕， тугурнā〔把自己的牛犢〕， гардунā〔在自己的手里〕， бiјеренā〔在自己的身上〕， 即〔自己〕， гернā〔把自己的蒙古包〕。

在莫臥儿語中，我們找到-нāн（用于与格—地位格），-јан（用于其他各格），如：бōбō'āн〔自己的父亲的〕〔把自己的父亲〕，кōүнi'јāн〔自己的儿子的〕〔把自己的儿子〕（如前所說，該語言中的屬格和宾格的形式相同），бōбōдунāн〔給自己的父亲〕，кōүдүнāд〔給自己的儿子〕，бōбōсајāн〔从自己的父亲那儿〕，кōүнāријāн（？）〔用自己的儿子〕，кōүнлсјāн〔同自己的儿子一起〕。

在卫拉特諸方言里我們有：-йн'（用于屬格），-āн ~ -āн（用于賓格及与格—地位格），-н（用于工具格，出发格及方向格），-гāн ~ -гāн（用于其他各格），如：голiнйн'〔自己的河的〕，голiгāн〔把自己的河〕，гертāн〔在自己的蒙古包里〕，мōрāрн〔在自己的馬上〕，〔用自己的馬〕，голāсн〔从自己的河那儿〕，герүрн〔向自己的蒙古包〕，ахлāгāн〔同自己的哥哥一起〕，гертāгāн〔同自己的蒙古包一起〕，емцā ~ āн〔到自己的肩上〕。

在鄂尔多斯方言里相应地有：-āн（用于屬格，賓格及与格—地位格），-ан（用于出发，工具格及共同格）及-гāн（用于方向格），如：багшiнāн〔自己的教师的〕，багшiгāн〔把自己的教师〕，багшидāн〔給自己的教师〕，кiгēсен〔从风〕，кiгēрен〔用自己的风〕，кiлēрен〔同自己的风一起〕，кiлүгēн〔向自己的风〕。

喀尔喀和布利亚特諸方言中的无人称物主小詞基本上相同：-хā（主要在喀尔喀諸方言里）~ -гā（主要在布利亚特諸方言里）—用于屬格，-н（只在布利亚特諸方言里）—用于出发格，及用于其他各格的-ā和（如果的附加成份有收尾的长元音或复合元音）-гā，如：布利亚特諸方言的ахiгā~喀尔喀諸方言的ахiнхā〔自己的哥哥的〕，布利亚特諸方言的：ахāнāн〔从自己的哥哥那

儿]，喀尔喀諸方言的：ахāсā（意思相同），ахāлā〔給自己的哥哥〕，олондō〔給自己的多数〕，малārā〔用自己的牲畜〕，гертēгē〔同自己的蒙古包一起〕，ұхрīgē〔把自己的牛〕。

我們在达斡尔語中也找到与此同样的現象，只不过插入輔音是і，而不是г，如：хōројо〔自己的手指的〕和〔把自己的手指〕（賓格与屬格相同），сомдā〔在自己的箭里〕，тол'ērā〔用自己的鏡子〕，гартēјā〔同自己的手一起〕，холōсō〔从自己的远方〕。此外，在該語言中有时把 - мўл ~ бўл ~ мāl ~ - мёл附加于上述小詞，如：джав'āmўл〔把自己的小船〕，шамдāmāl〔对你（象）对自己一样〕，герēsēбўл ~ герēsēmёл〔从自己的蒙古包里〕，гарērāmāl〔用自己的手〕。

由所举各例可見，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的无人称或反身物主小詞是由同一个依照元音和諧律规范而变化的长元音 ā 构成的成份；輔音г或і是插入輔音，本身并不屬於小詞之中。蒙古尔語里小詞的首輔音н的起源尚不甚清楚（是插入輔音？）；喀尔喀語在早期曾有过并且現在仍然不固定地存在着收尾輔音н或只簡化为н（在卫拉特諸方言及布利亚特諸方言中与出发格連用时）。达斡尔語的小詞 - бўл 則完全不清楚，关于这个小詞有一个說服力不太大的看法，即起源于古典語中的 - бан ~ - бен；但應該認為，这里最可能是和一个为达斡尔語所借用的通古斯—滿洲語的某个小詞有关。

應該注意到，在所有的蒙古語及其方言里，当跟賓格連用时，賓格的附加成份“脫落”，而在純詞干上附加上物主小詞：布利亚特語的：малā〔把自己的牲畜〕，танā〔把你們自己〕，модō〔把自己的棍子〕，мор'ō〔把自己的馬〕，герē〔把自己的蒙古包〕，нохōёгō〔把自己的狗〕等等。最后講的一点是，使用人称物主小詞时，邏輯重音落在被限定語上，如，布利亚特語的：мори мни〔我的馬〕。如果邏輯重音落在物主定語上，則用人称代詞屬格形式，放在被限定語之前，如，мини морин〔我的馬〕。

第三章

格的句法作用

詞干和主格

如前所述，只有喀尔喀諸土語里的主格才与第二詞干相同，但是在其他蒙古語及其方言里該格在形式上却与第一詞干相同。

主格是靜詞的一种形式，在句中用做主語和謂語：古典語：*ене болбасу тану морин*，卫拉特語：*эн болхла тана мори*，喀尔喀語：*энэ - танай морь*，布利亚特語：*энэ - танай морин*〔这是您的馬〕。

由于主格的功能及用法非常清楚，所以在這裡就沒有任何必要引用某种特別的例証材料。因此我們以下將只在第一詞干和第二詞干的用法方面引証这种材料，因为到目前为止第一詞干和第二詞干与主格之間的差別尚無应有程度的区分。

第一詞干，或称完整詞干做定語：

古典語：*дајисун джүг*(X, X^① - 90)〔敌国〕（不是“在敌人方面”），*хаули гаджар*(Эрхэ)〔机关〕〔办公地点〕（直譯：法律地点），*хасаг — терге*〔单軸的大車〕（直譯：哈薩克大車），*делгече модун*〔晒奶豆腐的板子〕（直譯：“分放一木头”），*усун тегерме*〔水磨〕；

喀尔喀語：*тэмээн жин*〔駱駝隊〕，*үнэгэн малгай*〔狐皮帽子〕，*алтан мөнгөн загас*〔金的和銀的小魚〕直譯：“金子 | 銀子 | 小魚”），*орос хэл*〔俄語〕；布利亚特語：*морин пряник*〔有花紋的小薑餅〕（直譯：“馬 | 小薑餅”），*шоно һанаан*

① 見后面簡称表。

〔狼心〕，шулуу зүрхэн〔石头心腸〕。

由上例可見，与被限定靜詞連用的第一詞干可以作：

1. 事物定語，表示构成被限定語的材料（如，狐狸帽子，即用狐狸皮縫制的帽子）；

2. 比擬定語，表示与另一事物相比拟的事物（如，心一象石头=石头心腸）；

3. 功能定語，表示为某一目的而使用的事物（如，为了把小块的奶豆腐分放于其上晒乾的木板）；

4. 工具定語，表示使某种事物动作起来的力量（如，水磨；試比較布利亚特語：морин тармуур“馬拉的耙子”）；从上述規則中我們只知道一个例外現象：喀尔喀語（現在已不用了）：уурын тэрэг〔汽的車〕，即〔汽車〕；

5. 称呼定語——表示被限定語的称呼，由于某种地理，起源或其他的联系或联想按照另一事物而获得的称呼（如，俄語，哈薩克大車，即单軸車：机关及其他等等）；

6. 性質定語，表示事物的某种性質（金魚，再試比較布利亚特語：хүхэ буха〔青牝牛〕，үндэр уула〔高山〕，бага хээр〔栗色的小馬〕及其他等等）。

除这些活的定語結構之外，还有一些已失去作用的定語結構，其中第一詞干也做定語用；布利亚特語：эмээл морин〔备上鞍子的馬〕（直譯：〔鞍子|馬〕）；陈旧定語結構：унаган хээли албатан〔象馬駒一样恭順的臣民〕（直譯：〔馬駒|馴順|臣民〕）；在封建主义的蒙古时代 унаган 曾經是一种特殊农奴阶层的名称）；хонин хээли албатан〔象綿羊一样恭順的臣民〕（当 унаган 这一詞丧失其社会意义后按上述結構构成的）。

第一詞干还用于具有动詞的特殊詞組里，它們的意义只可以在例子中說明（譯文下有着重点）：古典語 тере морин - у толугаг - ий хүнесүйн абчу(В.М.П--32)〔把那匹馬的头当口粮拿着吧〕，ниджигед күмүйн - и тере хојар мелекеи - дүр идеші өгкү аджугу

(В.М.П—9) [給那兩個青蛙各一個人作為食料]，улус -i инджи оггүлчебе (X.X—6) [把人也當嫁粧陪送了]，котуал морин - iен белке окчу (С.ск—§66) [把自己富裕的馬當禮物送了]，…курбан - i манлай жабуулба (С.ск—§142) [“把(他們)三個打發去做頭兒，(即去偵察)]，тегүн - i елчи илегебе (Г—17) [派他當使者]。

如例中所見，靜詞的第一詞干做特殊的賓語使用，這與俄語中帶有系詞“變成，成為”的名詞性合或謂語的名詞性部分有些相似，但是這完全不是謂語。

第一詞干尚用於靜詞表示度量的名稱時：古典語：гурбан сагулга алган [三 | 桶 | 金子]，ниджигед егүрге түліжен [各一背木柴]；布利亞特語：найман дүрөө дайда [八個馬蹬的地方] (即有八匹富裕的馬的地方)，хоёр тогоон архи [兩 | 罐子 | 酒] ①。

某些第一詞干和第二詞干形式的靜詞出現於一定的帶有動詞的詞組中，實質上組成一個詞匯單位：古典語：седкыл нигед - [與某人意見一致] (觀點一致，感覺一樣，直譯：[思想統一起來])；喀爾喀語：хар санах [懷惡意] (直譯：[暗 | 算])，адүзэх [仇恨] (直譯：[看到地獄])；ада [吃小孩的妖怪])。

當定語和被限定語的音素轉換時我們也發現同樣情況，這種轉換通常出現在這種詞組接近於詞匯或謂語結構時：古典語：чериг олан - i чуглагулун (Дөнд—12) [集合起很多兵士]，күчүн ауга жеке - тү хаган (В.М.П—29) [雄偉的皇帝]，алија магутаи [不雅觀的]，[壞行為的]，үне жекетеи [貴重的]，[值錢的]，кедегене багатаи гаджар (Л.Сб—91) [黃蜂少的地方]，медерел багатаи [覺悟不夠的]，ерке тегүлтер [全權的]；чагаджа хатагу хаган (Викр—49) [法律嚴厲的皇帝]，ирүгел тере јосугар болтугаи геджү гер дүгүрөнг күмүн дабтаба (Чб—45) [愿所祝福的能實現——滿蒙古包的人都重復說] (直譯：……)

① Архи — 奶酒，тогоон 直譯為罐子——容量 (約4公斤)。

蒙古包 | 充滿 | 人)。

靜詞第一詞干經常用以代替与格—地位格；这通常或总是发生于該名詞的詞汇意思表示地方的名称（不論是專有名詞还是普通名詞）或時間的名称时，它在与某一动詞結合的詞組中只有位置的或時間的意义：古典語：намур ічиджү хабур гаругч тарбага (Л.сб—110) [旱獭秋天躲藏起来，春天又出来]，ене джун чаг ман-у баг-ун хурал болба (Талх—44) [这个夏天召开了我們村子的會議]，Коко-наур баоуба (С.ск—§122) [停在青海湖旁]，корокан ороджу ірен аджуу (С.ск—§88) [来到小河前]；喀尔喀語：би уул нь долоон өндөгтэй юмсаан (А.Зох—66) [老早，我有七个鸡蛋]，тэгш газар хүрэв [到了平地]，өвгөн жин тээжхот ордог (Б.Цэв—81) [老人載着貨物到城里去]，лагерь явах сурагчуыг бүртгүүлэх [統計去夏令營的學生]，герийн хоймор өвгөн нэг номын зургийг гайхаж байгаа маягтай харна (Б.Б—33) [在蒙古包的靠后部分老人似乎好奇地在看着一本書里的插图]。

第二詞干，或称簡單詞干，用于这些情况：当某一事物靜詞，第一，是成对詞里的第一个組成部份时；第二，在句子中不是同等成份的最后一个成份时：布利亚特語：модо шулуун [木头，石头等]（指放于某处的妨碍着什么的事物或危險的物体），алта зөөри [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直譯：[金子 | 財產]），адуу мал [所有的牲畜]（直譯：[馬群 | 牲畜]；馬并不屬於后者之中，但是再試比較喀尔喀語：таван хушуу мал [五种牲畜]：馬，牛，駱駝，山羊，綿羊）；古典語：тере дабаган-дур јабуші үгеі моду хада бүі (Г.—98) [在那个山隘里有不能通过的森林和山岩]，Чотонг-і морі беје үгеі кебшібе (Г—31) [連人帶馬，把乔統打了]（即不分是人是馬都打了一頓）。

性質靜詞一般地从不以第二詞干出現，只在个别土語的某些地方才可能有性質靜詞出現于第二詞干的情况：阿拉尔語：най хэхэ

〔做善事，慈善的事〕。但性質名詞一般地只用于第一詞干：古典語：нөкүр-үн джерге күмүс сайн магу геке бују (Л.сб—93) 〔丈夫和其他的人一定会說，这个(做得)好，(而)那个不好〕。

在布利亚特諸方言里(在这方面其他方言的材料目前还不能闡明任何問題)与動詞 хэхэ 〔做〕連用时使用第二詞干，而与動詞 болохо 〔变成〕連用时則使用第一詞干(其他蒙古方言也如此)：тэрэ бсагаарнь һамга хээд тэндэ айл болоно (Ант—55) 〔娶那个姑娘做妻子，开始过起家庭生活〕(直譯：〔那个姑娘做妻子])，һамган гээшэнь Түбжөөн хүбүүгээ илгажа хара барлаг хэбэ (Ант—53) 那个老太婆对待男孩杜布荣很坏，把他当成黑僱农(奴隶)〕，энэ баянай тэнэгийе ноён болгобо (摘自童話) 〔就是財主的这个蠢儿子，也讓(他)做了官〕，манайда суглаан болоо 〔在我們这里开了会〕，шоно гэнэмнай хара шулуун болоо 〔我們以为(那里)是狼，原来却是块黑石头〕。

大家知道，第二詞干，或簡單詞干特別使用于当靜詞在句中做直接賓語时，也就是說經常用第二詞干代替賓格：古典語：снє олан агта кен-ечё абуба? (Г.—28) 〔从誰哪儿要了这么多的騾馬?〕；бі хурдун морі унуба (Лубс—12) 〔我騎上了一匹快馬〕，біде агула дабаба (Лубс—5) 〔我們翻过了山〕；喀尔喀語：ус авав 〔拿了水〕布利亚特語：мап хараба 〔放牧牲畜；看守牲畜〕；卫拉特語：тугл гаргъв 〔把牛犢放出去了〕。

当某个靜詞做直接賓語时，何时用賓格的形式表示，何时用第二詞干的形式表示这个問題很早就有人研究。大家知道，很多研究者傾向于認為这里体现着确定性及非确定性范疇 (категория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и)。根据他們(主要是突厥学家)的意見，第二詞干代替賓格用于談及不定的事物时，即与西歐語言里使用不定冠詞的情况一样。到最近为止，这种解釋几乎一直都占有統治地位，但現在在新的事实材料的压力下才开始逐渐被推翻了，B·A 阿甫

罗凌 (В. А. Аврорин) 对那乃語^①的研究及其他語言学家的著作都証明了这一点。

同时, А 鮑布罗夫尼科夫 (С. А. Бобровников) 还指出: 賓格小詞經常可能随意地保留和省略”^②。他从格斯尔 Гесер (什米德特 Шмиді 版第19頁) 引証了下面的例子: гурбан хони - жічнос - ту барігулджу ідегүлбе, 在两行以后又逐詞地重复了这个句子, 但却以 хони 代替了 хони - жі (即以第二詞干代替了賓格) [把三隻綿羊都喂了狼]。

但是, А 鮑布罗夫尼科夫指出, 賓格多半不喪失其小詞: 1. 如果所指的是專有名詞和与指示代詞、物主代詞連用的靜詞; 2. 当“靜詞或支配它的動詞, 或者两者在一起有着限定詞时”; 3. “当賓格不可能直接用于動詞前时, 和由于句子的錯綜复杂可能造成語言的紊乱时”^③

为了正确的解决所討論的問題, 首先應該确定, 究竟在什么样情况下不能用第二詞干代替賓格, 然后再解决, 什么时候可以使用第二詞干或者賓格, 如果这些形式相互交替的話。我們已經适时地指出过, 如果根据事实的邏輯, 很显然, 某个詞表示对象时, 語言沒有特別的形式也行, 即用第二詞干代替賓格。此外, 第二詞干与賓格的形式差別只是在于带有收尾輔音 н 的名詞, 这种形式差別也可以滿足第二詞干, 无須再采用賓格形式。現在用布利亚特諸方言的例子來說明所述的材料, 因为在这些方言里主格的形式与第一詞干相同, 而并不与第二詞相同; 1. үбгэн үльгэр хэлэбэ [老人講了一个故事]; 2. үрөө һургаха [訓練馬駒子] 3. үхибүү һургаха [教会孩子]。

因为在现实生活里“故事”和“馬駒子”(三——四岁的馬, 专门挑选出来訓練的) 本身, 当然, 絕不可能說什也不能教什么, 那么在

① В. А. 阿甫罗凌著:《那乃語句法概要》, 列宁格勒, 1948年, 第164——221頁。

② А. 鮑布罗夫尼科夫著:《喀尔喀瑪克蒙語語法》, 第241頁。

③ 同上, 第242——244頁。

一定的上下文里——講述，訓練——無論如何這兩個靜詞都不可能理解為主語，因此在所引的例子中這些靜詞都是以第二詞干的形式出現（其實是普遍的詞干，因為正是這些靜詞只有一個詞干，它們沒有收尾輔音 *н*：我們之所以說第二詞干是為照顧到总的變化表）。

至於談到第三個例子，則應該考慮到 *үхибүү* 是第二詞干，主格形式是 *үхибүүн*：這些形式間的差別也給予了沒有賓格也行的可能性。根據這些可以理解，為什麼在主格和第二詞干形式相同的喀爾喀諾土語里賓格讓位給詞干的現象少於布利亞特方言。喀爾喀諾方言與布利亞特及衛拉特諾方言之間極本質的差別即在於此。完全與此相同，詞干也可以用來代替與格—地位格：*Бадма Москва оробо* [巴得瑪到莫斯科去了]。在這種情況下語言學家遇到與拉丁語中相同的現象。

另一方面，如 *аха* [哥哥]，*багша* [先生] 等這些布利亞特語靜詞，在做任何動作時都具有表示行為者的可能，因此它們當然在任何時候也不可能做直接賓語，它們依然是詞干形式並不能具有賓格的詞尾；又何況這些靜詞詞干形式和主格形式在外形上完全相同。

在這種情況下，語言的事實邏輯，即語言的客觀現實標準是通過主語—賓語的可逆性（*субъектно - объектная обративность*）表現的：[馬駒子—教] 和 [哥哥—教]（在第一种情況下沒有主語—賓語的可逆性，因為馬駒子不能教任何人；而在第二種情況下可以教哥哥也可以哥哥教別人，證明有這種可逆性）。

如果事實邏輯允許，甚至當詞干的形式與主格形式相同或靜詞為複數形式時（在《蒙古秘史》的語言里），直接賓語有時也可以不藉助賓格來表示：*Алон - коа коҗар көүн тореулби*（С.ск—§10）[阿龍高娃生了兩個兒子]，*коңшлемел конін чінаджу*（С.ск—§19）[把曬乾了的羊肉煮了]，*теберіку чіно дабаат олоан дабаба, ујілакдаку чіно усуг олоан көтулба*（Сск—§55）[把包圍你的許多山隘越過了，把哀悼你的許多河流渡過了]，*Бөлкүтәі мүдүт күкүру тагаладжу шібөө баріджу*（С.ск—§79）[別爾古泰把樹拔

出来了，筑了一道防卸工事]；喀尔喀語：танай тэр орноос хүн
(原文如此!) ирүүлэх гэж усы чинь хулгайлж авсан билээ (А. Зох
—33) [要知道偷了你的水，是为了从你们那地方引出个人来]，
түмэн хүн алаад, түмэн адуу туугаад ирэв (Х.Т — 114) [打死
了一万人，赶来了一万匹馬]，гурван зуун хүн дагуулаад (Х.Т
—114) [領了三百人]。

應該強調指出，在現代蒙古諸語言里，类似剛才所舉的例句是
极为少見的；有意思的是在所有这三个例句中都有同一个賓語—
хүн [人]。

确定了为什么不可能使用詞干来代替賓格（及与格—地位格）
之后，研究者从而就确定了何时可以不一定用賓格：任何一个可
以在動詞前做主語或定語（狀語）的靜詞，如果它是該動詞的直接
賓語就不可能以詞干形式出現。由于動詞前的性質靜詞和數詞只能
做狀語，而专有名詞只表示能动的生物，所以这些靜詞在做直接賓
語时必须是賓格的形式。至于談到普通的物体靜詞的問題，則每一
个这样的詞都要根据主語賓語的可逆性范疇来单独地解决。但任何
靜詞不能以其詞干形式作直接賓語却絕對不决定于这个范疇，也就
是說，必須以賓格的形式做直接賓語，如果該靜詞是复数形式，正
如 Д. А. 阿列克賽也夫 (Алексеев) ① 所正确地指出那样；或如果該
靜詞帶有某个人称物主小詞，如 А. 鮑布罗夫尼柯夫所指出②。与很
多研究者（特别是突厥学家）所指出的相反，指示代詞，數詞，性
質靜詞及其他限定詞的存在并不妨碍詞干用为直接賓語。

但在解决了上面提出的，用詞干代替賓格的可能性的問題之
后，研究者又碰到另外一个問題：为什么在可以不用賓格形式而用
詞干的地方，总是找到使用賓格的例子（例如，在 А. 鮑布罗夫尼科
夫所引的三隻綿羊的句子中，見上）。正是这个第二个問題經常妨
碍着第一个問題，即关于使用詞干代替賓格的可能性問題，的正确

① 見《語文学选集》，烏兰——烏德，1948年，第一分冊，147頁。

② 見 А. 鮑布罗夫尼柯夫著：《喀尔瑪克蒙語語法》，第242頁。

解决。

我們对剛才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如果邏輯重音落于該直接賓語上，則賓格也用于沒有主語賓語的可逆性的情況下：布利特亞語：миний морийе бариба〔提到了我的馬〕（正是馬，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此外，賓格代替可能的詞干，第一，用于所謂类比的情況下，第二，用于如鮑布罗夫尼科夫当时所指出的情況下，以及用于直接賓語因邏輯重音的配置而远离自己的動詞的情況下，在这时詞干形式的靜詞因此落入另一个句段里去。某些研究者企图在有 морийе（〔捉住了我的馬〕）的例句中，以及其他使用賓格的情况，肯定在蒙古語族里有他們主觀想象出来的确定性和非确定性范疇，这种企图在任何情況下也絕不能有助于对問題實質的了解，而且也說明不了任何問題，因为并非在詞干与賓格之間的差別中出現这个蒙古語族中的可以称之为确定性和非确定的东西。

鮑布罗夫尼科夫正确地指出，在口語里賓格經常讓位于詞干。原因是，藉助于語法联系的这种有力的手段（如語調，当然在書写語言里看不出来），口語就具有使主体和客体之間，主語和直接賓語之間产生差別的可能性。

許多已經僵化的表現法例子都与詞干有着明显的連系，而且其中某些表現法由于后来形成反身物主小詞就更复杂化了。例如，詞干形式的形動詞——通常是未来时，但却帶有反身物主小詞，使用于喀尔喀語及古典語的動詞 байх = бајиху〔有〕的詞組里，就赋予后者以特殊的意义（在其他蒙古方言里形動詞的这种使用法目前尚未发现（: гесер хаган сүр-іјер-іјен даругсан-іјан бајіба (Г—63)〔格斯尔汗不再以自己的尊严压迫（他）〕， тере емо ајлчлан очіху-бен бајіба (Влкр—56)〔那个妇女不去作客了〕；喀尔喀語：тэд явахаа байжээ〔他們拒絕去〕，〔他們不去了〕。

有时詞干形式的过去时形動詞也可做另一个動詞的狀語：布利亞特語：Оыгой тармуур бариһан ороже ерээд (Шад)〔翁果伊拿

着耙子进来了] (直译: 翁果伊—拿着耙子的一进来了的)。

在有些例子中詞干出現于某些動詞和靜詞的詞組里, 显然, 这些例子应当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 古典語: *сеге оруху* (布利亚特語: *hэгээ орохо* [开始醒悟], [恢复知觉] (指小孩或成年人昏厥, 受打击后, 等等), *ходжигір дархан сеге ороджу мөргүн үгө а'ладхаба* (Г—63) [秃头的铁匠恢复知觉后, 就恭恭敬敬地开始说话了]; 布利亚特語: *хүсэ орохо* [养精蓄锐], *гэрэл орохо* [喜笑颜开], *хүл хүндэ* [孕妇] (直译: [腿|重]), *худа орохо* [当媒人]: *үрэ хүүгэдээ хүн болгожо, худа ураг ороёл гэжэ ерээб* — *Манаар хайшан гээд худа орохобта* (Ант—67) [为了我们的孩子有出息, 我到(您这里)来想(同您)结成亲家(来人說)。—正是呀(您)可以和我們结成亲家(主人們回答說)], *гол орохо* [甦醒]: *hэбихэдэм арай гэжэ ами гол ороһоор бодо-орой* (Ант—55) [当(我)一揮动时, 你就起来了, 几乎象复活了]。

我們分析一下第一个例子: *ходжигір дархан сеге ороджу* [秃头的铁匠恢复知觉后]。这一例子直译是: [秃头的铁匠—知觉—觉出]。但如果把副動詞 *ороджу* “改成”过去时叙述式, 則得到: [秃头的铁匠恢复了知觉], 直译: [秃头的铁匠—知觉—觉出来了] (或 [感到有知觉]?)。这里有两种可能的假設: 1. 在类似的慣用語語句里是純粹詞干, 如果是这样, 則这些語句就是蒙古語族旧結構的遺留物, 根据这种結構依照意思和句中成份的順序就可找到句子成份之間的語法关系;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則2. 在这些慣用語語句中就是第二次結構的純粹詞干, 所謂第二次結構的純粹詞干是說現今已失去作用的地位格的附加成份在这里已消失, 同时在这种情况下所举的例子可以解釋为: [秃头的铁匠恢复了知觉] (而在第一种情况下: [秃头的铁匠—知觉恢复了])。

再次是为数很多, 但尚未被研究的例子, 其中的詞干带有反身物主小詞, 我們現在只举一些这样的例子: 古典語: *гагча беје-*

бен үледжү, Укүкү геджү кебтемүи (Викр—29) [只剩下我一个人] (直译: 只剩下自己的身子) 躺着等死], месен-ү үзүгүр-түр махабуд беје-бен ебдеренем (Викр—19) [用宝剑的尖锋刺伤自己的身子] (直译: 受害 | 身子 | 自己的 | ……); еме-ану седкыл-іјен джобаджу (Вл—482) [妻子忧虑了] (直译: 妻子 | 他的 | 思想 | 自己的 | 折磨了); 喀尔喀語: дураа гутах [感到厌恶] (直译: 爱好 | 自己的 | 毀环), уруугаа хэвтэх [俯伏而臥] (直译: 下面自己的 | 躺); биеэ амрах [休息体力] (直译: 身体 | 自己的 | 休息), 布利亚特語: нюдөө хараха [用眼看], [抬起頭, 張开眼] (直译: 眼睛 | 自己的 | 看; 这个慣用語不是俄語中“以自己的眼睛看”的意思, 因为表述后一意义时是說: нюдөөрөө үзэхэ, 使用工具格和另一个動詞), һахалаа хуухарха [燒光自己的鬍子] (直译: 鬍子 | 自己的 | 燒光), нойроо һэрихэ [醒来] (直译: 覺 | 自己的 | 醒来), һанагаа амарха [安心] (直译: 思想 | 自己的 || 休息), хэлээ хатаха [沉默] (直译: 舌头 | 自己的 || 乾涸), гэдэһээ үлдэхэ [飢餓] (直译: 胃 | 自己的 || 飢餓), толгойгоо үбдэхэ [頭痛] (直译: 头 | 自己的 || 痛), шуһаа адхарха [流自己的血] (直译: 血 | 自己的 || 流)。

这些例子的实质在于, 它們中所有的動詞 (хараха [看] 除外) 都是不及物動詞, 而相应的靜詞都是帶有反身物主詞尾的第二詞干形式。類似的靜詞詞組通常被研究者們認為是賓格, 因为实际上当有反身物主詞尾时賓格的詞尾可以隨便省略, 而并不損害意思, 如, 喀尔喀語: малаа [自己的牲畜]。但問題在于, 在这种情况下“省略的”賓格的附加成份同样也可以輕易地和无阻碍地恢复起来: малыгаа [自己的牲畜]: 而同时在我们所举的帶有不及物動詞的例子中却絕對沒有增添賓格詞尾的可能性。因此对所举包含“无形态的”賓格靜詞并且这些靜詞都有反身物主詞尾的例子的解釋, 当然是完全不正确的, 因为这里只有帶有同样的反身物主詞

尾的第二詞干。

最后我們还指出一点：在喀尔喀語的 хавар болов [春天来到了] (直譯：春天变成了，即某种东西变成了春天) 这一类无人称句的合成謂語中我們也发现有詞干。試比較 би багш болов [我成了教員] 一类的句子。类似例子中合成句的靜詞部分都当做主語 (从俄語譯文及其他語言的譯文类推)。完全不是这样，把这种詞組变成形動詞或副動詞短語后，就容易看出：хавар болоход [当春天来到了的时候]，хавар болтол [春天来到以前] (几乎从未有 хаврай 或 хаврыг болоход 或 болтол，如果某个靜詞在句子中是主語的話，这种現象就会非常普通)。

屬 格

这个格在蒙古語言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因为几乎只有藉助于这个格才能在靜詞之間实现語法联系。换言之，在这些語言里屬格几乎是唯一的靜詞附加格 (приименный падеж)，因为，正如我們下文所見到的那样，共同格、工具格、出发格和与格—地位格只在极有限的情况下才支配靜詞。与印歐語系的前置詞不同，后置詞不可能作为靜詞之間的語法联系的手段，如果它們不采用地方一時間小詞 -ki 的話。

由我們对后置詞及后置副詞的簡述可見，正是这些虛詞詞类 (46种中有32种) 中的絕大多数詞支配屬格。同样我們也可以看出，在后置詞的結構里，屬格日益排挤着其他的格，与此同时它又讓位于第一詞干，或完整詞干。因此，很显然，屬格的功能是如此的繁多广杂和丰富，以致于很难在这本書中詳細地对他們做比較滿意的論述。但是我們仍然力图在下面把它的一些基本意义叙述出来。

1) 最高屬格 (родительный превосходства)，用于在同类事物中分出一个具有某种最高級的性質的事物：古典語：едүр - үн сајин [最好的日子]，сара - јин олан - і сагатаң күліједжү, ед -

Ур - үн олан - і өнджин күліједжү (Ц—1—28) [等了很多很多的月份，等待了很多很多的日子]，оїрад - ун сајин [卫拉特人中最优秀的]；喀尔喀語：газрын холоос [从最远的地方]，эриний сайн [男人中最好的]，布利亚特語：улааганын ехэ улаае [山醉漿菓中最紅的]，алахын муугаар алаба (叙事詩) [用最殘酷的死亡来消灭]。

这些例子中的相应的性質靜詞都用做主語或賓語。当这种靜詞为最高屬格形式并且應該作限定語使用时，即用于句中定語时，則它們似乎是重迭的：第一次用屬格形式，而第二次則用第一詞干形式，被限定語位于第一詞干后，但是这一被限定語也可以沒有，如果性質靜詞做为名詞使用的話：古典語：сајин - у сајин [优秀中之最优秀的]，магу - јин магу күмүйн [最坏的人]。

有时經常用其他的短語来代替这种短語，在那种短語中 хамуг [所有的] 和 адаг [末尾] 用屬格形式：хамуг - ун сајин [最好的]，[頂好的]，адаг - ун магу [最坏的]，[頂坏的]。хамуг - ун 一般与具有肯定意义的定語連用，而 адаг - ун 与带有否定意义的定語連用。

偶尔也使用出发格代替屬格，这时最高級更加强起来：喀尔喀語：муугаас муу [坏中最坏的]。

2) 区分屬格 (родительный выделительный)，用于当某种緣故从一定数量的 (不是全部!) 同类事物里区分出一个时。在这种情况下，特別重要的是我們在最高屬格中所見的性質的最高級在此并不起作用。从形式方面看，区分屬格与最高屬格之間的差別在于，与后者連用时，相应的被支配靜詞或限定靜詞用单数的形式并且沒有任何数量定語，而与区分屬格連用时，这种靜詞經常用复数形式，或是带有数量定語：古典語：гурбан ксүйкн - іјен (代替 іүген) ніген - і ілеге (Г—1) [从自己的三个儿子中派一个去吧]，мал емнелге - јин јабудал болбасу мал аджу ахуй - јі дегегші - легүйкү нөкүчел - үл (原文如此!) ніген - інү мөн болумуй (У—

1417) [兽医学是提高畜牧业的重要因素之一]；喀尔喀語：
гурав уулны наад уулан дээр (Am. Зох—15) [(登上了) 三座山
的最近一座山]，тавны хоёр [五分之二]，тэдний зарим нь [他
們中的某些人]，布利亚特語：олоной нэгэн [許多人中的一个]；
卫拉特語：теднэ нэгнь [他們中的一人]，көвүдиннь бичкнь [他
的儿子中小的(儿子)]。

3) 效用屬格 (родительный назначения)，表示行为或事物是
被限定事物的用途或功能，以及被限定事物的行为的对象。关于后
者必須強調指出，不應該把效用屬格在某些情況下与賓語屬格混淆
起来：在賓語屬格的情況下，行为的本身就是被限定語 (замын
барилга ([建筑道路])，而在效用屬格的情況下一只是工具等
等，而不是行为。換言之，有时某一物体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不是
根据行为来确定，而是根据賓語的名称来确定。效用屬格的定語几
乎永远用单数形式：古典語：сүнесүн - ү модун [生命之树] (直
譯：灵魂的树)；非常有趣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用第一詞干代
替屬格的形式：сүнесүн модун (В.М.П—6) [灵魂树]，тара -
сун - у саба [盛酒的器皿]，бучаху - јин арга [回来的工具]，
үджекү - јин нидүн, сонусху - јин чикін [为了看(东西)的眼睛为
了听(东西)的耳朵] 喀尔喀語：эрх чөлөөний тэмцэл [解放斗
爭] (直譯：自由的 | 斗爭)，тракторын цех [拖拉机車間]，
хичээлийн тасаг [課室]，малын эмч兽医]，мал аж ахуйн яам
[畜牧部]，дуу хөгжмийн бөлгөм [歌曲音乐小組]；卫拉特語：
тосна машин [榨油机] (直譯：油的 | 机器)，загьсна зер -
зев [捕漁具]；布利亚特語：малай хорёо [牲口圈]，таршаагай
ноён (陈旧的詞)，直譯：[蝗虫官] (即在19世紀末叶与蝗虫
进行斗爭的领导人) мориной завод [馬厂]，колхозой (түрүүлэ -
гшэ) [农庄主席]，айлай дарга陈旧的詞，[村长]。

我們把后两个例子包括在这一类里虽然不无躊躇，但为了不再
增加一类地位屬格，也就勉强归入这一类了，而且我們認為它們也

不可能归入屬性屬格或整体屬格。

4) 屬性屬格 (родительный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表示某物广义地和不同意思地屬於人或事物; 这种意义是屬格的基本意义, 总之, 这种意义可以概括該格的所有其他意义 (特别是主体, 整体, 地方, 時間及效用等意义): 古典語: тере күмүн - ү көбөгүн [那个人的儿子], хубисхал - ун ачи нөлгө [革命的影响]; 喀尔喀語: Цогтын ном [超克图 (专有名词) 的書], намын хороо [党委会], намын гишүүн [党员]; 布利亚特語: шиний үгэ [你的話], колхозой клуб [农庄俱乐部], хойн бурят [科里的布利亚特人] (不是根据地方名称, 而是根据部落的起源); 卫拉特語: ахин махла [哥哥的帽子], сургъульчин дегтр [学生的書]。

дулаган - у орон [溫暖的地方] (Талх—70) 或 [溫暖底地方] 只出現过一次, 看来應該把这个地方理解为 [溫暖底地方]。一般地應該是 дулаган орон [溫暖的地方]。

在喀尔喀的叙事詩中 халууны газраас гарч, харь газрыг хэсжээ [离开故乡的土地, 来到陌生的地方] 这样的語句是极其普遍和盛行的。

在这个句子里 [故乡的土地] 喀尔喀語讀成 халууны газар [热情底土地], 但轉义成: [故乡的土地, “热情”的土地, 有着亲屬血統的英雄土地]。一般地, 屬格形式的 халуун [热情的] 从前用来确定母亲的亲屬关系。

5) 整体屬格 (родительный целого) 表示一种物体, 被限定語是該物体的一部分: 古典語: хусун - у набчи [百樺树的叶子]; 喀尔喀語: гэрийн дээвэр [蒙古包的頂子]; 布利亚特語: үнэгэнэй һүүл [狐狸的尾巴]。

6) 度量屬格 (родительный меры) 表示用作度量另一事物的单位的事物, 而这另一事物就是被限定語: 古典語: хоног - ун гаджар [一天的路程] (直譯: 一昼夜的地方), үде - јин гаджар

〔一整天的路程〕，долуган хоног - ун джам〔七天的路〕，минг - ган бер - е - јин гаджар〔一千英哩的路程〕；喀尔喀語：гурван сарын газар〔三个月的路程〕；布利亚特語：хонолгын мяхан〔过（一）夜的肉〕。

当与一定的靜詞（度量的名称）連用时，亦如以某种媒介物作測量器时一样使用第一副干：布利亚特語：найман дүрөө дайда（叙事詩）〔八个馬蹬子的地方〕（有八匹輪換騎的馬就可到达的地方），хоёр талша сай〔两碗茶〕，арбан пуд тариа〔十普特糧食〕。

7) 時間屬格（родительный времени）表示在時間方面被限定的事物：古典語：намур - ун салкин〔秋风〕；喀尔喀語：өвлийн хувцас〔冬衣〕，өвлийн идэш〔冬糧〕，оройн хүйтэн〔傍晚的寒冷〕；布利亚特語：зунай харгы〔夏天的路〕，хабар намарай шубууд〔春天及秋天的鳥〕（即只有春天时和秋天时在某地方才有的那种候鳥）。

8) 地方屬格（родительный места）表示在地点方面被限定的事物：古典語：гаджар - ун шібагу〔陆地上的鳥〕（即不浮水的鳥），усун - у шібагу〔水鳥〕；喀尔喀語：замын айл〔路傍的村庄〕，алсын бэлчээр〔远处的牧場〕，уулын ой〔山林〕；布利亚特語：үнгын бурят〔翁格（来自翁格 унгэ 河）的布利亚特人〕，Москвага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莫斯科大学〕，тайгын ногоон〔大密林的牧草〕。

9) 主語屬格（родительный субъекта）表示行为者或者語法上的主語，与由动名詞或过程名詞表示的被限定語連用：古典語：арад - ун темечел〔人民的斗争〕，арад - ун ілалта〔人民的胜利〕；喀尔喀語：усны урсгал〔水流〕，нарны эргэлт〔太阳的转动〕，малын тарган цаг〔牲畜肥壮的季节〕布利亚特語：үбгэдэй найр〔老人們的宴会〕，саһанай хайлалт〔雪的融化〕，багашу - улай шууяан〔孩子們的喧嘩〕。

布利亚特語方言与所有其他蒙古語及其方言之間的显著差别，是布利亚特諸方言的屬格（及第二詞干）专用于表示形動詞短語及副動詞短語中的主語，而其他方言的这个格却不常这样使用：布利亚特語：миний ирэтэр эндэ байгаарай [在我来之前（你）留在这里]；喀尔喀語：малын үхэх явдал [牲畜的死亡]；卫拉特語：мана тэвсн бичг [我們所发的信]；古典語：шібагуд-ун усун-дур шумбагсан тухай (Талх—3) [关于鳥儿如河潛水]。

10) 賓語屬格 (родительный объекта) 在蒙古語族里相对地很少使用，因为在必要的情况下主要使用形動詞短語或副動詞短語来表示这种意义；賓語屬格之所以比較經常使用主要是与十月革命后的俄語文学語言的那种强有力的影响有关：古典語：гөшігүд-үн бүүрдкел [人員的統計]；喀尔喀語：төмөр замын барилга [鐵路建筑]，ардын аман зохиолын эмхтгэл [民間創作集]，маршал Чойбалсангийн тухай зохиолуудын түүвэр [論 乔巴山 元帅的文集]，гийгүүлэгчийн тайлбар [关于輔音的注解、解釋]；布利亚特語：Москвагай хамгаалал [莫斯科的防卫]；卫拉特語：селәнә эдл ахун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 农业集体化]，нердин хүврлгын (語法方面) [靜詞的变化]。

以前我們曾傾向于把 загъсна зер-зев [捕魚具] (直譯：魚的 | 工具)，тосна машин [榨油机] (直譯：油的 | 机器) 等一类的例子归并到賓語屬格；現在我們認為把它們归并于效用屬格更正确些 (見上述)。

11) 过程标志屬格 (родительный процессного признака) 从某种行为方面來說明被限定事物：古典語：енелекүй-јін дагун (Л.сб—50) [凄惋的声音]，үсү ноосу гарху-јін чаг (Л.сб—89) [羊毛上市的季节]，баркіран бајиху-јін дагун (Вл—488) [号泣] (直譯：哭号的声音)，наран ороху-јін үје-бер (Талх—20) [日沒的时候]，гегē тасурахуи-јін үје-дүр (同上) [灯光熄灭的时候]，үр чајиху-јін үјн-дүр, наран гарху-јін үје-

д р (Талх—黎明的时候，太阳升起的时候)。

通常都使用简单式形动词定語来代替过程标志屬格，简单式形动词定語指用形动的詞干而不是屬格形式所表示的定語。目前我們尚不能确定屬格形式的形动词的这种用法在口語中是否普遍。但普通的过程标志屬格用得很多，并且定語一定用动名詞或过程名詞来表示：古典語：бајасхуланг - ун урај [愉快的欢呼]，ургумал - ун джүјил [植物] (直譯：生长的 | 物体)，бајилдуган - у джигсагал [战斗的行列]；喀尔喀語：явдын улс [旅客們] (直譯：走长途的 | 人們)，бичгийн ажил [文字工作]，нүүдлийн айл [游牧的村子]，баярын хурал [庄严的集会]；布利亚特語：сабшалангын улад [割草人]，үхэлэй саг [死亡的时刻]，угталгын хүн [在村外迎接婚礼行列的人] (直譯：迎接的 | 人)，мунгаалгын дуун [爭执的歌曲] (直譯：責罵的 | 歌曲)。

12) 我們前面已指出过，很难把屬格的一切功能都概括无遺地列成一个严整的图表。因此我們以下只得补充某些表現屬格各种功能的少数例子，这些例子仅是表示屬格許多功能中很小的一部分：古典語：нискү онгучан - у ангги [航空部門] (直譯：飞 | 船 | 部門)，үкер буу - јин ангги [砲兵部門]。

在这些例子中都是从行为的工具方面說明事物，再試比較喀尔喀語：тракторын бригад [拖拉机工作队]。

在蒙古語族里表示某种力量的定語一般地用第一詞干：морин тэрэг [馬車]，салхин тээрэм [风磨]，喀尔喀語的死詞：уурын машин [汽車]。

古典語：күмүйн - ү төрүлтү [类人的，象人一类的]，арбан келен - ү амитан (X, X—93) [十种語言的人]；喀尔喀語：бага насны мал [幼小的牲畜]，цусны хэрэг [流血的事件]；布利亚特語：үнгын шубууд [鮮艳的鳥]，[各种顏色的鳥] (直譯：顏色的鳥)。

某些屬格形式的个别靜詞具有特殊的意义：古典語的 ебүл -

Ун беледкел (Талх—12不是表示〔冬季的准备〕,而是表示〔准备过冬〕, кедүй-неі (Талх—3)喀尔喀語的 хэдийний (Б.Цэв—7), эртний (Ц—5—6, 38頁)和 хэзээний (Ам.Зох—62)用做状語,意思是〔早已〕,〔很久前〕,〔在很久很久以前〕,虽然它們原来分別是靜詞的屬格形式(кедүй〔何时〕, эрт〔早〕, хэзээ〔何时〕)。

对这些例子最简单的解釋,就是說“省略”了被限定語,而事实上这里却关系着所謂地位格,該格的詞尾由于地位格失去作用的結果,就按錯合作用而与屬格的詞尾相同。

大家知道,領屬定語(поссесивное определение)的存在通常也并不能使被限定語去掉附有的物主小詞,如喀尔喀語: тэр хүний гэрт нь〔在那个人的蒙古包里〕(直譯: 那个|人的|蒙古包里|他的)。根据这点鮑布罗夫尼科夫試图确定領屬結構有四类: 1) 定語是屬格形式,同时被限定語帶有物主小詞; 2) 定語是屬格形式,而被限定語沒有物主小詞; 3) 定語“沒有屬格标志”,而被限定語帶有物主小詞; 4) 定語及被限定語都沒有任何形态,都是相应靜詞的純詞干^①。

第一类用于物体一定語是言語的“主題”时,被限定語“只是这一主題的界限,換言之: 被限定語表示从那一方面来描述一物体一定語:

төре хаган - у ед - агурасун - ану ← чаглаши үгеі жеке агсан
〔那个皇帝的財產說不出地巨大〕。

第二类相反地用于被限定語构成言語的主題时,而屬格形式的靜詞是被限定語的“偶然的定語”:

далаі хунг тајиджі дөрбөн ојирад - ун күмүн - і ниге ечиге - јин
көбе - гүн, ниге сагадаг - ун сумун метү үлү ілгадаг 大寶洪太吉把
四个卫拉特部落的人象是同一个父亲的孩子,象是同一个箭筒里的

^① 見鮑布罗夫尼科夫著:《喀尔瑪克蒙古語語法》,第216—219頁。

箭一样不加区分^①（認為是一樣的——桑席耶夫）”。

第三类用于这种情况：物体一定語以帶有特殊目的的形式出現，作为一个在头脑中首先想起的并且不依使用到它的一句子而轉移的概念……这种詞組經常用于一鮑布罗夫尼科夫解釋說——当靜詞假定是屬格形式（即沒有該格附加成份的物体一定語——桑席耶夫註），受許多詞的限定，因而該靜詞和它的限定詞含有一个完整的意思并能以单独的句子来翻譯时：

шiра - jин öглiге - jин еджен - дү бајiгчи далаi блама - jин са - нггаi күмүд толугаi - ану далаi - блама - iин болтугаi！〔在寺院
的布施者那里有达賚喇嘛所屬庙仓里的人們愿他們的头屬於达賚喇
嘛〕^②（直譯：在寺院的布施者那里有一达賚—喇嘛的人—他們的
头—达賚—喇嘛的将是呢！）。

最后，第四种領屬結構用于当定語和被限定語“作最广义的使用，合起来构成整类事物的名称”^③，即构成一个概念时：хан - орон〔汗的位置〕，〔帝位〕；хан - көбегүн〔皇帝的儿子〕，〔王子〕，〔皇太子〕。

关于鮑布罗夫尼科夫所述的主張我們还应当补充一点，即在蒙古語族里第一，第二和第四类領屬組合是很普遍的，我們完全接受这位科学家的解釋。需要补充的是近50—70年以来在古典語及喀尔喀蒙古語中第三人称的物主小詞用为主語的标志是那样牢固，以致該物主小詞在这种用法中喪失了它的人称特性并甚至于与第一人称連用：如用 Би … тангараглах нь（Б.Цэв—32）〔我起誓……〕（直譯：我 | 起誓 | 他的）代替預期中的 тангараглах минь（直譯：起誓我的）。

至于第三类領屬組合，我們則不能同意鮑布罗夫尼科夫的解釋。問題在于，鮑布罗夫尼科夫所举的例子在蒙古語里是較少的例子中

① 鮑布罗夫尼科夫著：《喀尔瑪克蒙古語語法》，第217頁。

② 同上第218頁。

③ 同上。

的一个，因此我們不相信除了鮑布罗夫尼科夫所举过的和被我們所引用的那个唯一的例子外，还有其他的例子。这类例子少到所有以前的蒙古家學們竟完全沒有提到它們；我們也只发现四个例子（如果專門去找的話，大概它們的数量也不会增加太多）： арслан - бер агур - ану күрүн, омуг - ану көгерчү тере метү буі болбасу үджегүлүгтүн хамига бајінам камегсен (Талх—53) [獅子发怒了，傲慢地說：如果有类似的什么东西，那么它在哪儿，指給我看]（直譯：獅子 | 憤怒 | 它的 | 述到 | 傲慢 | 它的 | 发火 | 問了 | ……）， тере - бер күчүн - ану гаіхамшиг јеке, баса шірүгүн шалаб түргүчи болаі (Вл—486) [他的力气惊人的大，此外，他凶暴，敏捷和迅速]（直譯：那个 | 力气 | 他的 | 惊人的 | 大 | ……）， ене моду өндүр - ану нада - луга адалі біле (Вл—496) [这棵树和我一样高]（直譯：这棵树 | 高 | 他的 | 同我一样 | 是）， тере (тогусшібагун) төрүкү джуджага - ану өскүйі - деген коке джисү - бер осдег (Викр—14) [那隻孔雀的幼兒长成兰色]（直譯：那个 | 孔雀 | 鳥 | 生下的 | 幼鳥 | 它的 | 当成长时 | 长成兰色）。

由各例可見，在蒙古族語中很少出現如在突厥語族（按照卡拉薩也夫的定义是不定附加成分^①）中及通古斯滿洲語族（按照苏尼克的定义是第一种領屬表示法^②）中完全是普遍的那种現象。我們覺得蒙古語族中的这些領屬表示法的消失，部分地使得反身物主小詞逐漸代替和正在代替着人称物主小詞（如：布利亚特語的 уураа хүрэхэ [发怒]，以后反身、物主小詞有时也可以理解为地位格的附加成份，如果这与支配動詞的意义相适应的話。在其他的情况下各种組合完全可以用其他的短語代替；例如，蒙古故事集《五卷書》中把 арслан бер агур - ану күрүн, 說成比較簡單的 агурладжу

① 見 X. Карасаеl 著：《吉尔吉斯語中格的語义学》，伏龙芝，1944年，第24頁。

② 見 O. П. Суник 著：《通古斯—滿洲語族句法概論》，列宁格勒，1947年，第58—63頁。

(Вл—486) [发怒]。不言而喻，現在很难看出在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里所述的这种領屬表示法逐漸消失所經過的全部道路：只有当說明这种現象的例子增加时才有这种可能。

賓 格

与我們在很多其他語言(俄語，拉丁語，希臘語等語言)中所見到的不同，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的賓格只用来表示行为的对象，作直接賓語。換言之，如果不把几乎是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布利亞特諸方言除外)都有的形動詞短語及副動詞短語中的主語賓格計算在內，那么这里只是关系到賓語賓格。

因为在蒙古語族中賓格的使用是很清楚的，以下我們只引証那些用俄語可以不譯成賓語賓格的例子(括弧內是注解及直譯)：古典語：гесер-і төрөбө геджү сонусугад (Г—20) [听到說，格斯尔誕生了] (关于格斯尔，听說他誕生了)，сојол-і гајихаба (Л.сб—104) [对文化欽羨]，[文化使得狂喜了]，бікарміджид-ун јосун ану тала- дур гурбан джіл јабуджу тала-јін амітан-і тусалаху，агулан- дур гурбан джіл јабуджу агула-јін амітан-і тусалаху (Викр—102) [毕卡尔米吉德的习惯是这样：在平原上呆三年，帮助平原上的生物；在山里呆三年，帮助山上的生物] (動詞 тусалаху [帮助] 一般要求与格—地位格，而不是賓格)，егүде-јі оругад [进門]，Добун мержан…нікан јадау куун коунбеен котолджу јабуку-і джолкаджу (С.ск—§14) [道本、莫尔根遇見了一个穷人領着自己的儿子] (在現代蒙古諸方言里動詞 золгохо [遇見] 經常要求共同格或連結格，而不是賓格)，каджарун кола-і сеткіджу (§19) [想起遙遠的道路] (想起遙遠的地方)，меркідун каджар Селенке-і нунтукладжу (§219) [莫尔克(部落名称)地区位于色楞格河。

在古典語中賓格与動詞 ороху [进入] (除以上所列举的例子外，偶尔也出現这种类型的其他例子)連用的原因應該是，在这种

情況下，口語中的第二詞干在古典語中被錯誤地解釋和不正確地表述。把口語“譯成”古典語時人們正是往往機械地和籠統的用賓格的形式來表達第二詞干。

與俄語中的情況不同，蒙古語中有很多支配賓格的動詞：喀爾喀語：захирах〔支配〕，мэдэх〔知道〕，эдлэх〔利用〕，гайхах〔惊奇〕，〔欣賞〕，эзлэх〔掌握〕，〔占有〕，ноёлох（死詞）〔領導〕，эрхлэх〔管理〕，гатлах〔渡過〕，дабах〔移往〕，сонсох〔聽〕，хичээх〔努力〕，санах〔想〕，хэлэх, гэх〔談說〕及許多其他的動詞。

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但布利亞特及某些其他方言除外，有一個特點，就是在定語性的形動詞短語及副動詞短語中用賓格靜詞來表示主體，相當於俄語副句中的主體：古典語，намајі бичікан бүкүй чаг - ту ене моду өндүр - ану нада - луга адалі біле кемебеі Бічі - ану намајі бага чаг - ту（這裡沒有形動詞！——桑席耶夫）нее моду нада - луга адалі（Вл—496）〔（象）說：“當我還小的時候，這棵樹和我的身材一樣高”。猴子（說）：“在我童年時這棵樹同我差不多”〕；喀爾喀語：унасан морийг тарган байхад（Х.Т—15）〔當騎的馬肥胖的時候〕，голыг шалбааг байхад（摘自敘事詩）〔當河流（還）是水洼時〕；瓦拉特語：чамаг ирснэ хөөн би гарч йовлав（Павл—93）〔我是在你來了以後出去的〕，Бадмиг йовхла Дальган дахх（Павл—96）〔如果巴德瑪去，那麼道力干也跟他去〕。

很多的蒙古語中使用主語賓格（和主語屬格同時用或代替它），我們認為，其原因是這些語言的賓格和屬格之間在發生學上有着緊密的聯繫，關於這點我們已在有關格的附加成份的部份談過。

最後，我們要提醒注意這一事實，祈求語態形式的動詞偶爾也可以同時支配兩個非同等的，但都是賓格形式的句子成份。

此外，如果直接賓語伴隨着一個具有“一切”意義的總括代詞時，一個動詞也可以支配兩個賓格：古典語：бусу тогид - і

бүгүдөгөр - i талбиба (Влкр—115) [所有其他的鸚鵡都放了]，
正确些是：[把其他的鸚鵡都放了]。

与格—地位格

在語态的部分（第二卷）将要談到，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的与格—地位格如何表示祈求—被动短語中的主語。如果除去与格—地位格这种作用，則关于該格在蒙古語族中的用法應該說它起着与其他单結構（одноструктурный）語言中的与格和地位格同样的句法作用。簡言之，与格—地位格回答下列問題：1）給誰，給什么；2）在誰哪儿，在什么哪儿，在誰里面，在什么里面，在何处；3）向誰，向什么，向何处；4）何时；5）为誰，为什么（并表示：“对誰有利”和，“对誰有害”之意），如：

1）古典語：нада үлү джолгалдунам (Г—42) [沒碰見我；沒遇見我]；喀尔喀語：би нөхөртөө хэлэв (Талх—194) [我告訴了自己的同志]；

2）古典語：јеке - дүрджаган - ече амитан, бага - дур хулугана - ече амитан үгеі (Вл—488) [沒有比象大的动物；沒有比老鼠小的动物]（直譯：在大的里……，在小的里……沒有）；喀尔喀語：дэвтэртээ алдаагүй бөгөөд цэвэрхэн бичдэг (Б.Цэв—68) [本子中写得沒有錯又乾淨，сайн морь манай адуунд явж байна (Х.Т—149) [在我們的馬群中有一匹好馬]；布利亚特語：хүбүүн хүнжэлдөө хэвтээд нурана (Ант—59) [小的躺在床上]（直譯：“在被子底下”，正确些是：“在其被子里”）并詢問着]，аба гэртэ нууна (Им—55) [父亲在蒙古包里坐着]；…… гүлгэд наранда игаажа хэвтэбэд (Им—81) [小狐狸子躺着晒太阳]；卫拉特語：көк теегт мал иддж йовна (Павл—53) [在綠色的大草原上牧放着牲畜]；

3）古典語：минү аба гер - уур оруба (Талх—194) [我的父亲走进蒙古包]，хурал - ун даруга - дур сонгоба (全上) [选

为会议主席]；布利亚特語：hургагшань hурагшадтаяа экскурсида онобо (Им—78) [先生和学生們旅行去了]；

4) 喀尔喀語：шөлөг нойрын ихэнд (X. T—50) [正当熟睡的时候]，[当睡得特別酣时] (直譯：在酣睡的強烈中)，эмээл хазаарынхаа бүр бүтэнд боливол таарна (X. T—63) [当馬鞍子及馬勒(即挽具)还完整时 (直譯：“完整地”时,最好停住)]；布利亚特語：hарын хуушанда [在下半月] (月份；直譯：向月的旧时)；

5) 古典語：ман - дур өшіжетү (Г—1) [和我們敌对的]；布利亚特語：хэндээ тухатай [对誰有利]，танда муу [对你們不好]，шамда шадар [靠近你]。

除了表示以上所举的方位格通常具有的地点，方向，受事 (адресат)，時間等意义以外，蒙古語族中的与格—地位格还表示 6) 原因，7) 目的，8) 某些其他的意义，下面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6) 古典語：харадаху - јін сајін - ду хадагаладаг амі асан, хатариху - јін сајін - ду олджу ідедег ол хогола асан (Ц—1—34) [(我)有一条命，(幸亏)由于我很恶毒，(我)才能一直保住了这条命；还有一隻肥美的食物，(幸亏)善于飞快奔跑，(我)才得到它] (一只被捕的狼的話)，ере сајін - даган ічидег - јү, ергүү мунгхаг - таган сагудаг - ју? (X. X—85) [那个男人不知是因为(他)老实而客气呢，还是因为(他)愚蠢无知而(那样)坐着(不动身上路—桑席耶夫)?] өлескүлендү унаба ірген (摘自中世紀西部蒙古語 М.ад - Алаб) [人民由于飢餓而死亡] (直譯：在飢餓中人民倒下了)；喀尔喀語：магтсан үгэнд үл бахад, дор - омжилсон үгэнд бүр сөч (諺語) [不要因讚美的話而驕傲，不要因无礼的話而恐惧!] (直譯：对讚美的話……，对使人見怪的話……)，гавшгай сайн сайхандаа тогтожээ, тэнхээтэй сайндаа тогтоож авчээ (А. Зох—16) [其所以拦住了(馬)，因为是敏捷的和好的；其所以能勒住(馬)，因为是有有力气的和优秀的 [好汉]；

7) 喀尔喀語: тэр авгай хүн усанд очжээ (X. T—43) [那个女人打水去了]; 布利亚特語: нэгэтэ би түлээндэ ошобоб (摘自 « далан худал » 故事集) [有一次我去打柴], би шамгай түлээндэ гаралсахам гү гэжэ Бата абаһаан асууба (Им—81) [巴达对父亲說: 讓我和你一起去打柴吧]。

很显然, 与格—地位格用作原因和目的是从普通的平列句或者, 可以說, 从半平列句 (полупаратакис) 来的: “在飢餓中”, “在飢餓的狀況下”, “当飢餓的时候” = “由于飢餓”; “向柴” (到树林) = 当然是“打柴”; 下面的一些例子很难予以分类 (情緒“受事”还是如 Д.А. 阿历克塞也夫所說的, 是情感与格 (дательный чувства?)), 所以我們只能給譯出:

8) 古典語: кегер морі гесер - түү агурладжу (Г—86) [栗色的馬向格斯尔发怒了], кітад таріјан - даган хоросчу гүјіджү іребө (Г—22) [一个汉人因为不放心粮食而跑来了], буругу - ду бодуджу болху үгеі (Л.сб—121) [不應該認為是不对的、錯誤的]。

关于有时要求与格—地位格的動詞 хүрэхэ [到达] 和后置詞 хүі тэл ~ хүртэр [到] 和 адалі [象……那样], 将在后置詞部分論及。

地 位 格

蒙古古典語的地位格 (如果不算某些失去作用的副詞形式等等的话, 其它蒙古語都沒有这个格) 与上面分析的与格—地位格无甚差別。使用地位格时唯一本質的差別在于, 性質名詞用該格时起帶有某种邏輯重音的行为方法状語的作用: түрген - е едегебе (Л.сб—68) [很快地医好了], гүн - ө најідамуі (У—2341) [深深地希望着]。

下面的例子說明地位格的其他用法: тескүје берке ганг джуд (Ц—1—31) [难以忍受的自然灾禍 (旱灾和严寒)], наран

-ану джегүн - ече барагун - а оруху - ану түрген болджу (Л. сб—84) [太阳从东到西 (在西方) 的运转 (落下) 快了起来], сургагули - јим бајирин - а күргеджү (Чб—59) [送到学校的宿舍], тере күмүн - е буу керелдү (Г—32) [不要同那个人争吵!] (这一动词通常要求共同格或联结格!), үкер - і терген - е көлджү болуму (Лубс—13) [可以把牛套上車], суругчид агулан - а гарчу (Лубс—49 [学生们上到山上], монгол келен - е (Лубс—79) [在蒙古語里], олан тоган - а (Лубс—133 [在复数里] (語法术语), ене едүр јабугсад лаб јеке беруган - а учараму (Лубс—143) [出門的人今天一定会碰上 (直譯: 遇上) 大雨], тере гаджар - а [在那个地方], [在那里]。

在古代的文章里地位格經常代替与格—地位格用作被动語态的主語: гашігун - а даругдаджу [为痛苦所压抑的] ①, шібагун - а барігдагсан [被鳥捉住了] ②, али дајісун - а барігдаба [被什么样的敌人抓住了?] ③。

在上文談及之处已說过, 地位格广泛地用于《蒙古秘史》里, 只有专门研究过汉语原文之后才可能从《蒙古秘史》中举出一些說明这个規則的例子。

大家知道, 口語里地位格存在于布利亚特語的 ябахаа ~ ябахаяя байна [准备去], [处于行将出发状态], уншахаа ~ уншыхаяя ерээ [来讀書] (直譯: 去讀) 这一类的例子中。

可以認為, 各类副詞中的成份 -на (喀尔喀語: гадна [在外面], хойно [在……之后], [在后面], өмнө [在前面], дорно [在东面], [东方] 及其它) 乃是帶有插入輔音 н 的地位格的詞尾。

① 見什米德特著:《蒙語語法》, 圣彼得堡, 1832年, 第156頁。

② 同上, 第155頁。

③ 同上, 第157頁。

出发格

出发格表示任何运动着的行为或状态的出发点，因此最初状态、出发点，起源地，原因或起源，主体，比较，重复及其他的出发格都是同一个语义范畴的各个不同方面而已。因此没有任何必要把这个格的过分复杂的使用类别都列举一番，从下面举的例子即可知道其类别，但是这些例子我们是按意义整组地举出的：

1. 古典语：*өнггерегсен он - дур егүн - ү мал арбан најіман бајігсанече одо гучін ніген болджеі (У—3210)* [如果去年他有十八头牲畜，那么现在已变成三十一（头）了]；

2. *кедүн джагун черіг - ече јерү аіуху јабудал үгеі (Дэнд—11)* [完全用不着害怕几百个兵士]，*тегүн - ече джігшікү* [对他感到厌恶]，*джілага - јі үргүлджі кінаджу бајігсан дегере - ече чідагсан үгеі біле (Ц—1—46)* [因为（日本人）一直在搜索山谷，所以他们（农民）未能作（把死者埋葬）好]；

3. *улус - ун негүгсен нутуг - ече албаі (В. М. П—20)* [从牧民迁移来的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找到了]；布利亚特语：*хараһан газарһаа харбажа (Ант—5)* [把箭从能看得见的那个地方射出]；喀尔喀语：*нэг далайнаас морь услааргай, нэг далайнаас нум саадаг угаагаарай, нэг далайнаас өөрөө уугаарай (Х. Т—132)* [从一个海里饮马吧，从另一个海里洗洗带着箭筒的弓吧，而从第三个海里自己畅饮吧]，*манай энд гурван сарын газраас уралддаг (Х. Т—152)* [我们这里马是从三个月的途程起放（比赛）的]；

4. 古典语：*тере джіміс - ече ідегед (Викр—114)* [(从)那些浆菓中吃了一点]，*гурбан сагулга алтан - ече өгкү гебе (Викр—121)* [吩咐从三个桶里拿金子给（他）]，*тере кореесуно міканача нада ок (С. ск—§15)* [(从)这个野禽的肉中给我]。

在类似的情况下，出发格表示只把事物的一部分给与某人（试比较法语的 *ди pain* [一些面包]）；

5. 下列各例說明出发格的使用相当于俄語中的前置詞 за (抓住什么): 古典語: хулугана үджүгүр - ече - инү джігуджу гарбаі (Вл—487) [老鼠用牙咬住了(尾巴)尖并且爬出去了], сегүл - ече татаба(Г—40) [拉住了尾巴], күджүгүн - ече - інү тебеіджү (В. М. П — 30) [抱住了他的脖子], ініједжү гар - ече - інү баріджу (Викр—107) [笑着抓住了他的手], модун - еге елгүн (Л. сб—92) [懸掛在树上];

6. 大家知道, 性質靜詞前的出发格表示事物, 而与此物体相比較的另一物体就具有一定的性質程度的意义: 古典語: салкін - ече күчүтеі (Вл—470) [比风更强]; 喀尔喀語: одоо бид урьдаас илүү устай сайн болгоё (А. Зох—23) [現在將做得更好些, 并且比过去会有更多的水];

7. 在一定的情况下, 出发格形式的未来时形動詞可表示不可能實現的行为, 如果比較易于實現的行为尚不可能實現的話: 喀尔喀語: чамайг мууг цатгахаас өөрөө хоосон сууна (摘自故事, Х. Т—49) [偏偏会把你这个不餓的給喂飽而我自己却餓肚子] (直譯: 空着) [坐着];

8. 在喀尔喀民間創作集里曾出現过几次可以称为“价格出发格”的現象: зуун адуунаас өгдөг нэг сайн үг гэж хаа байдаг юм бэ (А. Зох—21) [在哪里能有(找到)人們愿意用一百匹馬来对換的那样一个美丽的詞?], гэрийн үнсийг алт мөнгөнөөс өгнө гэж зах дээгүүр явсан (А. Зох—45) [我在市場边走边說: 我用蒙古包的灰換金子和銀子] (同样用法的例子參看該集第64—47頁)。

在蒙古学中以前尚不知道有这种用法, 目前这种用法在布利亚特, 卫拉特及其他蒙古方言里完全沒有記錄下来。因此, 根据几个例子就很难判断所述的用法究竟广泛到何种程度。

Д. А. 阿历克塞也夫举出几个布利亚特語中原有的“表示原料的出发格”的例子: туулганһаа хэлэн [由鉛做的]。但在著名的《Мукалдимат ал - Адаб》詞典中我們找到了一个类似的例句:

öргөсүйнесе баригсан балгасун [用荆棘盖的房子]。

大家知道，后期古典語的最大特点是在該語言中，如果談到人和社會的組織時，具有主語出發格^①：енекүй жеке аджил - і нам джасаг - ече јабугулджеі (У—3143) [黨和政府進行了這一偉大的工作]。

在喀爾喀口語的古典語借詞中也可以見到同樣的情況。

關於帶有某些後置詞的出發格的用法將於下文談及。

工 具 格

關於祈使語態及被動語態短語中的主語工具格將在本書第二冊語態的部份詳細地說明，因此這裡我們所應該研究的只是其他類別的工具格的用法。

1. 原料工具格 (орудный материала) 表示做成某種東西的事物，或表示被任命為某種職位的人：古典語：абургу чілагубар бахана босхаба, унін - і темүр - іјер кібе, тугулгабар сонгхун - і кібе (Г—29) [用大石頭樹立起柱子，用鐵做成椽子，而窗子是用鉛做的]，арасу - бер булігарі кімүйі (Лубс—13) [用熟皮子做成黑而柔軟的皮子] 直譯：用皮革做成黑而柔軟的皮子)。

2. 轉變工具格, (орудный превращения) 表示使之變成某種東西的物體；在這種情況下一般都是指人：古典語：хара күмүйн - іјер даруга талбіба (Чб—75) [任命一個普通的人為軍官] 直譯：以一個普通的人 | 軍官 | 安放了)；喀爾喀語：аль дуртай сайхн - аараа эхнэрээ хийж ав (Х.Т—24) [把你愛上了的那個最漂亮的姑娘娶來做妻子吧]；布利亞特語：тэрэ басагаарнь һамга хээд, тэндэ айл болоно (Ант—55) [娶了那位姑娘做妻子並在那裡安了家] (直譯：用那位姑娘做成妻子後……)，энэ хүбүүгээр хүргэ хэхэдэ боломоор байна (Ант—57) 可以把那位青年挑來做女婿(直

① 在滿洲語書面的影響下。

譯：可以用那位青年做成女婿），шамаар бэри хэхээ ерээ（Ант—67）〔來娶你做兒媳婦〕（直譯：為娶你做兒媳婦來了）。

3. 狹義工具格，（собственно - орудный），表示用它來做某事的事物：古典語：окин дегүү - инү бөмбүге - бер нагадумуи（Лубс—9）〔妹妹玩小皮球〕，ебүген модун - і сүке - бер огтулба（Лубс—195）〔老人用斧子把樹砍了〕；布利亞特語：гахай хоншороороо газар онгилжо（Им—80）〔豬用它的鼻子拱地〕。

4. 如果上述各例說明的是狹義工具，則在下面的例句里事物就是間接工具：喀爾喀語：жимс түүж идэж явтал далайн долигоогоор нэг мөнгөн загас аваад чулуудав（Х. Т—30）〔當他們邊走邊採漿菜時，海的浪花拋上來了一條小銀魚〕。

5. 被迫主體的工具格（орудный вынужден ого субъекта）或稱中介作用工具格，表示利用或藉助於他進行某事的人：古典語：доржі - бер бату екенер - теген джакідал - і ілеге гсен үгеі（Ц—1—15）〔巴圖沒有委託道爾吉給自己的妻子寄信〕；喀爾喀語：муж мужийн албатаар худаг ухаж ус булгийг гаргах гээд ядав（А. Зох—23）〔為了取得水（就是那個皇帝）讓各地區的臣民挖井，但什麼也沒得到〕（直譯：……用臣民 | 井 | 挖了）。

祈求語態的第二個組成部分與這種被迫主體的工具格，亦稱中介工具格，非常相近：古典語：аха - нар - іјар бі морі барігулба（Лубс—65）〔我請求自己的哥哥們（直譯：用自己的哥哥們）捉了馬〕，абу нохаі - нугуу - іјарг г рүгесү барігулба（Лубс—65）〔父親在狗的幫助下捉到了鹿〕（直譯：父親 | 用狗 | 鹿 | 捉住 | 讓）。

6. 移動工具格（орудный передвижения）（似乎是狹義工具格中的一小類）表示有作為交通工具的事物：古典語：бі морін - іјар јабуджу амуі（Лубс—195）〔我騎馬走〕；布利亞特語：ашаа унаагаар ябаха аман хүтэл гарана, тэргэ тэмээгээр ябаха тэгшэ харгы болоно（Ант—13）〔出現（那樣）大的隘口，裝貨的馬車

都可过去；成为（那样）平坦的路，坐骆驼车都可以过去】。

7. 地位工具格（орудный места）与移动工具格密切相关。地位工具格不同于与格—地位格，它说明延着空间事物（предмет-пространство）各点的运动和存在：古典语：биye джасамал джам-іjar іребе（Лубс—81）〔我们沿着公路来了〕，шібагун чонгху-бар нісүн оруба（Лубс—195）〔鸟从窗户飞进来了〕；喀尔喀语：хатан нь орон хотын хятадаар хэсдэг байжээ（А.Зох—7）〔他的妻子在城里的汉人中间走来走去〕（不是“同汉人！”），адууны байраар явж байтал（А.Зох—16）〔当（他）绕着停马场走来走去时〕，би танайхаар ороод ирэв（Б.Цэв—43）〔我到了你处（你家）转回来的〕；布利亚特语：хаалга болоһон газараараа амхара хахира унана（Ант—12）〔山脉在曾为天堑之处崩得粉碎〕，Абай Гэсэр хаан хамар аман хоёроороо хара шуһа адхажа харанхалжа унаба（Ант—4）〔阿巴依—格基斯尔汗陷入昏迷状态，从鼻子及口中流出浓的血〕。

8. 时间工具格，表示某事发生的时间：古典语：минү абу ірегсен-іjer би абу-тай-бан агулджаба（Лубс—14）〔当我的父亲来到的时候，我遇见了他（我的父亲）〕；布利亚特语：иймэ муухай хубсаһа үе наһаараа үмэдэжэ үзөөгүй（Ант—74）〔在自己的一生中他从没穿过这样坏的衣服〕；喀尔喀语：түүнийг өглөөний улаан нарнаар нум сумаа эвшээлгэж байгаад харваарай（А.Зох—13）〔在朝阳初昇时对准她射一箭〕；卫拉特语：бидн тиикд джиләр Шартуд сургъульд ирцхәләвдн（Павл—133）〔那时我们到沙拉托夫来学习了一年〕。

9. 价值工具格，表示为获得另一事物所支付的事物：布利亚特语：тэрэ гүүгээ табан зуун зоосоор үгэбэ ха（Ант—55）〔化了三百块钱（卢布）买下那匹牝马〕；卫拉特语：чи эн бүүшмүдин эдән кедүггяр аввч? Мстринь гучар（Павл—131）〔你买这块大衣料化了多少钱？三十块钱一公尺〕。

10. 共同工具格，表示与之共同做某事的事物；换言之，經常用工具格来代替那些沒有联結格的方言（特別是布利亚特各方言）中的联結格：古典語：енг - үн улус китад богол - іјар - іјан седк-ілтеі болуса (Г—32) [如果平民贊同同奴隶們……]，шалу гөрүгесүн - іјер јагакіджу јабуху бүі (Викр—73) [薩魯怎么能同野獸一起生活呢？]；布利亚特語：Алма Гоохон хатанаараа Абай Гэсэр хаан инаг наадаар зугаалба (Ант—3) [阿巴依、格斯尔汗溫存地同自己的妻子阿尔瑪、果洪玩着]，манаар хайшан гээд худа орохобта? (Ант—67) [你們怎么能同我們結成亲戚呢？]，олон хүнөөр боосолдобо (Ант—82) [同很多人都賭了东道（打賭）]，Шаазгай - хаан сэрэгээрээ ерэжэ ябана (Ант—74) [薩茲加依汗和自己的軍隊一起走着]。

應該強調指出，共同工具格只由第一詞干构成：布利亚特語：мориноор [和馬一起]，但 мориор [乘馬]，[用馬]。

但這点对古典語來說并不是絕對的，因为在这种語言里由第一詞干可以构成工具格的一切形式，虽然由于口語的影响也存在着第二詞干并且用其构成除屬格、出发格和与格—地位格以外的一切格。

11. 替代工具格，表示用来代替另一事物的事物，它与原料工具格的不同在于工具格形式的詞所表示的事物并未經過加工：布利亚特語：һүүдэрээр нөхөр эххэ, һүүлээр минаа хэхэ (諺語) [代替朋友的有自己的影子，代替鞭子的有尾巴]（直譯：用自己的影子做成朋友，用尾巴做成鞭子），хуһанай үндэһөөр сай хэбэ [代替茶的是白樺的根子]。

12. 原因工具格，表示成为某行为的原因的事物：古典語：ејімү магу джегүдүн - іјер джирүкен - дүр үлемжі гашігун оруба (Гр - ка Шмидта—160) [由于做了那样坏的梦，心中产生了痛苦的感觉]；喀尔喀語：чи залуугаараа урьдаар харвана уу, би настайгаараа урьдаар харвана уу (Х. Т.—111) [是你由于年輕的关系先射呢；还是我由于年长的关系先射呢？]

在本書第二卷关于形動詞部份再較詳細地探討原因工具格和目的工具格。

13. 行为方式工具格非常普遍并且多种多样。这种多样性只能用一些使用工具格的例子来说明，工具格根据每个靜詞的詞汇内容从不同的方面来说明某种行为：古典語：тете - ану үнекер сајин - іјар јеке болугсан бусу, хагурмаг арга - бар јеке болугсан (Вл—491) [它(狐狸)之所以偉大起来,不是由于正义,也不是由于真挚,而是利用了狡猾和欺騙], біден - ү джол - іјар урїду - јин монгол - ун үледегесен сојол - ун өб нелїед бајалїг јум (Ц—1—30) [幸而我們有蒙古祖先遺留下的丰富的文化遺產], бригада - бар јабуху күмүс (Лубс—225) [成队走的人們], дебтер - і күмүн нїгебүр - дүр арбагад - іјар нугдагул - джухуї (Лубс—107) [把本子按每人十本分了], далаї улаган - іјар көделджи бајїба (Г—56) [大海掀起了紅色(覆盖着的)浪濤(即变紅了)], сајин - іјар сурулчагараї (Чб—56) [好好地学习], алаху - јин магу - бар ала (Г—71) [处以最殘酷的极刑], ајїл - іјар күмүн, ачіја - бар темеген јабуху джам (X. X—118) [(整)村子的人,馱着馱子的駱駝队全都能通行无阻的大路]; 喀尔喀語: буураар тэмээ өгье,бухаар үхэр өгье - хуцаар хонь өгье,ухнаар ямаа өгье; энэ шувуу надад өгч болно уу (X. T—128) [我給母駱駝和公駱駝,母牛和公牛,母綿羊和公綿羊,母山羊和公山羊;給我这隻鳥吧!](給公駱駝及其他公畜表示指的是公畜为首的畜群,可以說是全部的牲畜), би хөдөө багшаар явав [我到草原上去做教师(教师—工具格)], ажлаа амжилттайгаар биелүүлэв [順利地完成了工作]; 布利亚特語: хүн зон олоороо сугларшаһан байна (Ант—83) [多数的人民都集合起来了], Абай Гэсэр хаан гурбан мянган хяанараа нэгэ нэгээр золгожо, нэрэ нэрээрнь дуудана (Ант—5) [阿巴依、格斯尔汗一个一个地接見了自己的三千侍从,并叫出每人的名字], айл зон аймагаараа адууһа малаа туужа

нүүдэлээрээ гараба (摘自叙事诗《阿拉木吉、莫尔根》) [人们一族一族地、一帐篷一帐篷地赶着牲畜出去了], шунаар ханяаха “咯血”; 卫拉特语: зургч зурган сайнёр зурджана (Павл—48) [画家绘的画很美]。

14. 性质宾语工具格, 它由性质静词支配或由最后一动词派生出的静词所支配的工具格形式的静词表示, 该工具格形式的静词说明某一事物, 指出该事物的特征: 古典语: гаджар - иjar хола, хоуртан - иjar олан чи минү жагакіджу күркү (Викр—28) [你怎样到达得了哪, 要知道你的路很远, 而敌人又很多] (直译: 以土地 | 远, 以敌人 | 多 | 你); 喀尔喀语: унасан морь эцэж ул туруугаар муудав (А. Зох—21) [(他)骑的马累了, 马的蹄子也坏了] (直译: 以蹄子变瘦了), хүнүүдээр онц дутагдаж байгаа (Б. Цэв—6) [人们感到特别需要] (直译: 以人们 | 特别感到缺乏); 布利亚特语: адуу малаар баялиг, алта мүнгөөр элбэг (Ант—53) [富有马群和畜群, 富有金银], малаар баяжаха [富有牲畜], эдихэ эдеэгээр муухан бэшэ, эдлэхэ эдээр хомор бэшэ (Ант—66) [饭食不坏, 财产不缺]。

位于表示“满的”, “装满的”性质静词前之工具格形式中的物体静词表示被什么东西装满的地方(或容器), 或者相反, 表示用以装满某物的事物: 古典语: горухан - иjar дүгүренг джирагахаи үджебе (Лубс—56) [看到了充满了船呵鱼的小河] (直译: 被充满了船呵鱼的小河 | 看见了); 喀尔喀语: уугаар дүүрэн алт мөнгөтэй болоод (А. Зох—45) [得到了满满一口袋的金银] (直译: 以金银装满的口袋开始有了); 布利亚特语: хожом хайрсагаар дүүрэн мүнгэ алта үгэхэб (Ант—70) [以后我将给你满满一箱子(直译: 被装满的箱子)的银子和金子], араар дүүрэн арбан мянган адуутай (Ант—54) [有盖满整个(山)阴坡的一万匹马]; 但喀尔喀语: айл малаар дүүрэн (Б. Цэв—73) [村子充满牲畜]; 卫拉特语: алтн шар буудясар амбармууд дүүрч делвнә (Павл—38)

〔倉庫裝滿金黃的麥子〕。

鮑布羅夫尼科夫（《語法》，§432）同樣也注意到支配工具格的動詞 дүгүрекү〔充滿〕：1. субусун-ни гер-іјер-ни дүгүрегсен〔他的珍珠滿屋子〕及 2. гер-ни субусун-іјар дүгүрегсен〔他的屋子滿裝着珍珠〕。鮑布羅夫尼科夫正確地認為，第一種情況（工具格形式的靜詞表示容納某物的事物，而不是被包含的事物）應該回答：他有多少珍珠？的問題，第二種情況，相反，回答：他的房子滿裝着什麼？的問題。

在工具格的使用方面《蒙古秘史》的本文與我們在現代蒙古諸語言中所發現的比較起來，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在現代蒙古語言之間在工具格的使用上也沒有任何特別的差異，如果不算衛拉特語工具格形動詞的特點的話。

聯結格和共同格

聯結格（只存在於古典語，鄂爾多斯方言，衛拉特諸方言及某些其他方言里，但在喀爾喀及布利亞特諸方言中卻沒有）表示另一事物與它共同完成某種行為或共同處於同樣狀態的事物：古典語：нада - луга данг гурбан багатур - і мінү іре ге (Г—70)〔告訴說來三個同我一樣的勇士〕（直譯：和我同樣的），бі нөкөр - лүге - бен агулджаба (Лубс—196)〔我遇見了我的同志〕；衛拉特語：Дава нанла балгъс орла (Павл—30)〔達娃同我一起去到城里〕，эн хөн бүрүлэ әдл ик (Павл—34)〔這隻綿羊象二歲的牛犢一樣大〕（直譯：（這隻綿羊和牛犢一樣大）。

在北京出版的《Шидиту юра》里出現聯結格的下列用法（1—23頁）：тегүн - лүге хола буса ниген - орун - дур〔在離他不遠的一個地方〕，тегүн - лүге хола бусу ниге бере - јин гаджара〔離他不遠，距離一英里處〕。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原以為不是聯結格，而似乎應當是出發格才對。

在古典語（在口語的影響下）及卫拉特各方言里很少使用共同格來代替聯結格，即用為共同意義。卫拉特各方言的共同格用為共同意義主要是在有反身物主的情況下：би дүүтэгъән одлав（Павл—35）〔我同我的弟弟一起出發了〕。

總之在古典語及卫拉特諸方言里，其他蒙古方言（喀爾喀、布利亞特等方言）也一樣，共同格非常廣泛地用為具有“正是有……”意義的限定語和謂語（換言之，該格形式的靜詞經常相當於俄語中 снежный “雪的”，конный “馬的”等一類關係形容詞）：古典語：дабусутаі усун〔鹹水〕；амджилта-таі аджил〔順利的工作〕（直譯：有成效的工作），бі малгаі-таі〔我戴着帽子，我有帽子〕（直譯：我帶有帽子）；卫拉特語：нарта өдр〔晴朗的日子〕，мүртә күн〔騎馬者〕（帶馬的人）；布利亞特語：ууртай хүн〔發怒的人〕（直譯：帶怒的人），түлэһэн гал гуламтатайб，нарихан шарга моритойб（Ант—32）〔我有生着火的灶；我有端正勻稱的淡黃色的馬〕；喀爾喀語：бүстэй хүн〔男人〕（直譯：帶腰帶的人），устай газар〔水區（直譯：帶水的地區），〔有水的地區〕。

俄語中“有成效地”，“有計劃地”等一類狀語意義的詞在蒙古諸語言中用雙重格的形式——共同工具格——表示，如：古典語：амджилта-таі-бар〔有成效地〕，〔順利地〕；喀爾喀語：төлөвлөгөөтэйгөөр〔有計劃地〕（直譯：帶計劃地）；卫拉特語：үзмджтэгъяр〔美觀地〕，〔美麗地〕，〔典型地〕；布利亞特語：тоһотойгоор〔順利地〕（回答：怎樣？的問題）。

共同格同樣也用來表示盛物的桶或容器。換言之，如果俄語說：“帶水的桶”，蒙語則相反，應該說“帶桶的水”：古典語：хомха-таі рашіян（Вл—473）〔美酒在杯子里，有美酒的杯子〕，аман-таі міха（Вл—469）〔肉在嘴里〕（直譯：有嘴的肉）——指撲向水中的自己投影的狗；喀爾喀語：тоһотой сүү〔有奶的鍋〕，аягатай цай〔有茶的碗〕；布利亞特語，һуулгатай уһан

〔有水的桶〕；卫拉特語：уутта мах〔有肉的口袋〕。

此外，在那些沒有聯結格的喀爾喀語，布利亞特各方言及其他的方言里用具有共同意義的共同格來代替聯結格極為廣泛：喀爾喀語：надтай яв〔和我一同去〕；布利亞特語：Ойдоб хэнтэй бари-
лдаба？（Им—82）〔奧依道布和誰摔跤來？〕

但因共同格極為廣泛地用為限定語及謂語，所以在喀爾喀語及布利亞特諸方言里，由於沒有聯結格的緣故，就以第一詞干構成的工具格（見上）代替共同格作狀語，或者用共同格與後置詞 хамт ~ хамта 以及由其構成的派生動詞（特別在喀爾喀各方言里）一起作狀語：喀爾喀語：та бидэнтэй хамт номын санд очих уу？（Б.Цэв—78）〔您同我們一起到圖書館去嗎？〕，тэдэнтэй хамтарч жаахан тоглоод ирье（Б.Цэв—79）〔同他們稍玩一會〕。

只當位於動詞前或有反身物主或人身物主詞尾時，共同格的共同意義才“不致”被理解為共同格限定語，下列喀爾喀語的 ad hoc（關於這點的）例子即說明這點：

1) эхнэртэй хүн ирэв〔來了一個結了婚的人〕，但 эхнэртэйгээ хүн ирэв〔（這個）人同自己的妻子一起來了〕，эхнэртэй нь хүн ирэв〔同他的妻子一塊來了（這個）人〕；

2) дээлтэй хүн ирэв〔來了一個穿大衣的人〕，但 хүн дээлтэй ирэв〔來了一個帶着大衣的人〕（如，從完成定貨的裁縫那兒來）。聯結格及共同格也可用來表示時間狀語，如：古典語：биде үр чажиху - луга хамту мордаба（Лубс—215）〔黎明時我們（同時地）動身了〕。

第四章

後置詞用法

以下我們概括地敘述一下蒙古語族及其方言中最常用的一些後置詞，因為，第一，後置詞補充和精確格所表示的和可能表示的意

义，第二，后置詞乃是更能了解这些語言及方言間的差异的領域。这些后置詞的叙述順序如下：

- | | |
|------------------|---------------------|
| 1. болбол | —主語的标志； |
| 2. джерге | —支配屬格及詞干； |
| 3. гадана | —支配出发格； |
| 4. өбере ~ өгере | —支配出发格； |
| 5. ілегүү | —支配出发格及詞干； |
| 6. бајітугай | —支配出发格及詞干； |
| 7. барам | —支配工具格； |
| 8. адалі | —支配共同格, 联结格, 屬格及詞干； |
| 9. метүү | —支配屬格及詞干； |
| 10. шіңгі | —支配屬格及詞干； |
| 11. шіг | —支配詞干； |
| 12. чінеге | —支配屬格及詞干； |
| 13. хамту | —支配共同格及屬格； |
| 14. сачугу | —支配屬格； |
| 15. тула | —支配屬格及詞干； |
| 16. төлүге | —支配屬格； |
| 17. учір | —支配屬格及詞干； |
| 18. тухаі | —支配屬格及詞干； |
| 19. јосугар | —支配屬格及詞干； |
| 20. орун - дур | —支配屬格； |
| 21. ару - дур | —支配屬格； |
| 22. дегере | —支配屬格及詞干； |
| 23. доур - а | —支配屬格及詞干； |
| 24. думда | —支配屬格及詞干； |
| 25. дергеде | —支配屬格及詞干； |
| 26. тагагу | —支配詞干； |
| 27. есергүү | —支配屬格及詞干； |

- | | | |
|-----|------------------|---------------------------|
| 28. | джүг | —支配屬格及詞干; |
| 29. | уругу | —支配詞干; |
| 30. | өгөдө | —支配詞干; |
| 31. | дарага | —支配屬格及詞干; |
| 32. | бүрi | —支配詞干; |
| 33. | емүне | —支配屬格及出发格; |
| 34. | урид, урда | —支配屬格及出发格; |
| 35. | хојіна, хојіші | —支配屬格及出发格; |
| 36. | сегүлдү | —支配屬格及出发格; |
| 37. | дотор | —支配屬格及詞干; |
| 38. | турші | —支配屬格及詞干; |
| 39. | сө | —支配詞干; |
| 40. | джагура | —支配屬格及詞干; |
| 41. | хогоронду | —支配屬格; |
| 42. | 由 іна - 和 чіна - | —派生的后置詞 (інагш 及 чінаші); |
| 43. | күртел - е | —支配与格—地位格及詞干; |
| 44. | шіхам | —支配与格—地位格及詞干; |

这些后置詞的分类問題暂时放在一旁, 因为这只能在专门談后置詞的語法中研究, 現在我們研究一下后置詞的构成及用法。

1. 古典語的 болбасу, 喀尔喀語的 болбол ~ бол, 布利亚特語的 болбол, 卫拉特語的 болхла 都是動詞 бол - [成为], [变成] 的条件副動詞形式, 用做邏輯重音的标志, 特别是用作主語的标志; 古典語: арад - ун аман джокіјал болбасу джабал - а өберүн ајімаг дотор - а хочораху јосутаі бусу (Л. сб—3) [人民的民間創作不應該只在自己盟的範圍內流傳]; 卫拉特語: би болхла цагтан ирк билэв (Павл—19) [我原应按时到来]; 布利亚特語: кит болбол хүнтэжээлтэ амитан мүн (Им—173) [鯨魚是哺乳类动物]。

这一后置詞用做主語的标志是因为, 不这样主語有时可能被理

解为句中的一个同等成份，如果同等成份中之最后一个成份采用相应的标志的话。但在语言中却发现极其滥用这一标志的现象，这一标志不仅常用经常用于没有逻辑重音的情况下，而且也用于并无必要区分主语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可与俄语中 так сказать [那样说] 等类型的词的滥用相提并论。

2. 古典语的 джерге，喀尔喀语的 зэрэг，布利亚特语的 зэргэ [次序]，[程度]，[方法] 都是后置词，在古典语及喀尔喀语中这些后置词表示 [与……相类似]，总括…的意义（如旧古典语中的 теригүтен 一样）表示“等等，诸如此类”的意思并有相应格的词尾（如总括词 бүйр, бүйүн [每个的]，хојар [两个一块儿]，гурбан [三个一块儿] 等）：古典语：көнүсү джерге - жі өгчү [给予食品等等诸如此类东西]，кеүкед - іјен шимнус - ече буругулагсан джерге јабудал - і бүрін - е ајладхагсан (Викр—21) [完全讲完了怎样从妖怪^①那里把孩子們救出来的及（其他）等等这一类的奇事]。

工具格形式的这个后置词当与形动词连用时具有 [藉助于…] 的意义，然而该形动词在俄语中却以副动词表示：喀尔喀语：үүдээ эсгийлэх, хаяа хадавчийг манах бөглөх зэргээр өвмийн бэлтгэмийг хийж дулаалав (Талх—9) [准备着过冬，用毡子盖上门并堵上墙缝，使（屋子）暖和]；古典语：ене амитан - і көллекү джергебер ашигламуі [用这些牲畜套車]。

由 джерге 派生的名词 джергечеге 的工具格形式具有 [同时地]，[在同样条件下] 的意义：古典语：керег аджил оланга гаругсан - у джергечегебер [与出现了很多事情和工作的同时]，тегүн - ү джергечегегер [与此同时]。

正如我們所見，后者要求屬格形式的名詞，但 джерге = зэрэг 却是純粹的詞干（第二詞干）。

① шимнус 故事中的妖物。

我們发现与 $nige = нэг$ [一个] 組成詞組并于其后时 $джерге = зэрэг$ 用做副詞，具有 [一次]，[一致] 或 [如同一个] 的意义：古典語， $nige$ $джерге$ $јабумуи$ $теде$ [他們共同一樣地走着]；布利亚特語： $нэгэ$ $зэргэ$ $дуугаа$ $татба$ [一下子唱起了自己的歌]。

3. 古典語的， $гадан-а$ 喀尔喀語的 $гадна$ ，布利亚特語的 $гадана$ [除……之外] 要求出发格，有时要求屬格：古典語： $хојар$ $джагун$ $чино-а$ $абалагсан-у$ $гадан-а$ $едүй$ $тедүй$ $аджил-и$ $јабугубба$ (Эрхе—101)。 [在打圍时打死了四隻狼，此外还进行了許多的工作]；喀尔喀語： $түүнээс$ $гадна$ [除那个之外]， $тоог$ $үсгээр$ $бичихээс$ $гадна$ $бас$ $тусгай$ $тэмдгээр$ $тэмдэглэнэ$ [数詞不仅以詞標記，而且也以特殊的符号標記] (即以数字；直譯：除 | 或此外 | 以字母書写数詞外也以特殊的符号表示)；布利亚特語： $энээнһээ$ $гадана$ [除这个以外]。

在古典語中 $гадан-а$ 还有 [在外面] 的意义，要求屬格： $гер-үн$ $гадан-а$ [在蒙古包的外面]。喀尔喀語的 $гадаа$ ，布利亚特和卫拉特的 $газаа$ 也具有就种意义，其实它們是带有 [在外面]，[在院子里]，[在街上] 意义的副詞：卫拉特語的 $газа$ $хур$ $орджана$ (Павл—51) [外面正下着雨]， $школиннь$ $газа$ (Павл—51) [在学校的院子里]；布利亚特語： $гэрэй$ $газаа$ [在蒙古包的外面]；喀尔喀語： $хашааны$ $гадаа$ [在院子外面]，[在街上]， $гадаа$ $явна$ [到外面去]。

后置一副詞 $гадан-а$ 分解为失去作用的 $гада$ — (試比較 $гаджа-р$ [土地]， $гада-р$ [衣服面子]， $гада-гур$ [在外面]，喀尔喀語的 $хичээлээс$ $гадуур$ [校外的]，[課外的] 以及我們在代詞詞干中所发现的成份 - на。

4. 古典語的 $öber-e \sim öger-e$ ，喀尔喀語的 $өөр$ ，布利亚特語的 $өөрө$ ，鄂尔多斯方言的 $öpo$ [另外的]，[其他的]，用为后置詞时意义是 [别的]，[此外] 并支配出发格：古典語： $гар-тур$ $оругсан$ $хојина$ $кебтекү-ече$ $өбер$ $керег$ $үгеи$ (Викр—46) [既然我

們被擒了，除了躺着沒有任何別的办法]，чинү амин - дур гаруджа болху - ече өбер керег үгеі (Вл—486) [除了会縮短你的生命之外，別的什么也不会有]，гер багулгаху - еге өгере аджил үгеі шихам болугсан бајина (Чб—39) [除了把蒙古包拆了之外，几乎再无其他的事可做]；喀尔喀語：тэрэгнээс өөр [除了大車外]，өвснөөс өөр [除了乾草外]；布利亚特語：намһаа өөрэ хүн шадах гүй [除了我之外，誰也办不到]。

布利亚特和喀尔喀語的 ондоо (古典語中很少用 ондоо—毫無疑問，它是由口語中借来的) 的用法完全相似：喀尔喀語：цагаан азарганаас ондоо юм хөдөлгөдөггүй юм (А.Зох—41) [除了有驢馬之外，誰也拉不动 [車子]；布利亚特語：энээнһээ ондоо газар үгүй гү? [除了这个位子外，再沒有其他的位子了嗎?]

卫拉特各方言里用 тал 来代替这一后置詞，тал 也支配出发格，(当 тал 支配屬格时，就具有 [向……] 的意义，关于这个問題將特別談及)：чамас тал нанд күн шулун бичг бичхш [除你之外，誰也沒這樣經常地給我写信]。

5. 古典語的 илөгүү, 喀尔喀語的 илүү, 鄂尔多斯方言的 илү ~ илгү, 布利亚特語的 илүү ~ үлүү, 蒙古尔語的 фулиү, 卫拉特語的 илү ~ үлү [較多些], [……以上], [此外], [較好些] 和 [多余的], [剩餘]；做后置詞用，只支配出发格：古典語：дутагаху - ече илөгүү арга үгеі (Викр—46) [只有逃跑；除了逃跑之外，別无 [其他的] 出路]，бі мартаджу табун джагун джил - ече илөгүү долуган джагун джил сагуджу бајинам бі (Г—2) [我忘了時間所以在 [这里] 停留得超过五百年，达到了七百年]；喀尔喀語，тэр хүнээс энэ хүн илүү байх ёстой (А.Зох—5) [这个人应比那个人好些]；蒙古尔語：харвандза фулиү [超过十个]，фулиү сара [多余的月]。

如果这个詞用做后置詞与出发格連用，回答“多于什么？”的問題，則在与詞干連用时就回答“多若干？”的問題，如：古典

語: хорін джил ілегүү [大二十岁]。

但我們在唐吐巴 (Дэндуб) 发现 (第五頁): шира - јин шашин - і еркімнен, манджу хан - дур шитүгсегер хојар джагу ілегүү он монгол хан ванг джасаг - уд ... [当蒙古汗, 王爺及政权轉信佛教并承受滿洲皇帝統治以后, 二百多年..."]。

6. 古典語的 байтугай [不仅], [可是] 乃是動詞 бaji [是] 的第三人称命令式, 只出現于古典語中 (在喀尔喀及布利亚特方言里有时也出現, 但是显然是古典語的借詞): ене кеүкен - лүге нөкүрлекү чу байтугай, джисү - јi - инү үджегсен үгеі (Викр—26) [不但沒与这个姑娘結交, (就連) 她的樣子也沒見過], джарім - дур дагулаху байтугай бачимди агурлагсагар очимуі (Л.сб—94) [有时不但不唱歌, 而且还要着急生气而去] 喀尔喀語: шар торгон дээлтэй ч байтугай, шар эсгий ч өмсөж үзээгүй (А.Зох—28) [不但 (从来) 未穿过用黃綢子做的衣服, 而且也未穿过用黃毡子做的衣服]; 布利亚特語: тэрэшни намтай ханилхаһаа байтагай, гэр бараандаашье бү шагаа, тонило гэжэ үлдэнэ (Ант—60) [她不但不同我友好, 而且也不許向她的蒙古包看一眼], шамда бухал үбһэ гэхэхэе байтагай өөрөө хаанаһаа бухал үбһэ олохомни ааб гэжэ һуунаб! (Ант—84) 別說把乾草給你, 我还想到哪儿給我自己弄一弄呢!]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这一動詞形式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后置詞, 并且在古典語及喀尔喀方言中永远不要求被其支配的詞用任何形式, 因为它自己的詞干乃是不及物動詞; 被支配詞用主格, 这在有人称代詞的例子中很容易看到。但在关于維克拉瑪齐耶皇帝的故事中及布利亚特諸方言里却有一个該后置詞支配出发格的例子: ниген күмүн гагча јдекү - ече байтугай олан күмүн насу барутала ідеджү бajiху бују! (Викр—13) [这个不但一个人吃, 就是讓很多人吃一輩子也够!]

与这个例子有关就不能不考虑在某些布利亚特方言里广泛使用

的帶有同樣的出發格和具有同樣意義的短語。我們引用敘述詩中用于英雄的，以誇張手法描述路途上不可克服的種種障礙的句子做為說明這種短語的例子：шамһаа болохо далита ехэ шубуун гарахаг-үй юм! [不但是你，就是有着巨大翅膀的鳥也過不去!] шамһаа болох ехэ амбан ноёдоор бодожо сагаалаагүй юмэл! (Ант—82) [說了你些什麼：(他)為了喝“白的”(由奶子做的用以祝賀的飲料)，甚至當着高官及(其他的)官員的面都不站起來!]

7. 古典語的 барам，喀爾喀語的 барам；這一後置詞是由動詞構成(古典語的 бара -，喀爾喀的 бар - [終結] 要求賓格) 它只與位于其前的否定詞 үлү~үл [不] 一起使用並且有一般的 [不僅]，[不限于] 的意義，該後置詞只要求工具格；但布利亞特，衛拉特及其他各方言里都沒有這個後置詞。例子：古典語：гер-үн аджил кігсен - іјер үлү барам көдеге кегере мал - іјан ергін јабумуі (ү—2100) [(她)不但操持家務，而且也在草原上照看自家的牲畜]；喀爾喀語：үүгээр үл барам [不限于這個]。

8. 古典語的 адалі，喀爾喀語的 адил，布利亞特語的 адали，衛拉特語的 адл，蒙古語的 дали [相似的]，[一樣的]；[相似地]，[一樣地]。

在古典語里它支配屬格，聯結格，共同格及與格—地位格：ендекі - јін ніген адалі (Талх—61) [同這裡一樣]，[與這裡的一樣]，урід - ун адалі (У. О—197) [依然如故]，[同先前一樣的]，[類似以前的]，ене моду өндүр - ану нада - луга адалі біле (Вл—496) [這棵樹曾同我一樣高]，темеген - теі адалі (ү—756) [與駱駝一樣]，[與駱駝相似的]，міну богда - дур адалі ердөмтү болбасу чинү хатун болоја (Викр—116) [如果(你)的學問和我的主人一樣，那麼我就做你的妻子]，ене - берман - у адалі үнеге (Вл—491) [這是象我們一樣的狐狸]，өбер - үн бејен - дүр адалі ніген јеке амітан (Вл—486) [一個象他自己那樣大的動物]。

在“蒙古秘史”里該后置詞支配与格-地位格及詞干: күүн бер, морін бер чіно сураку-тур адалі біју (§31) [正是你所打听的那樣的人和馬], катун-о уке-тур адалі болкаджу (§155) [找到了皇后說的那樣的(她)], очіл адалі (§197) [与暗示相似], үгес адалі (§197) [象句話]。

如果由這一名詞構成動詞 адалідха- [比較], 則仍保留這些同樣的格, 但最好用聯結格与共同格: тегүн-лүге чімајі адалі-дхабасу (Викр—10) [如果你同他比較]。

在蒙古語及卫拉特諸方言里該詞与聯結格連用: 蒙古語: моріла далі сгева (Мост—42) [象馬那樣大]; 卫拉特語: мана ноха чонла әдләр уульна (Павл—55) [我們的狗象狼一樣的噠], би чонла әдл ноха үзвв (Павл—55) [我看見了象狼一樣的狗]。

在布利亚特各方言里該后置詞与屬格或共同格一起連用; 也与第一詞干連用, 但产生与被支配詞聯結在一起的現象, 这时后置詞經常地以非常簡化的形式出現: мін' ідл' і (← міні адалі) ~ намдл' (← нам адалі [同我一樣地(的)])。

在喀尔喀方言里我們經常發現這一詞和第一詞干及聯結格連用: түүнтэй нэгэн адил (А. Зох—3) [同他一樣的], урид адил (А. Зох—3) (在古典語里我們發現 урид-ун адалі, 即屬格) [依然如故], хүүтэй адил дуугаар (А. Зох—43) [用孩子般的(象孩子的)聲音]; 布利亚特語: намдал адали зоблонтой амитан үгы ха даа (Ант—60) [似乎, 沒有任何一個人象我這樣受過苦]。

由以上各例可見, 這一后置詞不但用來表示靜詞与靜詞之間, 同时也表示靜詞与動詞之間的句法关系, 也即是它不但出現于狀語詞組中, 也出現于定語—謂語詞組中。在布利亚特諸方言里它做謂語并支配与格—地位格, 使用时具有狀語副詞 [沒有區別], [全一樣] 的意義: энэ намда адали [這對我來講毫無區別(反正一樣)] (不比其他的壞些, 也不比其他的好些)。

因此，адалі ~ адил 是一个具有后置一副詞功能的性質詞，它主要支配联結格，在沒有联結格的情况下，支配共同格。屬格的使用决定于类比，这种使用是由于屬格在后置詞結構中取代所有其他格这一总的趨向的結果。我們認為，这个詞和第一詞干連用，这特別为西布利亚特諸方言所特有，是較新的現象：由于在后置詞有明确的意义的情况下格标志的語义学价值的丧失，所以就以相应的詞干来代替格的标志。

不同的格的平行使用有时会产生此后置詞使用时某些細微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又在一定程度上証实所使用的格各不相同。例如，如果在古典語里后置詞 адалі 与屬格，联結格，共同格及与格一地位格連用一般是毫无区别（同一个后置詞与不同的格連用决定于不同的方言的影响），然而在西布利亚特諸方言里后置詞 адали 与共同格連用就往往表示具有〔同时地〕，即在〔時間上一样地〕的意义的地点—時間状語（намтай адали〔和我同时地〕）。此外，当要指出不恰当的模仿时，也以此后置詞与共同格連用，因此 намтай адали 同一表現法就具有：〔（果然做了）同我一样〕的意义。正如我們已指出过的，在那些西布利亚特方言里当和与格一地位格連用时，这一后置詞已具有〔无区别地〕，〔全一样〕的新意义，这种意义主要用作謂語。在阿金（агин）—布利亚特土語及在东蒙古某些方言里一般地常以与格一地位格与該后置詞連用。古典語里这一后置詞正是受东蒙古各方言的影响才跟与格一地方位格連用。

同时，必須指出在卫拉特各方言（及其他各蒙古方言）里在使用这一后置詞做定語和状語意义时出現形式上相互区别的傾向；在第一种情况下后置詞 адл 的使用无一定形式，而在第二种情况下用工具格的形式，如：чонла адл ноха〔象狼似的狗〕及 чанла адлар〔象狼一样〕，〔狼一样地〕。所說的这点不能不使我們認為这一后置詞已从性質詞組中分离出来。現代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里性質詞的特点就在于：当它們做为行为方式状語时，經常是以工具格的形式出現；而做为名詞的定語时，則无任何特殊形式，因而在上述

各語言里就产生新的形容詞和行为方式副詞。

9. 古典語的 метү, 喀尔喀語的 мэт, 布利亚特語的 мэтэ, 卫拉特語的 мет, 鄂尔多斯方言的 метү ~ мотү, 蒙古尔語的 маду [好象], [相似地], [类似] 支配第一詞干, 或当有有人称代詞时支配屬格: 古典語: тере метү олан-і жариху үгеі (Лубс—204) [不(應該)象那个(人)那样多說話], хубинг-ієр асхагсан метү жеке хура оруба гекү метү (Лубс—208) [下了那么大的雨——好象从桶里往外倒似地(那么大,象用桶倒似的)] (гекү метү 喀尔喀語: гэх мэт, 布利亚特語: гэхэ мэтэ [諸如此类]), далай метү [象海似的], серигүкен джібер өргесү-бер хадхаху метү үліједжү (Чб—40) [吹着那样凉而潮湿的风,好象用刺扎一样], нере үге-јін метү тејін ілгал-іјар ілгагдаху үгеі, үјіле үге метү хубілху үгеі (Лубс—162: 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屬格, 在第二种情况下是詞干!)] (虛詞) 不象名詞那样变格; 也不象動詞那样变位] ([不)象] = [不同于……]), чінү метү очүкен [象你一样的渺小], мінү метү-јі [把象我这样的]; 喀尔喀語: энэ мэтийн үгс [类似的話] (这一类的話), энэ мэт самнаж [梳成这个样子] (直譯: 这个 | 类似地), залуу мэт [宛如年輕人], галзуурсан мэт [好似瘋了一样], [好象发瘋了], [象瘋子一样]; 卫拉特語: загъсн мет [象魚似地]; 布利亚特語: айха мэтэ шарайгаар (Ант-б) [假裝恐慌] (直譯: 具有一張好象恐慌的面孔), ямаан мэтэ бааяжа, инзаган мэтэ шашхана (叙事詩) [象山羊一样地叫, 象山羊羔一样的哭]; 蒙古尔語: куні маду [象人似的], муні маду [象我似的], тіені маду [象那个一样], [象那个一样地], кадам маду [象狼一样]。

我們之所以举了这么多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后置詞的似乎已非常清楚的用法, 是因为我們目前尚不完全清楚它与我們所研究的后置詞 адалі 的差別, 后置詞 адалі 只是使用的範圍較广, 因为它尚具有 [同时] 等意义。有的时候可以确定, метү 具有某些表示假設

的細微含义〔似乎如〕，〔好象是〕，而与 адалі 不同。在这点上下面要分析的 шінггі 的意义和用法与 адалі 相近。

《蒙古秘史》的材料告訴我們的也是如此（見，如 § 21, 78, 176, 203及其他等）。

10. 布利亚特語的 шэнги, 古典語的（毫無疑問是受布利亚特語的影响）шінггі, 卫拉特語的 шнъ←шінггі〔好象〕支配詞干, 有时支配屬格: 布利亚特語: морин шэнги〔象馬似的〕, зүрхэндэмни шэртэһэн ороһон шэнги шэрд гэнэ (Шад)〔我的心好象被細木条札住了似地〕(直譯: 我的心好象札进了細木条), уужам тала харагдаһан шэнги (Ант—254)〔好象出現了廣闊的平原〕; 古典語: сур шінггі сунгджі, сухаі шінггі улајін кебтен (X. X—150)〔拉长得象根皮条, 紅得象檉柳〕, хада тосугса шінггі (X. X—138)〔似乎射中了岩石〕; 卫拉特語: аю күүншнъ йовдж йовна (Павл—55)〔熊象人一样地走着〕, шовуншнъ ниснә〔象鳥一样地飞〕, эн күй үксншнъ кевтнә〔这个人好象死人似地躺着〕(好象死了)。

从最后几个例子可見, 在卫拉特諸方言里 - шнъ 已变为表示类比的詞尾, 这也正說明 - шнъ 的組成中元音如何完全喪失(当然, 本身并不連写)。

11. 古典語的, - шиг ~ - шиг 喀尔喀語的 шиг, 布利亚特語的 - шиг ~ - шаг ~ - шог〔好象〕,〔类似地〕只在喀尔喀方言里才是后置詞, 而在其他各方言及語言里乃是表示类比的后綴: 喀尔喀語: ногоон торгон дээр сувд байх шиг ногоон талдаа хурга минь билчинэ (Б.Цэв—23)〔我的綿羊羔子在綠色平原上牧放着宛如珍珠(放)在綠色的綢子上〕, дээрээс буусан шиг, дэгнүүл дээр тогтсон шиг, хурын усаар угаасан шиг, хурц хутгаар өөлсөн шиг (謎語)〔仿佛从上面下来, 好象站在草皮上, 好象用雨水洗过, 好象用快刀四面削光了〕(謎底: 鸡蛋), түүн шиг цэцэрлэг (Б. Б—14)〔那样的(象那个一样的)花园〕,〔象那样的花园〕,

зуны сар шиг [好象夏天的月份]， мод шиг мөхож [象木头一样地钝]；古典語： мiхашиг [象肉一样地]， [象肉一样的]， jekешиг [大一点的]， [大一点地]；布利亚特語： багашаг [少一点地]， [少一点的]， хүншиг [好象人]， [象人的]；喀尔喀語： өндөршиг [高一点的]， [高一点地]。

因为这一后置詞在喀尔喀語中也是表示类比的后綴，所以当做为后置詞时它就支配第二詞干。这一后置詞不同于后置詞 адалі 和 мету， 它主要是表示不完全的类比，相近似的类比（由此当它用为后綴时，就产生一些具有 [小一点地]， [大一点地] 等意义的詞；例子見上文）。

12. 古典語的 чинеген， 喀尔喀語的 чинээ， 布利亚特語的 шин-ээн， 卫拉特語的 чинән [强度]， [容量]， [尺寸] 做为后置詞支配屬格有时支配詞干，具有 [大小] 的意义：古典語： агула - jин чинеге [大小和山一样]， едүй чинеге [这么多]， [象这个一样的大小]；卫拉特語： аагин чинән нүдән шаньгин чиня болгдж [把自己的酒杯大小的眼睛睜得（那样大）象杓一样]；喀尔喀語： үхрийн чинээ [大如公牛]， утсан чинээ амь [象絲綫一样的生命]， [大小象絲綫]（即又脆弱又宝貴）， төдий чинээ [那么多]， [大小或体积象那个一样]；布利亚特語： тэбшын шинээн [大如盘子]， хомойн шинээн [尺寸象大襟]， энээн шинээн [大小象这个]。

13. 古典語的 хамту， 喀尔喀語的 хамт， 布利亚特語的 хамта， 鄂尔多斯方言的 хамту， 蒙古尔語的 хамди~хамду~ханди [一起] 及 [同时地]；做为后置詞支配共同格或联結格，同样也支配屬格（在古典語及喀尔喀方言里）：古典語： ечиге - jин хамту [和父亲一起]， биде үр чајихуи - луга хамту мордаба (Лубс—217) [黎明时我們走了（同时或与黎明同时）]， егүн - ү хамту [同这个一起]；喀尔喀語： хадмын хамт [和岳父一起]， чамд ирэгний мах, есон амтат идээний хамт шагная (А. Зох—8) [(我們) 奖励

你一隻整羊和九种甜美的食物]， хад чулууны хамтаар түжгэнэн унахад (А. Зох—38) [当(獅子)带着轟响声同岩石及石头一起墜下的时候]， хүүтэй хамт явж (А. Зох—30) [带着孩子一起走]；布利亚特語： намтай хамт [同我一起]， дуулахатайгаа хамта нарин хүзүүень тэбэрижэ (Ант—50) [抱住她的纖細的脖子，用感叹口气說……(同自己的感叹一起)]， ангуушад ай ябахатай хамта үнэгэн гаража ерээд (Ант—73) [当猎人們走开的时候，狐狸走出来了]。

从蒙古尔語里我們能够引証的只是作副詞使用的例子： буда хамдї рева [我們一起来了]， хамду туродзан булэ [孩子們是不同的母亲生的，但是是同时和在同一个地方生的]。

这一后置副詞可以分解为也存在于許多其他的詞中的 хам——詞根以及 -ту- 表示共同的和占有的意思的形态 (試比較 моритү [馬的]， [有馬的])。因此， $\sqrt{\text{хам}}$ - 表示某种类似 [共同]， [共有] 的东西(試比較这一对詞： хум хам [一堆]， [一束])。在卫拉特各方言里以 хамдан 代替 хамту， хамдан 是由失去作用的詞根 хам- 构成的有反身物主意义的与格—地位格形式；它做为后置詞要求共同格或联结格： үкрмүдлэ хамдан хөд аашна (Павл—96) [綿羊同母牛一起回来]， төднтэ хамдан [同他們一起]。

有时在各不同的蒙古方言里 (特别是在西布利亚特各方言里) 使用具有同样意义的古典語的 суг = 布利亚特語的 суг 或 сугтаа (有反身物主意义的与格—地位格) 代替 хамту：布利亚特語： суг 或 сугтаа ябая [一块去吧]。

在《蒙古秘史》里我們找到只支配联结格的 канту。

14. 此外，主要是在古典語及喀尔喀蒙古語里，古典語的后置詞 сачугу ~ чачугу 和喀尔喀語的后置詞 цацуу ~ чацуу [一起]， [同时] 要求屬格的形動詞：古典語： гејигүлкү - јин сачугу [与飄揚同时]， оруху - јин сачугу [与进来同时]， [当进来的时候]；喀尔喀語： явахын чацуу [离去的同时]。

这个詞一般表示〔同年人〕，所有蒙古語及其方言都有用为此意的这个詞，它做为后置詞时要求共同格，如，布利亚特語：
намтай сасуу〔同年人〕，〔和我同岁的人〕。在喀尔喀語里这一詞用为后置詞具有〔与……同样〕，〔一起〕的意义，有时也支配共同格，如：уулын олон өндрүүд хөх огторгуйтай чацуу үзэгдээд
(Б. Цэв—19)〔穩約現出与兰色天空一样的很多的(高的)山頂(即一样高的意思)〕。

不容置疑，在古典語及喀尔喀蒙古語里后置詞 хамту - хамт 和 сачугу - чацуу 支配屬格都是后来有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格亦如与其他后置詞連用时一样排挤着共同格。

15. 古典語的 тула ~ тулада，喀尔喀語的 тул ~ тулд，布利亚特語的 тула ~ тулада，卫拉特語(很少)的 тул，鄂尔多斯方言(如田清波所推測那样，是古典語的借詞)的 тула〔由于〕，〔因为〕和〔为了〕，〔为〕，〔爭取〕，〔目的是要〕。这一后置詞有时带有与格—地位格的附加成份，它的用法极多，因为它既表示原因又表示目的。这就要求我們尽可能多举一些例子：

古典語：1. чи бага кумүн - ү тула үлү медемүй (Викр—19)〔因为你是小人物(直譯：由于你是小人物)，所以誰也不知道〕；

2. чи тере метү бусу - јин тула сагуджу үлү болумүй (Викр—88)〔因为你不象他，所以(你)不可以坐(这个宝坐)〕；

3. өкін тгрі - дур мөргүкү - јин тулада ене усун - дур оруджу угіја (Викр—107)〔因为将要(或：为了)向天上的圣母祈禱，需要在这个水里洗洗〕；

4. бі ергел медеку үгәі - јин тулада чинү хојінача дагасугаі (Викр—108)〔因为我不知道海濱，所以我将跟着你走〕；

5. морі сајін нохаі кумун - і келе медекү - јин тулада морі нохаі хојар - і алаба (Г—49)〔因为馬和好狗懂得人話，所以把

它們杀了]；

6. бусад - тур үнекёр тусалабасу өбер - түр ачі харігу ірекүйі - јін тула амітан - дур тусала (Л. сб—51) [帮助人吧，因为你自已会受到报答，如果你将真誠地帮助别人]；

7. усун үгеі - јін тула јабун јададжу (Л. сб—68) [因为沒有水了，所以不能走]；

8. бі екенер - үн тула намајі оркін чідабасу бер…… (Л. сб—69) [如果因为我是妇女而把我留下的話……]；

9. бүтүгекүйі - е берке - јін тула үкүмүйі (Л. сб—67) [我要死了，因为（这个办法）很难实现]；

10. јеке көбегүн - ү тулада ене очүкен көбегүн - дүр хан орун үлү күртемүйі (Л. сб—67) [由于长子的緣故这个小儿子就得不到王位]；

11. нігенте ороі болугсан - у тула одо гер - үн аджіл кикү керегтеі болба (Л. сб—114) [現在到做家务事情的时候了，因为已經不早了]；

12. гагчаку сурчу судулху - јін тула джоріджу буі (Талх—16) [只是想学习和研究（科学）]；

13. едегер джүјіл - і гүјічедкен бејелегүлкү - јін арігун чебер - үн комис - тур……сонггуху (Талх—17) [为了完成这些点（決議），把……选进卫生委员会]；

14. ерке чөлүге - теі - бер көгджігүлкү - јін тула оролдуму (Талх—37) [(青年們) 为了（自己祖國的）自由发展而斗争]；

15. міну тајіган халтар - ун дагун мөн - ү тула бајарлан (Талх—14) [我高兴起来，因为这是我的大森林中的狗的吠声]；

16. та бүгүде - јін тулада бі гагчагар үкүсүгеі (卡瓦烈夫斯基女选—32) [为了你們所有的人我一个人去死]；

17. бі ердем сурху - јін тула [да] үнекёр санага талбімуі (Лубс—205) [我集中自己的注意去研究科学]；

18. үнэн учрыг ойлгуулахын тул (А. Зох—3) 喀尔喀語: [为了說明問題在那儿];

19. өөрийн амиа хамгаалахын тул (А. Зох—4) [为了挽救(保护)自己的生命];

20. үнэн худлыг үзэхийн тул (А. Зох—6) [为了知道真理] (直譯: 真理或謊言);

21. миний амийг аварсны тулд (А. Зох—28) [因为救了我的生命];

22. бурууг засахын тул (Б. Б—21) [为了改正錯誤];

23. М. ал - Адаб: конину тула модуні' ар джасаксан котан [为綿羊用木头盖的棚子];

24. 布利亚特語: би танай тулада хайшан гээд оролсохобиб (Ант—59) [我怎么能为你們說情哪];

25. ан агнахын тула найнаар буудажа нураха хэрэгтэй(Им—173) [为了去打猎, 就要学会很好地射击]。

所有这些例子中这个后置詞都支配屬格, 或具有目的意义, 或只具有原因意义。仅在第六及第十个例子中这一后置詞的两种意义都可以同样解釋; 如, 在第十例中 [由于大儿子的緣故小儿子沒得到王位] (原因), 或 [为了大儿子的利益] (目的)。第六例的譯文具有原因的意义, 但也可譯成具有目的意义: [帮助人吧, 为了(当你真誠地帮助別人时) 你能得到回报]。

現在我們来研究一下后置詞支配詞干时所具有的意义, 然后我們再尽可能地做出某种結論。例子:

26. 古典語: наран ороі болугсан тула (Талх—19) [因为晚了] (試与第十一例比較);

27. үкер - інү сајин тула джам - ече гарул үгеі јабугсагар (Талх—21) [因为是好的公牛, 所以沒有迷路];

28. „а - “ ба „бајі - “ кемекү хојар үјіле болбасу удха - јин тала - бер харілчан адалі тегші тула ніген - і нөгүге - бер солиджу

болумуи (Лубс—175) [因为动词„а“及„баји“在意义上相同，所以可以用(它們中的)一个代替另外一个]；

29. 喀尔喀語: тэр үр маш хүнд тул хөдөлгөж чадсангүй (Б. Цэв—81) [因为那颗种子很重，所以(螞蟻)未搬动它]；

30. уншаад ойлгодог тул номноос нилээдий нь уншсан (Б. Б—19) [因为(她)懂得所讀过的东西，所以讀了很多的書]；

31. эхнэрийг авах тул тогоо шанагаа бариулж, хөлөө хучуулна (А. Зох—39) [因为我要带妻子，所以讓(她)照管食具，盖我的脚]；

32. 布利亚特語: тэрэшни тэндэхи байһан тула, намаяа дахуулаад ошоо һэн (Им—173) [因他曾从那里来，所以他就引了我(去)]。

由这些例子可見，所描述的后置詞在支配詞干时就表示原因——未来式的形动詞也符合这一規則(見31例)。在一些蒙古文章中我們只找到一个詞干形式的受这一后置詞所支配的未来式形动詞的例子，而且未来式形动詞表示行为的目的(遺憾，写到这里时卡片中的这个例子却不見了)。此外，在《Мукаддимат ал-Адаб》詞典中我們找到: чину амин тула һекін тула [为了你的生命，为了(你的)脑袋]。

因此，如果此后置詞在支配相应靜詞詞干及一切动詞的詞干时表示原因意义已非常清楚明瞭，那么下面就应分析支配屬格的情况。所列举的說明后种情况的例子提示給我們下列的結論：

1. 現代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里所述后置詞屬格表示目的([为]，[为了]，[为着]，[为要])；只有現在时的系詞(第十五例)及过去时形动詞(第二十一例)是这一規則的例外現象，它們本身的詞汇內容，当然，不可能表示目的，而只能表示原因；

2. 在較早期的古典語的文章中及《蒙古秘史》里所述后置詞支配屬格不但表示目的(第三，十六，二十三例)，也表示原因(第一，二，四，五，七，八，九，例)；具体是那种意义只能根据上

下文确定。

特别是在旧古典語的文章中（与現代文章中的材料比較起来）这一后置詞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也表示原因，即当它支配屬格形式的未来时形动詞时（第四例，特别是第五例；再参看《蒙古秘史》的§ 103，那里說道：коакчин - еке - і, солонга болджу сонусху - јін тула, үнен болджу үджекү - јін тула〔幸亏卡克琴媽媽能象黃鼠狼一样地听，象貂一样地看〕）。

这說明現代的未来时形动詞以前沒有未来的意义，这点現在在喀尔喀語如би мэдэхгүй〔我不知道〕一类說法中尚可見到。

換言之，这一后置詞在表示原因时，无格的支配关系（бесподож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只是現代各蒙古語和方言才特有的現象。因此，在这些語言的发展历史中，一方面，屬格日益排掉一些后置詞所支配的其他的格（例如，出发格，与格 - 地位格及共同格），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日益讓位于詞干，只在需要保存和区别支配詞的多功能性（поли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сть）时才同时保留它，这正是屬格的特点。（試比較喀尔喀語的 явах тул〔因为将要走去〕及 явахын тул〔为了走去〕）。

由于古来这一后置詞就主要是表示原因，所以旧古典語（特別在13—17世紀）里为了表示目的比新古典語及近代其他蒙古語更多地使用着下列形式：1. 帶有附加成份 -ра 的特殊的目的副动詞（јабура〔为了走去〕），2. 后置詞 төлүге，在卫拉特，鄂尔多斯及某些布利亚特方言（төлә, төлө）里后置詞 төлүге 排挤掉所述的后置詞或历来都是用后置詞 төлүге 来代替所述的后置詞，3. 帶有虛詞 кемең〔說〕及 учір ~ учар - а（很值得注意地是这一名詞也相应地表示〔为了〕及〔原因〕意义）的未来时形动詞短語，以及4. 由这一未来时形动詞詞干构成的工具格形式。

最后我們应指出，現在我們对后置詞 тула 的詞源起源尚完全不清楚；同时也分不开 тула 及 тулада 之間在使用方面的差別，但其中第二个后置詞是由第一个后置詞构成的与格 - 地位格形式。所

以，这是目前历史语言学尚不能解释其起源的，属于很古以前的为数不多的蒙古语后置词之一。

16. 古典语的 *tölüge*，喀尔喀语的 *tөлөө*，布利亚特语的 *түлөө*，卫拉特语的 *tölä*，鄂尔多斯方言的 *töld* [为了]，[代替]，[为]支配属格：古典语：*хамуг бүгүде - јин төлүге* [为了]，[为]，[为了所有的人]，*ниген - ү төлүге* [为了]，[为]，[为一个人]，*өсбүри - јин шине үје - јин төлүге имагта седжил джобаніджу (Чб—61)* [永远为成长着的新的一代担心]，*арад түмен - ү-бен джиргал - ун төлүге*，*алтан делекеі - јі абураху - јин төлүге аригун дајн - дур мордаба (Ц—1—12)* [为了自己人民的幸福，为了拯救黄金般的世界（相当于俄语中“光明的世界”），参加了神圣的战争]；喀尔喀语：*шатаж эвдэрсэн хотнуудын төлөө*，*өөрийн хүнүүдийн цусны төлөө би дайсныг хайргүй устгахыг тангараглана (Б, Цэв—33)*；摘自青年近卫军誓词蒙语译文 [为了被烧毁的和被破坏的城市，为了我们人民的鲜血，我宣誓要无情地消灭敌人]，*ирээдүйн төлөө* [为了未来]；布利亚特语：*зүбэй түлөө* [为了真理]，*ши миний бэшэһэнэй түлөө юу үгэхэбши?* [我写了，你给什么来酬谢呢？]，*би Дулмын түлөө үнээ хаагааб* [我替都尔玛（代替都尔玛）挤了牛奶]；卫拉特语：*чини төлә би ирләв (Павл—32)* [我（替，为）你来了]，*эн кергиг күңәхин төлә гурвн хонг кергтә (Павл—55)* [为了完成这件事，需要三昼夜]。

由这一后置词产生下列一些派生词：古典语：*tөлүген - ү үге*，喀尔喀语：*төлөөний үг*，布利亚特语：*түлөөнэй үгэ* [代词]（直译：替代的词）；古典语：*tөлүген - ү күмүйн* [代理人]；喀尔喀语：*төлөөлөх* [扮演（某角色）]，[当……代表]，*төлөөлөгч* [代表]，[人民代表]。但是在现代各蒙古语里这些派生词的词干没有实体的意义：它只是后置词。但应该认为这一词干是借助于普通的名词构词附加成份 - *ге* 由动词 *tөлү-* [付出]（现代的意义）

派生出来的。因此，这一后置詞的最初意义可以設想为类似〔支付〕，〔償还〕，〔买回〕这样的意思（試比較 төлүгөсү〔債〕，〔支付〕）。柯瓦烈夫斯基（O. Ковалевский）在其詞典中指出此詞有一个意义为〔支付〕，但沒有說明出处。虽然我們不知道該詞的类似的使用情况，但我們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特別在旧古典語的文章中，显然，柯瓦烈夫斯基从中是找到了〔支付〕意义的。

17. 古典語的 учир ~ учар - а，喀尔喀語的 учир，布利亚特語的 ушар，卫拉特語的 учр，鄂尔多斯方言的 учир〔原因〕〔状况〕，当做为后置詞时具有〔因为〕，〔为了……〕，〔关于〕，〔有关〕的意义，它們在上下文中各不同：古典語： үгүлөбүри-нүгүд-и беј-е беј-е-ече илгарагулху-јин учир хогоронду-ану бичихан джогс-оскімуі（Лубс—5）〔为了把一个句子与另外一个句子区分开，必須在它們之間做一停頓〕，јамбар ніген јагуман-у учир үгүлекү абасу…（Лубс—6）〔如果談到关于某种事物…〕， гөрүгөсүн - дүр дөрбөн көл буі учир јабухуі дур сајин（Лубс—210）〔因为牝鹿有四隻腿所以（它）走得好〕， хојар ајил хамтурагсан учир күмүн күрүлчегетеі болджу（Чб—45）〔因为两个村子合并了，所以有了足够的人〕；喀尔喀語： үргэлж гадур тоглох учир хэээд муу〔总是在外面玩，永远是不好〕， ойрхон дуулдах учир түргэлэн давхив〔因为在附近听到了（什么声响），所以很快地奔跑（到那里）去〕；布利亚特語： миний ушар юу хэлэнэ？〔說我什么了？〕当該名詞做为原因后置詞时支配詞干，而当做为目的后置詞及賓語后置詞时則支配屬格。因此，这一名詞根据其各种后置用法而附加于不同的后置詞： тухай〔有关〕，〔关于〕和 тула〔为了……〕及〔因为〕，它們用为何种意义与被支配詞的格的形式有着密切联系。

特別在喀尔喀方言里这一名詞常用为后置詞表示〔因为〕的意义，而在西布利亚特各方言里則常用为〔有关〕，〔关于〕的意义。

18. 古典語的 тухай, 布利亚特語和喀尔喀語的 тухай [有关] [关于], [关系到] 支配讓位于詞干的賓格: 古典語: худалдуху тухай аджил (Эрхэ—100—4) [商业方面的工作], усун - дур чумбагсан тухай жаримуи (Талх—3) [他談到关于怎样在水里游泳], жагун - у тухай “关于什么”, ене тухай [关于这个]; 喀尔喀語, нарны тухай, сурагчдын тухай, хүний тухай, малын тухай, үүрийн тухай, угааны тухай (Б. Цэв—3) [关于太阳, 关于学生们, 关于人, 关于牲畜, 关于早霞, 关于烟], ялалтын тухай хуудсууд [关于胜利的傳单 (标語)]; 布利亚特語: Гэсэр тухай дуун (Ант—89) [格斯尔之歌], шажанай тухай (Ант—85) [关于宗教]。

一般地这个詞有 (或具有) [时机] 的意义: 古典語: кербэ ене сајин тухай - ји алдабасу... (Дэнд—13) [如果錯過这个良好的机会……], көкүр чі минү гер - і таніджу ірегсен тухай - ду (Вл—482) [当你, 我的朋友来到我家的时候]。

在后一个例子里后置詞 тухай 多少具有有一点因果的意义, 因此書中后几行猴子对 (雄的) 青蛙所說的第二句話插进 тула 来代替 тухай: чімаји саји гер таніджу ірегсен тула... [因为你是第一次訪問我們……]。

在卫拉特各方言里沒有后置詞 тухай 而用后置詞 туск [有关], [关于] 代替; 这一后置詞經常用为工具格和賓格形式, 支配屬格: эмч мөрнә туск дегтр бичлә (Павл—32) [医生写了一本关于馬的書], теднә тускиг чи медләч [关于他們的事你是知道的], герин тускар [关于蒙古包]。

在古典語里 тус 与这一卫拉特的后置詞相对应, 后置詞 тус 具有 [有关], [关于] 的意义, 它只在从前使用过 (ном - ун тус [关于法律], [关于經典]), 而現在总是做定語使用: 古典語: тус ајмаг [該盟]; 喀尔喀語: тус улс [該国], 有时是 [我們的国家]。

19. 古典語的 *jocyrap*, 喀尔喀語的 *ёсоор*, 布利亚特語的 *ёһоор*, 鄂尔多斯方言的 *jocyrap* [按照], [根据], [依据] 是具有 [秩序], [习惯], [规律] 意义的名詞的工具格形式。由于該格形式的这一名詞获得后置詞的意义, 古典語里在正字法方面就分开并确定了后置詞及工具格形式之間的区别: *jocyrap* (*jocōp* 的口語发音形式的特有标音) [按照], [根据], [依据] 和 *jocун - ijep* 或 *jocy - бер* [以规律], [以习惯], [以秩序]。在口語及新的文学語言里, 当然, 产生如俄語 *вечером* [晚間] (副詞和 *вечер* [晚間] 的工具格) 一类的同音异義詞。此外, 在古典語里尚有下例正字法方面相区别的情况: *тала - бер* [以…方面] 及 *талār* [徒劳], [白費], *джүг - ijep* […方向] 及 *джүгёр* [普通地], [勉强勉强] 等等, 这些詞在口語里也是同音异義詞 (如, 在喀尔喀方言里相应地有 *талаар*, *зүгээр*, 等詞), 但在辞典里它們分屬於各种不同的詞族。

該詞当做后置詞时, 它支配屬格或者經常支配完整詞干 (《蒙古秘史》里也如此): 古典語: *джігабурі - јін јосугар* [根据指示], [按照指示], [依据指示], *арбан тејін илгал - дур хуб - іјагсан јосугар* (Лубс—58) [按照十个格的划分], *дегер - е өгүлесен јосугар* [根据以上所述], [如上所述]; 喀尔喀語: *би түүний хэлсэн ёсоор тонгойлоо* (Б. Цэв—40) [我照他要求 (直譯: 說的) 的那樣俯下了身子], *сайхан хатны хүсэл санасан ёсоор биелж* (С. Х—8) [美丽的皇后的希望如她所想象的那樣實現了], *урьд ёсоор* [象以前一样], *ухуулгын ёсоор* [按照宣傳]; 布利亚特語: *одоошье Зутан абгамни үхэхын ёһоор үхэжэ хэбтэхын ёһоор хэбтэбэ* (Ант—8) [我的叔叔祖湯終于死了 (正如他是應該死那般), 并且停着屍 (正如他應該停着屍那樣的)], *хэлсэһэн ёһоороо баһа боосоогоо эдибэ* (Ант—83) [打賭如同事先商量好了似地, 又贏了)。

从这些例子可見, 很难預先說出, 所研究的后置詞應該支配那

一种格；往往同一个作者或同一个讲话人有时把后置词前的同一个词用成属格形式，有时又用为词干形式（见А. Зох 第9和21页：
урьд 及 урьдын ёсоор [象以前一样]，[和从前一样]）。但是仍然可以确定，当与过去时形动词连用时这一后置词通常不要求属格形式；而与未来时形动词连用时，则要求属格。

在 хаули јосугар [依照法律]，[在法律的根据上] 词组里第一个词不是被支配词，而是成对词 хаули јосу [法律]（即 [法律+秩序] 或是 [法律] 的第一个组成要素；因此，这里 јосугар 不是后置词，而是具有工具格基本意义的工具格形式。

在 ене јосугар [按照这个]，[这样] 词组里第一个词是定语，而第二个词是具有 [用……方式] 意义的工具格形式的被限定语。

此外，јосугар = ёсоор 单独用时表示 [如所应当地] 或 [据此]：ёсоор болог [准予]（直译：让它……吧）。

20. 古典语的 орун-дур，喀尔喀语的 оронд，布利亚特语的 орондо，卫拉特语的 ормд [代替] 乃是具有与格—地位格形式的名词（有 [地方]，[国家]，[穴] 的意义），当其做为后置词时支配属格：古典语：холбуга үге-јин орун-дур [代替关连词]，јабуху-јин орун-дур [改变原来要去的打算]；喀尔喀语：айргийн оронд [代替酸奶子]，та одоо намайг шавартай хэвээр нь идэх гэж байхын оронд цэвэрлэж орхиод ид（摘自故事；А. Зох—59）[您把我好好洗洗再吃我，免得把泥垢一起吃下去]；布利亚特语：миний орондо яба [替我去]。

21. 古典语的 ару-дур，喀尔喀语、卫拉特语的 ард，布利亚特语的 арда [在……后面] 是正在形成中的后置词，它原是与格—地位格形式的名词 ару ~ ара ~ ар [后面]（试比较喀尔喀语的 ар тал [军队的后方]，Ар Хангай [北杭盖] [地名]；布利亚特语的 арда хөдрөт [披到背上]，即披到肩上）。

应该把这一名词做为后置词来讨论是因为它已不再做为主语使

用，并且在与格—地位格形式时失去自己原有的词汇意义：卫拉特語：мини ард нэг күй йовна (Павл—52)〔在我的后面(我身后)走着一个人〕；布利亚特語：хадын арада мал байна〔在山后有牲畜〕；喀尔喀語：генийн ард юу байна?〔蒙古包的后面有什么?〕；古典語：тере агула - јин ару - дур олан гөрүгесү јабумуі (Лубс—131)〔在山的背面有很多野兽〕。

这个詞用于这种形式时也做地方副詞使用，从下面卫拉特語的例子即可看出 (Павл—52)：Ард йовси борнь өмннь гарч〔原来走在后面的灰色的走到前面去了〕。

这一后置詞只与屬格連用，所以我們确定它是形成中的后置詞。

22. 古典語的 дегере，喀尔喀語的 дээр，布利亚特語的 дээрэ，卫拉特語的 деер，鄂尔多斯方言的 дёр ~ дёре，蒙古尔語的 дере〔在……上面〕支配屬格，也經常支配第一詞干。例子：古典語：адугун дегере - бен күйчү очіба (Л. сб—118)〔来到它的畜群所在的地方〕；这一例子很有意思，这个后置詞象格的詞尾一样地加上物主小詞，因此也就完全表明它自身的輔助性；хада дегере гаругад (Чб—70)〔爬上山之后〕，модун - у дегере сагугсан (Викр—21)〔坐在树上〕；喀尔喀語：газрын хөрсөн дээр (С. Х—11)〔在地面上〕(直譯：〔在土地的外皮上〕)，эрэг дээр байгаа (С. Х—26)〔站在岸上〕，энэ биеийн мэнд дээр (С. Х—29)〔在我还健康的时候〕(直譯：〔在这个身体的“健康”上〕)，уулын орой дээр гараад (Б. Б—17)〔爬到山頂上之后〕，ном дээр засав (Б. Б—26)〔(錯誤)改在書上边〕，сургууль дээр болох тоглоом (Б. Б—27)〔在学校里举行的运动会〕，биднээс түрүүн хэдэн хүүхэд гол дээр очсон (Б. Цэв—79)〔几个孩子比我們先到河那儿去了〕，би түүн дээр хичээлээ бичнэ (Б. Цэв—76)〔我在它(筆記本)上面做自己的功課〕，сургууль дээрээ очив (Б. Б—28)〔到自己的学校去了〕(試比較上面古

典語中的第一例，- дегере - бен) зарим үлгэр дээр бага сага тайлбарлах хэрэгтэй (А. Зох—3) [关于一些故事需要做某些說明]，түшмэл дээр ирж (А. Зох—8) [到官那儿去了]，морин дээрээ мордоод зогсож байтал (А. Зох—13) [当他騎上馬站着的时候]，уулан дээр, гартал (А. Зох—15) [当爬上了山的时候]，туулай мөсөн дээр унаад (А. Зох—66) [兔子摔到冰上之后]，аргийг хөмөрч тавиад, түүний дээр бор дахаа нэмэргөөж тавиад (А. Зох—26) [放好了筐子，又用灰外套把它盖上了] (直譯：在它上面盖上了灰外套)；卫拉特語：авдр дээр [在箱子上]，гар дээр [在手上]；布利亚特語：гэр дээрэ борбилоонууд лууна (Им—174) [麻雀落(坐)在蒙古包上]；蒙古尔語：муні деге (Мост—49) [在我上面]，мор дегегу кун [騎士]，[騎馬的人]，бије деге дзид [自己担負]。

特別需要考慮下列各例，它們中的后置詞 дээр 都支配代詞詞干：喀尔喀語：чи над дээр мордоод зогсож бай (А. Зох—15) [你騎到我身上吧]，түүн дээрээс (А. Зох—25) [由于那个]。

這些例子再一次地証明蒙古語族里詞干及主格乃是不同的範疇；морин дээр, уулан дээр (見上) 等类型的例子正說明这点，因为这些名詞中的主格乃是 морь [馬]，уул (山) 等。這些例子告訴我們，在喀尔喀方言里不但代詞的詞干和主格互不相同，这点我們在布利亚特及卫拉特諸方言里也發現到，而且其他靜詞的詞干和主格也互有差別。

由上面所舉的例子可見，所研究的詞做为后置詞時具有各种不同意义。該后置詞的基本意义在于藉助該后置詞表示某一事物处于另一事物的表面上或表示向这一事物的表面运动 [在山上]，[山上去])。但在 [在学校里举行的运动会]，[到自己的学校去了] 和 [到官那儿去了] (見上) 等一类的例子中我們发现，該后置詞已具有其他的意义：[向……]，[往……内]。在这些主要为喀尔喀方言所特有的例子中，后置詞 дээр 实际上表示有学校、官

員等的地方。因此，运动会实际上不是在学校建筑里举行，而是在学校所在的地方举行的：这就是用后置詞 дээр 代替与格—地位格的最初的根据，以后这一根据就大大地扩展，成为这样的意思，如，运动会也可以在学校本身的建筑里举行（但是，建筑本身也理解为学校的所在地）。这个后置詞和与格—地位格之間的差別可以用下面喀尔喀語 ad hoc（关于这点的）例子說明：1. ажилд гарах〔上班〕（去工作），2. ажил дээр гарах〔到工作的那个地方去〕。因此，在喀尔喀方言里由于沒有突厥語族及其他語言所有的專門的地位格，这个后置詞有时就作与格—地位格使用，而与格—地位格則有某些变为与格的趨勢，也即是縮小自己的功能（хуралд〔給會議〕，хурал дээр〔在會議上〕）。因而，后置詞 дээр 現在不但表示位于表面上（在什么上，往什么上），而且也表示一般的位置和方向（在何处，往那儿，向誰）。不應該說成是方向格，因为当方向格时沒有运动必須进行到頂点的意思（卫拉特語： малур〔往牲畜那儿去〕只表示〔向……方向去〕）。

在〔关于某些故事〕（見前文）的例子中應該看到，后置詞 дээр〔在……上〕（这里用〔关于〕代替了具有这种意义的原来應該使用的后置詞 тухай）的語义学的发展是这样发展的：〔在（基础上）〕→〔与……有关〕→〔关于〕，〔有关〕，即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我們看到所述后置詞在其用法日益发展的由个别到一般的方向中的最初用法。

所述后置詞經常具有一些其他的意义：〔目前〕，〔当……时候〕，〔因为〕，〔除……之外〕，〔并且〕，〔况且〕：古典語： тобчи шилби - жи тобчилаху үгеи джадагаи - жип дегере келтегеи емүсүмүйи (Талх—25)〔(他)不仅沒扣上鈕釦，他还乱七八糟地穿着〕， едүйи тедүйи таријаланг - ун аджил - и јабугулугсан - у дегер мал - ун аджилі - и еркілемүйи (Ц—7—43)〔他們从事一些农业，此外，还从事牧畜业〕；布利亚特語： зоной мордохо дээрэ үнэгэн хэлэбэ (Ант—75)〔当大家都准备走时，狐狸就說〕，

зөөжэ ерэхэ дээрээ хуу татаха гээрэйгты (Ант—70) [当(您)要出发(到这儿来)时, 請說一下, 要大家取下(房頂); 喀尔喀語: Сүрэн орос хэлтэйн дээр хятад хэлийг мэднэ (Б. Цэв—31) [苏荣不但会俄語, 而且会汉語], ер авах хүнгүйн дээр хүн бүхэн долоон хожгирыг доромжлон байжээ (А. Зох—45) [不仅誰也沒从七个秃头那儿拿(买), 而且还侮辱了他們], туулай босох дээр түүнийг харваж (А. Зох—16) [正当兔子)跳起了的时候, 向兔子射了一箭], орой хоол хийх дээр далайгаас нөгөө том хар юм бас л гарч (А. Зох—30) (当他在)傍晚作晚飯的时候, 那个巨大的黑色的东西又从海里出現了], хойт талаас нь буудахад урд талдаа унагаа авдаг гэнэ Урд талаас буудах дээр нь хойт талдаа унагаа авдаг гэнэ (А. Зох—56) [当从后面受到射击的时候, 那么(他)在前面保护着(拿)自己的馬駒子。当从前面受到射击的时候, 那么(他)在后面保护自己的馬駒子]。

最后的例子, 亦如前面所举的布利亚特語各例一样, 其特点在于明确地指出后置詞 дээр (在第二句中) 和与格—地位格 (在第一句中) 的同义性, 但这一后置詞与后者又有差別, 它只表示行为开始的时候 (俄語最好說成: [在……之前])。

大家知道, 所研究的后置詞实际上是副詞, 它还有一个表示 [好些], [高于] 的意义, 这时它支配出发格; 一般地該詞做为副詞时具有 [向上], (在上面) 的意义, 古典語: намаји таријан - у үјиле - дүр одугсан - у хојин - а дегере гарчу јагума харагладжу үджеджү сагу (В.М.П.—20) [当我到田里去以后, 你就爬到上面坐在那里瞭望看], тејиму едүр гер - теген сагугсан дегере (Лубс—84) [在这样的日子里最好坐在家里], арга - бар алагсан нере - ече күчүн - іјер алагсан нере јеке дегере (Викр—32) [用力量打死他比用計謀杀死他要更光荣得多]; 布利亚特語: нэрээ хухалхаһаа яһаа хухалһан дээрэ (諺語) [与其讓自己的名字受到侮辱(损伤), 还不如粉身碎骨更好些]。

Дегере = дээр 既做为副詞（〔从上面〕）又做为后置詞（〔从……〕，〔由于〕），它可以变格，变为具有括弧内指出的意义的出发格形式：喀尔喀語：түүн дээрээс (А. Зох—25) 〔由于那个〕；蒙古尔語：дередза реха (Мост—49) 〔从上游（从山上，从上面）来的〕；卫拉特語：герин деерäs элсн нисв (Павл—175) 〔砂土从蒙古包的上面飞揚〕。

因为該詞既用为副詞又用为后置詞，所以在口語中看出有用相当的方法来在語音上区分它們的意图。当它做为后置詞使用时，可以看到前面的被支配詞的融合現象(сращение)，这种融合現象并伴有超长元音 ê (在 дёре 中) 变为正常长元音 ē (дёр) 及詞尾元音短化的現象。当做为副詞使用时，它保留其元音的超长度，发音是分开的、带有停頓的，把它与前面的詞区分开来。上述現象在布利亚特諸方言里特別显著，如：1. модон - дёр хөбтөнө 〔(一个什么东西) 在木头上〕；2. модон дёрэ хөбтөнө 〔木头放在上面〕。

正如所見，除所述現象外，当发生这种融合时舌根輔音还变为舌尖音 н (与舌尖音 д 衔接时)。但是后置詞及副詞之間的这种語音差別，即有形的差別只在后置詞支配某个詞干时才出現。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認為后置詞已变成新格的形态呢？應該給予否定的答覆，因为融合尙未全部完成：1. 后置詞不受元音和諧律的支配，2. 被支配名詞最后一音节的长元音未变为超长元音，3. 后詞置还有被縮小和被限制的意义，如：жорō - дёр 〔騎在走馬上〕 (жорōдёр 或 жорōдёр 則不行，試比較工具格— жорōгёр)。

所談关于后置詞 дээр 的語音变形的一切同样也可以說明許多其他的后置詞，但关于這些問題我們不准备特別討論。

所以，дээрэ~дээр 一詞当做为后置詞时支配屬格，一般也支配名詞第一詞干及人称代詞的第二詞干，同时在現代蒙古諸語言里当屬格与該后置詞連用时就喪了語义学的价值，越来越讓位于相应的第一及第二詞干。在某些个别的方言里屬格及相应詞干是平行使用的，这就引起所述后置詞发生某些語义分支：与屬格連用它具有

〔在……的頂上〕（在一点上或处于靜止状态，試与下面的后置一副詞 дээгуур 比較）的意思，而当与詞干連用时則表示〔……上面〕：

1. түүний дээр 〔在他頭頂上〕（如，高一层）；

2. түүн дээр 〔在他上面〕；

1. миний дээрэ 〔在我頭頂上〕；

2. над дээрэ 〔在我上面〕。

但所述后置詞的这种意义分支目前只出現于某些个别的情况下；不过，可能我們的观察是非常不全面的。

后置一副詞 дегере 乃是由現在已失去作用的詞根 деге- 加 -ре 构成，-ре 是列入指示代詞 тере 〔那个〕及很多后置一副詞結構中的一个成份：доура 〔在下面〕，джагура 〔在中間〕及其他。

《蒙古秘史》的材料（見§5, 63, 65, 171, 278及其他节）向我們說明，13世紀的蒙古語里后置詞 дегере 支配詞干和屬格，并且只使用为位置及方向意义〔在……上〕（在某处及到某处去），而且只是指某一物体的表面。这里沒有 дегегүр（見下）类型的結構。

古典語的 дегегүр，喀尔喀語及布利亚特語的 дээгүүр，卫拉特語的 деегүр 〔在……頂上〕（类似后置詞）及〔在上面〕，〔……表面上〕（类似副詞）乃是由上述后置副詞 дегере = дээрэ ~ дээр 的失去作用的詞根 деге - 藉助于附加成份 - гур ~ - гүр 构成，它不同于后置詞的是它用为位置意义，也即是意义非常狹窄。但就在后种使用中該后置一副詞也表示处所或事物不是在一个点上的运动，而是沿着某种东西整个表面的运动。該后置一副詞同样也用于这种情况，当不完全确实地了解事物所在点时，即当想指出事物大約的位置，虽然該事物是位于某一点上（在这种情况下寻找事物就不能在表面的一个点上进行，而應該沿着整个表面来进行）。一般說来該后置一副詞的基本意义可認為是事物在什么上面的运动，、虽然 дегере = дээрэ ~ дээр 是表示靜止的状态，不运动的事物的存在。例子：古典語：ороі дегегүр- інү күрчигінекү - дүр харін ниген томо шібагу метү жагума нисүн жабууи (Л. сб—105) 〔頭頂上什么东西在噲

响，（这就是說）象鳥似的一个大的东西在飞]，*көбөлдөгчү*
егүлөн - ү дегегүр, көкөрегчи тигри - јин догоур (Лубс—137) [在
 团团的白云上面,在兰兰的天空下面], *нагур - ун дегегүр шібагуд*
нісүмүі (Лубс—134) [鳥儿在湖的上面飞翔]; 喀尔喀語: *утаа*
толгой дээгүүр ниснэ (Б.Б—4) [烟在头頂上飞舞], *зах дээгүүр*
явав (А. Зох—45) [沿着市集走着], *хадан дээгүүр гүйх нь*
ясаа хөөрхөн! (А. Зох—69) [順着山奔跑是多么地舒暢呀!];
 卫拉特語: *төмр хаалгъ дегегүр гүүдж йовна* (Павл—52) [沿着鉄
 路奔跑]; 布利亚特語: *соведүүдэй үргэн орон дээгүүр эритэ*
хутага далайн байһыень эгээ бидэнэр мэдэнэлди (Ант—304)
 [我們知道, (敌人) 在广闊的苏維埃国土上揮舞着刀子],
шинийнгээ дээгүүр һэбихэб (Ант—55) [我将在你的(头頂)上
 面搧(扇子)], *хүхэрэжэ байһан ногоон дээгүүр* (叙事詩) [在
 发出綠色的青草的上面]。

可以肯定所述的后置一副詞,它主要是与名詞詞干連用,或者与
 屬格連用,但这种情况很少,这就說明它的語义任务是相当的狹窄。

由同一失去作用的詞根 *дегере = дээрэ ~ дээр* 所派生的后置一
 副詞 *дээш ~ дээгш = дегегши* [高于] 只支配出发格,如,布利亚特
 語: *тэрээнһээ дээшэ* [高于那个]; 古典語: *хојар - ече дегечши*
 [高于(多于)二个]。

23. 古典語的 *доур - а*, 喀尔喀語、卫拉特語的 *дор*, 布利亚特
 語的 *доро*, 蒙古尔語的 *дро* [在……之下] (后置詞), [在下
 面] (副詞) 支配第一詞干,有时也支配屬格: 古典語: *дебіскер*
доур - а [在褥子下面]; 喀尔喀語: *тугийнхаа дор* [在旗幟下],
өлмий дор [在脚掌下], *модны дороос* [从树下]; 布利亚特
 語: *шулуун доро* [在石头下面], *энээхэн доро һуудаг* [住在离
 这儿不远的地方(較低处)], *тэрэ дороо* [立刻,馬上] (直譯:
 在那个下面); 卫拉特語: *тавг дор* [在盘子下面], *стол дор* [在
 桌子下面]; 蒙古尔語: *муні дро* [在我下面], *гер дро че* [进

屋子去] (直譯: 往屋子下面), гар дōро кун [僕人] (直譯: 手下的人, 在手下的人), дōро гадзіār [低的地方], [洼地]。

这一后置詞支配出发格时获得了 [較差], [較低] 的意义, 如, 喀尔喀語: чи бид хоёроос л дор байв гэж үү дээ? (Б. Б—24) [难道比我和你都差些嗎?]

到这里一般地可以結束后置付詞 доур - а 的探討了, 因为它完全与上面所分析的 дегер - е 相似。关于由它的失去作用的詞干 доугур = доогуур [在……下面], [在下面处] (不在一点上) 所派出的詞应当說情况也是如此, 而这一派出詞本身又与 дегерүр 相似: 喀尔喀語: үүлэн доогуур [在白云的下面]、布利亚特語: тэнгэрийн доогур [在天空之下], сонхо доогуур [在窗下]; 古典語: усун догуур жабуху оңгоча [潛水艇 (在水下走的船)]。

还有一个由此失去作用的詞干所派生的詞, 即要求出发格的方向后置詞: 古典語的 дорогши, 布利亚特語的 доошо, 喀尔喀語的 доош [較低], 如喀尔喀語: бэлээс доош [山洼下 (在山崖下面)]; 古典語: хојар - ече дорогши бусу [不少于 (不低于) 二个]; 布利亚特語: доошоо хара! [在自己的下面 (向下) 看!]

《蒙古秘史》中的后置詞 доро 与現代蒙古諸語言中的用法一样: мун оесун доро саубі (§ 155) [向低于那个位子的 (地方) 坐下了], Тајан - кано доро медеку (§ 194) [臣屬於太阳汗的], джочі - ін доро тумено нојан болтугаі (§ 210) [就讓 (他) 当朱赤(手)下的万户长吧], тук куурке доро джіда кебтеул (§ 232) [在旗幟及鼓下 (站着) 矛兵]。

24. 古典語的, думда ~ дунда, 布利亚特語、鄂尔多斯方言、蒙古尔語的 дунда, 喀尔喀語、卫拉特語的 дунд [在……中間], [在……之中] (后置詞), [在中間处], [在当中] (副詞), [中間的] (形容詞) 支配等一詞干, 有时也支配屬格: 古典語: думда хуругун [中指], арад - ун думда [在阿拉特人中間], монголчуд - ун думда [在蒙古人中間], далаі - јін думда арал

бајина (Лубс—205) [在海中(在海的中間)有一座島嶼]; 喀尔喀語: тэдний дунд [在那些中], хот дунд [在城里, 在市中心], амьтдын дунд [在人們中間]; 卫拉特語: герин дунд [在蒙古包的中部], эдн дунд [在他們中]; 布利亚特語: хабар дунда [在盛春(直譯: 在春季当中)时], һүүл дунда [在尾巴中], [尾巴的中段], һүүдэр дунда [在阴影里], хатар дундаа зогсолой (Ант—88) [在緊張的急行中停下了] (指突然停下的馬), ийжэ байхын дунда (Ант—42) [那样站着的时候], һүнийн тэн дунда [在半夜間] тайгын дунда [在大森林中], [在大森林的深处], бурядай дунда [在布利亚特人中]; 蒙古尔語: чі дунда сү [坐在中間吧], гадзіярні дунда [在地的中央], дунда лусе [中原的国家], [中国]。

为了說明与所研究的后置詞連用的到底是等一詞干还是屬格这个事先很难預測的問題, 我們認為引用这样大量的例子似乎是必要的。因为总的趋势还是屬格較牢固地保存于带有复数标志的靜詞里, 所以, 如, 列举的卫拉特各例就是完全出于意料的現象: 我們原来以为應該是 гер дунд (詞干) 和 эднә дунд (屬格), 誰知却是 герин дунд [在蒙古包中部] 和 эдн дунд [在他們中]!

同样情况也可以說明派生詞 думдагур = дундуур [在……中間] (运动!), 它 (如 дегегүр, доугур 等一样) 不做定語用 (无后綴 -ки = -хи), 即不表示 [中間的] 的意义, 因此也就不同于 думда = дунда ~ дунд 古典語: биде оі думдагур гарба (Лубс—80) [我們在树林的中間走过去了]; 布利亚特語: олон зоной дундуур шэрээд ябахал байха (Ант—80) [从一大群人中間拖过来]。

25. 古典語的 дергеде, 喀尔喀語的 дэргэд 主要是具有 [在……附近], [在……近傍], [在……之旁] 或 [向……] 意义的后置詞, 它要求屬格: 古典語: гер-үн дергеде [在蒙古包附近]; 喀尔喀語: аав ээжийнхээ дэргэд ирэв (Б.Б—31) [来到父亲和母亲之处] (意思是: 来到他們傍边), торойныхоо дэрэгдүүр (Б.Цэв

—21) [在自己的猪崽子附近]，Цонхны дэргэд (С.Х—5) [窗子傍]，модны дэргэд очиж охиныг хүлээ (А.Зох—8) [去到树的附近等着姑娘]，дунд сургуулийн дэргэд [在中学的附近]。

在古典語及喀尔喀蒙語里由这一后置詞构成位置—屬性“后置詞” (локально - атрибутивный „послелог“) дэргэдэх 或 дэрэгдэх [位于……附近的] (俄語譯文“在……近傍”)：古典語：агула-јин дэргедекі нагур [(位于)山附近的湖]；喀尔喀語：хорооны дэрэгдэх түр сургууль [委员会附屬訓練班]。

当与表示基层社会組織的名称連用时这一屬性”后置詞“相当于俄語的屬格：тус сургуулийн дэрэгдэх намын байгуулга [这个学校的党組織]。

在布利亚特及卫拉特各方言里这一后置詞很少出現，但在文学中显然受喀尔喀語的影响則經常使用。但在西布利亚特(翁金)的史詩吟誦者屠舍米罗夫(П. М. Тушемилов)吟誦的詩中却找到：

Һарын гараха дэргэндэ

[当月儿升起的“前后”

Һаадагтай һомо дэлгээтэй...

摊开了箭袋中的箭.....

үүрэй сайха дэргэндэ

当黎明的“前后”

үүдхэ номо татаатай (Ант—128)

拉紧弓和箭！]

这里的特点是有輔音 н (дэргэндэ 代替 дэргэдэ)，目前很难解釋該輔音。在东布利亚特各方言里我們有时也发现 дэргэдэ：тэдэнэй дэргэдэ орууджа (Ант—81) [把他領进来靠他們(更近一些)，богдын дэргэдэ ошоод хэлэбэ (Ант—82) [走近博格得并說了.....”。

这一后置詞在表示 [向...] 意义时不同于后置詞 теші = тээш，它表示行为达到事物所在处的那一点。关于支配屬格的后置——副

詞，如布利亞特語的 хажууда，卫拉特語的 хаджууд，喀尔喀語的（較小） хажууд〔附近〕，〔旁边〕，〔向……〕（хажуу〔側面〕，〔側方〕，-да～-д 是与格—地位格的形态）也有这样的区别：布利亞特語： гэрэй хажууда〔蒙古包附近〕， тэрэ хүбүүнэй хажууда ерээд хэлэнэ〔走到了那个男孩面前并說〕， шиний хажуугаар〔在你附近，靠近你的旁边〕；卫拉特語： тана хаджуд кевтсн цаасн〔你旁边的紙〕；喀尔喀語： хашааны хажууд〔院子附近〕。

26. 古典語的 тагагу，喀尔喀語的 тагуу〔沿〕，〔靠近……之旁〕是支配詞干的后置詞，在其他語言及方言里則用上述之 хажуу 代替，这时 хажуу 以工具格形式出現。不論在古典語里还是喀尔喀方言里这一后置詞都用以表示位置或表示沿着某物的运动：古典語： джам тагагу〔沿着道路〕， гоул тагагу〔沿着河〕， далай-јин ергі тагагу онггоча јабуху-дур ајултай（Лубс—67）〔很危險（有风时），当小船沿着海边行駛时〕；喀尔喀語： байшингууд тагуу-〔沿着房子〕。

由上所述很容易就可看出，这一后置詞只与有限的一些靜詞連用。

而在布利亞特諸方言里却講： замай хажуугаар〔沿着道路〕， голый хажуугаар〔沿着河〕以及 эргийн хажуугаар〔沿着河〕。但 хажуугаар 这一后置詞沒有后置詞 тагуу=тагагу 所固有的那种一条綫般的方向意义，因为它主要表示〔附近〕。

在13世紀的蒙古語里只有做为副詞和后置詞的 деркеде，它有时支配与格—地位格： бидан-тур деркеде（С. ск § 224）〔在我們附近〕（但在这里： бидано деркеде〔在我們附近〕是和屬格連用）。

27. 古典語的 есергүү，喀尔喀語的 эсрэг（如果不算文學借詞的話，則在其他蒙古語及其方言里尙未被記載过）〔反对〕，〔对面的〕，迎面的〕；做为后置詞时永远要求屬格：古典語： арад-ун

есергүү [反人民的]，[反对人民]，бидэн-ү есергүү хандугсан ајул [我們面临的危險]，хубисхал-ун есергүү етегед [反革命份子]，есергүү салкин [逆(迎面的)风])試比較тесергүү салкин [順风])，есергүү адху [另几撮(相对的几撮)] (抓在两手心的顆粒体的量)；喀尔喀語：намын эсрэг [反党的]，[反对党]。

可是，这个詞只在靜詞前时才具有定語意义。它往往被派生动詞所代替：被副动詞 есергүчен [反对] 和被形动詞 есергүчекү [反]，[反对]，[反对……的] 所代替，如：феодал-і есергүчен [反对封建主]，еджергег түремекеі-ји есергүчегсен [反帝国主义的]。

当然，在后几种情况下被支配名詞用賓格的詞尾，而不是屬格的詞尾。

在《蒙古秘史》里这一后置詞相当普遍地被用为 [反对]，[向……] 的意义：наран есеркү (§ 103) [向太阳] (看)，джамуха-ін есеркү іно моріладжу (§ 129) [去迎接札木哈去了]，есеркү уктун (§ 252) [出去迎接]，бі ендече джамут есеркү барілдуусукаі (§ 273) [我从自己这边向(你們的那些驛站)造一些驛站(郵站)]。

因此，13世紀时該詞做副詞及后置詞的使用是极其广泛的，它不仅支配屬格，而且也支配第一詞干。

28. 古典語的 джүг，喀尔喀語，布利亚特語的 зүг [方向]，[方面] 做为具有 [向……] [向……方面]，[延着……方向] 意义的后置詞使用，并支配完整詞干，有时也支配屬格：喀尔喀語：наран гарах зүг явав (А. Зох—6) [到太阳出来的那一边——东面去了]，намайг тэр зүг тууж гарлаа [把我赶到那边去了]，тэргүүнээ өргөж дөрвөн зүг хандвал (Б. Цэв—28) [如果仰起头看看(所有的)四方的話]；布利亚特語：хүбүүн гээшэ зүүнэй зүүн урда зүг баряд ябашаба ха (Ант—54) (男孩出发了，沿着(道

路)一直向东] (直译:左前方)。

在卫拉特各方言里使用 тал [向……] (基本意义是 [方面], (平原) 来表示这种意义: нутг талан [向自己的游牧地], мана тал [向我们]。

由上例可见,把 зүг 及卫拉特语的 тал 称之为后置词是有很大的假定性的:不如说这是具有位置意义的词干形式的名词更合适些,这个名词同时有一个定语,因此也就从不做副词使用,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类似这种用法的还有一些静词,如 кёдеге [草原], [未被占居的地方], [省], гаджар [土地], [地方] 及其他等等的词。用为后置词的物体意义的静词一定要经过副词阶段才能转化为后置词。

在《蒙古秘史》里我们找到主要支配词干,有时也支配属格的 джүк (=古典语的 джүг) буркан джук (§100) [向布尔汗(山)], наран джук јесунте сокетчу (§103) [向太阳(向太阳的方向)叩了九次头], джамука джук (§119) [向札木哈那边]。

在这篇短文中 джук 的用法和后置一付词 есерку (=古典语的 есергүү) 的用法相同。

29. 古典语的 уругу, 鄂尔多斯方言的 урū, 喀尔喀语的 уруу ~ үрүү, 布利亚特语的 уруу [向面], [沿], [向……内], [向……]。关于这个词我们在谈方向格的形态时曾经谈过。正是这一通常也做副词使用的词在做后置词使用时支配短尾词干的那种情况,使得该词经过用为后置词的阶段逐渐开始用为方向格的形态(如我们所见,在喀尔喀语里它服从元音和谐律:这是后置词变成格的形态的主要标志之一)。但因这一过程尚未完成,所以关于这个词目前我们还应该当做后置词来讲述。该词的后置词的性质,由于它也做为副词使用,所以也保存在语言里。现在举一些这个词做为后置使用的例子:古典语: Селенгге уругу [沿着色楞格往下]; 喀尔喀语: нүхүрүү [向坑里], тэр уулын орой дээр гарч, арван зүг

үрүү харууслан (А. Зох—21) [爬上了那个山顶并向十个方向看了一眼] (当然, 从山上往下看), говь уруу орж явав (А. Зох—21) [进入戈壁], худаг уруу унаад (А. Зох—71) [落到井里]; 布利亚特語: хабсагай уруу харайж үхэхэм (Ант—60) [我跳下峡谷就死], хаба уруу хэжэрхёод, галай тулга уруу хаяжархёод (Ант—63) [把(薩滿)裝到大桶里, 而把(王子)扔到三脚架(坑)去燒火]。

在蒙古諸語言里当描述移动时, 通常是以地势来表示方向(往下或向上), 但当不知道某个地方的地势时, 现今也經常使用表示一般地[向……]意义的这一后置詞(通常是表示[往下])。例如, 在1941—1945年报章中当描写某些軍隊在歐洲的移动时就用后置詞 уруу 来表示一般的[向……]的意思(如, Будапешт уруу [向布达佩斯……], 虽然我們的部队是沿着多瑙河向上游进军, 而不是向下游)。

在《蒙古秘史》里这一 *хуругу* 形式的后置詞支配完整詞干: усун *хуругу* (§ 18) [向水], [沿水往下], горохан *хуругу* (§ 5) [沿阿向下]。

30. 古典語的 *өгедэ*, 布利亚特語的 *өөдэ*, 喀尔喀語的 *өөд*, 鄂尔多斯方言的 *ööd*, 卫拉特語的 *ööd* [向上], [向……内] (从下向上) 等后置一副詞是上述 *уругу* = *уруу* [向下] 的反義詞; 当做为后置詞时支配第二詞干: 古典語: *ајил-ун хоні агула өгедэ белчибе* (Лубс—204) [村子里的綿羊上山牧放] 喀尔喀語: *алс газар өөд явсан аяны хүмүүсийг урив* (С. Х—27) [邀請了到过远方的旅行者們]; 鄂尔多斯方言: *өөд очих* [到宮里去]; 布利亚特語: *огторго өөдэ харахадань үүлэн мана татан гараба* (Ант—48) [当向天空观望的时候, 看到了白云浮动]; 卫拉特語: *уул өөд* [到山里去], (上山)。

在《蒙古秘史》这一后置詞支配着第一(完整的)詞干: горохан *өгедэ* (§ 32) [沿小河向上], *мүрен өгедэ* (§ 193) [沿河向

上]，агула өгөдө (§ 158) [沿山向上]，[上山]，хара сөгүл өгөдө (§ 177) [沿哈拉色古尔(河)往上游]。

这一后置词从不用来表示一般的和那种无所差别意义，但该种意义却为上述后置词 уругу=уруу 的特点。

当动词 бол=боло- [成为，变为] 与这时做为副词用的这个词构成词组时，则表示：1. [死] (即上天了)，2. 恢复，[痊愈] (病后，破坏及一般的灾难后)，3. [从一定位置上起来]。但第二种意义通常是以古典语的 өгөделекү，喀尔喀语的 өөдлэх，布利亚特语的 өөдэлэхэ 等派生动词代替。此外尚有一些词组：古典语的 өгөдө үгеi，喀尔喀语的 өөдгүй，布利亚特语的 өөдэгүй [无前途的]，[无希望的]；[不能恢复的，无所期望的]；[任何结果也得不到的]。

31. 古典语的 дарага，喀尔喀语的 дараа，卫拉特语的 дару [……之后] 是后置一副词；要求属格，有时采用工具格后缀：古典语：тус аджил-іjan гүјичедкегсен-ү дарага-бар худдуг малтаху аджил-дур оромүі (Эрхэ—197) [这一工作结束之后就开始挖井]；喀尔喀语：миний ирсний дараа эндээс хэн явав? (У.О—174) [我来了之后谁从这里走了?]，~~бэр~~оо орсны дараа газрын өнгө сайхан боллоо [雨后大地变得很美]；卫拉特语：хургин дару кино үзүлв (Павл—54) [会后放映了电影]。

这一后置词有时与第一词干连用：古典语：чай-бан уугуджу баджагагсан дарага (Л.сб—108) [茶后]。

经常使用古典语的 хойна，布利亚特语及喀尔喀语的 хойно，卫拉特语的 хөөн，古典语的 сөгүл-дүр，布利亚特语的 һүүлдэ 来代替该后置一付词并用为同样的意义，关于上述各词将另做讨论。

有时用古典语的 беје-бер-іјер 及由反身代词 [本身]，[自己] (直译：以自己的身体) 构成的布利亚特语的 бэеэрээ [立刻]，[马上] 这一特殊形式来代替 дарага，因为 бэеэрээ 是由 бэе [身体] + -эр—工具格附加成份 + -ээ—反身物主小词构成；用该种

意义的这一詞主要出現于布利亚特諸方言，有时也出現于古典語，永远要求詞干形式的过去时形動詞：古典語：аха - нi харагсан бејерён иреджi (X. X—146) [哥哥剛一看到，馬上就來了]；布利亚特語：тэрэ гэхэн бэсэрээ (摘自叙事詩) [立刻跟随着那个]。

32. 古典語的 бүри，喀尔喀語的 бүр，布利亚特語的 бүри (每一个) 使用于非主格的情况下 (主格形式的使用仅在翻譯的文学作品中有时可以見到，用其代替古典語的 бүкүн，喀尔喀語的 бүхэн)，它可以变格，但它本身只要求单数第一詞干；做为副詞用时具有 [完全] 的意义；例子：古典語：едүр бүри [每天地]，күмүн бүри - дүр [給每个人]；布利亚特語：тэрэ бүри [每一次]，хүн бүринь нэгэ нэгэ түхэриг хүртөө (Им—174) [每人得到了一个卢布]，хүн бүриһөө [从每个人……]；喀尔喀語：сар бүрийн [每月的]。

在《蒙古秘史》里这一后置詞也与复数詞干連用，如：сүнд бүри (§ 21) [每天夜間]。

在古典語及喀尔喀方言里經常以另一个詞来代替这一后置詞，即也要求第一詞干的古典語的 дутум，喀尔喀語的 тутам：古典語：ојиратаху дутум (Талх—30) [按照接近的程度]，едүр ирек дутум [一天天地] 直譯：[日子 | 来到 | 每个]，черинг - инү ене бүкүйи джиргал джобаланг - i санаху дутум иниједүм күрүмер…… (Талх—21) [当策凌每一次回忆起所有的这些快乐及不幸时，他就忍不住地想笑……]；喀尔喀語：жил тутам [每年]，өдөр тутмын ажил [日常工作] (直譯：每日的工作)。

在《蒙古秘史》里該后置詞也用为这种意义 (見 §§193, 154, 201, 280 及其他) 并且有格的变化。

33. 古典語的 емүн - е，喀尔喀語的 өмнө，卫拉特語的 өмн，鄂尔多斯方言的 өмөнө [在……前面]，[前面]，[到……前] (后置詞) [在前面]，[早于] (副詞)，[南]，[南方的]，

〔前面的〕；做为后置詞时支配屬格，有时也支配出发格：古典語：ep - үн емүн - е〔在蒙古包的前面〕，егүн - ү емүн - е〔在他的面前；到这以前〕，јагун - у емүн - е〔首先〕；喀尔喀語：эх орны-хоо өмнө хүлээсэн үүрэг〔在自己祖国面前所担負的义务〕，нүдний өмнө〔在眼前〕，〔当前〕，Өмнө Гоби〔南戈壁灘〕；卫拉特語：мана өмө 在我們面前，чи нанас өмү ирлэч (Павл—54)〔你比我先到了〕；鄂尔多斯方言：омонһсон үге дү - угі〔在他面前况默地(无言地)(站着)〕。

該詞的出发格形式本身就具有〔迎接〕，〔由于〕(由于面临……)及〔代表……〕的意思：古典語：дајин - у емүн - е - ече〔由于面临的战争〕，〔面临着战争〕，дегедү ламанар - ун хоурту јабугулуга - јин емун - е - ече〔反对喇嘛教上层份子的阴險的活动〕或〔答覆……〕，〔作为反抗……〕，нигур-ун етүн-е-ече салкіламуі〔直吹到臉上〕(关于风)，біден - ү емүн - е - ече бајар күргебе〔代表我們祝賀了〕。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确定，这一后置詞支配出发格时具有時間意义，而当支配屬格时則具有地点意义；正是这点有时表示地点〔前面〕及表示時間〔早于〕的意义有所区分(参看，如卫拉特語各例句)。但代替(在靜詞詞組里)所有其他各格的屬格日益增强其壟断作用，这就使得上面提出的有所区分的傾向化为烏有：хувьсгалаас өмнө〔革命前〕，хувьсгалын өмнөх Монгол орон〔革命前的蒙古〕。

从 емүне 构成派出詞 емүнетү = өмнөт〔南方的〕和 емүнекі = өмнөх〔以前的〕，〔前面的〕：өмнөт зүг〔南〕，〔南面〕，өмнөт туйл〔南极〕，өцөгдөрөөс өмнөх〔前天的〕，〔在昨天以前的〕，чиний өмнөх〔在你前面的〕。

偶尔也遇到 емүнегүр〔在前面〕(沿着整个表面的运动及存在)：еменегүр - инү машин - а хурдулан өнггөрекү джагур - а (Чб—58)〔当汽車很快地在他們前面駛过的时候……〕。

在《蒙古秘史》的語言里后置詞 *смүне* 不用在時間意義上，它只具有地點意義〔在……前面〕（見 §§ 164, 171, 181, 185, 191 及其他）。

34. 現在我們來研究由一個共同的詞干 $\sqrt{\text{ур}}$ 派生的一小組副詞及后置詞。科瓦列夫斯基在他的詞典中提出：*урд* 〔先前〕，〔在……前面〕，（到……以前），（在……以前）；但是 *урд едүр* 〔那天的前夕〕，〔前夕〕（應為〔前一天〕，〔在……前夕〕），*урда* 〔先前〕，〔在……前面〕，〔到……以前〕，〔向前〕，〔從前〕，〔往昔〕，*урду* 〔先前的〕，〔以前的〕，〔既往的〕，〔過去的〕；但是 *урду төрүгсен* 〔生在前頭的〕，〔哥哥〕。

換言之，科瓦列夫斯基完全有根據地認為這些組成都是不同的詞，而並不是同一個詞的正字法上的變體，雖然他用一些說明的材料指出了某些混淆的情況，這點我們用〔但是〕的記號標記出。薩格吉（шагджи）在自己的正字法詞典里（也帶有一點詳解辭典的性質）又補充了 *урду*（並指出該詞在意義上與 *смүне* 〔南方〕，〔在……前面〕相同），他一般地是採納了科瓦列夫斯基所提出的關於所指出的詞如何劃分的意見。但是，這點可以根據所舉的例子知道，薩格吉認為 *урд* 是后置詞，*урда* 是副詞，而 *урду* 是類似俄語形容詞的限定詞。他所補充的 *урду* 當然是由的 *урду* 中元音消失而構成，並且使這個元音中落（синкоп），在語義使用上不同於 *урду* 的意圖本身就非常明顯。

田清波在他的鄂爾多斯語文章中這樣來說明這些詞的鄂爾多斯方言的對應詞：*урд*- 見 *урит*；*урит*- 見 *урда*；*урда* 〔先前〕，〔早于〕，〔到……以前〕，（在……前面）（auparavant, avant）；*урду* 〔以前的〕，〔前面的〕；〔東方的〕（antérieur, oriental）。

弗拉迪米爾佐夫在他的《比較語法》（第334—335頁中）認為，喀爾喀語的 *урд* 是 *урда* 〔早于〕，〔先前〕的元音中落。

總之，這裡顯然是很不明確。而且這種不明確是由於不同的蒙

古方言依照不同的方式使用着由 $\sqrt{\text{yri-}}$ 而构成的組成，这同样因在古典語中引起迟疑。因此，蒙古学家們还應該在他們的方言学著作中专门地解釋这些組成在口語中使用的問題。我們在这里只可能指出我个人最熟习的阿尔拉—布利亚特方言中有那些不同：1. $\text{yri}\bar{\text{T}}$ (= 古典語的 yrid) [早于]，[先前]，[較早地]；这是副詞，在做为后置詞时支配出发格； $\text{yri}\bar{\text{T}}$ $\text{jir}\bar{\text{e}}$ [早(先)到了]； $\text{namh}\bar{\text{a}}$ $\text{yri}\bar{\text{T}}$ [先于我]；2. $\text{yrd}\bar{\text{a}}$ (= 古典語的 yrida) [在前面]是副詞，做为后置詞时支配屬格(当支配出发格时似乎具有比較級的意义，比往前行进的方向更远些)；3. $\text{yrd}\bar{\text{a}}$ (= 古典語的 yridu) [东方的]，[以前的]只出現于个别的固定的成語中如 $\text{yrd}\bar{\text{a}}$ $\text{gaz}\bar{\text{a}}$ r [东部地方] (即外貝加尔湖；阿拉尔人住于外貝加尔湖西面的伊尔庫茨克州)，和 $\text{ert}\bar{\text{e}}$ $\text{yrd}\bar{\text{a}}$ $\text{cag}\bar{\text{t}}\bar{\text{a}}$ (叙事詩) [在早先(很久以前的)时候] 这一类詞組中。因此，在阿拉尔方言里較早期的 yrid 和 yrida 是做为表示時間意义 ($\text{yri}\bar{\text{T}}$) 和表示地方意义 ($\text{yrd}\bar{\text{a}}$) 的后置一副詞而互相区别。使用結尾为 $-\text{c}'\bar{\text{a}}$ ($\leftarrow -\text{ki}$) 由 $\text{yrd}\bar{\text{a}}$ 构成的 $\text{yrd}\bar{\text{a}}\text{c}'\bar{\text{a}}$ [早期的]，[以前的]；[放在前面的] (在意义上 = 古典語的 yridaki , yridu , yriduki) 来表示通常的定語。

下面只是引一些說明上述組成用法的例子，至于对它們进一步的說明留到以后再研究：古典語： jeke ulus - tur $\text{k}\bar{\text{y}}\text{rk}\bar{\text{y}}$ - $\text{j}\bar{\text{i}}\text{n}$ yrida $\text{d}\bar{\text{z}}\text{axa}$ - $\text{j}\bar{\text{i}}\text{n}$ $\text{bel}\bar{\text{c}}\bar{\text{i}}\text{r}$ $\text{t}\bar{\text{y}}\text{r}$ $\text{k}\bar{\text{y}}\text{r}\bar{\text{b}}\bar{\text{e}}$ (Г—60) [在到达偉大的国家以前，先到达了边界上的河流] (流入另一条河流的地方)， gegen - $\text{n}\bar{\text{i}}$ $\text{i}\bar{\text{r}}\text{ek}\bar{\text{y}}$ - eche yrid $\text{d}\bar{\text{z}}\text{aj}\bar{\text{i}}\text{la}\bar{\text{j}}$ - a (Вл—471) [我在格根来到以前走]， $\text{j}\bar{\text{a}}\text{buxu}$ - $\text{j}\bar{\text{i}}\text{n}$ yrid (Эрхэ—97) [在走之前]，[当沒走的时候]，[到走之前]， erte yrida $\text{n}\bar{\text{i}}\text{gen}$ cag - tu (Вл—471) (在很早以前的一个时候)， bi $\text{c}\bar{\text{i}}\text{ma}$ - eche yrid $\text{oro}\bar{\text{xu}}$ $\bar{\text{y}}\text{gei}$ (Викр—107) [我不先你而入]；喀尔喀語： $\text{barig}\bar{\text{d}}\text{axaasa}$ yrd $\text{am}\bar{\text{z}}\text{ix}$ $\text{x}\bar{\text{e}}\text{r}\bar{\text{e}}\text{g}\bar{\text{t}}\bar{\text{e}}\text{i}$ (Б.Цэв—40) [趁还没有捉住我們的时候应当快走] (在……以前……)， manai uls $\text{y}\bar{\text{u}}\text{n}\bar{\text{i}}\text{i}$ yrd $\text{zur}\bar{\text{h}}\text{ain}$ toog $\text{x}\bar{\text{e}}\text{r}\bar{\text{e}}\text{gl}\bar{\text{e}}\text{z}$ bajv (Б.Цэв—46) [在我們这地方很早(比这以前)就采用了直写的数字] (指

采用阿拉伯及羅馬字碼代替旧蒙文的字碼)；卫拉特語：чамас урд〔在你之前〕，〔比你早〕，йовхас урд〔在走之前〕，хаанă урд〔在皇帝的面前〕；布利亚特語：гэрэй урда морин байна (Им—174)〔在蒙古包前有一匹馬〕；鄂尔多斯方言：урду чадам〔东柴达木〕；(M. ал - Адаб)：урѳда гаркуѳѳѳ〔为了衝到前面(在竞赛中)〕，урѳду морин〔(走在)前面的馬〕，урѳду сөнѳ〔前夜〕。

看出，所列举的做为后置詞的組成或支配出发格或支配屬格，它們之間意义上的差别可以一般地表达如下：在第一种情况时表示某一行为(或事物)离开另一个行为有一定的距离，而在第二种情况时表示前一个行为和后一个行为直接地紧接着。但是，不能不注意到出发格主要是与表示時間意义的后置詞連用，此外，做为表达比較級的手段是它通常的句法功能。

請問，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由同一詞干所构成的不同的組成，它們的用法在一定程度上沒有显著的差别怎么产生的呢？在从語言学的观点来研究这一問題时，我們得出以下的初步假設以便求得証实。

урѳд(后置詞)，урѳда(副詞)和урѳду(屬性名詞)之間的差别很可能出現于蒙古語族在发展的那个时期，即当内部元音(внутренняя огласовка)(日耳曼語元音交替类型的屈折)具有一定的語义上的意义时。但在后一时期，当黏着法排挤初期的内部屈折时，由于格的作用及格的句法意义加强，所述組成間的意义上的差别开始有一定的程度的消失，同时也发生了元音的意义減弱的現象。因此在很多的方言里所述組成之間的語音差别在詞尾元音(喀尔喀語的урѳд)完全消失以前同样也开始消失。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上述情况开始出現了詞汇方面的变体(阿拉尔語的урѳт〔先前〕，〔到……以前〕(時間上)，урѳдă〔在……前面〕，〔在前面〕(空間上)。至于如урѳд主要使用为表示時間意义，这可以由它构成動詞урѳдчѳлаху〔在……時間內确定……〕，〔事先干好了某事〕(урѳдчѳлан олгоху〔預支])得到說明。

在《蒙古秘史》里我們只找到支配屬格的后置詞 урда〔在……面前〕，〔在前面〕，〔到……以前〕（見§§90, 118, 153, 163, 240, 254 及其他）。當與出發格連用時這一后置詞在該文獻中具有時間的意義（早于），而當與屬格連用時則既有時間意義又有地點的意義。

черікече урда јабура отчу (§ 240)〔比軍隊先出發〕，черікуні урда јабуку караул (§ 240)〔走在軍隊前面的衛兵〕。

35. 由目前已失去作用的詞干 qoji- = xoji- = xö-（試比較布亞特語的 хойлго〔被打死的馬〕，хоймор〔蒙古包的后半部〕；其他蒙古語里也有的相應的詞）構成下列后置一副詞：

1. 古典語的 хойна，布利亞特語、喀爾喀語的 хойно，衛拉特語的 хөөн，鄂爾多斯方言的 хөдоно，蒙古爾語的 хуёно〔……之後〕，〔在……後面〕，〔當……時候〕（意為〔在……以後〕）；

2. 古典語的 хойши，布利亞特語的 хойшо，喀爾喀語的 хойш（衛拉特語只有 хөөшэн 形式〔向後〕，鄂爾多斯方言的 хөдши，蒙古爾語的 хуёносё〔在……之後〕，〔在……後面〕，〔當……時候〕（意為〔在……以後〕）——指運動；

3. 古典語的 хойгур，布利亞特語、喀爾喀語的 хойгуур，衛拉特語的 хөөгүр，鄂爾多斯方言的 хөдгүр〔在後半（面）〕，〔在後面〕（在整個表面上）。

在《蒙古秘史》里我們找到 хойна 和由其派生的 хойнакши（хойши 沒有）。

第一個詞做后置時支配完整詞干及屬格，有時本身用出發格就具有〔跟隨……〕的意義：古典語：нохай - нугуд - ун хойна - ече гөлүге дагаджухуи（Лубс—65）〔幾個狗崽子跟着大狗後面走〕，биден-ү хойна-ече очигарай（Лубс—143）〔你要跟隨着我們走〕，гар - тур оругсан хойна（Викр—46）〔當（=既然已經）落到了手中之後……〕，јеке болугсан хойна 及 јеке болугсан - у хойна（Викр—14）〔當長成以後〕，намур бүри ороі болугсан хцјна

(Талх—12) 「当(=当……时候)深秋降临以后」, донггудугсан хојина бүгүде улус тархаба (Г—31) 「当宣布警告以后,所有的人都散去了」, тус тус сагучагагсан-у хојина (Л.сб108) 「当所有的都迁居了以后」; 喀尔喀語: усанд явсан хойно (А.Зох—10) 「当(妻子)去打水以后」, үхсэн хейно (А.Зох—20) 「死后」, түүний хойноос яваад (А.Зох—26) 「跟随着他走」, нүүсний хейно гурав хоног хэвтээд(А.Зох—44) 「当游牧迁移以后,臥病了三天」, ирнэ гэсэн хойно ирэлгүй хайчхав (Б.Б—23) 「在(当……以后)說了一定来之后沒有来」; 布利亚特語: гүрөөнэй хойноо ябажа (Ант—58) 「跟随着鹿走了」, мордохон хойно 「当走了的时候」; 卫拉特語: эн кун мини хөөн ирлэ (Павл—54) 「这个人在我之后来了」, хург теднэ хөөн удан болси уга (Б.Т—191) 「他們(走了)之后會議延长了不一会」; 蒙古尔語: бу чимідза хуёно рева (Мост—177) 「我在你之后来了」, чи хуёно киди удур рэ 「你几天以后来吧」, муні хуёно 「在我之后」, куні хуёнадза дага 「跟着人后面走吧」, бі чині хуёно рева 「我在你后边来了(找你)」, нийдрдза хуёно 「从今天起」。

由各例可見,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之間在所述后置詞的使用特点上是一致的。这些例子表明,該后置在某种情况下究竟应支配何种形式——詞干还是屬格,这是很难予先說出来的;当然,后者是逐漸讓位于詞干的。但如果我們的后置詞本身是以具有「跟随」「跟踪」意义的出发格形式出現,則一定要求屬格。

第二詞干 хојиши 在做为后置詞时永远要求被支配詞为出发格,因为該被支配詞表示由某一点出发的运动的地点及時間: 古典語: хубісхал мандугсан-ече хојиши аджилчин арад-уд нејигем джірум-і бајигулху болджухуі (Б.Цэв—216) 「革命后劳动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的建設」; 喀尔喀語: түүнээс хойш 「从那以后」, Англи улсаас хойш Атлантын далай 「在英国的那一边是大西洋」; 布利亚特語: айлаан хойшо ябахадан 「当我到村子外去的时候(到北

面)]。

如果第二个后置詞 хойиши 表示由某一点好象延直綫进行的动态运动，則做为后置詞同样也要求出发格的第三个詞 (хойгур) 就不仅表示动态中的运动，而且也表示靜态(位于一个地方)中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在整个地点的表面上或延着它的全面进行，而且此地点是指用出发格形式名詞表示的事物的西北面的位置。因此这一后置詞沒有时间的意义，这就在詞汇内容上与前两个后置区别开：古典語：агула-сче хойгур [在山的后面]；喀尔喀語：түүнээс хойгуур [在那个的后面]，[在……后面]；布利亚特語：айлһаа хойгуур шоно ябана [在村子的后面有狼]。在西布利亚特各方言里 хойгуур 有时表示一个事物处于另外一个事物之后的大約位置，因此就具有 [有微微(稍微)后一点] 的意义。

36. 經常使用与格—地位格或工具格形式的古典語的名詞 сегүл, 喀尔喀語的 сүүл, 布利亚特語的 һүүл [尾巴] (表示 [末尾] 意义的主格不用) 做为后置, 代替 хойина 或 хойиши: 古典語: бучагсан - у сегүл - дүр [当人們走了以后], жеке часун - у сегүл - ијер ергин тогорин - у гаджар чаб чаган (Лубс—9) [大雪之后周圍整个的地方都(变成)一片洁白], боруга огугсан - у есгүл - ијер солунгга татаба (Лубс—49) [雨后(当下过雨之后)出現了长虹]; 喀尔喀語: шинэ жилийн сүүлд [新年之后], тэгсний сүүлд [那个之后] (直譯: 当那样做了之后); 布利亚特語: найрай һүүлдэ [庆祝会之后], тэрээнэй或түүнэй һүүлдэ (Ант—73,61) (那个之后), түүнэй һүүлээр (Ант—66) (那个之后), дуулан зугаалһанай һүүлээр иймэ дуу дуулаба (Ант—45) [当唱完了(这个歌)以后, 唱起了那样的歌]。

所以, 这一在喀尔喀及布利亚特諸方言里极普通的后置詞支配着屬格, 这說明后置詞的詞干一直牢固地保存着自己的实体的意义。被支配名詞在用格方面的差别在于用工具格形式时表示一个行为紧跟着另一个行为, 几乎毫无間歇, 而用与格—地位格形式时可能

多多少少有一个拖长的停顿。

37. 古典語的 дотор - а, 喀尔喀語、布利亚特語的 дотор, 卫拉特語的 дотр [在……內], [在……內部], [在……时期] 在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里是极为普遍的后置詞, 但各布利亚特方言除外。在这些布利亚特方言里該詞用为后置詞的情形很少或根本不使用(在西布利亚特各土語里), 因为有一个專門的布利亚特語的后置詞 соо [在……內], [在……內部] “代替着”。这一詞在很多的方言中一般是具有物体意义 [內部], [胃], (衣服的) [里子] 的名詞。該后置詞用在屬格, 主要用在詞干后面: 古典語: хурагсад - ун дотор - а үге келекүйн берке аджі (П—44) [在聚集的人中很难把話說完], ой дотор - а (Талх—5) [在树林里], ниген кесег дерсун - ү дотор - а (Талх—13) [在灌木丛中], тере хота дотор - а (Викр—84) [在城里], сгүлен дотор - а (Вл—472) [在白云里], геүдсүн дотор - ече (Х.Х—93) [从(貓鼬鼠的) 肚子里]; 在該例中 гедүсүн [肚子], дотор - ече [內部] 用为出发格形式; 卫拉特語: шуургъан дотр (Павл—52) [到暴风雪里], сад дотр (Павл—52) [在花园里]; 喀尔喀語: олны дотор (С.Х) [在人群中] [在很多人中間], эдний дотор (Б.Б—13) [在他們中間], хагас жилийн дотор (Б.Б—19) [在半年的期間內], аман дотроо (Б.Б—25) [关于自己] (直譯: 在自己的嘴里), танхим дотор (Б.Б—28) [在礼堂里], үгээгүү хүний доотроос (А.Зох—5) [从貧穷的人們中間], хашааны дотор (А.Зох—29) [在院子里], [在院子內], нүхэн дотор (А.Зох—29) [在洞里], морин дотор (Ам.Зох—43) [在馬的中間] (直譯: 馬 + 在……內), уутан дотор (А.Зох—28) [在袋子里], миний албат дотроос (А.Зох—9) [从我的臣民中間], нэгэн хэсэг аймаг улс байсны дотор ан агнаж огт үзээгүй тэнэг хувүүн (А.Зох—38) [在一个不大的部落中 (有过) 的一个愚笨的男孩子, 他还一次也沒去打過猎]; 蒙古尔語:

амані туро (Мост—434) [在嘴里]，гер туро уро [进蒙古包里
来吧]，лонхуо туро [在瓶子里]，тані туро кән мидіәм? [你們
之中誰知道?] туродза гарі [从里面出来]。

我們之所以列举了如此大量的例子，为的是說明蒙古諸語言及
其方言中被支配詞用屬格或詞干絲毫沒有区别。往往同一詞与所述
后置詞連用时有时用屬格的形式，有时又用它的第一詞干形式（还
是同一个作者在同一頁中，如，Викр—84）：тере дотор-а [在它的
里面]（根据上下文—[在城市里]），тегүн-ү дотор-а [在它的
里面]（根据上下文—[在庙里]）。

可以肯定說的只是，人称代詞与該后置詞連用永远用屬格的
形式（在剛才的例子中是指示代詞），而所有的詞干仍然是日益排
挤着屬格（特別在那些早就把該詞作为后置詞使用的方言里；这就
是为什么在布利亚特各方言里該詞保留着自己的物体意义，有时作
后置詞使用，通常要求屬格的原故）。

但是可以肯定，詞干主要用于与該后置詞連用的相应名詞按其
詞汇意义表示的是某种不可分割的整体时。因此与該后置詞連用的
复数形式的靜詞几乎永远以屬格的形式出現。但，这一切只是該
后置詞用法的一般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在现阶段中可能有并且也
的确是有着很多的例外現象。如，在莫臥儿語中我們找到：герүд
дотонсіні [在他們的蒙古包里]（герүд-由 гер [蒙古包] 构成的
复数形式的詞干），而在現代古典語中：гешігүд дотор-а（Лубс—
12）[在成份中]（句子的）。

在古典語里这一后置詞乃是名詞 дотор [内部] 的具有附加成
份 -а 的地位格形式。至于談到諸活的蒙古語及方言，則在这些語
言及方言里該后置詞沒有所指出的附加成份（一般地認為，这一附
加成份似乎已消失，不过我們并不十分相信这一点）。

《蒙古秘史》的資料对于現代各蒙古語的材料很少有什么补
充。但仍然可以指示，在这一文献中我們的后置詞支配着屬格和完
整詞干并且在意义上具有发展趋势中所表示出的区别：көүд-үн

дотор-а (§ 254) [在孩子們中間]，гер дотор-а (§ 16) [在蒙古包里]。

該后置詞只在支配形動詞時，才用為時間意義：коуки татахуи дотора (§ 76) [當擲下釣鉤時……]。

38. 經常以其他的詞來代替這個表示時間意義 [在……期間] 的后置詞；即：古典語的 турши，布利亞特語的 турша，喀爾喀語的 турш，卫拉特語的 туршарт。這一后置詞通常支配屬格，偶然也支配詞干：古典語：хојар джил - үн турши [在兩年期間內]；喀爾喀語：шөнө турш [在一整夜間]，есөн сарын турш [在九個月期間內]，布利亞特語：хорин жэлэй турша соо (Ант—11) [在二十年期間]，нэгэ жэлэй туршада (Ант—57) [在一年間]；卫拉特語：бүкл үвлин туршарт болх хотан белдвмнд (Б. Т—192) [我們準備了整個冬天的糧食] (直譯：够整個冬天期間的糧食)，гурви джилин туршарт [在三年期間]。

因此，在布利亞特及卫拉特各方言里與該后置詞同時產生了，或者準確些說是用另一個后置詞 (布利亞特語的 соо [在……內])，或以與格—地位格的詞尾補充了它本身，雖然似乎不能說，這一后置詞在所談的方言里有物體的意義。此外，卫拉特語的 туршарт 有雙重的格的形態，即工具格—與格—地位格形態。

39. 在布利亞特各方言里有后置詞 соо [在……內]，[在……內部]，[在……期間]，它支配第一詞干。其他蒙古方言就完全沒有這一后置詞：толи соо [在鎮子里]，турша соо [在……時期] (時間)，нэгэ хэды соо [在某些時間的期間內]，[一定的期限]，[臨時]，хэды соо? [期限多少?]，(在什麼時間的期限內?)，гэрнүүд соонь [在他們的蒙古包里]，хоног соо [在一晝夜內]，[在一晝夜期間]，гал сооһоо [從火里]，далай соогуур [在大海的深處]。

做為副詞時該詞具有 [徹底] 的意義：соо сохихо [打透]，[啄透]；[徹底地打穿 (穿透)]，соо шагаха [徹底地燒完]。

該詞的語源尚不了解，正如布利亞特各方言里的其他的后置一副詞一樣：досоо ~ зосоо [在……內]，[在……內部]，如 шиний досоо [在你的里面]，[在你的內部]；[在你的心（靈魂）里]。曾試圖從與 доктор 的聯系中找到該詞的語源，但未奏效。

40. 古典語的 джагур-а，喀爾喀語的 зуур，布利亞特語的 зуура，衛拉特語的 зуур，鄂爾多斯方言的 джур ~ джура，蒙古爾語的 дзіро [在……中]，[在……之間]，[當……時] 是由現在已失去作用的 джагур [間隔] 的失去作用的位置格形式和標志 - а 構成的后置詞；例子：古典語：енекен джагур-а [就在這一瞬間]，[立刻就]，[就在這裡]，очиху - јин джагур-а [當去的時候]，тасулган - дур ороху джагур-а [當進屋子的那個時候]，джам джагур-а [在路上]，[沿着道路]；喀爾喀語：ирэхийн зуур [當來到的時候]，[當到這裡來的時候]，замын (試比較上面的 джам) зуур [在路上]，[沿着道路]，тэр уулын ойр зуур [離那個山不遠處]，сүх бариад гарах зуур (А. Зох--43) [當他手中拿着斧子出去的時候]，ухрах зуур нь [當他向後退的時候]；布利亞特語：һууха зуураа хэлэбэ [坐着的時候說了]，гараха зуураа [當出去時]，[出去時]；蒙古爾語：сдi дзіро [在牙齒逢內]，ндāнi дзіро сү [在我們中間坐吧]，кiдi фāнi дзіро се реwa [在幾年期間沒有來]，хурi дзіронi [手指之間]；衛拉特語：түр зуур [在短時期內]，зүүр үкx [死在路上]；鄂爾多斯方言：ажур джамас ергех [從路上，從半路上返回]（沒有到達應該到的地方），оёро джур [不遠]，[在近處]。

在專門進行研究之前我們先解釋這個問題，這一后置詞在其用法和意義上有何不同於：

a. 與形動詞及靜詞組成的詞組中的后置詞 хоорондо ~ хооронд [在……之間]。

6. 與形動詞連用的與格—地位格。

只是在这方面可以做出初步的解释，即这一后置词不同于 хоорондо ~ хооронд，后者表示两个物体之间的位置，而 джагур-а 表示同一个物体的两点之间的运动（由此产生喀尔喀语的 зам ~ замын зуур（在路上）；蒙古语的各例则是这一规则中之例外现象，在蒙古语中这一后置词的意义与喀尔喀语 хооронд〔在……之间〕相同。

这一后置词与形动词连用时和与格—地位格不同它表示行为本身进行的时间，而与格—地位格可以表示行为的完成（喀尔喀的 ирэх зуураа〔当来这里的时候〕，ирэхдээ〔当来了的时候〕或〔当将来到的时候〕。至于与形动词和静词连用的与格—地位格一般地回答：为了什么？给什么？的问题，不再赘述，而这点却是我们的后置词所没有的。

41. 古典语的 хогоронду，喀尔喀语的 хооронд，布利亚特语的 хоорондо，鄂尔多斯方言的 хōронду，卫拉特语的 хоорнд〔在……之间〕，〔当……时〕做为后置词时用在属格，有时用在完整的词干的后面：古典语：тере хојар-ун хогоронду〔在那两个之间〕，喀尔喀语：нүхрийн ус авах хооронд, эхнэр нь гэтэж очоод худаг уруу түлхэж алжээ (A! Зох—10)〔当丈夫打水的那个时候，妻子悄悄地走近并把他推到井里去了〕（直译：致死）；布利亚特语：нүдэнэйн хоорондо〔在他的两眼之间〕，хүлэйн хоорондо〔在他的双脚之间〕；卫拉特语：теднā хооронд〔在他们中间〕，модн хооронд〔两树之间〕，манā хооронд〔在我们中间〕，〔我们之间〕。

这个词乃是由词干 хогорун 而来的与格—地位格形式，现在词干 хогорун 已完全不用并且任何古老的文章中也没有它。但是这个词干却与 хогусун〔空虚〕，〔空的〕，〔空地〕一词有着共同的关系。因此，хогорун 可以分解为 хого- 或 хогу- + рун。而成份 хого ~ хогу- 本身却又和 хабу-（在 хабур〔春天〕一词中——猎人和牧人收入最少的季节），хуба - ~ хобо -（在 хобор〔贫乏的〕，〔微少

的〕，хагу - (在 хагураi〔枯乾的〕 (显然是說去年的草和春天时瘦脊的野兽)，хагучин〔旧的〕，хагураху〔剝落〕，〔脫落〕，〔脫掉〕 (指老树皮，兽皮及其他等) 有共同的連系。因此，詞干 хогорун 在早期蒙古語方言的发展时期，即內部曲折 (日耳曼語的元音交替类型) 在語言中起着更大作用的时期，曾經是活的詞干。

在《蒙古秘史》的語言中后置詞 джаура 的特点是它表示两个事物之間的运动和位置，而不仅仅只表示同一个事物两点之間的运动，所以才用它代替 хогоронду: айсука джаура (§ 14)〔当在走的时候〕，ака деу джаура адаругчи тула (§ 49)〔因为在兄弟之間吵起来了〕，бујур наур, колени наур којар джаура (§ 53)〔在貝尔湖与呼倫湖之間〕，којар - ун джаура (§ 61)〔二者之間〕，бидано джаура (§ 281)〔在我們之間〕。

在《蒙古秘史》里和現代諸蒙古語言里这一后置詞支配詞干，偶然也支配屬格。

42. 古典語的 інагши, 喀尔喀語、布利亚特語的 нааш ~ найш ~ нааша ~ найша, 鄂尔多斯方言的 нāши ~ нāши, 蒙古尔語的 нагшө〔到这里〕，〔較近〕；〔到現在〕 (从未来或从过去) 是后置一副詞；在做为后置詞时支配出发格: 古典語: ојир - а ече інагши〔从不久前〕 (直譯: 从最近到这里)，нутуг - ече інагши〔由游牧地到这里〕；喀尔喀語: хүн хэдий сайн ч хэлэхээс нааш санахгүй, цаас хэдий нимгэн ч хатгахаас нааш цоорохгүй (諺語)〔人無論多么聰明，也不能在別人說話之前想到 (即不能預先知道一切)；紙無論多么薄，你不扎它，它不会破〕，намайг нүдээ хар гэхээс нааш харж болохгүй (摘自叙事詩)〔在我沒說: 把眼睜开之前不要睜开眼〕；鄂尔多斯方言: хојор миңга лаңгас нāши〔不到二千两銀子〕；蒙古尔語: гурāн удурдза нагшө〔三天以来〕，〔在第三天来临之前〕；布利亚特語: тэндэ - һээ нааша〔从那里到这里〕。

在卫拉特各方言里用 наарн 代替这个后置一副詞。

古典語的 *инаду*，布利亞特語的 *наада*，喀爾喀語的 *наад*，卫拉特語的 *наад*，鄂爾多斯方言的 *наду* [在……近傍的]（在這方面）；做為定語使用時經常要求屬格：喀爾喀語：*нутгийн наад адаг* [游牧地的近的，最近的（從我們這一面）一端]；卫拉特語：*уулин наад тал* [山的這一面]；鄂爾斯方言：*н. ду учир* [最有道理的理由]。

古典語（舊）的 *нагана*，卫拉特語的 *наа*，喀爾喀語、布利亞特語的 *наана* [較近]，[在這一面] 是後置一副詞，支配屬格：喀爾喀語：*уулын наана* [沿着山的這一面]（在山的這一面）；布利亞特語：*гэрэй наана* [蒙古包的這一面]；卫拉特語：*канавин наа* [水溝的這一面]。

喀爾喀語，布利亞特語的後置一副詞 *наагуур* [盡量接近]，[沿這一面] 的用法一般地也是這樣，但它通常要求出發格：布利亞特語：*нараннаа наагуур, намнаа саагуур*（諺語）[在太陽的這邊，在我的那邊]。

由各例可見，被支配靜詞在這種情況以出發格形式出現，即當支配後置詞表示全部長度內的空間或時間的情況下。喀爾喀語的 *нааш* 和 *наагуур* 一類的詞就是這種後置詞（和副詞）。

所有被研究的後置一副詞的原始詞干都是 *на-*（在古典語中是 *ина-*），*на-* 只存在於卫拉特諸方言里。還不能說經過科特維奇的研究我們就已經搞清楚了古典語詞干 *ина-* 中的開首元音 *i*，因為沒有任何根據可以假設所有的蒙古語及方言都“喪失”這一元音。最可能的是，古典語的 *ина-* ← *i*（“他”，“這個”）+ *-на-*（我們在人稱代詞詞干組成中所發現的詞素）。

所述關於具有共同詞干 *ина-* 的一些後置一副詞的用法可能相應地也適合於由共同詞干 *чина* 構成的一些後置一副詞：

詞 意：	[往那面]	[在那面]	[那面]	[沿着那一面]
古 典 語：	<i>чинагши</i>	<i>чагана</i>	<i>чинаду</i>	—
喀 爾 喀 語：	<i>цааш</i>	<i>цаана</i>	<i>цаад</i>	<i>цаагуур</i>

布利亚特語:	сааша	саана	саада	саагуур
蒙古尔語:	чиэгшэ	—	—	—
卫拉特語:	[чааран]	цаа	цаатк	цаагур

我們只举几个例子：古典語：агула - јин чинаду [位于山的那面（山后）的]；喀尔喀語：номын цаад талаас [从（位于）書后一面]，[从書那面]，нутгийн цад зах [游牧地的对面一端]，уулын цаагуур [沿着山的那一面]，уулын цаана [在山的那一面]，хорин жилийн цаана [二十年前]（直譯：在二十年的那面），тэднээс цаана очоод [离开他們稍远一些]，голын цаана гарчив [到河的那一面去了]；卫拉特語：голин ца мал иддж овна（Павл—48）[牲畜在河的那一面，在河的对岸牧放着]；布利亚特語：тэндэхээ сааша [由那里起再远一些]；хамнаа сааша! [滾开!]，саашаа яба! [滾得远些]（离开站的那个地方）!，намнаа саагуур! [离我远些!]

我們在喀尔喀方言中发现后置一副詞 тийш [往那儿]及 [向……]，可是在其他蒙古方言里，卫拉特各方言除外，却发现具有 [往那儿] 意义的副詞及特殊的后置 [向……]：古典語的 тејиши 和 теши（經常互相代用），布利亚特語的 тийшэ 和 тээшэ，鄂尔多斯方言的 тіши 及 тēши。关于喀尔喀語的 тіш（正字法上作 тийш）在这种情况下應該假設为后置詞及副詞的錯合，因存在喀尔喀方言的某些土語中同时具有二者。

所指的后置詞一般支配靜詞的第一詞干，有时也支配代詞的屬格：古典語：баларагдагулху теши [(走) 向損失]；鄂尔多斯方言：хојор тēши [在两方面]，ёр тēши [在另一个方向]；喀尔喀語：баруун тийш [在右面]，хөвөө тийш [向岸]，гэр тийшээ [回自己的家]；布利亚特語：газар тээшээ [(走) 向自己的土地]，хүн тээшэ [向人, 在人那面]，эжэ эхигүй эдигдэхэ тээшээ боложо, арга оногүй абтаха тээшээ боложо（Ант—42）[眼看将要被吃了，眼看要被抓住了]（描叙叙事詩中的英雄与敌人的战斗；

在这里是这样的思意，英雄“行”将失败)， нам (～миний) тээшэ боло [稍向我靠近些 (向我这一面)]， тийшэ ябая [我们往那边去吧]。

古典語的 ејіші～эші，喀尔喀語、布利亚特語的 ийш～ийшэ，鄂尔多斯方言的 іш [到这里]，〔往这面〕是这一副詞及后置詞的反義詞；在这种情况下后置詞尚未构成，但是这一副詞，前者也一样，可以支配出发格形式的名詞，如：布利亚特語： эндэһээ тийшэ， тэндэһээ ийшэ [从这里往那边，从那里往这边]， голһоо ийшэ [由河往这边]， айл һаа гол тээшэ [由村子往河那边]。

前面的后置一副詞的原始詞干在很多方言中以后置詞 тэ (正字法上作 тээ) [在……上] (在……上面) 的形式出現，如：布利亚特語： баруун тээ [在右面]， энэ тээ [在这边] (的某处)， саада тээ [在某物的那边]， [在某物的后面]， гэрэй саада тээ [在蒙古包的那边]。

我們看出，后置詞 тээ 只回答：在何处？的問題，它不回答：向何处去？的問題。有趣的是，“指远的”后置詞 тээшэ [向……] (往那里)，在上下文中能获得“指近的”意义 [向……] (到这里)，如：布利亚特語： бидэнэй 或 ман тээшэ [向我们]， [到我们这面]。很难說，这是否是由于沒有特殊“指近的”后置詞 (类似ээшэ～еші) 的結果或原因：

	“指远的”	“指近的”
后置詞	тээшэ	沒有
副詞	тийшэ	ийшэ

試比較古典語的 інару [向……]，它在現代也获得了“指远的”意义；但卫拉特語的 нааран～наарн 只有“指近的”意义 [向……] (到这里)。

在古典語里 чінагші [往那边] 及 інагші [往这边]，这是一方面，和 тејіші [向那边]， теші [向……] (到那里) 及 ејіші～еші [向这边]，这是另一方面，两方面的差別在于用第一种副詞

一后置詞时說話者注意的中心是出发点（由何处），而当用第二种副詞一后置詞时則注意中心是目的地（向何处）。此外，还可以从第一种副詞一后置詞的使用比第二种副詞一后置詞更广泛这点看出它們之間的差別，因为后一种副詞一后置詞从不用在時間意义上〔早于〕，〔比……早〕，并且沒有原始詞干构成的平行結構（与цана，цада，相类似的төне，төде，但төгөр' ~ тгүр〔那里〕，〔沿着那一面〕（試比較喀尔喀語的нэгөөтээгүүр，古典語的нөгүгетегегүүр〔从另一方面〕除外。

инагши 及 ејіши ~ еши 之間在方位（不是時間）方面的差別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最后再指出一点，我們把这些副詞一后置詞的原始詞干的分析一般地是与代詞詞干的分析合起来叙述的。

43. 古典語的 күртел - е，喀尔喀語的 хүртэл，布利亚特語的 хүртэр ~ хүрсэр，卫拉特語的 күртл，鄂尔多斯方言的 гүртер〔到……之前〕按其起源乃是由動詞 күр - 〔达到〕，〔走到〕构成的副動詞形式。这一形式用为語法上的后置詞由来已久，因而被支配詞用第二詞干形式（甚至第一詞干，这是特別有趣的現象：語法化的过程深入得多么远！），但是当与動詞 күр- 連用时同一个詞却用与格一地位格的形式。

在《蒙古秘史》（§248，257，260 及其他）里后置詞 күртеле 支配地位格及与格一地位格，从而也就保留着它的動詞特点。

在古典語里与該動詞連用的靜詞用賓格形式，这点我們可以用類似的現象解釋：詞干通常被解釋为“不定型”的賓格，而在該語言中賓格又極經常地被“定形”。如果与動詞 күр - 連用的被支配詞是數詞（表示年岁）或喀尔喀語 газар〔土地〕一类的名詞时，則該被支配詞經常以第二詞干（而不是第一詞干）的形式出現。

下列各例說明与后置詞及動詞連用的靜詞的用法： 古典語：

биде хота күртеле хамту јабуба（Лубс—142）〔我們在到达城市之前都是一起走的〕， гурбан сара јабуджу ниген хотан-дур күрбе

(Викр—121) [經過了三个月到达了一个城市]， агула кўртеле [到达山前]， мінгган - у хагас - тур кўрбе (Лубс—199) [达到了五百]， ене едўр нејіслел - дўр кўрчүкүі (Лубс—134) [在这一天到达了首都]， арбан ниген насу - јі (代替 насу) кўрбе (Лубс—127) [达到了十一岁的年龄]； 卫拉特語： тер газр кўртл нег километр болна (Павл—52) [到那个地方还有一公里]， кўн кўртл [到人前]， мөрн кўртл [到馬前]， балгьсн кўртл (所有例句同上) [到城市]； 鄂尔多斯方言： шиву гуртер [直至鳥 (意即甚至鳥也)]； 喀尔喀語： он хүртэл [到年]， байшин хүртэл [到房子]； 布利亚特語： хөө хара хотодонь хүрэн ерэжэ тогтоно (Ант—39) [到达他的黑得象煤炭一样的城市后就停着]， тэрэ хүбүүн тийгэ тийгэхээр арбан таба хүрэхэ (Ант—53) [那个男孩勉强到了十五 (岁)]。

在特殊的表法中經常用詞干与这一動詞連用： 布利亚特語： сухалаа (由 сухал [忿怒] 而来) хүрэхэ [发怒]， унда 或 ундаа хүрэхэ [渴]， [想喝 (水)]， нойр хүрэхэ [想睡覺]， уур хүрэхэ [发怒] (試比較古典語的 арслан - бар агур - ану кўрүн (Талх—53) (獅子发怒了)]， 直譯： [獅子 | 忿怒 | 它的 | 达到了]。

在这些表現法中应看出曾为蒙古語族中特殊附加成份結構的殘余或古代所遺存下的殘迹，这些殘余是在所謂非轉讓屬性 (неотчуждаемая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ь) 的情况下保存下来的。应以后面的解釋和后来变得模糊不清的轉义來說明位于相应的表示非轉讓屬性的事物的靜詞后面的长元音的存在。这一轉义或是渗入到現今已失去作用的带有标志 -а→长元音的地位格的用法里，或者，最有可能是渗入到反身物主的用法或一般的物主的用法中(試比較： тере модо ондөршү [那棵树的高度]； 直譯： [那棵树 | 高度 | 他的……] ①

① 弗拉迪米尔佐夫著：《比較語法》，第493頁。

44. 古典語的 *шіхам*, *шіхагу*, 喀尔喀語、布利亚特語的 *шахам*, *шахуу*, 鄂尔多斯方言的 *шахам*, 卫拉特語的 *шахū* [大約], [几乎] 是由動詞 *шіха* - [緊貼] (着某物) 構成的後置; 這些後置詞來自動詞, 支配詞干 (第二詞干), 主要用于數詞和形動詞: 古典語的 *долуга шіхам* [約七個], [將近七個], *арба шіхагу*, [几乎十個], [將近十個]; 卫拉特語: *тийн шахū* [几乎那麼多], *джил шахū* [一年左右], [約一歲]; 布利亚特語: *дүүрэхэ шахуу болоо даа* (Им—173) [几乎結束了], *зуу шахам* [將近一百], [几乎一百]。

但《蒙古秘史》里, 亦如在布利亚特各方言中那樣, *шікан* (主要是并列副動詞) 支配与格—地位格: *аула-тур шікан* (§ 118) [把 (畜群) 赶到山根], *кол-тур шікан* (同上) [把 (畜群) 赶到河边]。

× × ×

至此我們对蒙古諸語言及其方言中最常用的後置詞和用为後置詞的副詞的分析可以告一段落。当然, 這些後置詞的目录还可以再增加下去, 还可以使已分析的後置詞的补充意义更清楚, 但是这只有在把每个方言和某些作家的語言进行专门研究后才有可能实现。

我們研究的总结将在本書的第二卷中, 在研究了蒙古語族中動詞的用法后提出。

附：引用書名称簡表

- А.Зох. Ардын аман зохиолын эмхтгэл [人民口头創作集]，烏兰巴托，1947。
- Ант. Бурят - Монголын литературын антологи [布利亚特蒙古文学文选]，烏兰烏德，1934。
- Б.Б. Б.Бааст, Монголь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Б.巴斯特, 蒙古作家]。
- Б.Цэв. Б.Цэвэгмэд, Монголь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Б.第微格梅德, 蒙古作家]。
- В.М.П. Монгольский текст «Волшебного мертвеца», [魔屍]，北京，1925。
- Викр. Монгольский текст «Сказаний о Викрамдितья», [維克拉馬吉齐耶的故事]，烏兰巴托，1928。
- Вл. Б.Я.Владимирцов Монгольский сборник рассказов из Раицатантра [五卷書中的蒙古故事集]，彼得格勒，1921。
- Г. Я.Шмидт. Подвиги исполненного заслуг Богды Гессер - хана [博格德格斯尔汗的丰功偉績]，圣彼得堡，1836。
- Дэнд. Дэндүб Монгол - ун тобчи тэүке [蒙古簡明历史]，烏兰巴托，1934。
- Им. М.Н.Имехенов Бурят - Монгол хэлэнэй грамматиак [布利亚特蒙古語語法]，烏兰烏德，1941。
- Л.сб. Монгол келен - ү ирагу найирагулга [蒙古語作品选]，烏兰巴托，1934。
- Лубс. Лубсан - вандан Монгол келэн - ү дзүй [蒙古語語法]，烏兰巴托，1939。

- М. ал. - Адаб. Монголь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указдимат ал. - Адаб»
〔阿拉伯—蒙語辭典〕。
- Мост. А. de Smedt et A. Mostaert. Le dialecte monguor
〔斯米德和田清波, 蒙古尔方言〕, 北平, 1933。
- П. А. М. Позднеев. Монгольская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для
начинающих [初学蒙古文选], 圣彼得堡, 1900。
- Павл. Павла Д. Чикяр бичлгънă зокал [文学作品集],
1940。
- С. ск. С. А. Козин. «Сокровенное сказание» [蒙古秘
史],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41。
- С. Х. А. С. Пушкин Сказка о царе Салтане [普式金·
薩尔坦王的故事] ……蒙譯文, 烏兰巴托, 1939。
- Талх Талхжав. Унших Бичиг [閱讀課本], 烏兰巴托,
1942。
- Ү. «Үнэн» [蒙文真理报]。
- У. О. «Үлаан од» [蒙文紅星报]。
- Х. Т. Халхаские тексты (из материалов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экспедици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苏联科学院
語言学考察队的喀尔喀語文章材料]。
- Х. Х. Г. Д. Санжеев.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повесть о Хане
Харангуй [哈兰貴王的蒙古故事], 莫斯科—列宁
格勒, 1937。
- Ц. «Цог» [蒙古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火星》]。
- Чб. «Чойбалсан» [蒙古文学著作集《乔巴山》],
烏兰巴托, 1945。
- Шад. А. Шадаев, Бурят - монголь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布利亚
特蒙古作家, 沙达耶夫]。
- Эрхэ. «Арад - ун үндүсүн - ү эркэ» [蒙文《人民基本
权利报》]。

注：数字表示非期刊出版的頁数或报刊的期数；双重数字表示报刊的期数及頁数。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МОНГОЛЬСКИХ
ЯЗЫКОВ
Г. Д. САНЖЕЕВ

蒙古語比較語法
桑席叶夫著

本書根据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53 年版譯出